武俠世界



$2.00

670

本刊啓事





本社秉承着革新，進步，投資宗旨及配合彩色時代進展，已訂購彩色印刷機器，爲配合各方面技術，本刊原有十八開書度，由上期起已改爲特大十六開書度開本，並以新面目面世，一俟印刷技術純熟，即配以精美雙色插圖，使本刊務求盡善盡美。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影壇後起之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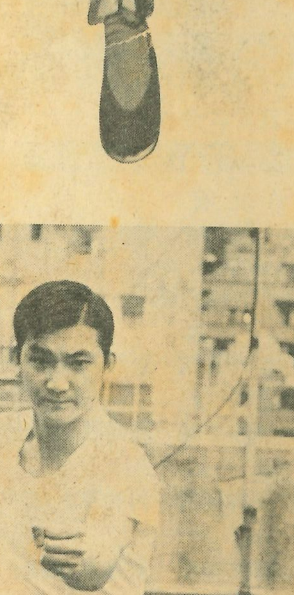
金童與六合八法

曾習北派，北少林與西藏俠家之金童，他轉習六合八法後，武技大進，在武俠影片中他將六合八法之拳術精華表露無遺，將來在「獅吼」一片中，他更……

圖文：專欄作家—梅元欽

在獅吼一片中飾演「靚仔玉」之金童





金童在獅吼片中的造型

宗師陳摶

六合八法拳派，在中國國術中，可以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門派，但一直以來，由於該門派是採保守態度，流傳未見廣。

因此之故，六合八法在香港亦不求濫，在港之六合八法師傅，數量相當多，但他們對選擇門徒，是非常嚴格的，絕不濫收，而且對門徒的管束也非常注意，故此，香港六合八法之門人，人數不多，但他們均能嚴守規矩，極受武林界的尊重。

六合八法之溯源，在過去數十年來，有人疑是由太極拳蛻化而來，其實不是，六合八法乃宋朝時陳希夷所創，六合八法有五百一十多姿式，不同形，不同名，不斷勁，查六合八法之溯源，據本港最著名的六合八法宗師陳亦人先生所述，有下列記載：

陳摶，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以詩名，後唐中興舉進士不第，遂不求仕祿，以山水爲樂，隱居當武九室岩，服氣避穀，移居太華雲台觀，先師好讀易，端拱初，自言死期，呼弟子賈德昇鑿石爲室，石室成，化形蓮花峯張超谷中，著有指玄篇，高陽集，釣潭集，三峯寓言，六合八法，二十四氣導引法等，延年健身之術。

圖南之後，李東風居隱山，距鹿邑東南十三里，崎嶇起伏，望之常有雲起，李氏隱居於此，精心意六合，爲希夷門之衣鉢，繼傳關杰，劉韵聲，流傳燕豫間。

宋道人元通，法心竟六合，入太華學劍，爲中條老姆派，曰法劍以術治成，必得英豪絕俗，正直無私者而傳之。

王得威，咸陽大魏郿人，六合八法，易名水拳，傳道人圓融，習元通八法，傳川陝間，葉李兩姓，不知居址，房山楊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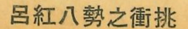


呂紅八勢中之翻身



呂紅八勢之斷





呂紅八勢之衝挑



六合八法之呂紅八勢中之衝鎚

犖，以心意六合醫病，亦名先天十二勢。

清道光，六合八法先師陳光籌，河北昌平黃花鎭人，釋達遠之弟子也，心意六合之正宗，喜遨遊自慰，幼年經商，客開封，遇李道人靜然，習心意神功，相識范固國者，居黃河北岸，精技擊，凡鄉里之拳勇著稱者，無不留之於家款待，嗣見來者技無精深，不足所欲，乃挾資走江湖，期有所遇，行抵關中，結識李蟬道人，携往南陽玄妙觀，學心意六合，內外神功及大乘，小乘，玉川等劍法，陳師與劉養眞至南陽，邂逅李師蟬，乃執贄爲弟子與范固國相從，凡李之所傳更視爲金科玉律。

陳亦人之師爲吳翼翬先生，吳師爲東北鐵嶺籍，寄居北平，性豪任俠，天才特具，負濟世才，身懷絕技，不爲人知，亦不求人知。

至前清光緒二十一年，吳師隨父宦遊汴梁，任河道事，設行台，寓里堤口黃河北岸之三教莊，九歲隨張如燕習詩書，十一歲通經史，能詩文，性剛，善技擊劍術，當時習武之風大盛，耳濡目染，益增尙武之心，時與同學友好至鐵佛寺觀僧侶習拳棒，薰陶漸染，似有所得，惜清末時重文輕武。

光緒二十二年，吳宗師先公華誕，時范固國亦到賀，吳宗師因好武，遂與范固國先生不介自荐，願贄之爲弟子，但范老云拳一道，以養涵性情，健衞身心爲上，切勿草草，俟遇機緣，當爲物色人選爲之謀，范老謙不肯收，又云不投名師枉學藝，自此之後杳無消息。

後吳翼翬宗師之父由先師陳光第之介紹，認識閻國與師傅，並與胡鳳翔，陳福成，張吉順，韓玉春等燕趙名拳師等，會聚一堂，由吳宗師之父參觀各家名拳刀槍棍後，自此始悉古代講武確有其事，吳師習拳亦由此時而起，閻師對於拳術理論，滔滔不絕，詳述其攻守健衞之功能，及剛柔互用之法，陽陰互應之機，因是吳師乃得學藝，韋馱功，三盤十二勢，六合八法及劍術刀槍棍法等長短器械，無不練習。

光緒二十七年，吳師返京都，照閻陳兩老之所傳，會萃精研。

光緒三十一年，吳師喜於僻靜幽閒之區練武，遇兩隱士，其中一老，睹吳師勤苦鍛鍊，不厭不倦，後與老者談及拳理，閱老者有精深之學，所謂經典以外傳授之法，心法玄妙，問其名，才知乃潘致和先師之弟子陳鶴侶，陳老爲心意八法之翹楚，隱居其間，不期而遇，因乃一系同門，乃允完吳師之志，遂收吳師爲弟子，此後吳師武術益進。

延年却病

然六合八法，以內養心性，外修形體，八法爲先天之學，主於誠，至理之學，誠則明，所謂心正而意誠，意誠可以通神明，習之有却病健身之功，返老還童之效，是爲六合八法之根源。

六合八法者，六合爲：

（一）體合於心。
（二）心合於意。
（三）意合於氣。
（四）氣合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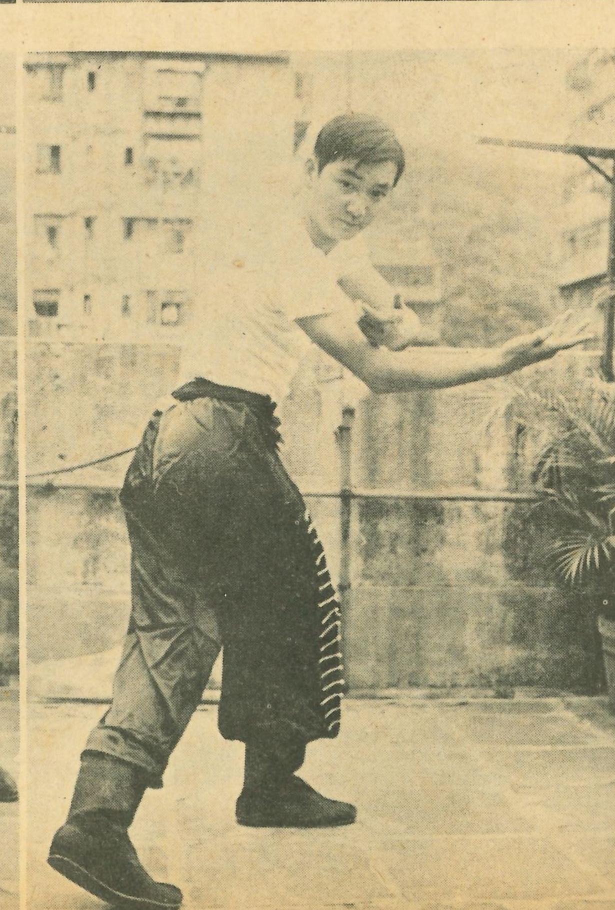


呂紅八勢之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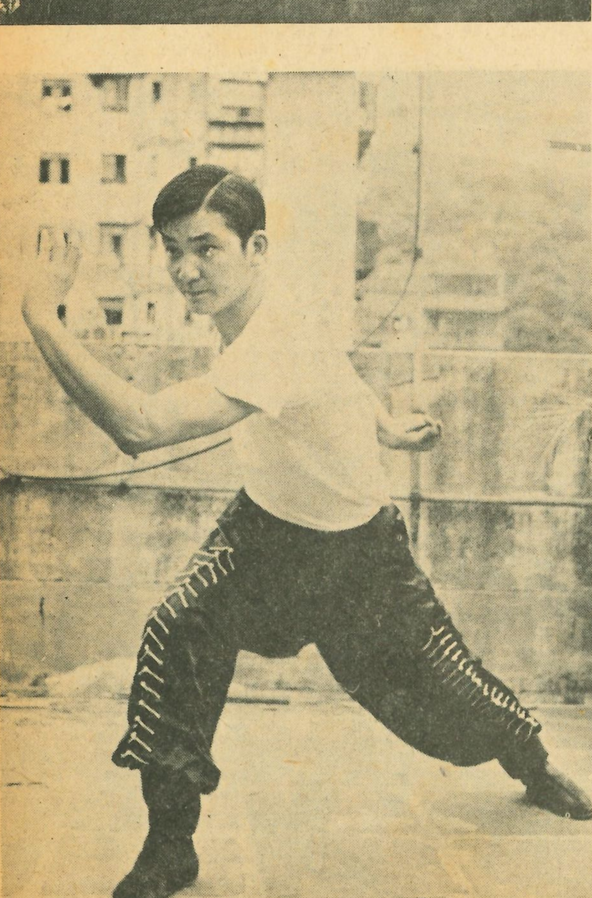


呂紅八勢之蔽

金童在「獅吼」片中與武俠巨星石堅演對手戲，兩人施展渾身解數之精彩武打鏡頭。



呂紅八勢之雲



呂紅八勢之橫

（五）神合於勁。
（六）勁合於定。

八法者：
（一）氣——行氣集神。
（二）骨——骨勁內斂。
（三）形——化象模仿。
（四）隨——圓通策應。
（五）提——頂懸虛空。
（六）還——往來返復。
（七）勒——定靜守虛。
（八）伏——隱現藏機。

在六合八法中，共有六十六式，該六十六式名稱，爲毫之陳希夷所遺傳之六合八法之第一路築基初步。

其實，六合八法拳是具有力學支點，醫療原理及科學內容，更能發展個體活力，適合大衆練習，可增强人身健康。

在本港六合八法拳派中，陳亦人宗師對六合八法之發揚，盡依師承之法，出自其門下者，均能嚴守其規，如目前本港武俠巨星金童，卽出自陳宗師之門。

紅星金童

金童原名駱貴虎，現年二十五歲，在本港國語武俠片壇中已建立其穩定基礎。

金童之成功，就是他師承嚴訓，一生以來，他是以習拳爲修心養性之宗原則下，苦心地隨陳亦人師傅學藝，終於能揚名影壇，更揚名於武林，海外擂台賽上。

金童，天生聰顯，少愛習武，在十一歲時已隨黃宗華雜技團中之孫師傅習技，後來，他隨本港名女星于素秋之父于占元習平劇，經過一個時期後，金童對武術的興趣更爲濃厚，終於在一九六零年他曾隨本港少林名師龍子祥師傅習拳，一九六一年再隨於三月份在美國三藩市華埠被人槍殺之西藏俠家名師伍冉明師傅習俠家拳。

當他隨伍冉明師傅習了七年之久俠家拳後，因伍師傅要去美設館關係，於一九六八年金童乃轉投六合八法名師陳亦人門下，繼續學習拳術，至今已三年多，武技經陳亦人師傅指點下，大有進步。

金童進入影壇，是在他隨于占元師傅習平劇之時，他對武術有興趣之外，對電影更有濃厚興趣，於是雙管齊下，苦心修練戲劇及武術。

一方面專心習武技，他的志願是希望藉練武來修心養性，另一方面，他的習戲劇，亦是希望專心向影壇發展，因此，在習武之餘，他進入當年之電懋影業公司國語片組，先後拍過「寶蓮燈」，「女人女人」，「聊齋」等名片，聲名大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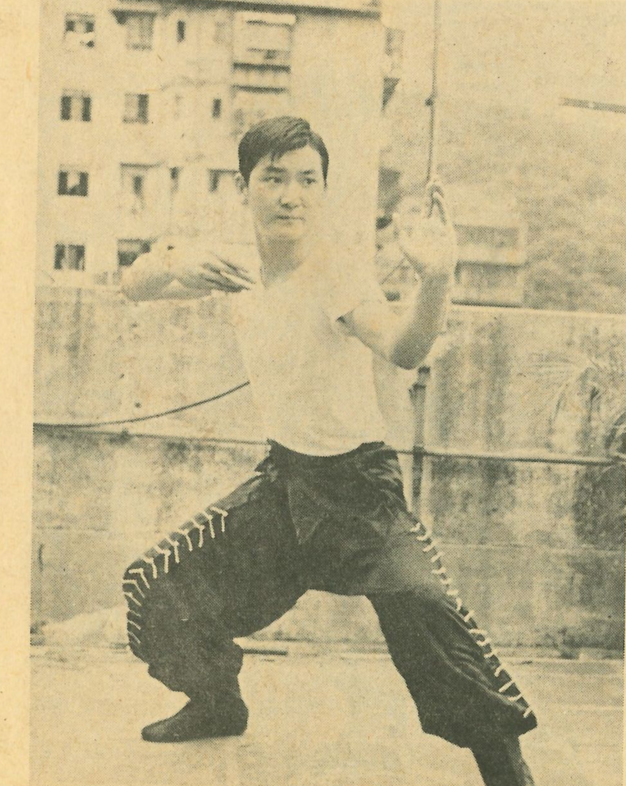
但金童雖然在影圈中已露頭角，而他同時精研國術，在先後隨伍冉明師傅及後來隨陳亦人師傅習技時間裏，他可以說，獲得了相當的武功造詣，用於電影上的武術，並非憑攝影特技來掩飾，而是他憑眞材實料的實學來表現出其深奥的武功，因此，在當年的電懋公司拍了幾部電影後，已充分表現出他的精湛武功，從此奠定了他在武俠片中的地位。

當電懋改組成國泰公司後，導演羅維不久卽離開國泰，當時的羅維對金童確是另眼相看，認爲是一塊影壇好料子，於是在六三年把金童介紹給邵氏導演張徹，加入邵氏拍片，雖然當時他加入邵氏是按部論酬，但凡是張徹所導演的片，都有金童一份子，可見今日最走紅的大導演張徹對金童之器重，在那段日子裏，金童曾在張徹所導的「虎俠殲仇」，「獨臂刀」，「新獨臂刀」，「邊城三俠」，「金燕子」，「大刺客」，「報仇」，「鷹王」，「十三太保」等等大製作武俠片中大顯身手，直至六九年底七零年初，金童才離開邵氏，成爲一個自由身明星，又先後在徐增宏導演的「大羅劍俠」，「七俠五義」，何夢華導演的「黑靈官」，「俠士行」，「鍾馗娘子」等武俠片中演出。

以金童身懷北少林，西藏俠家，六合



六合八法拳六十六勢中之——停車問路



臨崖勒馬

金童是一位武俠明星，而且又是一位武林新秀。

右圖中他在「獅吼」一片中被人托起拋擲的情形。

左下爲金童在去年參加星加坡舉辦之東南亞國術擂台賽時，獲勝後由公證人高舉其手宣佈結果時情形。



野馬追風

圖馬同頭

八法這幾種武功，拍武俠片當然是他的拿手好戲，但他對自己的成就，並不自滿，在最近的三年多裏，他隨六合八法陳亦人師傅苦習六合八法拳，他覺得六合八法拳是一種剛柔並用的武術，對他自己身體來說及對他拍片用途來說，都是很適合的，因此他日夕苦練六合八法拳，另一方面，他利用空閒時間，與本港影圈裏最負盛名的武術指導陳少鵬師傅當若干影片的龍虎武師，及在嘉禾公司的「鬼頭星」與「金旋風」兩片中担任要角，他的武功大獲影迷的歡迎，製片家爭相邀請他拍片，使他接應不暇。

金童除了是一位身懷武技的名拳手，武俠明星外，他還是一位名歌星，可謂多才多藝，能文能武的青年。

揚威海外

金童聲名最響亮是在去年他參加在星加坡舉行東南亞第二次國術擂台邀請賽。

在拍片之餘，金童苦學六合八法拳術，由於他之有相當成就，當他準備參加星加坡擂台賽前，很多人曾勸他，說他既然已是大明星，不必參加擂台賽，否則，若被打敗後，會影響其聲譽，但金童的想法却不同，他與陳少鵬及陳亦人師傅考慮過後，認爲武術是不能以成敗來計較者，他們一致鼓勵他抱着學習的精神去參加擂台大賽，以增加經驗，終於毅然報名代表六合八法隊參加擂台大賽。

金童在星加坡擂台賽中首場對手爲馬來西亞與華隊的陸國昌，在擂台上，金童演出六合八法的優良技擊招法，先後兩次將對手推，拋下台，但他在那場比賽中，亦曾被對手擊中喉部，不過，在金童更番苦戰下，終於獲得勝利，翌日即要打第二場，但因金童在第一場比賽中，喉部曾受創，當時其師傅認爲他不宜再出賽，乃宣佈棄權。

經過一場擂台賽後，金童的信心大增，返港後，繼續參加拍片，同時更繼續苦練六合八法拳術。

最近，金童又獲得其師兄陳少鵬之邀，担任一部名「獅吼」的巨製中之主角。

「獅吼」是一部描述眞人眞事的電影，故事背景是在民初，故事發生是在當時的香港，主角人物爲家傳戶誦的「靚仔玉」一生事跡。

金童就是飾演靚仔玉，「靚仔玉三拳打死下山虎」這句說話，相信很多年長一輩的都知道，「下山虎」就是該片中的第二主角，由石堅飾演，下山虎名祁標，爲橡膠園管工，包烟庇賭，虐待工人，金童飾演的靚仔玉在最後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一聲獅吼，三拳打死下山虎，該片全部動作，打鬥場面，拳打脚踢，由頭打到落尾，金童的武功在片中將表露無遺。

據武林中人稱：這部「獅吼」的主角及配角，個個都要由頭打到尾，若非精於武術的演員，難以担綱，因此，該片除由金童主演外，還有石堅，白鷹，林森，李昆，馮毅，石少堅，林靜，女主角爲泰國籍之劉蘭英，全部爲青年力壯的武林高手演出，相信該片的打鬥場面，爲武打中所罕見的精彩。



青龍探爪

風擺荷葉

星加坡舉辦東南亞國術擂台賽時，金童代表六合八法參加，在擂台上將對手拋下台時之雄姿。



掩手衝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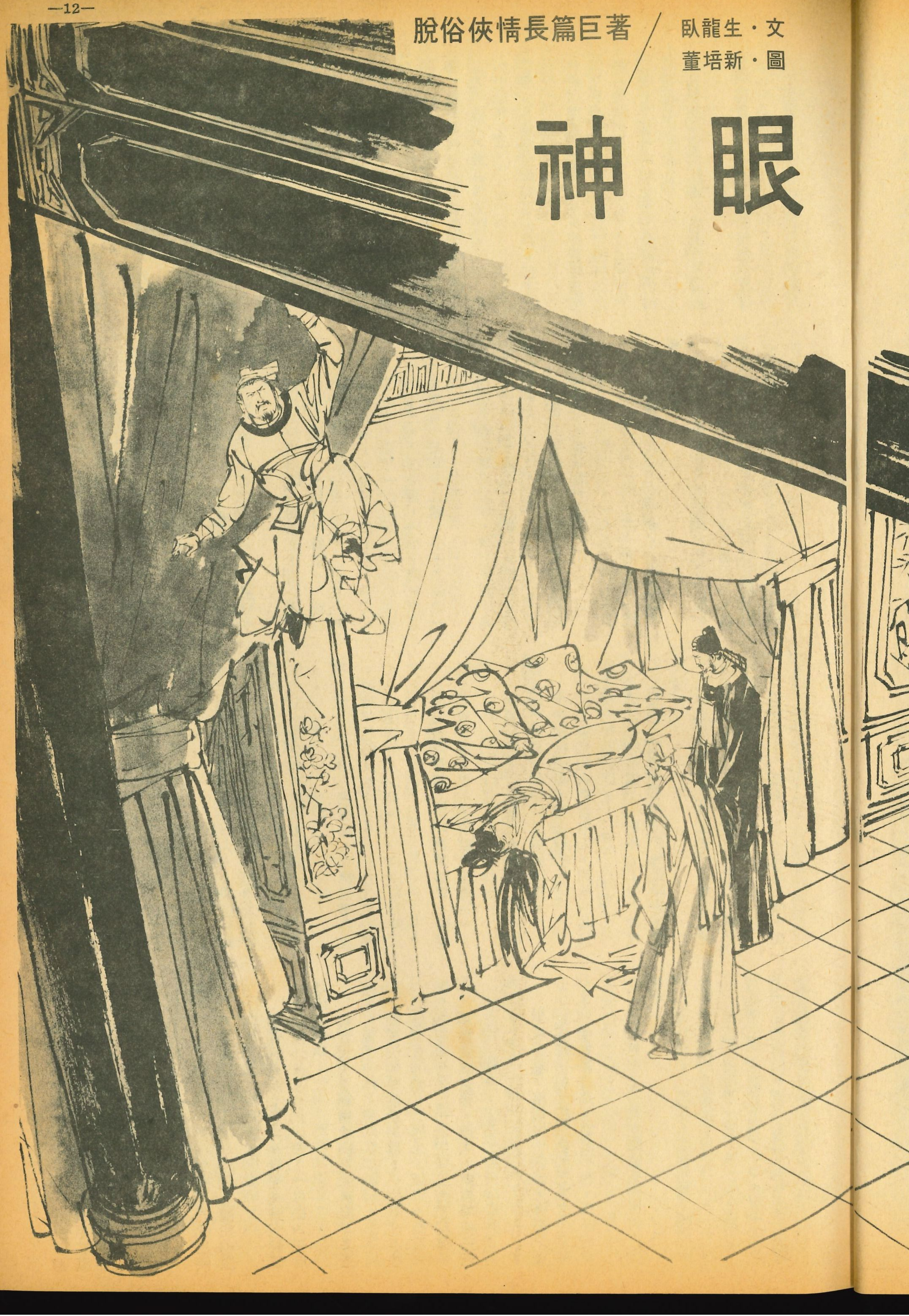
翻江攪海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游龍

(原名金鳳剪)



王府驚暴客　總捕負艱巨

應天府，高大的紅漆門外，肅立着四個淡青密鈕扣勁裝的帶刀府衞。

向裏看，站着通向應天府正堂的長廊上，站滿了帶着兵刃的衙役。

正堂外十二個分執着金爪月斧的親兵，戒備的十分森嚴。

一品頂戴，身着朝服的巡撫大人，端坐在正堂大公案的後面。

但他已失去往日那等高據堂口氣指頤使的威嚴，木然的神情中，帶着沉重的憂苦。

靠公案左首坐着個方巾長髯，身着海青長衫，外罩團花馬褂的中年，一身細皮白肉，顯然是久年養尊處優的人。

這是巡撫幕賓，也是應天府兼領江南巡撫大人的第一謀士劉文長。

右面坐一個頭戴鴉雀武生巾，黑色長衫，腰中橫繫着四指寬紅色帶子，留着花白長髯的五旬老者，兩面突起的太陽穴，和一對烱烱神光的雙目，顯示出和常人有些不同。

不錯啦！這是應天府總捕頭，南七省黑道人物，聞名喪胆的神眼楊晉。

但此刻，三個人的臉上，都積壓着一股沉重的憂鬱。

今日的應天府有點奇怪，這不是三六九的放告日子，也不是處決囚犯，巡撫升堂，戒備的刁斗森嚴，正堂的氣氛，肅穆的使人有着窒息的感覺。

端坐公案後面的巡撫大人，神色怪異，不像是手操生殺大權的封疆大吏，倒有着待決囚犯的驚懍。

上百號的府衞，衙役，聽不到一口大氣。

靜！靜的像一井死水。

靜的有些異常。

一聲感喟的輕輕嘆息，打破了冷肅的沉寂。

巡撫大人吐出了一口長氣，說道：「文長，你看王爺會不會眞的親自來府中報案？」

劉文長拂一下顎下的長髯，道：「會的，那封拜柬上說的很明白，七王爺要親自進府報案。」

巡撫大人搖搖頭，道：「爲什麼呢？七王爺不要咱們打道王府中去，他是親王的身份，我不過是領江南巡撫銜的應天府承。」

劉文長沉吟了一陣，道：「大人，七王爺是一位賢明的親王，他遵重體制，所以，要親來應天府中報案，不過……」

巡撫大人急急的接道：「不過什麼？文長別顧慮的說下去，這不但和我的前程有關，而且弄不好還會牽連上我的一家大小的性命。」

劉文長歎口氣道：「因爲七王爺太遵重體制了，所以，這案子非要短期中破獲不可，他不要大人進入王府中去，却要先行報案，這是公事公辦的態度，大人，這件案子如不能短期破去，確然會影響到大人的前程。」

巡撫大人身子震動了一下，臉色也變的有些蒼白起來，幾顆汗珠兒，滴在朝服上。

他慢慢的轉過臉來，目光轉移到神眼楊晉的身上，緩慢的說道：「你去過王府了。」

楊晉欠欠身，道：「是的，屬下去過了。」

巡撫大人點點頭，道：「你看到了些什麼？」

神眼楊晉道：「七王爺封鎖了現場，一定要在報案之後，由大人親自率領三班

衙役，文案件作，再查現場，因此，未准屬下查看。」

巡撫大人近乎黯然的歎息一聲，道：「這麼說來，七王爺是存心要摘我的紗帽了。」

劉文長輕輕咳了一聲，道：「七王爺如若有加害大人之心，用不着如此大費週折，再說，楊總捕頭，精明幹練，武功高强，必能在限期之內破案。屆時，七王爺也許會嘉獎大人一番。」

巡撫大人苦笑一下，說道：「這可惡的匪徒，應天府下不少豪門巨富，爲什麼偏偏偷到七王爺府，是誠心和我們過不去了。……」

目光轉注到楊晉的身上，道：「楊總捕頭，你想想看，是那一道上的匪徒，敢這樣胆大妄爲。」

楊晉道：「回大人的話，王爺下令封鎖現場，損失不明，屬下未見現場遺跡，不明賊人手法，不敢妄作測斷。」

「王爺到！」

巡撫大人急急的離開了公案，迎了上去。

一個頭戴黃緞子便帽，身着黃綾長袍的三旬左右的人，在兩個勁裝府衞護從之下，直入大堂。

這時，不過是申初光景，金黃色的陽光，照射在七王爺身上。

只見他雙目微現紅腫，臉上一片戚傷，沉痛。

神眼楊晉，一瞥七王爺的神色，立時心神大震。

他已感覺到，這是一樁驚心棘手的大案子。

那身着朝服巡撫大人，一撩袍，跪了下去，道：「應天府正堂，領江南巡撫銜胡正光，叩見七王爺。」

七王爺揮手了揮，道：「胡大人請起來。」

巡撫大人胡正光一拜而起，道：「謝王爺。」

七王爺黯然一歎，道：「小王不幸，府中驚盜，胡大人掌應天府承，小王特來報案。」

胡正光長揖相讓，使七王爺坐了賓位，才欠身說道：「王爺府中驚盜，卑職督下不嚴，先行領罪。」

七王爺道：「事出突然，怪不得大人，入府盜匪，亦非一般匪徒，但願大人早日緝得元兇，正法除害，叫小王蘭妃洗寃，大人如需小王協力之處，小王亦願助一臂。」

胡正光聽得頭皮發炸，臉上直滴汗珠兒，垂首屈膝，道：「怎麼，王妃也受到傷害了。」

七王爺低聲道：「現場寸草未動，請大人起駕到現場查驗。」

胡正光連聲應是，一面起駕王府，口中道：「此乃卑職份內之事，七王爺一紙宣見，卑職自當趨王府受命，怎敢勞動王爺的大駕。」

七王爺道：「大明律法，立於先祖，小王雖受皇兄厚封，領綰南六省兵馬大權，但貴府乃一方布政大員，掌理三司，小王理應依律報案，小王先行一步，大人請卽起駕。」

胡正光道：「卑職立刻趨府。」

緊行兩步，接道：「送王爺。」

七王爺一揮手，輕聲說道：「不敢有勞。」

× × ×

胡正光拂拭一下頭上的汗水，道：「可惡匪徒！夜入王府，傷害王妃，這還得了麼？」

劉文長低聲說道：「大人，看王爺神情，並無故意爲難大人之心，此乃大人官聲清正，受知賢王，只要能早日破案，正法元兇，決不會影響到大人前程。」

× × ×

這是王府中一座庭院，百盤秋菊盛放，陣陣花氣襲人。

十幾個掛刀的捕快，分佈站在庭院之中。

胡正光帶着劉文長和神眼楊晉，緩步登上五層玉階，行入了精緻的玉蘭閣。

這是七王爺最寵愛的蘭妃閨房。

紫綾幔壁，布置精雅，錦榻上紗帳低垂，隱隱可見一個橫臥的美麗胴體。

楊晉快行一步，揭起紗帳。

鮮血染紅的白綾被單上，倒臥一具只穿着紅兜肚的女屍。

楊晉心中暗道：「無怪七王爺不許我先行查看，原來是不願王妃屍體陰靈多受驚擾。」

胡正光似是忘記自己是一品大員的身份，用袍袖拭一下頭上汗水，道：「楊總捕頭，傷在何處？」

楊晉道：「當胸一刀，深及心腹，兇徒的手法很重。」

胡正光道：「別處有傷麼？」

楊晉道：「一刀畢命。」

胡正光說道：「王妃遺體，不能太受驚擾，不用仵作驗屍，你費心仔細查看一下。」

神眼楊晉輕輕撥動了一下屍體，說道：「回大人，王妃先被人點中了穴道，然後……」

突然住口。

胡正光道：「然後怎麼樣啊？」

楊晉低聲道：「先姦後殺。」

胡正光呆了一呆，道：「可惡，可惡至極。」

楊晉放下了錦榻紗帳，銳厲的目光，四下打量了一陣，突然飛身而起，手攀橫樑，瞧了一陣，落着實地。

劉文長問道：「楊兄，瞧出一些眉目麼？」

楊晉微微頷首，道：「匪徒輕功絕佳，曾在樑上停身，但不知他何時混入了蘭妃臥室……」

語聲微頓，接道：「大人，據屬下查看王妃屍體，似是在二更到三更之間遭殺，王府中警衞森嚴，巡更不絕，那匪徒竟似入無人之境……」

胡正光嗯了一聲，問道：「你的意思是？……」

楊晉道：「請大人稟明王爺，問問昨宵巡更當値的府衞。」

胡正光沉吟了一陣，道：「楊捕頭，這件案子一定要破，爲了你，也爲了我，七王爺的寵妃，遭人奸殺，那是誠心要我罷官削職，也是誠心和你過不去。」

楊晉道：「大人，我會盡力，但這件案子太玄奇，就現場所見而論，兇手不但手段毒辣，而且心思愼密，武功又高不可測。」

胡正光臉色一變，道：「照你的說法，這件案子的是不易了啦。」

楊晉道：「大人，卑職蒙大人厚愛，自會全力以赴，破不了這件案，卑職也無顏再幹這應天府的總捕。」

胡正光神色肅然的說道：「這不是你辭了總捕頭就能完事的案子，破不了，只怕還得受牢獄審訊的處分……」

輕輕咳了一聲，臉上又變了一副神情，拍拍楊晉肩膀，接道：「你和文長，一文一武，才把應天府治理的一片昇平，這一次事情，鬧的太大，我想替你担待一下，也担不起來，你放開手幹，只要能把案子破了，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這當兒，一個穿着長衫的中年人快步行了進來，打斷胡正光未完成之言。

那長衫人輕輕咳了一聲，抱抱拳，道：「王爺交代，大人如是查驗過屍體現場，請到廳中回話。」

胡正光雖是巡轄江南六省的大員，但對於親王府中人，還是不敢開罪，當下一拱手，道：「先生是王府……」

長衫人笑一笑，接道：「總管。」

胡正光啊了一聲，抱拳道：「請教總管高姓是……」

長衫人欠身道：「不敢當，大人，敝姓水。」

胡正光說道：「水兄，你在王府很久了。」

水總管淡淡一笑，道：「是的，卑職是幼小追隨七王爺，總有二十多年了吧！蒙王爺栽培，償了卑職四品銜，管理王府事物。」

敢情親王府中，一個總管，就是四品知府的官銜。

胡正光道：「本府無能，使王妃遭刧，水總管常隨王爺身側，還望能從中美言一二。」

說完話，竟然抱拳一揖。

水總管欠身還禮，道：「大人，言重了，王爺對大人十分敬重，所以才親自去府堂報案，至於在下麼？如能代爲効勞，自然從中緩頰。」

胡正光道：「多謝總管，此情後補，本府定有一報。」

水總管微微笑一笑，說道：「大人，王爺還在廳中候駕，不知諸位驗屍是否已完成？」

胡正光道：「好啦！好啦！有勞總管帶路。」

水總管說道：「有僭了。」舉步當先而行。

胡正光急行一步，錯一個肩頭，緊追在水總管的身後，道：「聽說這位蘭妃，極受王爺寵愛，是麼？」

水總管黯然應道：「是的，大人，蘭妃極受七王爺憐愛，自從血案發生之際，王爺粒米滴水未進，心中哀痛，不言可喩了。」

胡正光道：「承敎，承敎。」心頭却又像被人敲了一拳似的。

七王爺呆呆的坐在大廳中一座黃色的錦墩上，沉重哀痛，似乎已使他有些神不守舍。

水總管人還未進廳門，人已屈下了一膝，道：「應天府胡大人到。」

七王爺站起身子，揮揮手，道：「請他進來。」

胡正光哈着腰進入廳中，劉文長，神眼楊晉，却留在大廳外面。

未得七王爺的宣召，兩個人不敢擅自進入。

胡正光一撩袍，屈膝欲跪，道：「卑職叩見王爺。」

七王爺一側身，沉聲說道：「大人請起。」

胡正光道：「謝王爺。」

七王爺道：「大人請坐。」

胡正光半個屁股，搭在錦墩上，道：「卑職謝座。」

七王爺輕嘆一聲，道：「唉！大人看過現場了。」

胡正光道：「看過了。」

七王爺問道：「大人對此事，有何高見？」

胡正光道：「惡徒手毒心狠，罪該萬死，卑職當飭令屬下，限期緝捕歸案，替王妃報仇。」

七王爺道：「胡大人看法，要多少時間，可以捕得正兇？」

胡正光呆一呆，說道：「這個，王爺恩典，卑職將盡出府中捕快，盡早捕捉兇徒。」

七王爺道：「胡大人，這件案子很棘手，你自己定個期限。」

胡正光臉上的汗珠兒，一顆接一顆，直往下滾，只要一句，就算賭上了他的前程，到限期，如若是破不了案，能落個罷官削職，那還算祖上有德，一個不好，那就要株連滿門，全家問斬的罪，七王爺領綰江南，軍政，聖賜上方劍，有先斬後奏之權。

越想越怕，汗水越大，偸抬雙目，望了七王爺一眼，壯着胆子，道：「卑職和屬下總捕頭談過……」

七王爺接道：「他怎麼說？」

胡正光道：「他說，賊人惡毒，但武功絕高，恐非一時間能够緝拿。」

七王爺問道：「貴府的總捕，現在何處？」

胡正光道：「候命廳外，未得王爺宣召，不敢擅自入內。」

七王爺點點頭，道：「水總管，宣應天府總捕頭進來。」

水總管傳話出去，神眼楊晉垂首欠身而入，說道：「應天府總捕楊晉，叩見金安。」

七王爺道：「胡大人你問貴府總捕，給我一個限期。」

胡正光側臉望了楊晉一眼，道：「楊晉，你想想看，多少天能够破案，七王爺大度容天，你估算清楚些。」

楊晉道：「回大人話，來人武功很高，卑職想求大人多寬限幾日。」

胡正光道：「楊晉你倒是說個時限的啊！」

楊晉道：「三個月。」

胡正光抬頭望望七王爺，道：「回王

爺，三月期限。」

七王爺皺了皺眉頭，道：「要三個月麼？……」

胡正光道：「卑職盡量追他們限前破案。」

七王爺長歎一聲，道：「好吧！就以三月為期，希望貴府能在限期之內，捕得元兇，為小王蘭妃伸寃。」

胡正光一欠身，恭聲道：「謝王爺恩典。」

正待告退，神眼楊晉突然欠身說道：「楊晉有事，啓稟王爺。」

七王爺怔噢一聲，道：「嗯！你有什麼事了？」

楊晉道：「王府中戒備森嚴，宵小竟爾能夜入王府行兇，王府中巡更當值，也許能提供一些線索。」

七王爺點點頭，道：「昨夜中當值的府衞巡更，都已收押王府，貴府如有需要，可以提入應天府去詢問。」

楊晉道：「王爺明鑒。」

七王爺道：「胡大人，還有需要小王協助之處麼？」

胡正光道：「不敢再勞動王爺，卑職告退了。」

七王爺回顧了水總管一眼，道：「昨夜中巡更當值的府衞一十八人，立刻押送應天府。」

水總管一哈腰，恭聲應道：「王爺金安。」

七王爺揮了一揮手，說道：「代我送客。」

轉身行入內室。

胡正光抱拳過胸，哈着腰，退到了廳外。

水總管送到王府門外，道：「十八名府衞，我立刻要他們押送貴府。」

胡正光道：「總管照顧。」

水總管低聲道：「大人，三月的限期長了一些，王爺雖然答應了，但却面有不悅之色，大人如能限期之前破了此案，必能得王爺嘉獎。」

胡正光道：「卑職盡力逼他們限前破案，還望總管大人，能在王爺面前口角春風，美言一二，卑職定有報答。」

水總管笑一笑，說道：「大人言重了，我如能够盡力時，自會替大人遮擋。」

胡正光又深深一揖，才登轎回府。

劉文長也坐着一頂轎子，楊晉是騎馬而來。

神眼楊晉，正要飛身上馬，却被劉文長攔住，低聲向他說道：「楊兄，在兄弟的小轎裏擠一下，有點事情，咱們得商量商量。」

一轎雙乘，就這樣，楊晉也擠入了轎中。

劉文長放下垂簾，才輕輕咳了一聲，道：「楊兄，此案關係重大，別影响到大人的前程……」

楊晉道：「這個，我也知道。」

劉文長道：「楊兄是當代名捕，對這件案子的看法如何？」

楊晉道：「王府中的守衞不少，但那人入府行兇，似入無人之境，而且做案之後，又未留下一點痕跡，顯然是一位做案的高手，因此，在下覺着這件案子，十分棘手，只怕不是短時間能够破掉。」

劉文長道：「楊兄，準備如何給大人回話呢？」

神眼楊晉道：「在下，只好據實回答了。」

劉文長道：「楊晉兄，大人對於此事，極為困擾，楊兄，如再不能够給大人一個限期，大人的心情，只怕是更為沉重的了。」

神眼楊晉道：「文長兄，這等事，兄弟只能盡力，不能在大人面前，故作豪壯之語。」

劉文長聲音十分低微的說道：「楊晉兄，大人待咱們不薄，咱們應該替他分担一些憂苦才是。」

楊晉道：「文長兄說的是，但在下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良策了。」

劉文長道：「楊兄，可否來一個李代桃僵，以假亂眞。」

楊晉道：「這個，有些不大妥當，過了限期不能破案，也不過是一個追捕不力的罪名，如若弄出一個假人假案出來，七王爺一旦識破，不但要坐實兄弟的大罪，只怕大人和文長兄，也要受到株連。」

劉文長道：「楊兄話雖說的不錯，但咱們一向承大人器重，俗語說的好，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大人遇上了這等苦惱的事，咱們理當為他分憂，兄弟的意思是，咱們找一個妥善的辦法，安慰其心，至於以後如何，咱們再從長計議了……」

手捋長髯，沉吟了一陣，道：「如若咱們安排一個死無對證的結局，再設法打點一下，七王爺雖然心中存疑，但他無法證明，也只有不了了之。」

楊晉道：「文長兄的才氣，在下向來佩服，但這件事，兄弟不能立刻答應，俟回府之後，看看大人的意思，才作道理如何。」

應天府距離王府不太遠，不大工夫，已到了府外。

劉文長的轎子停下。

轎外面立時傳來了督府長隨胡義的聲音，道：「劉爺，楊爺，大人吩咐請兩位到內宅花廳待茶。」

事情早已在劉文長的意料之中，掀簾出轎，說道：「我們隨後就到。」

胡義一欠身，說道：「小的給兩位帶路。」

劉文長道：「楊兄，大人為此事，心情很壞，等一會，咱們多說幾句寬慰他的話了。」

楊晉點點頭。

胡正光的內眷，就住應天府的後院，兩人隨在胡義身後，直入內宅花廳。

胡正光連朝服也沒有換，背着雙手，不停在花廳上走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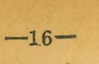
胡義行前兩步，道：「劉爺和楊爺駕到。」

胡正光停下腳步，說道：「快請他們進來。」

劉文長，楊晉並肩而入，道：「給大人見禮。」

撩起衣角，準備叩拜。

胡正光一揮手，道：「不用多禮了，兩位請坐下。」



兩人站起身子，在西花廳木案兩邊的木椅上坐了下來。

胡正光沒有坐，他心裏太緊張，有些坐不安椅，來回的走動着，說道：「楊總捕頭，三個月的期限很長了，能不能如期破案。」

楊晉道：「回大人屬下盡力而為。」

胡正光輕輕歎息一聲道：「楊總捕頭，這些年來，本府待你如何？」

楊晉道：「恩重如山，屬下死不足報萬一。」

胡正光道：「這就是了，如若三月限期無法破，本府這頂烏紗，故然難保，只怕我一家老少的性命，也要斷送在這件血案之上，千不該，萬不該，死的不該是七王爺的寵妃……」

劉文長緩緩接道：「大人，事已至此，急在善後，王府不少府衞，護院，竟然無法保護七王爺一個寵妃的安全，七王爺口雖未言，心中有數，以文長的看法，七王爺並未對大人有絲毫遷怒之意，三月的限期，不算長，也非太短，以楊總捕頭在江南地面上的威望，不難查出兇手，大人也不用為此太過憂慮了。」

輕輕歎息一聲，胡正光緩緩說道：「文長，七王爺很賞臉了，給了三個月的限期，如若，我們無法在三個月內破了此案，那後果——」

劉文長輕輕咳了一聲，道：「大人，這一點，屬下早想到了，萬一三月限期之內，無法破案，為了保護大人的前程，咱們給他來一個——」

突然住口不言。

胡正光坐下身子，低聲說道：「文長，你的才氣，素為我所敬重，這事關係太大了。你說說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劉文長道：「大人，屬下受大人知遇，自該全力報効，屬下的意思是，不能限期之內破案，咱們就來一個李代桃僵。」

胡正光低聲誦吟道：「李代桃僵，這法子不錯，但七王爺要來一個親自審問，那又將如何是好？」

劉文長右手右指輕輕在下顎上划動，緩緩的說道：「大人，死無對證。」

胡正光憂苦的臉上，綻開一縷笑容，但仍矜持的說道：「文長，七王爺領綰江南兵符，雖非當今之尊，但欺騙親王的罪名，也够承受的了。」

劉文長道：「大人，這件事，自然要仔細的設計一番，也是萬不得已時，才可使用，以楊總捕頭的精明，我想在三月之內，定然會有消息。」

巡撫大人將萬兩銀票分予總捕頭楊晉，要他盡力破案。

胡正光道：「文長，你仔細籌劃一下，萬不得已時，只好用你的辦法了。」

劉文長低聲說道：「大人，多給楊總捕頭一些方便，辦起事來，也可以俐落一些。」

胡正光似是服下了一粒定心丸似，人安心了不少，回顧望着楊晉，道：「總捕頭——！」

楊晉離位欠身，道：「屬下在。」

胡正光溫聲道：「本府應該如何帮助你？」

楊晉道：「大人以江南巡撫衙的身份，下一道令諭，着江南各州府中捕快領班，一體聽從屬下的調遣，協辦此案。」

胡正光點點頭，道：「這事容易，我立刻叫文長備份公文，快馬分送各州府去，王府中的事情，量他們不敢怠慢……」

輕輕咳了兩聲，拏拏官威，接道：「楊捕頭，只要能破此案，本府全力的支持你，要人要錢，你只管開口。」

楊晉長長吁一口氣，道：「大人，做案的人，未留下一點跡痕，老實說，這是很難破的案子，各州府中的捕快，也只能作作耳目，要他們出馬捉賊，決難派上用場，屬下的意思，想請幾位有眞才實學的江湖朋友帮手。」

胡正光道：「行，楊晉，你放開手幹，不論什麼人，只要能帮你破了這件案，本府就在王爺面前保薦你實任江南六省總捕頭，管轄六省中州府捕快。」

楊晉苦笑一下，道：「大人，屬下破了此案，還求大人恩典。」

胡正光道：「說吧……你要什麼？」

楊晉道：「求大人恩典屬下，准我告老退休。」

胡正光怔了一怔，道：「這個……」

劉文長接道：「楊兄，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先設法破案要緊……」

笑一笑，接道：「勞動江湖上朋友們助你，只怕是要不少的化費。」

楊晉道：「多謝劉兄的照顧，楊晉家中薄有田產，足可應付。」

胡正光道：「什麼話，怎能讓你貼錢，本府先撥一萬兩銀子給你，不够用，再告訴我。」

一開口，撥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只爲了破一件血案，好大的手筆啊！除了七王爺之外，胡正光決不會這樣大出血。

楊晉也有着意外的感覺，不覺一楞。

劉文長一笑，道：「楊兄，還不謝謝大人。」

楊晉急急拜伏於地，道：「太多了，屬下不敢領受。」

胡正光大方的笑一笑，道：「楊晉，這是你辦案的費用，破了這件案子，本府另有賞賜。」

楊晉道：「楊晉再謝大人。」

胡正光揮揮手，道：「去罷，你的時間寶貴的很，我不就誤你了。」

× ×

一萬兩銀子的厚賜，有如一副千斤重担，壓的楊晉有些不勝負荷。

拏着胡正光手諭一萬銀子的親批，楊晉緩步行到了捕房。

那是應天府中的一座跨院，八個當值的捕快隨帶鐵尺，單刀等傢伙候命。

眼看總捕頭駕到，八個人齊齊的迎上去，行禮拜見。

楊晉在一張大木椅上坐下，揮揮手道：「去請王，張兩位副總捕頭來見我。」

王府中鬧了血案，是一件大事，王，張兩位副總捕頭，雖沒有隨楊晉趕往王府中去，但也不敢離開，就候在廂房待命。

楊晉一聲請，兩位副總捕頭，立時三步倂作兩步的趕到正廳。

這是兩個四旬左右的中年，一個生的人高馬大，一個却瘦瘦小小。

但兩人都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

當先是高個子大塊頭的五花刀王勝。緊隨在後面的是夜鷹張晃。

兩人緊行兩步，一抱拳，道：「見過總捕頭。」

楊晉站起身子，道：「走，到我家去喝一盅。」

王勝怔了一怔，道：「總捕頭，王府中發生了一件案子……」

楊晉接道：「是一件大案子，所以，我要請兩位，到寒舍去喝一盅，咱們慢慢談。」

夜鷹張晃已經警覺到事態嚴重，輕輕咳了一聲，道：「總捕頭，可要帶幾位兄弟同去。」

楊晉搖搖頭，道：「不用了，咱們先談談。」

張晃低聲道：「案子很棘手？」

楊晉道：「等會談，咱們走吧！」舉步向外行去。

王勝，張晃，未再多問，緊隨楊晉身後而行。

神眼楊晉在應天府當了幾十年的總捕頭，自然是很有身價，住宅很寬大。

但楊家人口不多，楊夫人之外，只有一個女兒。

其他的都是僕從下人。

楊晉回到了家中，立時吩咐廚下，準備酒菜。

楊夫人帶着笑容迎出來。

五花刀王勝，夜鷹張晃，齊齊欠身行了一禮，道：「見過嫂夫人。」

楊夫人笑一笑，道：「兩位稀客呀，差不多三個月沒有見了。」

王勝笑一笑，道：「衙門裏公事忙，少來探望嫂夫人。」

楊夫人道：「不敢當。」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叫人把內廳打掃一下，我要和兩位兄弟喝一壺，談談公事。」

楊夫人笑道：「內廳早已打掃乾淨，我去廚下給你催催酒菜。」

夜鷹張晃笑道：「麻煩嫂夫人了。」

楊晉帶着兩人行入內廳，早有僕童，丫頭擺好了桌椅，奉上香茗。

楊晉讓王勝，張晃入座，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揮揮手向侍候的丫頭，僕童說道：「你們退下。」

直待廳中的丫頭，僕童退出去，楊晉才輕輕歎息一聲，道：「兄弟，王府中出了命案，七王爺寵妃被殺，勒令應天府三個月破案……」

夜鷹張晃怔了一怔，接道：「王府中不是有很多護院武師麼？」

楊晉道：「不錯，但那人竟然夜入王府，在神不知鬼不覺的局面下，姦殺了七王爺的寵妃。」

王勝聽得一楞道：「是姦殺。」

楊晉道：「先姦後殺，一刀畢命，端的是手段惡毒。」

夜鷹張晃，兩隻圓大的眼睛中，暴射出冷厲的神光，道：「總捕頭，王府中那麼多侍衞，武師，難道就沒有一個人知道麼？」

楊晉道：「夜裏當值巡更的王府侍衞一十八人，都已經押解到應天府中，只不過，還沒有審問而已。」

夜鷹張晃沉吟了一下，說道：「敢在金陵城中，作出這等驚天動地的大案子的，必是非常人物，總捕頭查看過了現場沒有？」

楊晉道：「看過了，那人的武功很高，除在橫樑積塵上留下了兩個指痕外，別無痕跡，王府中的侍衞，實也未必能發覺他的行踪。」

五花刀王勝皺皺眉頭，道：「總捕頭，有這樣一身造詣的人，必非江湖上無名之輩，照說他會留下標記的。」

楊晉搖搖頭道：「王府妃子，身份何等尊貴，那做案人，不論如何的狂妄，也不敢不把王府人放在眼中，他心中也明白，只要留下標記，不論他逃到天涯海角，咱們都會追捕到他。」

夜鷹張晃道：「總捕頭，屬下覺着，這件血案，首在那盜匪的動機，七王爺的寵妃足不出戶，外人如何能够知道，這中間只怕別有內情。」

（未完）

千古英雄人物

探獲元兇身被困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華雲翔偕丘惠珠往酆都城外紫竹林的地獄庵，因彼等懷疑該庵是姊妹會總會址，殺人魔或是寄居庵中，兩人抵達紫竹林外的一叢蘆葦叢中，與潛身其間，監視地獄庵的涂香香會合，俟至晚間，三人潛至庵外竹林中，遙見華玄圃與丘清泉自庵中步出，乘坐馬車下山而去，華雲翔着丘惠珠，涂香香伏伺庵外，由彼入庵偵查，若彼失手被擒，則涂、丘二女應立即下山，與葉天河等會合，再予援助。華雲翔潛入庵中，暗隨一老婆子進入地牢，在一甬道彎角處伏身竊聽，未幾，那老婆子似發覺有人跟入，發聲詢問——

華雲翔猝然欺上，揮掌擊出。

老婆子冷不防之下，連驚叫都來不及，後腦筋便挨了一掌，登時倒了下去。

她手上的一把鑰匙，隨着倒下的身子，「叮！」的一聲，掉落地上。

華雲翔檢起鑰匙，探頭一看，只見轉彎的地道上掛着一盞燈籠，而燈籠下有一扇鐵門，用一把銅鎖緊鎖着。

可喜的是，地道上也沒有一個人！

華雲翔蹲下身子，騈指在老婆子的睡穴上點了一下，隨即起身走入轉彎的地道，來到鐵門之前。

鐵門上沒有窗口，因此無法看到裏面的情形，但他知道這是一間牢房，裏面必關禁着人，故沒有加考慮，便把鑰匙插入銅鎖中。

向左一轉，「拍！」一聲，鎖開了！

他輕輕推開鐵門，但見裏面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見，當下開口輕聲發問道：「義母，您在這裏麼？」

「是誰呀？」

一個弱虛的聲音在裏面答着。

華雲翔一聽大喜，閃身疾入，道：「義母，我是華雲翔，我來救您了！」

「哦……」

寇氏的聲音，由對面數步外傳過來。

華雲翔摸索着走上，一面問道：「義母，您沒事吧？」

剛說到最後的「吧」字，雙手忽然碰到幾根冰涼堅硬的東西！

是一堵鐵柵！

華雲翔不料房中還隔一堵鐵柵，這才知道寇氏被關在裏面，要救她還得打開鐵柵才行，他伸手把鐵柵摸了一番，摸不出出入之處，便道：「義母，這堵鐵柵能不能打開？」

寇氏答道：「我不知道……」

華雲翔道：「外面有一盞燈籠，我去拿進來照照看。」

說着，轉身走回鐵門前，開門欲出。

那知一拉之下，發覺鐵門竟已關死，拉不開了！

他大吃一驚，用力拉了幾下，還是拉不開，這才知已中了計，登時急出一身冷汗，跳回鐵柵前惶聲道：「義母，大事不好，對方已發覺我進來把鐵門鎖上了！」

「哦，哈哈哈哈！」

寇氏突然發出銀鈴般的笑聲！

華雲翔吃了一大驚，倏地退開，瞪目失聲道：「啊，妳是誰？」

寇氏笑道：「殺人魔！」

華雲翔震驚欲絕，顫聲道：「妳……妳不是我義母寇氏？」

殺人魔吃吃笑道：「你以爲我是不是呢？」

華雲翔又驚又怒，大喝道：「把燈點起來，讓我華雲翔拜識拜識！」

殺人魔笑道：「不，咱們就這樣來談談吧。」

華雲翔聽她的聲音很像義母寇氏，心中很是驚奇，忍不住又問道：「妳到底是誰？」

殺人魔道：「剛剛我不是回答你了麼？我是你一直想見面的殺人魔呀！」

華雲翔走上一步，運目搜望，但還是看不見甚麼，當下沉聲道：「可是我看不見妳！」

殺人魔道：「聽到聲音不是一樣？」

華雲翔冷笑一聲道：「哼，我已落入妳手裏，妳何必怕和我相見？」

殺人魔笑道：「我還要繼續殺人，若讓你見到我面貌，以後行動諸多不便。」

華雲翔道：「妳爲何要殺人？」

殺人魔道：「替天行道，替被欺負的弱者報仇雪恨。」

華雲翔罵道：「放屁！」

殺人魔笑道：「既然你認爲我在放屁，那就不必再談下去了。」

說到這裏，人似已站起，要走了。

華雲翔倒怕她一走了之，連忙靠上鐵柵喊道：「喂！妳別走！」

「怎麼呢？」

殺人魔聲音在距離較遠的地方响起。

華雲翔道：「妳回來我有話問妳！」

殺人魔回到原處，笑道：「你不怕我的屁太臭？」

華雲翔道：「我問妳，妳把我義母怎麼處置了？」

殺人魔道：「她很好。」

華雲翔道：「我如今已落入妳手裏，妳可以把她放回去了。」

殺人魔道：「是麼？」

華雲翔道：「她與妳無仇無恨，妳不該折磨她！」

殺人魔道：「唔，不錯……」

華雲翔道：「妳放不放？」

殺人魔道：「我會考慮。」

華雲翔道：「妳老實告訴我，妳爲甚麼要殺害涂嘯天，丘清泉，歸揚銘及家父四人？並雕刻石像，置於鬼門關上凌辱他們？」

殺人魔道：「我三番兩次派人警告你不要追究，你還是要追究麼？」

華雲翔道：「不錯我要追究到底！」

殺人魔道：「那是對你有百害而無一利。」

華雲翔道：「我非追究明白不可！」

殺人魔冷笑道：「你還能追究麼？」

華雲翔沉聲道：「除非妳殺了我！」

殺人魔道：「我何必殺你，只要把你困禁於此也就够了。」

華雲翔忽然想起身上帶着一個火熠子，當下悄悄將火熠子摸出來。

殺人魔道：「你還有什麼要話說？沒有的話，我可要出去了。」

華雲翔道：「我要看看妳是誰！」

殺人魔笑道：「如果你有一對夜梟般的眼睛，你就盡情的看好了！」

華雲翔道：「我看得見！」

「擦！」的一响，火光已亮！

雖是短暫的火光，但已把殺人魔的面孔照得很清楚！

她年約四旬，長髮披肩，渾身白服，立在鐵柵內尋丈之處。

至於她的面貌，不用再形容，因爲她就是寇氏！

華雲翔一見之下，心頭像被巨杵重重的撞擊了一下，駭然大叫道：「啊，妳是我義母！」

殺人魔笑了，緩緩道：「不錯，我是你的義母寇氏，你感到很意外吧？」

華雲翔感到精神在崩潰，全身在攤瘓，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長嘆一聲道：「唉，妳把我耍得够了！」

殺人魔道：「我沒有愚弄你，要認我做義母，是你自已提出的要求。」

華雲翔激動地道：「我太傻了！我早該想到是妳才對……」

殺人魔道：「你雖有些傻，但我倒眞希望有你這樣一個兒子，你數次去我住處，我對你的招待可是出於眞誠的哩。」

華雲翔嘆道：「妳以前對我說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

殺人魔道：「是的，我沒有一個捕魚的丈夫，也沒有一個出外謀生的兒子，不過我的確姓寇，以前的確曾經流浪江湖，賣唱爲生。」

華雲翔問道：「妳也是姊妹會的主持人？」

殺人魔道：「正是。」

華雲翔道：「妳爲甚麼要殺人？」

殺人魔道：「剛才已說過了。」

華雲翔道：「妳和家父，有着甚麼仇恨？」

殺人魔道：「我不準備告訴你。」

華雲翔道：「這表示妳沒有正當的理由！」

殺人魔道：「你要這樣想也可以。」

華雲翔道：「妳們姊妹會的人都是佛門信女，信佛者應以慈悲爲懷，應六根清淨，而妳却倒行逆施，不覺得慚愧麼？」

殺人魔道：「我殺人，是在淸除世上的罪惡和汚穢，沒有甚麼要慚愧的。」

華雲翔厲聲道：「但家父一生正直無私，他有何罪惡可言？」

殺人魔道：「我不願破壞你對令尊的尊敬，所以不說也罷！」

華雲翔喝道：「妳用不着爲我着想，只管把家父所犯的罪惡說出來！」

殺人魔道：「不。」

華雲翔咬牙切齒道：「妳知道麼？妳已不是人，妳是無恥的賤婦！兇殘的魔鬼！總有一天，妳會遭到報應的！」

殺人魔笑道：「我不怕報應。」

她又發出一陣銀鈴脆笑，接着道：「我要走了，你還有話要說麼？」

華雲翔努力壓抑胸中的怒火，沉着聲，一字一字的道：「妳至少該告訴我兩件事情……」

殺人魔道：「什麼？」

華雲翔道：「第一：那四個死神，是誰？」

殺人魔笑道：「這是我的秘密，怎麼可以告訴你呢？」

華雲翔怒道：「妳殺害了家父等人，却又派人冒充他們出來爲惡，這不太心黑手辣麼？」

殺人魔道：「我不以爲如此——你第二件想知道的是什麼？」

華雲翔憤憤然道：「關於那冒充我殺害成鳳儀的青年，他是誰？」

殺人魔道：「你答應我放棄追究令尊被殺害的事情，我便告訴你。」

華雲翔道：「辦不到！」

殺人魔道：「那麼，你也別想知道他是誰了。」

華雲翔冷笑道：「其實，妳不說我也知道，他是三堡主管承義的姪兒管明彥對不對？」

殺人魔笑道：「你既然知道了，又何必來問我？」

華雲翔道：「我要知道他們和妳的關係！」

殺人魔道：「他們和我毫無關係，不過從昨天開始已經有些關係了。」

華雲翔道：「此言怎講？」

殺人魔道：「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好了，我沒有工夫跟你多談，大刀王松的石像尙未完成，我得回家去了。」

華雲翔道：「妳一定要他的命麼？」

殺人魔沒有回答。

華雲翔劃亮火熠子，但見鐵柵內已空空如也，殺人魔竟不知從何處出去了，他感到渾身無力，長嘆一聲，退到壁邊坐了下來。

× × ×

涂香香和丘惠珠心情緊張的躲在竹林中等待着，兩人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地獄庵的圍牆，迫切的期待着華雲翔能够脫險出來。

只不過等了半個時辰，她們就已感覺像等了一天一般，涂香香焦急地道：「奇怪，怎麼沒一點聲音？」

丘惠珠道：「這是好現象，表示他未被敵人發現。」

涂香香道：「但已去了這麼久，怎麼還不出來呢？」

丘惠珠道：「也許他還沒找到關禁寇氏及大刀王松之處。」

涂香香顰眉道：「我看不是，這地獄庵並不大，頂多一時刻便可走遍全庵，那有去了這麼久還找不到之理？」

丘惠珠道：「再等一等看吧。」

涂香香望望天上的眉月，道：「咱們是不是等了一個時辰了？」

丘惠珠說道：「我不知道，大概快有了。」

涂香香道：「咱們進去看看如何？」

丘惠珠道：「但是他一再叮囑我們不可進去……」

涂香香道：「不要聽他的，他怕咱們遇險，其實這件事不冒險怎麼成？再說咱們兩人又不是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孩子，眞要碰上强敵，打不贏還可以跑呀！」

丘惠珠點點頭，道：「我也這樣想，不過……」

涂香香道：「不過什麼？」

丘惠珠說道：「我覺得，應該聽他的話。」

涂香香不由微笑道：「妳是他甚麼人？爲甚麼應該聽他的話？」

丘惠珠赧然道：「妳別誤會，小妹是說他的安排不無道理，他若已失手被擒，而咱們又冒冒失失的進了去，要是一齊落入殺人魔手裏，誰來救他？」

涂香香道：「妳不要想得那麼可怕，殺人魔又不是三頭六臂之人，怕他怎的？走！咱們就進去！」

說着，把丘惠珠拉了起來。

而就在這時，忽聽右方竹林中，有人低聲喊道：「涂姑娘，丘姑娘，妳們在那裏？」

是個女人的聲音！

涂香香和丘惠珠聽得嚇了一大跳，兩人面面相覷，發呆了片刻，才警覺過來，趕忙又蹲伏了起來。

「涂姑娘，丘姑娘，妳們在那裏？」

喊聲又起，同時有步聲行過來！

丘惠珠吃驚道：「她是誰？她是誰？怎麼有人知道我們躲在這裏？」

涂香香低聲急道：「別說話！」

她的聲音有些發抖，因爲她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她以爲今夜的行動是神不知鬼不覺的，誰知竟有人知道她們躲在林中，居然一路呼喚的尋過來了！

喊聲已近到數步外的林中！

轉瞬間，來人出現了，竟是華雲翔的義母寇氏！

涂丘二女一見之下，大感意外，幾疑是在夢中，涂香香站了起來，目瞪口呆道：「寇大娘，是妳！」

寇氏猛見有人由地上冒起，似也吃了一驚，輕啊一聲，說道：「妳……妳們是誰？」

涂香香很怕被地獄庵裏的敵人聽見，連忙輕吁一聲道：「小聲一點，我是涂香香，她是丘惠珠，妳怎麼出來了？華雲翔呢？」

寇氏面露驚奇道：「哦，是妳們兩位姑娘，妳們怎麼打扮成這般模樣？」

涂香香掉頭向地獄庵看了看，旋卽拉着她走入林中深處，然後問道：「是華雲翔救妳出來的吧？」

寇氏點頭道：「正是。」

丘惠珠緊接着問道：「他呢？」

寇氏黯然一嘆，道：「他被殺人魔逮住了！」

二女大吃一驚，齊聲驚問道：「怎麼被逮住了呢？」

寇氏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我原被關禁在地下一間牢房中，剛才忽然有個老婆子進入房，她告訴我已逮到華雲翔，用着不再關禁我這個不相干的婦人了，就把我放了出來，還說……」

涂香香急問道：「還說甚麼？」

寇氏道：「她還告訴我妳們兩位姑娘躲藏在這裏，要我來找妳們，請妳們帶我回家，並要我警告妳們，若敢踏入地獄庵一步，她們便將使華雲翔身首異處。」

二女相顧駭然，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寇氏嘆道：「唉，華雲翔那孩子太傻了，他一定是自動向殺人魔求情關禁他而換出我的，他眞不該自投羅網，我是個無用的婦人，死了也沒關係啊！」

二女還是相顧發呆，過了好半天，丘惠珠才以帶哭的聲調說道：「這下該怎麼辦？」

涂香香一跺足，說道：「咱們進去救他！」

說着，扭身欲走。

丘惠珠慌忙拉住她道：「不成，殺人魔說得出做得到，不要反害華雲翔丟了性命。」

涂香香道：「可是，咱們不救他，他還不是一樣要死在殺人魔之手？」

丘惠珠道：「這倒不會，殺人魔若要他死，以前早就下手了，會等到今天。」

涂香香道：「依你說該怎辦呢？」

丘惠珠道：「殺人魔既知咱們倆躲在這裏，她若要擒拿咱們倆，可說易如探囊取物，爲今之計，只好忍下這口氣，先將這位寇大娘護送回去，再與謝前輩三人商量破敵之策。」

涂香香道：「咱們不能同時離開此地，須得留下一人監視她們才行。」

丘惠珠道：「那麼小妹留下，姊姊送寇大娘回去。」

涂香香道：「不，我留下，妳送寇大

娘回去。」

丘惠珠道：「這樣也好，但姊姊千萬不可逞一時之勇闖入庵中，害了華雲翔的命。」

涂香香道：「不會，我不進去，就行了。」

她接着轉對寇氏問道：「大娘可曾見過那個殺人魔？她是甚麼樣的女人？」

寇氏搖頭道：「我沒見過，我是被一個黑衣人擒來的，到此之後，他就把我關入地下一間房，由一個老婆子看守我，因此到現在爲止，我只見過兩個人，她們好像都不是殺人魔。」

涂香香又問道：「妳說她們把妳關禁在地下一房中，那地下房從何處進去？」

寇氏道：「是從前殿進去的，我見那黑衣人在殿上行三跪九拜的膜拜，殿上那尊觀音菩薩便向後面移開，露出了一個入口。」

涂香香聽了點點頭，回對丘惠珠道：「咱們仍在原來的地點會合，妳大約甚麼時候可以趕回來？」

丘惠珠道：「後天此時大概可以趕回來，不過謝輝他們三人可能已在來此途中，妳多注意一下——對了，寇大娘……」

她轉望寇氏道：「妳被關禁於地下房時，可曾見過大刀王松或冒充華雲翔那個兇徒？」

寇氏道：「沒有。」

涂香香接口問着道：「那地下共有幾間牢房？」

寇氏說道：「我看不淸楚，好像有好幾間吧。」

涂香香道：「我想大刀王松和那兇徒必在此庵不錯！」

丘惠珠道：「好了，小妹這就護送寇大娘回去，姊姊在此可要小心，殺人魔對我們的舉動好像瞭如指掌，姊姊千萬不可大意。」

涂香香道：「我知道，妳們放心回去吧。」於是，丘惠珠帶着寇大娘走出紫竹林，走下山坡，連夜朝南趕回。

兩人走到天亮，才到鶴遊坪，在鎭上打尖了一會，復動身趕路。

這天薄暮時分，始抵長江北岸，由淸溪乘船過江，又行十幾里路，才回到華雲翔的家。

歸志彪看見她們回來，十分高興，忙問經過，丘惠珠便將華雲翔被擒之事說出，歸志彪聽了大驚失色，叫道：「糟糕！這可如何是好？」

丘惠珠道：「殺人魔目的在阻止華雲翔破壞她殺人的計劃，故據小妹猜想，華雲翔只是失去自由，似無性命危險。」

歸志彪着急道：「但咱們總得設法將他救出來呀！」

丘惠珠道：「當然，但要救他出來，光靠咱們幾個是不行的，你的腿傷好了沒有？」

歸志彪嘆道：「還沒全好，恐怕還要過幾天！」

丘惠珠道：「謝、葉、鄧三位鏢師是否已動身趕去地獄庵了？」

歸志彪道：「不知道，那天快刀葉天河說要趕回寇大娘的居處邀謝、鄧兩位同去紫竹林地獄庵，在下以爲他們三位在動身之前必會順路來看看我，但結果却沒有，所以他們是否已去地獄庵，我完全不知道。」

丘惠珠詫異道：「奇怪，他們若要去地獄庵，一定會經過此處的呀！」

歸志彪道：「正是，所以，我有些担心……」

丘惠珠發愁道：「難道他們……遭遇到甚麼意外了？」

歸志彪道：「我也這樣想，妳最好趕去看看。」

丘惠珠道：「好，小妹現在就去。」

歸志彪忙道：「不，現在天已黑了，等明早再動身的好。」

丘惠珠道：「沒關係，小妹不怕！」

歸志彪搖頭道：「不成，那地方距鬼門關太近，妳一個姑娘家豈可單獨在夜裏趕去那地方？要是再碰上金頭陀等人，那不完了麼？」

丘惠珠道：「不會的，這次可說是殺人魔允許小妹將寇大娘帶回來的，她既允許小妹帶回寇大娘，那有再與小妹爲難之理？」

歸志彪道：「話雖如此，但是……我……我還是有些不放心。」

丘惠珠一笑道：「你放心，小妹自信可以無事。」

寇氏開口說道：「丘姑娘，我跟妳一起回去。」

丘惠珠說道：「不，大娘應該留在這裏。」

寇氏道：「我離家已經數天，非回去看看不可，再說雲翔既要我搬到這裏來，我總得回去拿些東西來。」

丘惠珠一想也對，便道：「也罷，但大娘走了一天一夜的路，不覺得累麼？」

寇氏道：「不，我一點也不累。」

丘惠珠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快走吧。」

歸志彪道：「甚麼時候回來？」

丘惠珠道：「明天中午左右吧。」

歸志彪道：「路上要小心啊！」

丘惠珠道：「小妹知道。」

當下，她又帶着寇氏，連夜往上游趕來。

寇氏的確能夠走路，她雖然無法奔跑，但一路上都無需丘惠珠攙扶，而且毫無疲困之色。

丘惠珠對此十分佩服，笑道：「大娘，妳的身體不錯呀！」

寇氏笑道：「還好。」

丘惠珠道：「一般人像大娘這個年紀，要她走一天一夜的路，一定吃不消。」

寇氏道：「我年輕時經常走路，故不以爲苦。」

丘惠珠道：「大娘以前賣唱，是否也要到處奔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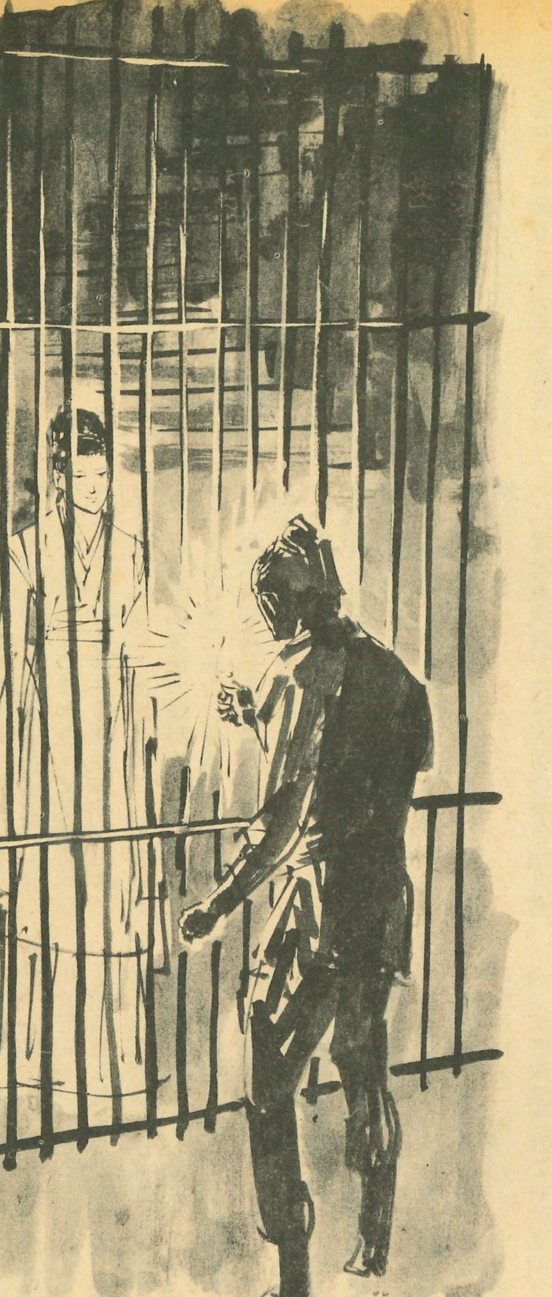
寇氏道：「當然啊！從這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常常要走好幾天的路，苦死了。」

丘惠珠說道：「大娘會唱很多支歌曲吧？」

寇氏道：「現在都忘啦。」

丘惠珠道：「華雲翔說曾經聽大娘唱過一首歌曲，他說大娘唱得很好。」

寇氏笑笑道：「心情發悶時，偶爾唱



華雲翔晃亮火熠子；一看殺人魔竟是寇氏；不禁駭然大叫。

一唱，說到好聽，那可是笑話了，像我這樣的年紀，嗓子已經不行啦！」

丘惠珠道：「大娘太客氣了。」

寇氏道：「我倒記不起華雲翔何時曾聽我唱過……」

丘惠珠道：「他說有一次與跛脚仙老前輩去大娘住處，走到屋外，正好聽到大娘在唱『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那首歌。」

寇氏笑哦一聲道：「那首歌的歌詞取自卜算子，歌名叫『憶舊』，歌曲是先父編的，娘姑也知道這首歌？」

丘惠珠道：「知道，底下是『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是這樣麼？」

寇氏道：「正是。」

丘惠珠道：「大娘唱這首歌，有何心意？」

寇氏道：「沒甚麼，興之所至，隨口唱一唱罷了。」

丘惠珠道：「大娘當年和大叔一定十分恩愛，對不？」

寇氏嘆了口氣道：「唉，那已成過往雲烟了，提他則甚！」

丘惠珠沉默了片刻，忽然低聲笑道：「大娘，我想請教妳一個問題……」

寇氏道：「好，妳說吧。」

丘惠珠羞澀地道：「我們女孩子……可以喜歡一個男人麼？」

寇氏道：「這本來是爲禮教所不許的，但情竇一開，誰又能阻止得了呢？」

丘惠珠道：「大娘是說可以？」

寇氏道：「當然可以，但我勸妳最好不要，因爲情愛一事苦多於樂……」

丘惠珠道：「怎麼說呢？」

寇氏道：「因爲天底下的男人，多的是負心漢和薄情郎。」

丘惠珠驚訝道：「是麼？」

寇氏道：「是的，當他需要妳的時候，會對妳指天發誓，說甚麼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此情永不渝的甜言蜜語，但當他佔有了妳之後，可能會突然不告而別，棄妳於不顧，把無窮無盡的痛苦留給妳！」

丘惠珠心驚道：「啊，男人都是這樣壞的麼？」

寇氏道：「大多如此。」

丘惠珠脫口道：「以大娘的看法，華雲翔是不是也屬於這類男人？」

寇氏道：「恐怕也是吧。」

丘惠珠不服，說道：「可是，我看他很好呀！」

寇氏道：「男人都有一種相同的毛病：用情不專，喜新厭舊！」

丘惠珠咬咬櫻唇道：「我想華雲翔應該不會……」

寇氏笑道：「妳喜歡他，是不？」

丘惠珠臉上一紅，害羞地道：「不，我沒有，我……我……」

寇氏吃吃一笑道：「妳別騙我，我看得出來！」

丘惠珠羞答答道：「眞的，我不會喜歡他，因爲……因爲……」

寇氏道：「因爲甚麼？」

丘惠珠道：「因爲有人在喜歡他了，我不好意思再挿進一脚。」

寇氏道：「妳說的是涂姑娘。」

丘惠珠點點頭。

寇氏道：「雲翔知道麼？」

丘惠珠道：「他應該知道，不過他說沒有心情顧及兒女私情。」

寇氏道：「不對，當一個男人喜歡一

個女人時，是沒有甚麼力量能够阻止他的，愛情能使人拋棄一切，甚至也會與父母反目，所以他說沒有心情，那表示他不喜歡涂姑娘。」

丘惠珠眼睛一亮，說道：「哦，是這樣？」

寇氏點頭笑道：「女人也是如此，當妳愛上一個男人時，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妳，所以妳說不好意思插進一脚，我可不相信！」

丘惠珠羞笑道：「大娘旣是這樣說，我也不騙妳，但是現在，妳說我該怎麼辦呢？」

寇氏道：「妳要聽聽我這個過來人的意見麼？」

丘惠珠點頭道：「是的。」

寇氏道：「那麼我教妳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以消除一切痛苦。」

丘惠珠急道：「妳快說！」

寇氏道：「下定決心，不要喜歡他，這一輩子都不要嫁人，這樣就永遠沒有痛苦！」

丘惠珠大出意外，輕啊一聲道：「這……這眞是個好辦法麼？」

寇氏點頭道：「不錯，唯有如此，才不會痛苦！」

丘惠珠感到萬分迷惑，過了好一會後，才開口問道：「大娘，妳不是在說笑話吧？」

寇氏道：「絕對不是！」

丘惠珠道：「但爲甚麼呢？」

寇氏道：「嗯？」

丘惠珠道：「爲甚麼妳認爲男女相悅是一件痛苦的事？難道妳和死去的丈夫以前過的不是恩愛的生活？」

寇氏道：「是的。」

丘惠珠道：「他對妳不好？」

寇氏嘆道：「我老實告訴妳吧，我的丈夫並沒有死，他在我生下頭一個兒子之後，就棄我而去，覓新歡去了！」

丘惠珠吃驚道：「啊，他爲何如此薄情？」

寇氏道：「他天性如此，我只恨自己瞎了眼而已！」

丘惠珠道：「他現在在那裏？」

寇氏道：「不知道。」

丘惠珠道：「他叫甚麼？」

寇氏搖搖頭道：「不說也罷，這都是已成過去的事了，提起來只有痛苦。」

丘惠珠很表同情地道：「想不到大娘竟有這樣不幸的遭遇，難怪妳會把情愛視爲痛苦之事。」

寇氏苦笑道：「但我現在已不痛苦了，因爲我的心已死。」

丘惠珠道：「不過，話說回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天經地義的事，若然大娘這麼說，那麼大家都不婚嫁怎麼成呀？」

寇氏道：「要芸芸衆生勘破情關自非易事，所以有人把人生比喻爲苦海就是這個道理，人是很難脫離苦海的。」

丘惠珠覺得她的「道理」似是而非，但不好意思提出反駁，不由沉默下來。

寇氏忽然笑道：「丘姑娘，妳如果喜歡雲翔的話，待他脫險回來的時候，我替妳說一說怎樣？」

丘惠珠忙道：「不，不要……」

寇氏微笑道：「眞的不要麼？」

丘惠珠嚅囁着道：「我怕涂姊姊會生氣……」

寇氏道：「這是免不了的，所以這也需要勇氣，如果妳認爲情愛重於友誼，妳就不必顧慮，反過來說，如果妳認爲友誼重於情愛，那就趕快打消念頭。」

丘惠珠道：「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大娘以爲我應該重視情愛還是友誼呢？」

寇氏道：「這可要由妳自己去做決定了。」

她笑了笑，接着道：「其實，我認爲愛人不如被人愛的好。」

丘惠珠道：「大娘是說，等華雲翔主動向我表示？」

寇氏道：「不，我是說眼下正有一人在喜歡妳，他已愛得妳要發狂，而妳却不知道。」

丘惠珠愕然道：「誰？」

寇氏道：「歸志彪。」

丘惠珠失笑道：「大娘說笑話麼？」

寇氏道：「不，我看得出來，他眞是喜歡妳，只是因爲妳不喜歡他，所以沒有發覺罷了。」

丘惠珠一披嘴道：「他的樣子又粗又野，我才不喜歡他！」

寇氏笑道：「我知道妳不會喜歡他的，但根據我的經驗，妳嫁給華雲翔絕不如嫁給歸志彪的好。」

丘惠珠道：「怎麼說啊？」

寇氏道：「因爲英俊的男人最靠不住，他自命風流——」

丘惠珠忙道：「不，華雲翔絕不是這種男人，他很規矩誠實！」

寇氏笑道：「現在看來的確規矩誠實，但將來可能就會變啦！」

丘惠珠道：「不，我想不會。」

寇氏道：「我那個負心漢在娶我之前也表現得很規矩，誠實，但到了後來……唉，不說它了！」

丘惠珠也沒再啓口，陷入沉思之中。

午夜時分，兩人始抵草屋。

丘惠珠一看屋裏未點燈，不敢立刻進入，先在門口叫喊道：「葉鏢師，你們在麼？」

屋中無人答話。

丘惠珠怕屋裏埋伏着敵人，便向寇氏道：「大娘站着別動，待我先入屋察看一下。」

她上前推開屋門，探頭向裏面望望，不見有何異狀，才跨入廳堂，找到火熠子，把供案上的兩盞油燈點亮，再拿起一盞進入兩邊房中及後面，察看一遍，見謝三人不在屋中，也無發生變故的痕迹，心中甚感不解，當下轉到廳堂道：「大娘可以進來了。」

寇氏移步走入，問道：「他們都不在麼？」

丘惠珠道：「不在。」

寇氏說道：「奇怪，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丘惠珠道：「不是已去紫竹林地獄，便是去鬼門關搜索殺人魔，不然便是已被殺人魔殺害的了。」

寇氏吃驚道：「他們若要去地獄庵一

定會順路去告訴歸志彪一聲，是不是？」

丘惠珠道：「應該如此，但也可能他們由此直接過江，因爲他們有馬存在對岸一處村莊上。」

寇氏一哦道：「可是，這附近並無渡船可過江呀。」

丘惠珠道：「漁船呢？」

寇氏道：「漁船雖有一些，但他們很少載人過江。」

丘惠珠說道：「給他們船資，還不願意？」

寇氏道：「要多給一些才肯。」

丘惠珠道：「謝鏢師他們三人不會節省船資的，我看八成是乘漁船過江去了，因爲他們旣已獲悉殺人魔可能躲在地獄庵中，自無再去鬼門關搜查之理。」

寇氏點點頭，說道：「妳坐一下，我去生火煑些東西來吃。」

說畢，下去厨了。

丘惠珠又到屋外四周察看一番，未有任何發現，才轉回屋裏，進入厨房，向正在洗米下鍋的寇氏道：「屋外也沒有甚麼，看情形他們是走了。」

寇氏道：「他們也太心急，要走該去通知歸志彪一聲才對。」

「砰！砰！砰！」

丘惠珠正要答話，忽聽屋門外有人在敲門，不禁面色一變道：「誰來了？」

寇氏也爲之一呆道：「奇怪，三更半夜，還有誰會到這裏來？」

「砰！砰！砰！」

敲門聲又起！

丘惠珠抽出玉簫，低聲道：「我去看看！」

她輕步來到廳上，靠近門邊，發問道：「甚麼人？」

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是我，丘姑娘請開門。」

丘惠珠聽不出對方是誰，又問道：「你是甚麼人？」

對方答道：「老朽磨刀老人。」

丘惠珠一聽是「磨刀老人」，心中大喜，急忙打開屋門，笑道：「原來是您老人家，快請進來！」

磨刀老人含笑而入，說道：「姑娘覺得很意外吧？」

丘惠珠笑道：「正是，您老人家是從那裏來的？」

磨刀老人道：「老朽到此已有數十天，只是沒跟你們見面而已。」

他轉對寇氏拱拱手，笑道：「這位是華雲翔的義母寇女士？」

寇氏斂衽一福道：「是的，老先生請坐。」

磨刀老人在一張竹椅上坐下，笑嘻嘻道：「老朽剛剛在山上發現這屋中有燈光，所以過來看看……」

丘惠珠道：「您老人家旣已來了數十日，怎麼不現身跟我們相見？」

磨刀老人笑道：「老朽不願被殺人魔發現，跟你們在一起，難免被敵人發現，那時要想反過去發現敵人就不容易了。」

寇氏還不知道磨刀老人是何來歷之人，這時插口問道：「丘姑娘，這位老先生是……」

丘惠珠道：「他是華雲翔的父執，叫磨刀老人，是目前唯一能够帮助華雲翔的武林高人。」

寇氏道：「原來是磨刀老人，我曾聽雲翔提起，今天能見到您老人家，眞是高興，希望您老人家多多拔刀相助，趕忙把雲翔救回來。」

磨刀老人聽了面色一變，驚詫道：「華雲翔怎麼了？」

丘惠珠道：「他被殺人魔抓去了。」

磨刀老人霍地站立起來，不勝駭異地問道：「是在何處被抓去的？」

丘惠珠當下便將發現姊妹會總會址地獄庵，及寇氏被擄等情，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磨刀老人駭然道：「殺人魔會把他怎麼？」

丘惠珠道：「大概不致殺害他，只要把他關禁一段時日而已。」

磨刀老人扼腕長嘆道：「唉！早知如此，老朽該早日現身跟你們相見才是！」

丘惠珠問道：「這些日子，您老人家都在何處？」

磨刀老人道：「老朽認爲距離七月一日已經不遠，殺人魔必然會在鬼門關上出現，故悄悄的躲在鬼門關上一處很隱密地方等待，前幾天華雲翔領謝、葉、鄧三人上鬼門關觀看石雕人像時，老朽本想現身與見，但後來一想，還是認爲單獨行動較易發現殺人魔的踪迹，老朽要是在那天現身，說不定就不會發生那種事情了。」

丘惠珠道：「華雲翔也說您老人家可能會來，但沒想到您老人家早已到了。」

磨刀老人道：「老朽在鬼門關上窺伺二十多日，鬼也沒見到一個，這兩天放棄守株待兎，每天夜裏出來四處看看，才知道殺人魔已經幹了不少事情。」

丘惠珠問道：「您老人家發現了些甚麼？」

磨刀老人道：「發現了五具屍體。」

丘惠珠吃了一驚，問道：「是誰被殺害了？」

磨刀老人道：「其中三個是謝、葉、鄭三人，餘兩個老朽不認識，大概是想來瞧熱鬧的人，却不幸被殺人魔殺害了。」

丘惠珠駭然一震道：「啊，謝鏢師三人遇害了？」

磨刀老人頷首道：「是的，他們的屍體，被吊在樹上，樹身上有殺人魔刻下的警語——」

丘惠珠搶着道：「警語是：『擅闖鬼門關者的下場』是麼？」

磨刀老人道：「正是，姑娘怎麼知道的？」

丘惠珠道：「是怪駝尉遲不直說的，他說死神派他們把守在鬼門關四周，阻止好事者上山，若見有人欲上鬼門關，便予格殺示警。」

磨刀老人道：「但據妳剛才所說，快刀葉天河由歇神灘回到此處時，應卽與謝鄧二人動身奔赴地獄庵才是，何以又與謝鄧二人上山呢？」

丘惠珠道：「是啊，難道他們發現了什麼情況，因此才又上山？」

磨刀老人沉吟道：「再不然，就是殺人魔不願他們去地獄庵生事，故現身引誘他們上山，將他們一一格斃的。」

丘惠珠道：「殺害他們的諒非殺人魔，而是死神或金頭陀等人，因爲殺人魔似不在此地，而在地獄庵中。」

磨刀老人道：「今天已是六月十七日，距殺人魔下手殺人的日子只剩下十三天了，姑娘打算先救華雲翔，還是在此等待了？」

丘惠珠道：「晚輩認爲應先救出華雲翔，但殺人魔傳話警告我們說：若踏入地獄庵一步，便將使華雲翔身首異處，所以晚輩已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磨刀老人道：「老朽一人之力，恐亦無濟於事，最好能多邀幾個幫手，才有救出華雲翔之望。」

丘惠珠道：「飛虎鏢局可能還有人會來，但他們鏢局裏的人身手平平，只怕也幫不了什麼大忙。」

磨刀老人問道：「七劍堡的人，怎麼樣？」

丘惠珠道：「情況不明，不過晚輩對三堡主管承義有些不明白……」

磨刀老人目光一注，詫聲道：「什麼事？」

丘惠珠道：「這件事晚輩不知該不該說，華雲翔曾囑晚輩不可說出來。」

磨刀老人道：「到底什麼事？」

丘惠珠說道：「前天晚上，他和晚輩兩人在破廟中相遇時，他的神情，有些古怪……」

當下，就把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

磨刀老人面現微笑，目放精光道：「你們認爲他是殺害成，石，史三位堡主的幕後主持人？」

丘惠珠點點頭道：「以他當時的表情看來，確令人不由得不起疑，而且他後來並未去地獄庵——不，晚輩應該說他沒有在地獄庵出現，這更使人難以釋然。」

磨刀老人神情變得異常嚴肅，目光連閃道：「照妳所言，他確有可疑，但他和成鳳儀等人情同手足，怎麼會買兇殺害他們呢？」

丘惠珠道：「晚輩也想不通。」

磨刀老人皺眉沉聲說道：「如妳猜疑不錯，另三位堡主的處境，可能十分危險了。」

丘惠珠道：「你老認爲他會回堡去殺害另三位堡主？」

磨刀老人道：「是的，他一知那個受他指使的兇徒已被擒獲，便會趕在事情敗露之前下手殺害另三位堡主。」

丘惠珠道：「他爲何不去地獄庵救出那個兇徒呢？」

磨刀老人道：「大概他自知力有未逮，故不想白費力氣吧。」

他輕咳一聲，接着道：「目前咱們人手不够，而且七劍堡距此又太遠，無法趕去通知他們防患，現在只好把這件事暫時擱置一邊，先來設法解救華雲翔了。」

丘惠珠道：「你老有何善策可以救出華雲翔？」

磨刀老人搖頭道：「沒有什麼好辦法，到了地頭再見機行事吧。」

說話間，寇氏已煑熟一鍋粥，端到廊上來，三人吃了後，寇氏回房歇息，磨刀老人和丘惠珠則在廳上靜坐以待天亮。

不久，天已亮了。

丘惠珠見寇氏起床出房，便道：「大娘，妳快把一切收拾收拾，我們馬上就要走。」

寇氏道：「不，我想來想去，還是留下來的好。」

丘惠珠一怔道：「爲什麼？」

寇氏道：「自己的家住得慣，而且方便些。」

丘惠珠道：「但住在這裏，可很危險的呀！」

寇氏道：「現在沒有危險了，殺人魔既肯放我回來，自無再傷害我之理，妳說是不是？」

丘惠珠覺得她說的有理，又想到救人如救火，若帶她回歇神灘，又要花去一天的時間，當下點頭道：「大娘既堅意如此，我也不便勉强，那麼我就和這位老前輩一起去了，過幾天再來看妳。」

寇氏道：「好的，若救回雲翔，叫他快來讓我看看，好讓我放心。」

於是，丘惠珠與磨刀老人辭別了她，動身趕回歇神灘而去……

寇氏送到屋外，看着他們遠去不見，臉上現出一抹冷笑，轉身走回屋裏，進入房中，繞到床後，移開地上一塊木板，走了下去。

原來，木板下有個地道的入口！

× × ×

晌午時分，丘惠珠與磨刀老人回到了歇神灘華雲翔的老家。

老少倆走到屋外，就聽見屋中人聲嘈雜，一聽就知來了不少人！

進入一看，果見屋中多了八個人。

他們是七劍堡七堡主林笛歌及成智雄，成守仁，成大勇，成幼慧。

另外三人，磨刀老人和丘惠珠都不認識，三人中兩個是年約六旬的老人，一個是將近四十的中年大漢。

歸志彪看見丘惠珠與磨刀老人回來，欣喜的大叫道：「好了！好了！都到了！都到了！」

七劍堡林笛歌和成家兄妹自然都認識磨刀老人，雙方行禮寒暄一番，磨刀老人便轉對那三個陌生人道：「恕老朽眼拙，這三位是……」

歸志彪一指中年大漢說道：「這位便是大刀王松的兒子，王健一王少鏢頭，還有這兩位是飛虎鏢局的鏢師——左邊這位是『雙龍鞭傅天申』傅鏢師，右邊這位是『日月雙輪趙克平』趙鏢師。」

磨刀老人一一與他們相見，再望望七劍堡林笛歌和王健一雙方道：「你們雙方是一道來的？」

林笛歌道：「不，王少鏢頭一早就到，林某等是剛剛到達的。」

磨刀老人欣然道：「好極了，我們正愁人手不够，現在可不少了。」

他請大家坐下，然後道：「諸位想必急想知道一些事情，現在老朽請這位丘姑娘說一說。」

林笛歌迫不及待的說道：「林某剛剛聽這位歸世兄說敝堡四堡主已在西坪口遇害，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丘惠珠道：「這件事，我也是聽華雲翔說的——關於他要求史四堡主同往長安飛虎鏢局之事，林堡主，想必全都知道的

了？」

林笛歌點頭道：「知道。」

他態度雖然表現得十分沉着，但誰都看得出，他心中正爲史天華之遇害而悲痛萬分。

丘惠珠道：「當初華雲翔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鑑於有個青年數次冒充他殺害了貴堡之人，因此他希望貴堡派個人陪伴他，以便兇徒再殺害貴堡之人時，可以證明他的淸白。」

林笛歌又點頭，說道：「我知道，丘姑娘就請把我們四哥遇害的經過，說一說吧！」

丘惠珠道：「事情是這樣的，華雲翔和史四堡主到了長安後，就在一家酒樓秘密約見大刀王松，將殺人魔計劃在七月一日殺他之事說出，他們經過一番商量之後，大刀王松接受了華雲翔的獻計，於次日宣佈增聘鏢師，而華雲翔與史四堡主便易容前往應試，王總鏢頭原只預定錄用他們兩位，但結果却多出了一個凌蘭心的姑娘，據說她身手十分不凡，王總鏢頭不得不錄用她，但華雲翔對這個凌蘭心頗爲懷疑，曾勸告王總鏢頭小心，而王總鏢頭却認爲她沒有問題，後來因爲有一趟鏢須由王總鏢頭親自保送，王總鏢頭便帶他們三人及謝，葉，鄧三位鏢師上路，那趟鏢的目的地是江津，該處距鬼門關僅百餘里路，故華雲翔更感不尋常，曾對凌蘭心嚴加監視，可是王總鏢頭却愈來愈對凌蘭心產生好感，後來竟要納她爲妾……」

王健一聽了這話，登時面紅耳赤，尷尬已極。

丘惠珠轉對他含歉道：「王少鏢頭，爲了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眞相，我不得不據實說出，請勿見怪。」

王健一喟然說道：「丘姑娘，請直言無妨，家父性好漁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丘惠珠頓了頓，繼續說道：「那一天，鏢車在西坪口停宿，到了半夜，睡在客房中的王總鏢頭忽然聽見隔房的史四堡主發出一聲慘叫，趕去一看，只見史四堡主腹部挿着一刀，倒在血泊之中，但還沒氣絕，王總鏢頭扶起他時，他說殺他的是華雲翔。」

林笛歌挿口問道：「那時華雲翔在哪裏？」

丘惠珠道：「在他房中，他聽到史四堡主的慘叫，也卽刻趕入史四堡主的房中，而王總鏢頭便指他是殺害史四堡主的兇手，下令將他囚禁起來。」

她又停頓一下，繼道：「林堡主請想想看，他要求貴堡之人陪伴他，目的就在証明他不是殺害成，石兩位堡主的兇手，哪有再在那種情況之下殺害史四堡主自找罪名之現？」

林笛歌神色冷漠地冷冷一哼，道：「唔……」

丘惠珠道：「再說，他若眞是殺人兇手，在殺了史四堡主之後，一定會逃走，但他並沒有，當王總鏢頭指他是兇手要將他擒下時，他並沒有反抗，所以由這兩點就可証明他是無辜的。」

林笛歌道：「請說下去。」

丘惠珠道：「王總鏢頭將他囚禁起來之後，卽派一名趟子手趕赴貴堡報訊，希望貴堡趕去處理，但第二天鏢車離開西坪口不久，就在路上發現了那名趟子手的屍體，他被人殺害了，這表示有人不願趟子手去貴堡報訊，而後不久，就有個路人送來一封信函，根據那受託送信者的描述，要他送信之人乃是『死神』之一的『神州一劍涂嘯天』，那封信是給華雲翔的，但王總鏢頭當場拆閱，信中稱已擒獲冒充華雲翔那個兇徒，華雲翔如能放棄追究父仇，便願交出該兇徒讓他洗淸罪嫌，華雲翔認爲『死神』這一要求太過份，未加理睬，因此，『死神』也就不肯把那個兇徒交出來。」

成幼慧接口問道：「現在你們可知那兇徒被『死神』囚禁於何處？」

丘惠珠道：「聽我順序說下去吧……由於趟子手的被殺，王總鏢頭便不敢再派人去貴堡報信，打算等鏢貨交下之後，再親押華雲翔赴貴堡，過了五天，鏢車到達紫陽，凌蘭心說她家就在不遠的巴山東麓，請求王總鏢頭准她回家探視其母，王總鏢頭慨然應允，凌蘭心稱當天午夜卽可趕回客棧，但那晚半夜過後，却不見她回來，王總鏢卽交代謝鏢師等看守鏢貨，他便悄悄趕去巴山找凌蘭心，結果，一去不復返了！」

王健一急問道：「到現在還沒有消息麼？」

丘惠珠搖頭道：「沒有，之後華雲翔與謝鏢師等來到此處，於搜尋過鬼門關之後，回到華雲翔的義母寇氏的住處，却發現寇氏被殺人魔擄去，殺人魔留言要華雲翔去太白山救她，此舉顯然是欲使華雲翔離開此地，使華雲翔無法破壞其殺人的計劃，華雲翔正準備動身時，我剛好趕回來，我和涂姑娘經過數十天的偵查，終於查出姊妹會總會址在紫竹林地獄庵，華雲翔聽了這消息之後，認爲其義母及王總鏢頭和冒充他的兇徒可能都在地獄庵，便決定與我赴地獄庵一探……」

當下，便把偵探地獄庵所發生的變化說出，只畧過途遇管承義一節，因爲她還不敢斷定管承義卽是兇徒的幕後指使人，不敢當衆說出來。

林笛歌和王健一聽她敍述完畢之後，總算明白了當前的情況，林笛歌問道：「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

磨刀老人答道：「老朽正準備與丘姑娘，動身趕去地獄庵，正好諸位來了，不知道諸位，願不願意隨老朽前往地獄庵一探？」

林笛歌頷首道：「好，我們一起去看看。」

王健一問道：「老前輩可知敝局謝，葉，鄧三位鏢師的下落？」

磨刀老人這才想起還沒把謝輝三人遇害之事說出，當下長嘆一聲說道：「很不幸，貴局那三位鏢師已在鬼門關遇害身亡了！」

王健一聽了面色大變，駭然道：「什麼？他們三位被殺人魔殺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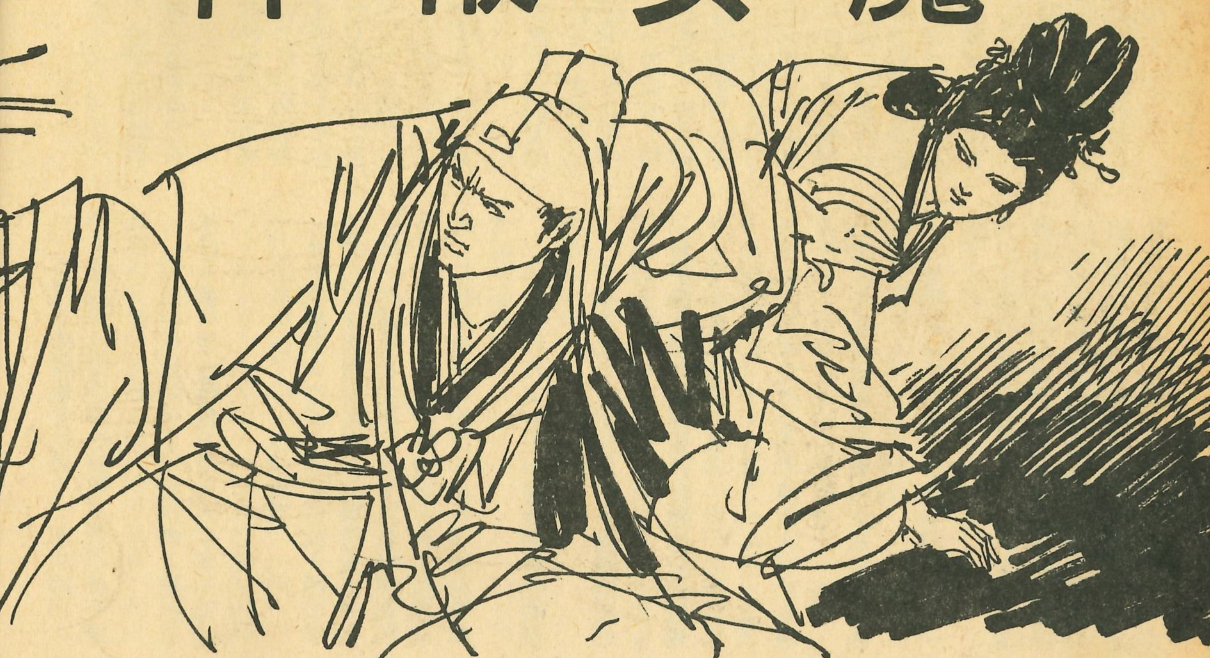
磨刀老人道：「下手殺害他們三位的可能不是殺人魔，而是她的部下『死神』或金頭陀等人……」

當上把所見情景說出來。（未完）

中篇武俠江湖恩仇故事之二

朱羽·著
董培新·圖

神鞭女魔



愛恨難分

唐豪和鄭琦梅的花燭之喜，眞是驚動了關洛地界的黑白兩道。男的是驀然崛起的新秀，女的是黑道巨擘「雙蛇霸主」鄭耀鵬之後。而且這兩個人又掌握了目下在洛陽城裏不可一世的「雙蛇會」。因此，大喜之日，到了不少三山五嶽，五湖四海的人物。

喜堂就設在萬勝樓，大廳之中擺下了百桌席面。

這一天不但是唐豪和鄭琦梅的吉日，也是「雙蛇會」的大喜之日，但却苦了「雙蛇會」的男女門人。歐陽道身爲喜事總管，他唯恐「五魁帮」的餘黨前來滋事，所以在萬勝樓裏裏外外布下了好幾層警戒線。

這個盛大的花燭之禮，訂在酉初揭開序幕。目下已是申末光景，新娘子鄭琦梅一身鳳冠霞帔，已經裝扮停當。

身爲喜娘的沈雪釵也是私心仰慕唐豪的，她雖然强裝笑臉，心頭却有一層抹不去的悲哀。此刻，當她看到雍容華貴，美艷動人的新娘時，她心頭的悲哀冲淡了不少；以唐豪的英俊年少，也只有鄭琦梅才堪與配。

這時，唐豪也是一身禮服，喜氣洋洋地走了進來。興緻冲冲地道：「琦梅！妥當了麼？就要行禮啦！」

鄭琦梅以無限温柔的目光迎接他，却又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

唐豪看在眼裏，連忙問道：「琦梅！妳怎麼啦？」

鄭琦梅輕輕吁了口氣，道：「要是爹能够爲我們主持花燭之禮，該有多好。」

唐豪笑道：「琦梅！今天是大喜之日，不要提起不愉快的事。」

「嗯！我不該提的。」鄭琦梅並不在乎還有沈雪釵在場，就撲進了唐豪的懷裏，抱住了他的腰，似乎想藉助他那健壯的軀體來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但她突然又鬆開了，還有些吃驚地退後了一步。「唐豪！你爲什麼帶上刀囊？」

唐豪眉心微微聳動了一下，輕笑道：「別那麼吃驚，提防一下總要好些。」

鄭琦梅說道：「是怕有人在喜筵上狙擊你麼？」

唐豪柔聲道：「我並不怕，但我不希望妳受到任何傷害，從今天起，我更加有了保護妳的責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外面已响起了吹打的樂聲，參拜大禮就要開始了。他緩緩將鄭琦梅頭上的紅巾覆蓋下來，向喜娘頷首示意。

他們緩緩地向大廳行去。

大廳中黑壓壓一片人頭，新娘紅巾覆面，螓首低垂。新郎却是昂首四顧，並非他故作神氣之狀，而是小心察看，賓客之中是否有行跡可疑之人。

在新娘站的那一邊，唐豪發現了一個身裁微胖的中年人，那人擠在賀客的前面，頭上戴着一頂花陽氈帽。在屋內戴着帽子並不稀罕，而是他的帽沿壓得很低，使人看不淸楚他的上半個面孔；最令唐豪生疑的，是他的兩手一直籠在袖子裏。如今

正是陽春十月，天氣不算太冷，莫非他袖子裏藏着傢伙？

唐豪心生警戒，就以右手提着長衫的下擺，其實他是使他的右手接近了腰間的刀囊。

禮官剛要張嘴大喊鳴炮，只見那人突地將右手從袖子裏拉了出來，手指之間，赫然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唐豪早有提防，左手將新娘子一推，右手飛刀已閃電擲出，那人手中的尖刀還來不及出手，就遭到了一刀穿心的厄運。

唐豪疾奔過去摘下那人的氈帽，竟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面孔。

鄭琦梅忘掉了她是新娘子，揭起覆面紅巾，也奔了過來。

她的面孔突然一陣歪曲，繼而撲倒在死者身上，嘶聲喊道：「爹！……哦！爹！……爹……」

這一場黑道人物的喜筵因爲太過張揚，也引起了洛陽提督衙門的注意。總捕頭猜測當年漏網的鄭耀鵬很可能暗中潛回來參加他女兒的婚禮，所以派出許多捕快混在賓客羣中。

如今命案一發生，這些捕快立刻挺身而出，亮出號牌，在唐豪頸項間加上了鎖鍊。他沒有辯白，更沒有反抗，沉靜得如同泥塑木雕一般。

鄭耀鵬亮刀出手，顯然是要殺人。他要殺誰？殺女兒？抑或是殺唐豪？眞是一個不可理解之謎。

× × ×

馬兒在官道上飛馳着！

唐豪一大早才離開華州牢城營，二年的充軍生活使他比以前變得更沉靜，更成熟，也更健壯。馬兒奔馳了一天，已經加過了三次草料，而他只不過在晌午時喝了一碗薄粥。

他歸心似箭，恨不得早一時一刻趕到洛陽，其他皆不重要，因此他傾其所有，買下了這能够日行三百里出頭的駿馬，剩下幾個錢，還要留着給馬兒上草料，他自己寧可餓着肚子。

刺配到華州牢城營的，都是殺人重犯，而唐豪的罪刑却最輕。洛陽的提督大人認爲他是爲了自衞而殺人，因此只判他充軍兩年。

唐豪不在乎他自己的罪刑是輕是重，他所關心的是鄭琦梅如今變成什麼樣子了？他還記得，他和鄭琦梅最後一次見面是他起解之日。鄭琦梅目不轉睛地瞪視着他，沒有一絲諒解體恤的神色。有如毒蛇般的目光從黑白分明的眸子裏透射而出，目光中充滿了仇恨、忿恨、怨恨……一千個恨！一萬個恨；她似乎已將唐豪，恨之入骨！

唐豪感到萬分痛心，他並不認識鄭耀鵬，而且當時對方突然閃電出手，意圖不明。在那種情況之下，唐豪除了以閃電飛刀絕技將對方狙殺之外，再無別的良策。當時的情況間不容髮，根本不容許多作考慮。

在兩年的歲月內，樊魁不時去華州牢城營探望過他，可是樊魁對外界的事隻字不提，更是絕口不提鄭琦梅。沈雪釵也去看過他一次，她也絕口不談鄭琦梅的事，只是敎他離開牢城營之後，不要再回去洛

陽了。

為什麼不回去？唐豪不時自問。只要能看到鄭琦梅一個諒解的目光，從此天涯任漂泊，心有所安，再也沒有別的求了。

他不停地揮鞭策馬，終於在酉初光景，華燈甫明之際，從西陽門進入了洛陽。放緩韁轡，抬眼四看。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不禁令唐豪搖頭一嘆。一顆英雄淚也滾落腮邊。

街上行人如鯽，唐豪不便縱騎奔馳，因此下了雕鞍，挽轡而行。他剛一下馬，立刻有兩個健壯漢子默然無聲地貼到了他的身邊。

兩年後的唐豪已不像昔年那樣衝動了，目光微微一掃，冷聲道：「二位有何貴幹？」

那兩漢子嘿嘿一聲乾笑，道：「唐兄！恭喜你從牢城營安然歸來，整日奔馳，怕也累了，咱們早已為唐兄備下了大車。請！」

唐豪將對方打量一陣，是兩個絕不相識的生面孔，於是又問道：「二位是受那一位朋友的差遣？」

那兩個漢子含糊其辭地道：「自然是老朋友，唐兄又何必多問，請吧。」

唐豪順着那人擺手的方向，果然有一輛大車在街邊停着，車把式撩起了車簾在等。唐豪將馬韁往其中一個漢子的手上一塞，昂首闊步地上了車。一個漢子跟着他進了車廂，另一個騎着他的馬，在車後跟着。

一路上，唐豪只顧閉眼養神，一句話也不多問。

不知走了多久，大車停下，唐豪下車一看，才知道來到了錦春園，依舊是門庭若市。他心中暗道：主人大概換了吧？他似乎已經忘記他才是這兒眞正的主人。

那兩個漢子將他帶到一間幽雅的廂房，一個身裁頎長，約莫三十餘歲的漢子，起身迎向他，欣然道：「唐兄！恭喜！恭喜！……」

唐豪並未向他施禮，冷冷道：「朋友高姓大名？」

那人抱拳一拱，道：「在下姓徐名超，是吳飛豹吳大哥手下的一個弟兄。」

「哦？」唐豪冷笑了一聲。「原來是吳飛豹的手下，找我來是不是洽談熔金鑄銀的買賣？」

徐超嘿嘿笑道：「唐兄剛從華州牢城營歸來，恐怕六扇門中的公人會另眼看待，這宗買賣唐豪還是暫時不幹為妙。」

唐豪沉聲道：「你找我來，就是為了告訴我這樣一句話？」

「嘿嘿！」徐超又乾笑了一聲，突然拿出一張銀票放在唐豪面前。「這是一萬兩銀子，請收下。」

唐豪冷笑道：「我剛從牢城營歸來，手頭不便，正缺銀子化用。不過我得問問，朋友為什麼要給我這一萬兩銀子？」

徐超緩緩說道：「咱們買下了錦春園了。」

「不賣！」唐豪一口回絕。「白白被你們霸佔了兩年，這一萬兩銀子算租銀都嫌太少，請轉告吳老大，三天之內讓出錦春園，不然我小滾龍就不客氣。」

徐超並未動怒，又拿了一張銀票放在唐豪面前，含笑道：「再加一萬兩銀子如何？」

「不賣就是不賣！」唐豪說罷，掉頭就走。

徐超一聲輕咳，門外立刻湧進四個手持兵刃的漢子，一個個虎視眈眈，蓄勢而待。

如果唐豪手中有劍，囊中有刀，他還不至於被這四個人唬住，但他現在身邊連小鐵釘也沒有一根。

徐超在他身後冷笑道：「唐豪！吳大哥念你是一個血性漢子，所以才送你一點銀子聊表心意。不然，一分銀子不給你，你也只有乾瞪眼。」

唐豪不想吃眼前虧，最主要的是，他還想和鄭琦梅一面，如再僵持，在這羣殺人不眨眼的巨盜面前，很可能遭到殺身之禍，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如果我收下那兩張銀票，你就讓我走麼？」

徐超道：「當然讓你走，不過你得留下錦春園昔日主人黃烈堂親筆畫押的轉讓書。」

唐豪道：「對不住！轉讓契書沒有帶在身邊。」

徐超大吼道：「弟兄們！給我搜。」

唐豪打算憑藉一雙肉掌全力一拚了，並非他貪戀錦春園這份產業，而是他這一輩子也沒有在惡勢力之下低過頭，他忍不下這口氣。

「慢點！」外面有人高喊一聲，進來一個瘦精精一身皮包骨的漢子，他附在徐超耳邊低語了一陣。

徐超的面色微微一變，隨又哈哈大笑道：「唐兄！你的新娘子派人前來說情，你現在可以走了。」

唐豪心頭有無比的激動，想不到在這危險萬狀的情況下鄭琦梅還來解救他。如此說來，她似乎已經諒解他了。

徐超又道：「唐兄！以在下的猜想，你最近可能會缺少用度，這二萬兩銀子你隨時可以來拿，可別忘記將那張黃烈堂的轉讓書也帶來。」

「沒有銀子化用也不會找到你們頭上來。」唐豪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徐超哈哈大笑道：「唐兄說話不要太絕，天底下的事難料得很啊！」

出了錦春園，唐豪跨上他的馬，抖韁往鄭琦梅的住處行去。當他來到那座熟悉的深宅大院時，心頭突然無緣無故的緊張起來。

僕婦給他開門，面上表情冷漠，也沒有向他打招呼。在大廳外的階前，又碰見了馮雷，他也是默然無聲，目光冷漠地望着唐豪。進了大廳，沈雪釵迎面而來，唐豪剛想說話，她卻將頭偏過去了。

唐豪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噤，這些人為什麼都對他如此冷漠呢？

鄭琦梅一身黑衣，坐在大廳正中一把虎皮椅上，她仍是那樣美，只是她那雙冷酷的目光却使人不敢正視。

在那種冷酷目光的逼視下，唐豪一聲柔情的呼喚也被卡在喉嚨裏喊不出來了。

「唐豪！我等了你兩年。」鄭琦梅的語氣森冷，誰都聽得出來，那絕非歡迎之辭。

「琦梅！」鼓足勇氣，唐豪才嘶啞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妳應該諒解我，那並非出自我的本意。」

「請不必多費唇舌，」鄭琦梅揚手一擺，將頭轉向別處。「我原以為爹已經不在人世，所以我立下了一個誓約，當我知道誰是殺害爹的兇手時，我就要親手宰了他。雖然立誓的時候，爹還活在世上，這個誓約仍然有效。我要親手宰了你，因為你是兇手。」

唐豪心頭一寒，緩緩說道：「琦梅！我錯殺令尊，已使我痛苦不堪。當妳殺我之後，除了妳自身的痛苦，妳還要身負我的痛苦……」

鄭琦梅突然厲叱道：「不必說了！」

唐豪仍然鼓足勇氣說道：「琦梅！當時妳爹擲刀要殺誰？是妳？還是我？在那種情況之下……？」

「住口！」鄭琦梅揚聲大吼，像是一頭攫食的獅子。「你不必為你殺人的行為多作解釋，我爹絕不可能擲刀殺我倆之中的任何一個。」

「那麼他要殺誰？為什麼要在我們花燭大禮進行的時候？我並非怕妳殺我，妳得讓我將眞實情況弄清楚。」

「我已經等了兩年了，再沒有耐心再等。」

唐豪心念一橫，沉聲道：「想不到妳竟然如此不通情理，就請動手吧！」

鄭琦梅冷笑一聲，道：「別性急！今晚子正我要在爹的靈前殺你祭他老人家的亡魂。」

唐豪不禁打了個寒噤，冷冷道：「是不是還要剖腹挖心。」

鄭琦梅道：「我還不至於那樣殘忍，一刀還一刀，一命抵一命。」

在他們談話之間，唐豪已隱約發覺有人環伺在後，此刻回頭一看，果然不差，竟有十幾個人，全是「雙蛇會」的門人，馮雷甚至長劍出鞘，對他虎視眈眈。

唐豪吁嘆了一聲，道：「琦梅！何必出動這樣多的人來對付我，只要妳一句話就夠了。我不會在妳面前反抗的。」

鄭琦梅冷笑道：「那很難說。你自動上門，是不知道我要殺你。如今我心意表明，你很可能會作困獸之鬥。」

「哈哈……」唐豪發出一陣淒厲的長笑。「能死在你手，我感到非常滿足，何需反抗？」

鄭琦梅沉聲道：「你也應該滿足，我仍承認我們的親事。在你死後，我會以『亡夫』的名義為你建墓立碑。」

唐豪像被焦雷擊頂般渾身震撼，疾聲道：「琦梅！不必如此，妳何需背負殺弑親夫的罪名？」

鄭琦梅語氣堅決地道：「用不着為我担心，我這個人最重信諾，誓約要守，婚約也要守。」

「琦梅！……」

鄭琦梅根本不理會他，霍然起立，揚聲道：「馮雷！送唐豪到他原來的屋子去，教雪釵為他預備酒菜，天牢也不作興虧待死囚。」

說完就向客廳外走去。在她掉頭的那一剎間，隱約可見她的目眶中含有一絲淚光，顯見她此刻的心情是愛恨難分的。

馮雷向唐豪走過去，輕聲道：「小滾龍！走吧！我們大家都為你們難過，可是你該了解鄭姑娘的脾氣……」

唐豪什麼話也沒有說，無言地離開了大廳。

仍是那間屋子，然而情景已是今非昔比。他和鄭琦梅的感情就是在這間屋子裏培養出來的，曾幾何時，兩人却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家。這間屋子裏再也嗅不到溫馨的氣息，只是籠罩着一陣陰沉的氣氛。

走道上有走來走去的步履聲，顯然是有人在外看守他。唐豪不禁啞然失笑，自己竟會束手待斃。是情愛的力量？還是對自己投擲的那一刀感到愧疚？他得不到答案，發覺自己的心情已開始迷亂了。

門打開，又關上，沈雪釵端着一大盤酒菜來到他的面前。

她緩慢地從食盒中將酒菜一樣一樣地端出來，同時以輕輕的聲音說道：「小滾龍！我曾經告訴過你，不要再回洛陽，你忘了嗎？我看你簡直不知死活。」

唐豪苦笑了笑，道：「雪釵！多謝妳的好意。」

沈雪釵焦急地問道：「你現在有何打算？」

「等死。」他的語氣非常平靜。

「你不要心存儌倖。」沈雪釵的眉毛皺成一條線。「你難道還沒有摸清楚鄭姑娘的脾氣？她是說得出，作得到的。」

「我知道。」

「既然知道，為什麼要等死？」

「大概是我不願再傷她的心。」

雪釵道：「我看得出，你愛鄭姑娘愛得很深。」

「不錯。」

「那麼，你就不能眼看她犯錯。」

「她錯嗎？」唐豪語氣喃喃，像在自問，「我殺死她爹，她為父親報仇殺死我，那裏算錯？」

「逃！」沈雪釵不自禁地回身張望了一眼，又疾聲道：「我可以帮你。」

唐豪連連搖頭，道：「不！我不能逃，再說，我也不能連累妳。」

沈雪釵幽聲道：「我承認我私心中也很愛慕你，但我勸你逃，助你逃，絕非為了私情，還有正大堂皇的理由要你逃。」

「妳有理由？」唐豪瞪大眼望着她。

「現在還能說，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等你逃離此地之後……」說到這裏，門外突然傳來了重重的步履聲。沈雪釵立刻為唐豪斟酒，同時提高了聲音道：「你慢慢喝，心放寬一點，說不定鄭姑娘只是說說氣話而已。」

門打開，馮雷在房門口露面，他道：「沈姑娘！鄭姑娘請妳去一趟。」

沈雪釵又暗暗向唐豪打了個眼色，和馮雷雙雙離去。

眞所謂酒入愁腸人易醉，三杯入肚，唐豪竟然倒在牀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覺。及至醒來，房內一燈如豆，窗外寂靜無聲。他暗暗盤算，只怕到了子夜光景。

一念及此，他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

唐豪的確不在乎死亡的威脅，傍晚在錦春園被四個手持兵刃的漢子圍困時，他還想憑藉一雙肉掌作亡命一拚。不過那種勇敢是一鼓作氣的，讓他慢慢地等待死亡

的降臨畢竟不是滋味。

他感到軀體在微微顫抖，潛在的恐懼意識已在逐漸滋生。他不知道當鄭琦梅將要殺他之際，他會不會反抗，或者是向她求饒？他更不敢相信自己會有勇氣，接受利刀先撕裂他的胸肌，然後穿過心房。

他猛烈地捶擊頭部，在勉强鎭定下來。但是，等死的決心已不如先前那樣堅定了。

驀地，房門打開，一條人影閃了進來，是沈雪釵。

見到她，唐豪就像見到救星般欣喜若狂。但是另一個念頭也在他腦中閃過：事後鄭琦梅一定會殺死沈雪釵洩憤，怎麼可以連累她？

一念及此，唐豪連忙閉上眼睛裝睡。

沈雪釵用力地推他，低聲叫道：「小滾龍！快醒醒！快醒醒！」

她的語氣很急迫，唐豪不能再裝睡了，於是坐起來問道：「雪釵！什麼事這樣慌張？」

沈雪釵疾聲道：「快跟我走，再晚一點就來不及啦！」

「不行。」唐豪又堅決起來。「琦梅會殺妳的。」

「快！快！我和你一起逃。」

「那怎麼行？琦梅會更加恨我。」

沈雪釵疾聲道：「小滾龍！你怎麼還在生死關頭想那麼多的問題？鄭姑娘帶人到墳地上布置祭案去了，這裏交我看管。幾個守衞的都喝下了滲入迷藥的酒，一個個地昏到了。快跟我走，鄭姑娘是當眞殺你，不是說說就完事的。」

情勢如此，唐豪自知非和沈雪釵相偕逃亡不可了。守衞者既已迷昏，他即使不逃，事後鄭琦梅也絕對不會放過沈雪釵。

「逃到何處去呢？」他仍然在遲疑地問。

「這個你不要管，我已有了妥當的安排。」

唐豪不再說什麼，跟着沈雪釵向外走去。

果然，房門口，大廳前以及大廳邊的一些守衞者都東倒西歪躺在地上。

門外停着一輛雙轡套車，沈雪釵揮揮手，道：「你快進車廂，我來駕車。」

唐豪也登上了高高的車座，道：「讓我陪着妳。」

沈雪釵也不說什麼，立刻揚鞭催馬。此刻街道上已無行人，大車駛得飛快，她眞不愧是一個駕車好手。

唐豪的心情不但沒有輕鬆，反而更加沉重，因爲，從此刻起不單是他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沈雪釵的命運也交到了他的手上。

大車順利地出了西陽門，向南拐，過了洛河橋。唐豪再也忍不住心裏的話，脫口問道：「雪釵！妳這樣作，考慮後果了嗎？」

沈雪釵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願意爲你而死。」

唐豪不禁心頭一震，喟然道：「妳如此對我，我將如何報妳呢？」

「感情是不需要報答的。」

「唉！可惜妳這句話說得太晚了。」

「小滾龍！你說錯了。」沈雪釵語氣莊重地道：「我傍晚就說過了，助你逃，絕非爲了私情。我承認我私心中愛慕你，但我也知道我不配得到你。你和鄭姑娘成親，我固然感到傷心，然而我並不妒嫉，你們可說是理想的一對。如今，弄得這般下場，令我難以甘心，所以我一定要你逃走。」

「就是這點理由嗎？」

「還有更大的理由，等到達目的地之後，我再慢慢地告訴你。」

「我們去那裏？」

「開封。」

「開封？」唐豪顯然吃了一驚。「雪釵！妳走錯路了，去開封該出東門……」

沈雪釵截口道：「爲了避免鄭姑娘派人追趕，我故意繞道走。等過了伊水，咱們將車輪弄壞，棄之路旁。騎馬繞過五虎嶺，再向東行。這樣一來，鄭姑娘就不會留意開封那邊了。」

唐豪稱讚道：「雪釵！妳倒是個有心人。」

「可別讓我的心機白費了。」她說得語重心長。

唐豪一時揣測不出她的意思，也就沒有再接下去。

× × ×

一切按照沈雪釵預先的算計，二人棄車乘馬，兼程趕路，第三天的傍晚來到了開封。

二人進了東觀附近一家棧房，櫃上要掛號，沈雪釵搶着說道：「咱們是夫婦倆，打從孟州來，前來探親，給咱們一間上房。」

店家帶他們來到上房，關上門，唐豪納悶地道：「雪釵！怎麼回事？」

「不能和你結連理，作你的假妻子也算過過乾癮。」沈雪釵先說打趣話，接着面色一正，低聲道：「小滾龍！咱們現在是亡命天涯，行藏千萬不能暴露；再說，兩個人睡在一間屋子裏，也好有個照應。你若嫌棄，床給你睡，我睡床前的踏板，怎樣？」

唐豪連忙截口說道：「雪釵！妳會錯意了……」

沈雪釵截口道：「好啦，我可不是小心眼的女人。這兩天你也累了，咱們吃了飯，趕早安歇，明天再詳談。」

「雪釵！我可等不到明天。」

「好！咱們邊吃邊談。」

吩咐店家送來酒菜麵飯，兩人一邊吃一邊聊了起來。

沈雪釵開口頭一句便道：「小滾龍！你飛刀殺死鄭老舵主是一個錯誤。」

「雪釵！現在不是談論是錯或是對的時候。」

「我所說的錯誤，並非說因爲他是鄭姑娘的父親，而是說實是他不該死；因爲他突然出刀，並非要殺你二人之中的任何一個。」

「那麼，他要殺誰？」

「另一個人。」

「誰？」

「我先給你看一樣東西。」沈雪釵自袖筒中取出一把刀。

那是一把全長不足五寸，牛角鑲柄，雙面開刃的鋒利小刀。

「那裏來的？」

沈雪釵緩緩道：「這把刀在喜堂正中間的喜幛上面，因爲當時滿場大亂，誰也沒有留意，第二天收拾喜堂時才被我發現。由此可見，當你擲刀殺死鄭舵主時，另一個人也擲出了一刀。」

「我明白了！妳是說，是賀客當中有一個人想殺我和琦梅，結果，被鄭老先生發現，他出刀是想殺那個圖謀行刺的人，我却誤會了他出刀的動機，反而將他殺死了。」

沈雪釵點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我的推斷。」

「如果妳的推斷正確，琦梅更不會諒解我了。」

「那倒不一定。你雖然誤殺了她的父親，却救了她一命。」

「妳認爲另一刀是向她投擲的？」

「嗯！」沈雪釵點點頭，緩緩道：「當我發現這把刀時，曾仔細地看，一再地算，這把刀確是對鄭姑娘而發。若非你及時推她一把，她早就沒命了。」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雪釵！妳和琦梅談過這件事嗎？」

「沒有。」

「爲什麼不告訴她？」

「自從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後，鄭姑娘的脾氣變得非得暴戾，告訴她又有什麼用？」沈雪釵將那把刀又看了一陣，道：「如果能將這把刀的主人找出來，那就好了。」

「那無異大海勞針。」唐豪說過之後，復又低頭吃飯。看他的神情，似乎對澄清這件事情不抱着過多的希望。

飯後，沈雪釵道：「累了！你快些睡吧！床是你的，我睡床前的踏板。」

唐豪搖搖頭，道：「不！妳也上床來睡，請相信我會作一個君子。」

沈雪釵一本正經地道：「小滾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鄭姑娘從來沒有和別的男人一起睡過，你也不應該和別的女人同榻而眠。」

唐豪道：「我已經和別的女人同床共枕過了。」

「哦？」沈雪釵瞪大了眼睛。

唐豪喃喃道：「那是我到洛陽的頭一晚，雖然我和她沒有什麼親熱的關係，而却是和她同床共枕的。」

「是怎樣一個女人？」

「是留香院的姑娘，名叫菱姑。雖然她淪落風塵，心地却很善良，對我是一往情深。」說到這裏，唐豪的語氣突然一揚：「對了！那次我被黃烈堂所傷，逃到半路上還多虧她救了我。」

「她？」沈雪釵吸了一口長氣，神色凝重地道：「小滾龍！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瞞着你。」

「什麼事？」

「當你傷重昏迷在菱姑家裏的時候，她的假母貪圖黃烈堂的賞格，帶了姚斌去抓你，剛好我們趕到，血戰之下，菱姑的假母也被鄭姑娘殺死了。這件事你一直不知道吧？」

唐豪搖搖頭，道：「完全不知。我傷愈之後去留香院探望菱姑的時候，樊大哥告訴我，她的假母死了，菱姑已經不知去向。」

「菱姑會不會武功？」

唐豪想了想，道：「菱姑告訴我，她父親生前是個流落江湖賣藝維生的武師，她也曾經練過飛刀。」

「練過飛刀？那麼，想殺鄭姑娘的一定是她。」

「雪釵！如此說未免太武斷了。」

沈雪釵振振有辭地道：「你說她對你一往情深，她見你和鄭姑娘成親，必然生妒，剛好鄭姑娘又是殺母仇人，她自然會殺害鄭姑娘洩憤了。」

「不！」唐豪仍是不表同意。「菱姑心地十分純良，她可以想得到我一定很愛琦梅，怎會忍心爲了洩憤而去殺琦梅？」

「小滾龍！我是女人，所以了解女人。女人一旦在妒火如焚之中，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難以使人相信。」

「睡吧！」沈雪釵寬去外衣，在床裏邊躺下，輕笑道：「反正我並不是第一個和你同床共枕的女人，不會對不起鄭姑娘了。」

唐豪沒有理會她的話，反覆思索着心中的疑慮：菱姑假母的死因，鄭琦梅和沈雪釵瞞着他還情由可原，樊魁爲什麼也瞞着他？菱姑因何又避不見面？

他愈想愈疑，幾乎已肯定想殺害鄭琦梅的兇手就是菱姑了。

投身賊窟

這一夜，沈雪釵作了淑女，唐豪也作了君子。儘管當第二天醒來時兩人是擁抱在一起的，但他們的心中都沒有滋生一絲邪念。

進過朝食，沈雪釵突然說道：「我要出去一趟。」

「妳一個人？」

「嗯！你不便去。」

「告訴我，妳要幹什麼去？」

「我說出來你可不能生氣。」

唐豪不耐煩地道：「快說吧！別這麼吞吞吐吐的。」

沈雪釵還是沉吟了一陣，才緩緩說道：「菱姑既然對你一往情深，就不可能去嫁人，但她又無財產，我看她只有繼續在風塵裏混。不瞞你說，開封地頭上我還有幾個相好的姊妹淘，和勾欄院都有點干係，我要去托她們查一查。」

「好吧！不過……」他說了一半，卻又停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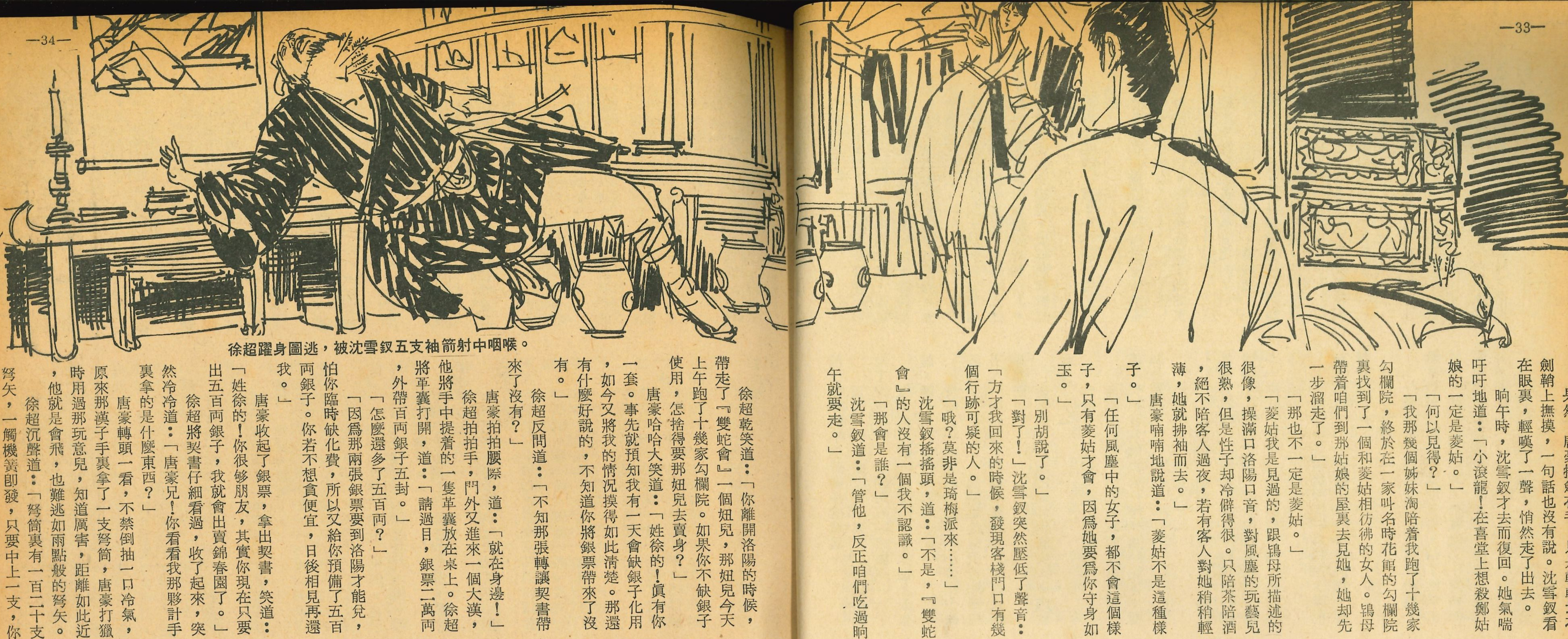
沈雪釵笑道：「你方才還在說我，自己說話也吞吞吐吐起來了。」

「萬一找到了菱姑之後，千萬別難爲她。」

「瞧你那種憐香惜玉的樣子，放心，我不會難爲她的。」沈雪釵向他打趣一番，又正色道：「說實在的，她也可憐。」

唐豪嘆道：「唉！可憐雖可憐，卻也太糊塗了。」

「我要給你一樣東西。」沈雪釵打開行囊，拿出了昔年鄭琦梅贈與唐豪的那把劍。「怕你睹物思人，倍傷情懷，一路上我都沒有拿出來。現在我要離開你，只得拿出來給你防身了。」



果然，唐豪接劍在手，只是輕輕地在劍鞘上撫摸，一句話也沒有說。沈雪釵看在眼裏，輕嘆了一聲，悄然走了出去。

晌午時，沈雪釵才去而復回。她氣喘吁吁地道：「小滾龍！在喜堂上想殺鄭姑娘的一定是菱姑。」

「何以見得？」

「我那幾個姊妹淘陪着我跑了十幾家勾欄院，終於在一家叫名時花館的勾欄院裏找到了一個和菱姑相彷彿的女人。鴇母帶着咱們到那姑娘的屋裏去見她，她却先一步溜走了。」

「那也不一定是菱姑。」

「菱姑我是見過的，跟鴇母所描述的很像，操滿口洛陽口音，對風塵的玩藝兒很熟，但是性子却冷僻得很。只陪茶陪酒，絕不陪客人過夜，若有客人對她稍稍輕薄，她就拂袖而去。」

唐豪喃喃地說道：「菱姑不是這種樣子。」

「任何風塵中的女子，都不會這個樣子，只有菱姑才會，因爲她要爲你守身如玉。」

「別胡說了。」

「對了！」沈雪釵突然壓低了聲音：「方才我回來的時候，發現客棧門口有幾個行跡可疑的人。」

「哦？莫非是琦梅派來……」

沈雪釵搖搖頭，道：「不是，『雙蛇會』的人沒有一個我不認識。」

「那會是誰？」

沈雪釵道：「管他，反正咱們吃過晌午就要走。」

「去那裏？」

「潁州。」

「去幹什麼？」

「找菱姑。」

唐豪訝然說道：「妳怎麼知道菱姑去了潁州？」

沈雪釵詭譎地一笑，道：「打聽出來的。據說今年春天，菱姑曾托人帶一封信到潁州去，那邊也寄了回書來，菱姑倉皇而走，連存在鴇母處的好幾百兩銀子都沒有拿，除了投奔潁州去之外，可說別無去處。」

「好！咱們吃過晌午就動身。對了！妳帶了多少銀子？」

「老實告訴你，離開洛陽的時候，我身邊只有點碎銀子，方才在姊妹淘那兒借了三百兩。」

唐豪皺皺眉頭，道：「我是身無分文，三百兩銀子能用多久？」

沈雪釵笑道：「用完了再說，萬一沒法子，憑咱們的功夫攔路打刧總行吧？」

「不行！咱們不能幹那種事。」

「唉！」沈雪釵吁嘆了一聲。「小滾龍！這就是你的可愛之處，雖處身於黑道之中，却不失純眞。心裏有這種想法就難能可貴了，在面臨惡劣情況時千萬不能有這種念頭。否則，你不但會吃虧，甚至會送命。」

「我知道，應該要心狠手辣，冷酷無情。」

「對！這是在黑道打滾的生存要訣。」頓了一頓，沈雪釵又道：「如果一旦鄭姑娘派人追來，你打算怎麼樣？」

唐豪沉聲道：「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她既無情，我也只好無義。」

「怎麼突然改變了主意。」

唐豪伸出強壯的臂膀抱着她，緩緩道：「我不能讓妳陪着我死。」

沈雪釵不禁熱淚盈眶，悲喜交集地說道：「小滾龍！有你這句話，我已非常滿足了。記住，千萬不要因爲我而殺人。」

他緊緊地擁抱她，一陣熱力自她身上傳來。使唐豪血液沸騰，他後悔昨夜作了君子。

沈雪釵也是粉面血紅，週身軟若無骨，但她却突然掙脫了唐豪的懷抱，提起行囊，道：「我到屏風後面去換件衣服，然後到店堂吃晌午，飯後就上路。」

唐豪無言地打開了窗戶，他心頭火熱，需要一陣涼風。

突然，有人推門而進，唐豪正想撲身床榻，取出放在枕下的長劍，那人已哈哈大笑道：「別驚慌！我是給唐兄送銀子來的。」

來人竟是將錦春園霸佔兩年的徐超。

唐豪見對方手無兵器，也就停住了身子，冷冷道：「你怎麼知道我在此地。」

徐超嘿嘿笑道：「說句老實話，自從咱們在洛陽錦春園一別之後，我就一直跟着你。」

「我現在是『雙蛇會』追捕的叛徒，但願你沒有引來他們的人馬。」

「放心！我在進行交易的時候我不喜歡被別人打擾，而且我也不願意在你未和我完成交易前被殺。」

「你有把握我會和你交易？」

徐超躍身圖逃，被沈雪釵五支袖箭射中咽喉。

徐超乾笑道：「你離開洛陽的時候，帶走了『雙蛇會』一個妞兒，那妞兒今天上午跑了十幾家勾欄院。如果你不缺銀子使用，怎捨得要那妞兒去賣身？」

唐豪哈哈大笑道：「姓徐的！眞有你一套。事先就預知我有一天會缺銀子化用，如今又將我的情況摸得如此淸楚。那還有什麼好說的，不知道你將銀票帶來了沒有。」

徐超反問道：「不知那張轉讓契書帶來了沒有？」

唐豪拍拍腰際，道：「就在身邊！」

徐超拍拍手，門外又進來一個大漢，他將手中提着的一隻革囊放在桌上。徐超將革囊打開，道：「請過目，銀票二萬兩，外帶百兩銀子五封。」

「怎麼還多了五百兩？」

「因爲那兩張銀票要到洛陽才能兌，怕你臨時缺化費，所以又給你預備了五百兩銀子。你若不想貪便宜，日後相見再還我。」

唐豪收起了銀票，拿出契書，笑道：「姓徐的！你很够朋友，其實你現在只要出五百兩銀子，我就會出賣錦春園了。」

徐超將契書仔細看過，收了起來，突然冷冷道：「唐豪兄！你看看我那夥計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

唐豪轉頭一看，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原來那漢子手裏拿了一支弩筒，唐豪打獵時用過那玩意兒，知道厲害，距離如此近，他就是會飛，也難逃如雨點般的弩矢。

徐超沉聲道：「弩筒裏有一百二十支弩矢，一觸機簧卽發，只要中上一支，你就沒命，弩尖淬有劇毒，見血封喉。」

唐豪雖然暗暗吃驚，表面上却很鎭定地道：「你是想將銀票和銀子，如數帶回去？」

「我有必須殺死你的理由，因爲你知道咱們打刧銀庫的秘密，而且又認識吳老大。除了合夥人之外，所有知道咱們秘密的人都必須死……」

突然噗地一响，那漢子哎呀一聲，弩筒落地，原來他的手腕已中了一支袖箭，緊接着第二支袖箭穿過了他的喉。

這時，沈雪釵緩慢地從屏風後面走了出來。唐豪已驚出了一身大汗，他幾乎已忘記屏風後面還有個人了，也突然想起，當初鄭琦梅曾經向他提過，沈雪釵的二十四支袖箭，有百步穿楊的神技。

「妳……？」徐超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沈雪釵雙臂下垂，兩隻手都縮在袖子裏，冷笑道：「就憑你那兩下子，也想釘住我？哼！我回客棧時，一見前門有行跡可疑的人，就從後院翻牆而進，你想不到吧？」

徐超顯然想動手，但他看看沈雪釵那兩隻垂得筆直的手臂却又不敢動，嘿嘿乾笑道：「姑奶奶！算我姓徐的有眼不識泰山，其實我也是奉命行事……」

沈雪釵厲叱一聲道：「你就是叫我祖奶奶，我也要殺你，因爲你已經知道了我與小滾龍逃亡的行踪……」

徐超似乎已發覺卽使跪下求饒也將難逃一死，於是騰身躍起，飛快打出兩鏢。

沈雪釵雙手連揚，徐超砰然落地。他打出的兩鏢夾在沈雪釵的左手指縫間，沈雪釵打出的五支袖箭如雁列般刺進了他的咽喉。

沈雪釵吁了一口氣，道：「我這袖箭歹毒得很，也是見血封喉的。」

唐豪喃喃道：「雪釵！妳的袖箭功夫眞是太了不起啦！」

「別捧我！」沈雪釵白了他一眼。「你這個人眞是太粗心大意，劍怎麼可以離身？」

「妳也別埋怨我了，我這兩天心神有點恍惚的。」

「我們得快走，門外必有餘黨，等他們發覺追上來可就不大好對付了。」

「讓他們來好了……」

沈雪釵截口說道：「小滾龍！並非咱們怕誰，而是咱們現在不能輕易顯露行藏啊！」

「好！」唐豪提起了徐超帶來的革囊，疾聲道：「那就快走。」

「慢點！姓徐的身上那張契書你拿了嗎？」

「要那契書幹什麼？」

「你這個人眞是粗心大意，那張契書落到六扇門中的公人手裏，你可又有麻煩啦！」

「幸虧妳提醒我。」唐豪連忙在徐超身上將那張契書搜了出來。

沈雪釵也從兩具屍首上拔出了她的七支袖箭。

二人不走正門，跨過一道廻廊，來到後院，翻院牆出了客棧。並未撞見徐超的餘黨。

唐豪突然問道：「咱們的馬呢？」

沈雪釵搖搖頭，道：「不要了，咱們到驛站去租一輛套車。路上有車把式趕車，咱們也不會累。再說，咱們坐在車廂裏，垂下車簾，也免得被別人認出來。」

唐豪低聲笑道：「好主意！待會兒在車廂裏，我得好好親親妳，方才被妳溜掉了。」

沈雪釵嬌嗔道：「你這個人！在這種節骨眼上還有心情說笑話。」

二人低頭疾走，來到驛站，租了一輛雙轡套車，又買了些乾粮，才登車疾馳而去。套車出了開封，馳上官道，二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唐豪一把將沈雪釵抱住，笑道：「這回妳該跑不掉了吧！想不到妳週身軟若無骨，出手殺人却那麼狠。」

沈雪釵嬌嗔道：「昨晚在床上作君子，如今在車上反倒作急色兒了。」

「來！我要親親妳……」唐豪將滿是鬍髭的嘴唇往她粉頰上湊去。

沈雪釵嬌羞地躲閃，突然低聲叫道：「小滾龍！你看。」

車後垂簾隨風飄得筆直，從小氣窗中看出去，官道上的情景一目了然。原來有一列馬隊正跟隨着疾馳而來。

唐豪楞了一楞，道：「是追趕我們的嗎？」

沈雪釵肯定地道：「絕對錯不了。領頭的一匹黃驃馬，鼻樑骨是白的，我方才看見拴在客棧門前的馬樁上。」

「共有七騎。」

沈雪釵道：「小滾龍！咱們是智取，還是硬幹？」

「妳說呢？」

沈雪釵撩起前面的車簾，看了一看，道：「到前面的轉彎處，你一躍下車，伏在道旁，按兵不動，他們趕上大車時，我用袖箭宰他們，可能會有三兩個看見風色不對，帶馬回頭，你就從道旁縱身而出，專砍馬腿，待他們從馬背上被掀下來之後，咱們再合力斬草除根。」

唐豪點一點頭，說道：「好！就這麼辦吧！」

他撩起了車帘，作好架勢，當大車剛一轉彎，他就一躍而下。

車把式以爲他不愼失足，驚呼一聲，連忙就要勒馬停住大車。

沈雪釵揚聲道：「車把式！繼續趕你的車，只因爲咱們帶了點銀子出門，後面那幾個傢伙想來打刦，你儘管沉住氣，强盜由咱們來對付。」

車把式回頭一看，驚慌地道：「强盜有七個人！」

「別吃驚，穩住韁，大車別翻到山溝裏去就行了。」

車把式那裏見過這種陣仗，心頭想把穩，手頭就是穩不住。韁繩一亂，馬兒的蹄步跟着亂，大車的行進速度也跟着慢了下來。

轉眼之間，那七匹馬就追上了。

沈雪釵從車簾縫裏一看，證明了自己的估計不會錯，內中兩個就是客棧門口探頭探腦的人，而且這七個人都已亮出了兵器。

頭一騎緩緩向大車逼過來，口裏喊道：「車把式，要命就幹快停車……」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一支袖箭就穿透了他的咽喉，人向後翻，脚跟還套在鐙圈裏，坐騎發一聲長嘶，拖着他一直往前跑。

第二騎見勢不妙，正想勒轉馬，一支袖箭也扎進了他的太陽穴。

第三騎連忙兜轉馬頭，揚聲喝道：「有歹毒暗器，趕緊扯活……」

一支袖箭又穿進了他的後腦。

後面那四騎一見眨眼之間伙伴就放倒了三個，情知遇上了强敵，掉轉馬頭就向來路奔去。

伏在道旁的唐豪縱身而出，長劍連揮，那四匹馬都被他的利劍削斷了一隻前腿。馬上人翻滾在地，一個被唐豪削去半邊腦袋，一個被他的利劍刺穿胸膛。沈雪釵也從車上躍下，趕過來以她的袖箭結束了一個，內中却有一個躍下了山溝。

唐豪疾聲道：「糟糕！跑了一個。」

沈雪釵站在官道旁，向山溝看了一看，道：「那傢伙不死也傷，別管他了。」

車把式早已停下了大車，雙手掩面，渾身發抖。

唐豪笑道：「快趕車吧！沒事了，到了潁州，我加倍給你車錢。」

車把式哆哆嗦嗦地道：「都……都死了麼？」

沈雪釵道：「一個也沒剩，打刦打到咱們頭上，算他們瞎眼了。」

車把式道：「這條路上的强盜兇得很呢，他們連押解庫銀的大車都要刦。」

車子又繼續上道，只是唐豪和沈雪釵已沒有方才那種溫馨之情了。

唐豪又突然想到了菱姑，他喃喃道：「咱們何時可到潁州？」

沈雪釵想了一想，道：「今晚在羅鎮過夜，明天趕個大早，擦黑就可到了。」

「潁州那麼大，就算菱姑在那兒，咱們也沒處去找她啊！」

沈雪釵詭譎地笑笑，道：「告訴你，她那相好的姊妹在潁州的住處我已經打聽到了。」

「妳眞行！」他又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

沈雪釵也溫馴地靠在他的懷裏，輕聲道：「那個地方叫作尋歡樓。」

「尋歡樓！是個什麼樣的場合？」

「聽說也是酒色財氣一應俱全，跟咱們萬勝樓差不多。」

「那麼，菱姑那位相好姊妹也是風塵中人了？」

沈雪釵道：「以前是的，聽說現在已經從良了。」

唐豪久久無語，一旦默然，他又感到了從沈雪釵身上傳導過來的熱力，他將她摟得更緊一點，輕聲道：「雪釵，今晚宿羅鎮，我再也不會作君子了。」

「哼！今晚我不會和你同房。」

「也好！」

「這是什麼意思？」她翻起了白眼。

「我突然發覺妳比琦梅更可人，所以我要尊重你。」

「小滾龍！」沈雪釵在他懷裏擺着頭。「不要再說這些。」

「我殺死了琦梅的父親，我和她是不

可能復合的。而且當初我要和她成親也是一種錯誤，我們雙方都是爲了要滿足自尊和虛名。」唐豪輕輕地撫摸着她的頭髮。「雪釵，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安靜下來，不再亡命流竄，妳願意嫁給我嗎？」

沈雪釵抬起頭來凝望着他，許久之後，才輕聲道：「我除了答應願意爲你死之外，什麼也不答應。」

「我要妳爲我活，不要妳爲我……」唐豪的嘴裏，突然被沈雪釵塞進了一塊煎餅。

× × ×

若將潁州比洛陽，那麼，尋歡樓的場面並不比萬勝樓差到那兒去。在賭館侍候客人的都是淸一色的姑娘，這份排場萬勝樓就不及。

尋歡樓由一個名叫彭應雕的人所經營，他約莫四十來歲，兩眼烱烱有神，顯示他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他雖然幹着酒色財氣的買賣，他自己却滴酒不沾，女色更是免談。

這天未牌時分，他靜坐調息一番，剛剛睜開了眼，突聽門外有人叫道：「彭大掌櫃！屬下有緊急事求見。」

「進來！」

推門而進的是一個年輕力壯的慓悍小伙子，手裏拿着一隻通體雪白的鴿子，低聲道：「二哥！老大的密令到了。」

彭應雕說道：「老五！將密令拆開來吧。」

小伙子從綁在鴿子脚上的一根細竹管內抽出一個紙捲兒，交給了彭應雕。他接在手裏，展開細閱，邊看邊皺眉，神色不禁大變。

小伙子連忙問道：「二哥！老大怎麼說？」

彭應雕將紙捲兒揉得粉碎，沉聲道：「老五！你還記得前年一刀放倒『雙蛇霸主』鄭耀鵬的那個混小子麼？」

「小滾龍唐豪。」

「嗯！那小子帶着『雙蛇會』一個娘們，在開封將徐老三和另外一個弟兄放了血。老四帶人去追，七個人被幹掉六個，剩下一個弟兄摔斷胳臂拚命跑回開封跟老大報了信。」

「哦？三哥和四哥都送了命？那小子逃到那兒去了？」

「據老大推測，那小子可能要上潁州來。」

「哼！教他見識見識我五閻王羅重天的厲害。」

彭應雕冷冷道：「老五！別光說大話，那姓唐的小子，可不是省油燈，而且他帶着的那個娘們又玩得一手百步穿楊的袖箭。」

羅重天沉聲道：「二哥！這回你瞧我老五的吧！」

「老五！按路程計算，傍晚就可能到，他倆乘坐一輛雙轡套車，拉車的馬兒一黑一白，挺好認，最好是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行了，二哥，我多帶弩弓手去。」

「老五！你最近也太不像話，娶了蕙仙，就該收收心。整天還是扒在娘們身上，也不怕淘乾你的身子。咱們在黑道上闖，賣的是命，拚的是血肉之軀，你可得保養點。」

羅重天笑道：「二哥！我天天都在大補。放心，臨陣對敵，準誤不了事。」

他說完之後，扭頭就走了出來，似乎害怕彭應雕再向他囉嗦說教。

他剛一出門，立刻有個僕婦走過去，恭聲道：「羅總管！夫人請你去一趟。」

羅重天不耐煩地道：「告訴夫人，就說我有事。」

「夫人說有要緊的事。」

「什麼要緊的事？」

「我那裏知道？多半是因爲夫人來了位遠道的客人，要羅總管去見見。」

「哦？是男是女？」

僕婦笑道：「夫人那會有男客，自然是女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人長得挺標緻，聽說是從開封來的。」

「放在籠子裏去。」羅重天將鴿子交給僕婦，然後大踏步向內院走去。

一進房，他的妻子蕙仙就迎上來笑道：「重天，我經常跟你提起的菱姑妹妹來了。」

菱姑還是那麼標緻，那雙如秋水般的眸子覺得更深沉了，站起來叫道：「姊夫！打擾你了。」

五閻王羅重天是個見色心喜的花花太歲，一見菱姑那副模樣兒，不禁心花兒怒放，笑啊啊地道：「菱姑！妳倆雖不是親姊妹，蕙仙可是無日不在盼妳，這下可好，蕙仙有伴啦！」

菱姑正色道：「我這次到潁州來，只想個棲身之所，還望姊夫多多照顧。」

羅重天皺皺眉，道：「蕙仙也談過妳的事，老是在風塵中打滾也不是個長遠之策。妳先住下，我有不少兄弟都還在打光棍，待我跟妳找個主兒……」

「不！」菱姑冷冷道：「我不打算要嫁人了。」

「怎麼？」羅重天翻了白眼。「還想在風塵中滾？」

菱姑勉强一笑，道：「不瞞姊夫，我在開封時花館混了一年多，只陪茶陪酒不賣身，這兒賭館裏聽說都是年輕姑娘侍候，我還幹得了。」

羅重天又皺皺眉頭，道：「菱姑，住閑不必幹活兒好麼？」

菱姑搖搖頭，道：「不，姊夫若不讓我幹活兒，我這就走。」

蕙仙道：「重天，菱姑妹妹這兩年脾氣大變了，你就依她吧！」

「好！妳今晚就到賭館去幹活兒，若有好色之徒向妳動手動脚，可別抱怨。」

羅重天說罷，就出房而去。

他心中暗暗嘀咕：一個窰姐兒出身，還撇什麼淸，過兩天五閻王教妳仰面朝天，妳就不敢扒着。

來到前院，羅重天調集了一批弩弓手，浩浩蕩蕩地開向城外，去等唐豪和沈雪釵來投羅網了。

神鞭如電

但他却沒有想到唐豪和沈雪釵二人昨夜根本沒有宿在羅鎮，由沈雪釵趕車，替換那車把式歇了一夜，早在午牌光景就進了潁州城。

上燈時分，唐豪和沈雪釵在客棧中已經用過了晚飯，正在燈前談笑。只聽唐豪笑道：「雪釵！昨晚妳不肯在羅鎮宿歇，我知道妳是存心躲我，今晚上妳可躲不掉了吧！」

沈雪釵眉頭一蹙，道：「小滾龍！你完全會錯意了，我甚至願意為你死，這區區臭皮囊我還會吝嗇麼？若是你眞要，我今晚就奉獻給你，旣不奢求作你的妻子，也不要你負什麼責任。」

唐豪連忙神色一正，道：「雪釵！我是跟妳說笑的，指天爲誓，我不敢對妳存絲毫輕薄之心的。」

沈雪釵又笑了，嬌媚地道：「小滾龍！你可知道昨夜我爲什麼突然改變主意，連夜趕路？」

「不知道。」

「吳飛豹那夥人旣然敢打刦庫銀，而且從未失手，必然有嚴密的組織，甚至眼綫衆多。昨天咱們並沒有斬盡殺絕，若是逃走的那個僥倖慶生，趕回去報信，再追上來怎麼辦？所以我才決定連夜趕路。」

唐豪不以爲然地道：「那倒不見得，若說他們有嚴密的組織，又怎會接二連三地敗在咱們的手裏？」

沈雪釵神色凝重地道：「小滾龍，他們可能是沒有將咱們放在眼下，所以才栽了觔斗，如果你也輕敵，下次栽觔斗的一定是你。」

唐豪掉轉話題，道：「好了！我小心就是。咱們何時去尋歡樓？」

「今夜就去。」

唐豪道：「今夜？只怕菱姑到不了這樣快吧。」

「她那個相好結拜姊姊芳名蕙仙，從良嫁給尋歡樓一個姓羅的總管。菱姑也許還沒有到，也許她根本就不打算來潁州，咱們今夜只是到尋歡樓去打打底。」

「好吧！」唐豪站了起來。「說走就走。」

沈雪釵却又拉住了他，道：「你就這麼去？」

唐豪反問道：「還要怎麼樣？」

「倘若菱姑已經到了尋歡樓，一見你我之面，她又要拔脚開溜了。」

「我明白了，妳是說，咱們得改改容貌。」

「不錯。」

「可惜我不懂易容之術。」

「我懂，我要將你改扮成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妳呢？」

「我要扮成一個美少年。」

「雪釵！當心那些娘們將妳生吞活剝。」唐豪說過笑話，突又正色道：「可以帶劍麼？」

沈雪釵點點頭，道：「當然可以，上茶樓酒肆，妓館賭場，帶刀佩劍的人太多了。」

× × ×

酉，戌相交光景，唐豪和沈雪釵一前一後地走進了尋歡樓的賭館，二人各自尋座，如同互不相識一般。

沈雪釵在押單雙的寶枱上找了一個座位，剛落座，就有一個穿着對襟小襖，繫着綉花圍裙的標緻姑娘走到身畔，恭聲地問道：「相公要喝什麼茶？」

她轉頭一看，不禁微微一楞，這姑娘不就是她和唐豪千里迢迢所要尋找的菱姑麼？

沈雪釵和菱姑只見過一面，而且還是匆匆一瞥，唯恐自己認不眞，連忙向坐在天九牌枱子上的唐豪望去。唐豪顯然也發現了，正在向她打手勢。

沈雪釵就肯定了，於是輕笑道：「這姑娘好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

菱姑含笑道：「每位到這兒來尋歡作樂的客官都會如此說，就算在這兒見過的吧，相公要喝什麼茶？」

「我想起來了，妳叫菱姑。」

「相公要喝什麼茶？」菱姑的語氣漸冷。

「姑娘！我說錯了，妳可別見氣，我在洛陽留香院曾見過妳，我還作過妳的恩客。」

菱姑繃着面，道：「若不是相公招呼打在前頭，我可眞要動氣，留香院敢情是個妓館，我還是個姑娘家哩！而且我也從未去過洛陽，相公要喝什麼茶？」

沈雪釵不便再纏下去，無可奈何地道：「雨前龍井，濃一點。」

菱姑轉身走了，她雖然不知道這個翩美少年是甚麼來路，心頭却一直在打鼓，難道眞是當年在留香院結交的恩客？

她正在納悶，突然身邊站了一個僕婦，悄聲道：「姑娘！彭大掌櫃的要妳去一趟。」

菱姑微微一驚，道：「哦？掌櫃的要我去？」

僕婦呶呶嘴，道：「大掌櫃就在那道竹簾子的後面，免露神色，妳慢慢地走進去。」

菱姑的心頭更加打鼓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她緩緩地掀簾而進，彭應雕在簾後等她。菱姑並不認識他，只是瞪着他發楞。

彭應雕低聲道：「那小子和妳說些什麼？」

菱姑微微一楞，然後從容地答道：「掌櫃的！小伙子見了娘們，還有什麼好說？」

「他有沒有向妳問東問西？」

凌姑道：「他問我有多大年紀？叫什麼名兒？……」

「他沒有問起尋歡樓的事？」

菱姑這才明白，掌櫃的是在疑惑那個俊美少年，並非對她起了什麼疑心，因此，放心大胆地說道：「他沒有問一句正經話。」

彭應雕沉吟了一陣，道：「那小子的嗓音是不是尖尖細細有些像娘們？」

菱姑脫口道：「是有些像。」

「哼！八九不離十了。」彭應雕喃喃自語一陣，又從簾縫中向外指點着說道：「順着我的手指瞧，天九牌枱子上坐着一個青衣的中年人，可曾看見？」

「嗯！看見了。」

「他左手邊擱着一把劍，妳提着水壺假裝去那張枱子上冲茶，仔細看看。劍鞘上是不是刻着盤龍花紋？劍柄是不是象牙鑲的？柄的中間是不是有一顆棗子般大小的翡翠，看清楚了趕緊回來告訴我。」

飽經世故的菱姑已經發覺這家尋歡樓不是尋常的買賣了，但她並未顯露神色，依言提着水壺走了出去。

菱姑不看那把劍還好，一見之下，心頭不禁大震，那是唐豪的劍，她怎會不認識呢？她再看看那個中年人，非但比唐豪年紀大得多，而且面貌也絕不相同。唐豪的劍怎會到了他手上呢？

她迷惑不勝地，重返布簾之後，彭應雕顯得迫不及待地問道：「妳已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劍鞘上刻着盤龍，劍柄是象牙，中間嵌了一塊翡翠……」

不等她的話說完，彭應雕就掉頭向甬道盡頭走去。菱姑咬咬牙，也躡手躡脚地跟了過去。

甬道盡頭有一間屋子，彭應雕倉促走進，復又將門關上，只聽他疾聲問道：「羅總管呢？」

「帶人到城外……」

彭應雕沉聲道：「小滾龍和那娘們已經到咱們這兒來了，幸虧我認識那把劍，不然，咱們吃飯的傢伙讓人摘走了還不知情。」

「哦！那小子人在何處？」

「派一個人放响箭召羅總管火速回城，其餘的人將出路全部堵住，看我的號令行事……」

菱姑不需要再聽下去了，連忙穿出竹簾，快步走到賭館的大堂，向沈雪釵走過去。來到面前時，她脚下一滑，險些摔了一交。

沈雪釵連忙扶住了她，趁這個機會，菱姑附在她身邊，低聲道：「身份敗露，快走！」

沈雪釵連忙向唐豪打眼色，其實唐豪早已發覺菱姑神色有異，而站了起來。

沈雪釵領先向外走，唐豪也疾步跟在她的身後。

菱姑報信報得快，彭應雕的動作似乎更快。氣勢沉穩地站在大門口，冷冷道：「二位慢走一步。」

唐豪故意裝瘋賣傻地說道：「怎麼回事？」

彭應雕道：「借一步說話。」

沈雪釵冷冷說道：「什麼叫作借一步說話？」

彭應雕冷笑道：「二位不必裝糊塗，請吧！」

唐豪已然匆匆將四週察看了一遍，在樓外吊燈突然熄滅了，在陰暗處只見人影幢幢，顯然埋伏了弓箭手，動起手來，只怕有許多賭客要遭無辜傷亡。而且，他此刻也不知道進入了賊窟，因此點點頭，道：「走就走！我賭了三副牌，輸了十五両銀子，敢情輸出毛病來了。」

他一昂頭，順着彭應雕擺手的方向走去，跨過一道門檻，進入了另一間屋子，無桌無椅，四週却張掛着幔帳。

彭應雕讓他們兩人先進，自己堵住了門口，冲着唐豪一抱拳，道：「這位高姓大名？」

唐豪反問道：「因何動問？」

彭應雕指了指，道：「問題出在朋友這把劍上面。」

唐豪將長劍橫胸而舉，冷冷道：「這把劍怎麼樣？」

彭應雕道：「這把劍昨天在開封殺死了咱們幾個弟兄。」

唐豪心頭一動，想不到誤撞，竟然進了賊窠。面上仍是沉靜地說道：「沒有看錯？」

彭應雕道：「劍是對了，人却不對。這把劍的主人姓唐名豪，朋友却不是他。而且，唐豪算得上是個人物，不至於改容易貌，藏頭縮尾地作烏龜。」

唐豪自牢城營歸來後，一直都在忍氣，此時再也忍不下去。不過，他比起兩年前畢竟要冷靜得多。所以，他要將對方的身份弄清楚之後才動手。冷冷一笑，道：「這把劍的主人我認識，閣下方才駡他的話，我一定轉告，可否留個萬兒。」

「在下彭應雕。」

「吳飛豹是你何人？」

「揷血大哥。」

「徐超呢？」

「三弟。」

唐豪沉聲道：「這把劍的主人，曾經交代我一件事情，凡是吳飛豹的兄弟，都該死……」

死字尙在舌尖跳躍，長劍倏然出鞘，向彭應雕當胸刺去。

彭應雕不閃不避，反而哈哈大笑。在笑聲中，右手一揚，姆，食，中三根手指將唐豪的劍尖夾了個結結實實。

唐豪首度遇此勁敵，心頭不禁大駭，猛力往回一帶，竟是紋風不動。

沈雪釵從語氣神態中早已看出唐豪準備動手，此刻一見唐豪一招受制，雙腕連揚，颼颼聲中，一口氣打出八支袖箭。

彭應雕仍是紋風不動，一幌手之間，那八支袖箭一齊落進了他的左掌。

彭應雕獰笑道：「二位，還有什麼絕招？」

唐豪和沈雪釵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彭應雕又道：「咱們在關洛道上橫行多年，若是教你們這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丫頭攪得七零八落，還憑什麼刦官銀，攔鏢車……」

說到這裏，他突然神情一凛，噤口不言。

只聽他身後有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彭大掌櫃，想必你也知道抵在你背上的是何玩意兒，弩筒，筒內全是淬毒的弩矢，我只要一勾機簧，你就沒命。是你手下用的玩意兒，你該淸楚得很。」

彭應雕雖然神色有變，仍是鎭定地道：「妳？妳想幹什麼？」

「放他們兩人走。」她的半張面孔在彭應雕的肩後露了出來，竟是菱姑。

沈雪釵疾聲說道：「菱姑，妳當心身後。」

菱姑道：「彭掌櫃的手下要聽號令行事的……」

彭應雕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在他的笑聲中，四週帳幔緩緩昇起，十幾個壯漢靠牆而立，每個人手裏都拿着弩筒。

彭應雕冷笑道：「丫頭，妳也該看看身後啊！」

沈雪釵雖然心頭發寒，嘴上仍是逞強道：「彭應雕，你敢嗎？」

彭應雕沉聲道：「吳老大交代過，凡

是知道咱們秘密的人都該死，我一條命換你們三條命，換得過。」

唐豪道：「還有一個人知道你們的秘密。」

彭應雕道：「誰？」

沈雪釵道：「鄭姑娘，她會為咱們報仇。」

彭應雕道：「哼！鄭姑娘無時無刻不希望你們早死。就算她要找碴兒，還有吳老大可以對付她。」

菱姑沉聲道：「彭大掌櫃，請你少說廢話，趕快放他們走。不然，我就射出弩矢了。」

彭應雕道：「妳儘管試試。」

菱姑道：「別以為我不敢。」

彭應雕冷聲道：「妳的兩位朋友也會死。」

此刻，突然屋外一個悶雷般的聲音道：「菱姑，妳在找死……」

原來是五閻王奉召回來，大喝一聲，手中三叉尖刀立刻向菱姑右臂砍去。

菱姑身子一歪，也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只聽噗地一响，竟然扣動了弩筒的機簧，射出弩矢。彭應雕頓時眼珠翻白，面孔扭曲，向前撲倒。

身後還有十幾支弩筒，如今彭應雕一死，必然萬矢齊發，因此，唐豪大吼一聲，一把抓住沈雪釵的手腕，飛身撲出。

幾乎是同時之間，房樑上飛舞下來兩條黑影，如長蛇般蜿曲盤空，刷刷兩响，那十幾個大漢手中的弩筒一齊落地。

一條矯捷的身影凌空而下，竟是鄭琦梅。

那些大漢還想滾地搶回弩筒，無奈鄭琦梅手中的雙蛇鞭揮舞得滴水不進，只要碰着鞭梢，就準定會去掉一大塊肉。

這些情況，唐豪尚未察覺，他只發現菱姑右肩處鮮血淋漓，而且五閻王羅重天正揮舞着三叉尖刀向她砍去。

唐豪飛身前撲，一劍攔住了三叉尖刀，身形猛旋，一招回馬進槍，劍從脅下反穿而過，刺進了羅重天的心窩，到眞閻王那兒去應卯了。

沈雪釵一把拉住了菱姑，連拖帶拉地向門口跑去。

菱姑疾聲說道：「你們快逃吧，別管我。」

唐豪道：「菱姑，妳想留在這兒等死麼？」

菱姑道：「菱姑早已死了，我不是菱姑。」

唐豪情知多說無益，也走過來攙扶着菱姑，合二人之力，硬將菱姑拉向門口。

沈雪釵悄聲道：「小滾龍，鄭姑娘來了。」

唐豪楞了一楞，道：「眞的？」

沈雪釵道：「若不是她，咱們背上早就扎滿了淬毒的弩矢啦！」

唐豪這時也有所見：馮雷長劍出鞘，守住了騎樓梯口，蔡無雙把住了後門。大門口則守着歐陽道，還有好幾個「雙蛇會」的門人，看樣子，鄭琦梅帶來了大批人馬。

唐豪鬆開菱姑，跑到歐陽道的面前，疾聲道：「你們都來了？」

「嗯！」歐陽道點點頭，冷冷道：「若不是你手中那把劍，我還以為你是咱們的敵人。」

唐豪道：「你們來得正好……」

歐陽道截口道：「唐豪，別以為咱們是來救你的。只因為咱們聽到了風聲，吳飛豹打算殲滅『雙蛇會』，所以鄭姑娘才決定先下手為強。」

沈雪釵道：「歐陽，我是雪釵。」

「嗯！」歐陽道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我守在這裏，只是不許賊人任何一個漏網，並沒有奉到圍捕妳和唐豪的命令。」

這是强烈的暗示，是教唐豪和沈雪釵快走。

唐豪自然聽得懂，而他却搖搖頭，道：「我再也不走了，今天正好和琦梅說個清楚。」

歐陽道沉聲道：「她會殺你。」

唐豪苦笑道：「如果她不講理，我就先殺她，我照樣用『亡妻』的名義為她建墓立碑。」

歐陽道吁了一口氣，道：「你難道想將『雙蛇會』的一百多個人全部殺盡？」

唐豪搖搖頭，道：「不！我不願殺害你們任何一個人。」

歐陽道冷笑道：「你若不先將咱們全部殺盡，休想動鄭姑娘一根毫髮。」

沈雪釵道：「唐豪，不要辜負歐陽的好意了。」

唐豪揮揮手，道：「雪釵，妳先扶菱姑到大門外廊下為她將傷口紮住。待一會兒妳不妨見機行事，倘若琦梅不聽解釋，妳和菱姑就趕快逃。」

沈雪釵情知無法勸說唐豪，無可奈何地才扶着菱姑向外走去。街上十分平靜，似乎還不知道尋歡樓發生了浴血苦戰。

歐陽道吁了一口氣，道：「唐豪，你對別的女人都關心，因何唯獨不關心鄭姑娘？」

「我怎麼不關心她？」

「你若關心她，你就趕快走。」

「這是什麼話？」

歐陽道語重心長地道：「這兩年來，鄭姑娘雖然很傷心，但沒有到絕望的地步，如果她殺你之後，她就眞是傷心欲絕了。你忍心將她送到絕路上？」

「她可以不殺我。」

「但她一定殺你。」

這時，門外的沈雪釵突然叫道：「唐豪，你過來一下。」

唐豪跑出去問道：「什麼事？」

菱姑指着一輛套着馬匹的大車，道：「請你扶我上車，我不要待在這兒。」

唐豪點點頭，道：「也好，雪釵先送菱姑回客棧。」

他扶着菱姑登上那輛大車，沈雪釵上了車座。當唐豪要跳下來時，菱姑突然拉住了他，同時冷聲道：「這兒還有一支弩筒，如果你不想死得和彭應雕一樣慘，你就和我一起走。」

唐豪大驚，道：「菱姑，你這是幹什麼？」

「與其讓鄭琦梅殺死你，不如我殺你，這兩年來，我學會了殺人的本事，也練就了殺人的胆子，別以為我不敢。」說到此處，菱姑的語氣一揚：「沈姑娘，揚鞭吧！」

菱姑此舉似乎正合沈雪釵的心意，刷地一鞭，大車飛快地馳去。

回到客棧，為免遭人側目，由沈雪釵抱着菱姑從後院翻牆而進，當菱姑被放倒在床上時，她雙眉緊閉，似乎已然昏睡過去。

唐豪悄聲問道：「雪釵，她的傷怎麼樣？」

沈雪釵皺皺眉，道：「三叉刀，劃一下就會流很多血，創口並不深，昏睡一陣就沒事了。」

菱姑閉着眼，道：「我沒有昏睡，我一直都是清醒的。你們趕快走吧，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好了。」

「菱姑！」唐豪柔聲道：「妳救了我們，我們怎能不管妳？」

「我不是菱姑，菱姑早就死了。」她的語氣異常森冷。

沈雪釵道：「菱姑，我們一直拿妳當朋友……」

菱姑截口道：「請不要叫我菱姑。菱姑已經死了，她滿懷希望，滿懷怨恨，滿懷愧疚痛苦地死去，我是另外一個人，另一個沒有生命的人。」

沈雪釵柔和地道：「我知道妳內心很痛苦，將妳感到愧疚的事說出來妳會輕鬆一些。菱姑，唐豪和鄭姑娘成親的那一天，妳有沒有到喜堂上去了？」

「我……」一顆眼淚從菱姑的眼眶中擠了出來。

唐豪拉住沈雪釵，道：「雪釵，不要逼問她。」

兩人走到一邊，沈雪釵悄聲道：「也不必逼問了，事情一定是她幹的。唐豪，我助你亡命出走的目的已經達到，現在看你如何向鄭姑娘解釋的了。」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如果琦梅要殺她呢？」

「我看不會。」

「靠不住。」

沈雪釵道：「一殺其母，一殺其父，剛好扯平。」

「事實上，菱姑根本就沒有殺死琦梅的父親。」

「就是將這筆血債算在菱姑頭上，也不過是雙方扯平而已，所以我認為鄭姑娘不會殺她。」

唐豪沉吟難決，久久，才緩緩說道：「一切等明天才說吧。」

「怎麼睡法？」

「妳和菱姑睡床，我在椅子上歪一下就行了。」

沈雪釵嬌聲道：「如此說來，今晚又被我溜掉了？」

唐豪一本正經地說道：「只要情長久，那在朝朝暮暮。」

沈雪釵笑了，不過她的笑容中滲入了幾分凄涼。

× × ×

翌日醒來，菱姑却已失去踪跡。沈雪釵搖醒了唐豪，疾聲道：「快醒醒！菱姑走掉了！」

唐豪揉揉惺忪睡眼，驚道：「她受了刀傷，怎麼能走？」

「傷在肩頭，怎麼不能走？再說，傷又不重。唉！我們太大意了。」

「走了也好。」

沈雪釵訝然道：「這是什麼話？我當初助你逃，就是要你找到菱姑澄清這件事，如此我的立場才站得穩。不然，我豈不是『雙蛇會』的叛徒，鄭姑娘心目中的罪人？」

唐豪楞住了，久久才嘆一聲，道：「雪釵！多謝妳一語提醒，才沒有鑄成大錯。我本來打算帶妳到一個深山大澤之中過我們的平靜日子，與世無爭，與人也無爭。但我却想錯了。」

「是啊！」沈雪釵走過去扶住他的肩頭。「為人在世，生不足歡，死不足畏，但是一定要光明磊落，既不能苟活，也不能愚死……」

「雪釵！我明白了！」唐豪突然精神抖擻起來。目光一掃之下，突然有所發現。「看！這兒有一張紙箋。」

箋上寫着密密的字，字跡雖不够工整，文句還算通順，是菱姑留下的。

「唐豪：當你喊叫菱姑的名字，就使我心痛，因為菱姑作了一件不可饒恕的錯事。一切盡在不言，我已決心去找鄭姑娘說明原因，求她饒恕。我身邊帶着那支弩筒，還有樊魁大哥的刀囊。如鄭姑娘應承與你重修舊好，我個人的恩怨一筆勾銷，並當面自戕謝罪。如鄭姑娘仍是橫蠻無理，我將以最嚴厲之手段對待她。唐豪，我絕非為你而殺她。我有正大堂皇的理由，只是不願讓你知道。這兩年來，我學會了冷靜，也學會了殺人的技巧，我不在乎鄭姑娘出神入化的雙鞭。我將祝禱上蒼庇佑你，並庇佑沈姑娘。也希望你們近日不要回洛陽。

菱姑　匆留」

沈雪釵憂心地道：「我眞不敢想像鄭姑娘將如何對待菱姑。」

唐豪振聲道：「走！我們立刻回洛陽去。」

沈雪釵道：「菱姑又要失望了。」

唐豪語氣堅決地道：「從此刻起，我不再猶豫了。不管是菱姑自戕，或者是鄭琦梅被殺，都將使我們遺恨終身。我們一定要阻止。」

沈雪釵喃喃地說道：「但願你能阻止得了。」

她去收拾行囊，唐豪憑窗發楞，他突然眷戀起昔日那種山中無歲月的獵戶生活了。

突然，响起了敲門聲。

唐豪暗暗向沈雪釵打了一個眼色，待她作好了戒備姿態，唐豪才去打開房門。

門外站着兩個年輕女人，身披大氅，內藏兵器。唐豪覺得面熟，但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突然，他心中一動，原來這兩個女人是『雙蛇會』的門人。

沈雪釵自然一見面就認出來了，她鎮定地含笑道：「二位請進來坐吧！」

二女齊聲道：「不了！我們奉鄭姑娘之命，護送二位前往洛陽。」

唐豪喃喃道：「護送我們？」

其中一個點點頭，道：「是的。因為鄭姑娘唯恐潁州還有吳飛豹餘黨。二位請吧，歐陽總管，馮、蔡二位統領都在門口大車上等着。」

沈雪釵笑道：「逮我們歸案，也不必

出動這樣多的人啊！」

二女齊聲道：「鄭姑娘說是護送二位，請沈姑娘不要誤會。」

沈雪釵是在施展緩兵之計，以待唐豪有所行動。

孰料唐豪聳肩笑道：「雪釵！咱們走吧，別辜負琦梅一番好意。」

沈雪釵無可奈何，只得暗暗嘆了一口氣。

心冷如魔

三輛大車浩浩蕩蕩地往洛陽進發，前面有馮雷帶着四騎開道，後面有蔡無雙帶着的四騎押陣。唐豪和歐陽道坐在第一輛車，沈雪釵和那兩個女的坐在第二輛車。如此陣仗，唐豪似乎再也逃不掉的了。

其實，他根本就無心逃。儘管他嘴上說得那樣斬釘截鐵，當他面對鄭琦梅時，却又軟弱下來。

唐豪只顧閉目養神，懶得說話。而歐陽道似乎不甘寂寞地說道：「唐豪！昨晚爲什麼還要留在潁州？」

唐豪苦笑道：「山河壯麗，大地遼闊，却無我容身之處，教我到那兒去？」

「唉！」歐陽道嘆了一口氣。「我爲人一向拘謹，昨晚我却說了許多不該我說的話，却想不到你一個字也沒有聽進。」

「反正我死後不會怨你就是。」

「我告訴你，唐豪！」歐陽道語氣凝重地說道：「這次回洛陽，你是非死不可了。」

唐豪默然無語。歐陽道看看他，又是深深一嘆。

在第二輛車上的沈雪釵這時也打開了話匣子，她問道：「這去洛陽有多遠？」

「四百二，得走兩天。明晚擦黑就可到洛陽了。」

沈雪釵向後面指了一指，道：「後面那輛大車內坐的是誰？」

那兩個女的不約而同地道：「沈姑娘還想不到麼？」

沈雪釵心頭一動，悄聲道：「是鄭姑娘？」

二人同時點點頭。

沈雪釵皺皺眉頭，說道：「咱們都是好姊妹，可別瞞我，回到洛陽後，鄭姑娘打算如何處置我？」

其中一個搖搖頭，另一個却忍不住道：「沈姑娘！妳是聰明人，這回却作了糊塗事。妳助小滾龍逃走，比起鄭姑娘老舵主被殺還要令鄭姑娘傷心。鄭姑娘說，她要將妳和小滾龍一起處死。」

沈雪釵心頭狂震，表面上却十分鎭定地說道：「不會的，她絕對捨不得殺小滾龍。」

「沈姑娘！妳完全猜錯了。鄭姑娘曾經交代過，若是妳和小滾龍拒抗或者再有逃意，我們可以放手將你們格殺勿論。想想看，倘若鄭姑娘捨不得殺死小滾龍，她怎麼會下這樣一道命令？」

沈雪釵沒有再說什麼，但她的心裏却暗暗在打主意了。

當晚在一小鎭上歇宿，唐豪和沈雪釵走進客棧後，第三輛車的車簾都沒有撩起來。但是沈雪釵不必去求証，她知道車中必是鄭琦梅無疑。

找到一個機會，沈雪釵忙向唐豪低語道：「你可知道鄭姑娘在第三輛車上？」

「哦？」唐豪微感意外。

「唐豪！明天晚車到洛陽時，你就設法逃走。」

「不！我決心不再逃了。」

「唐豪！我不是教你逃命，是教你逃走去找菱姑，生死由命，但是事情必須澄清。」

唐豪灰心地道：「沒有用。琦梅生性倔强，她不會聽菱姑解釋。」

沈雪釵發急了，故意激道：「唐豪！你說過的話可要負責任。」

「我說過什麼了？」

「你說，絕不能要我陪你死。我並不惜陪你死，如此寃死，我却不甘心。」

唐豪沉吟無語，剛好蔡無雙向他們走過來，迫使他立刻答道：「好！我全力而爲就是。」

× × ×

第二天傍晚，這八騎，三車，從開陽門進入了洛陽城。一進城門就是景林寺，寺前廣場上百藝雜陳，萬頭攢動，一行也就緩了下來。

唐豪滿腦子都是沈雪釵的叮嚀，他終於下了決心，藉着伸懶腰，張開了兩臂，向身旁的歐陽道輕笑道：「得罪了！」

歐陽道剛剛一楞，唐豪一掌已劈到他的後頸上。唐豪撩起車簾，一躍而下，鑽進了熙攘的人羣中。

唐豪下車之後，第一步就是來到留香院，樊魁一見面就將他帶到後院一個僻靜的角落，凝聲道：「老弟！你怎麼還敢回洛陽……」

唐豪不便細說從頭，截口道：「大哥！別談這些，菱姑來過沒有？」

「沒有，我也在找她。」

「大哥！不是我埋怨你，琦梅殺了菱姑的假母的事，你不該瞞我的。」

「唉！你不知道大哥的苦，鄭姑娘事先來向我打過招呼，要我守口如瓶。那老婆子本來就該死，我怎忍心拆散你們這對好姻緣。」

「若是當初你不瞞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般下場了。」

樊魁嘆道：「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

「別提了，我方才從琦梅的手下逃出來，你可有法子安頓我？」

「老弟，你老是逃，也不是一勞永逸之策啊！」

「大哥！我一定要先找到菱姑，才能去向琦梅解釋。你還不知道哩！菱姑持刀到喜堂上去行刺琦梅……」

樊魁截口道：「我早就猜到了，這都怪我，是菱姑偷去了我的刀。」

「如今誰也別怪。在潁州我和菱姑見過一面，她留書出走，說是要去找琦梅拚命。」

「那豈不是送死？」

「別小看她，她如今狠得很。菱姑到洛陽必先來你這兒，讓我在這兒等她。」

「這兒人雜得很，你不能待在這兒，再說，鄭姑娘也猜得到你必定會到這兒來落脚……」

唐豪不耐煩地截口道：「難道教我去歇客棧？」

樊魁點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意思。距此不遠，有家『碧水軒』，又靜又雅，店東是我的叩頭兄弟，住在那兒萬無一失，我教小虎子帶你去。」

「菱姑若是來了，絆住她，趕緊教小虎子來找我。」

「我知道。」

× × ×

沈雪釵跟隨鄭琦梅多年，從來沒見過她如此難看的臉色，粉面鐵青，雙目含煞，有如一個擇人而噬的女魔。

沈雪釵雖然覺得脊背直透冷汗，心裏却非常踏實，她情知將難免一死，但她認爲死得其所。因此她的態度還十分鎭定。

鄭琦梅在她面前走過來走過去，手的指節骨兒揑得格格作响，最後終於忍不住用力地摑了沈雪釵一個耳光。

打得她滿嘴是血，她嚥下去，舌尖是鹹的，心頭却是甜的。

鄭琦梅嘶吼道：「我並沒有綁起妳的雙手，妳不服氣儘管可以還手。」

沈雪釵螓首低垂，一句話也不說。

鄭琦梅氣咻咻地道：「沒有妳的唆使，唐豪絕不會一而再地逃，妳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沈雪釵抬起了頭，平靜地道：「我只是不願眼見妳殺錯一個人。」

「哼！」鄭琦梅冷笑一聲。「說得好聽。別以爲我鄭琦梅是個瞎子。唐豪頭一天來到『雙蛇會』，妳就對他有了非份之想。」

沈雪釵坦率地道：「我承認喜歡唐豪，我也知道不配。姑娘和他成親，是我私心所禱。」

「哈哈……」鄭琦梅仰首一陣狂笑。「口蜜腹劍。妳分明是暗中嫉妬，圖謀報復。」

「鄭姑娘！妳錯了。」

「住口！」鄭琦梅大吼一聲，面上布滿了猙獰之色。「我不容許任何人說我錯了。」

沈雪釵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因此理直氣壯地說道：「妳堅持要殺唐豪，就是大錯。」

鄭琦梅沉聲道：「少說廢話！妳在『雙蛇會』不是小嘍囉，該知道背叛我的人要受到何種處罰。」

「死！」沈雪釵的神態十分鎭定，似乎那個字對她並不起威脅作用。

鄭琦梅雙目之中，除了原有的怒火之外，又昇起了一股妒火。語氣陰森地道：「看來妳已在唐豪那兒得到了甜頭，不然妳不會慫恿他單獨再逃，更不會如此視死如歸，毫無懼色。」

「我並非淑女，唐豪却是君子。而且，我還可以發誓，助他逃走，絕非是爲了私情。」

鄭琦梅鄙夷地笑道：「很動聽，幸妳白費心機，到頭來，仍然逃不過殘酷的處罰。」

沈雪釵平靜地道：「我不在乎妳用什麼方法將我處死，只請求妳准我在死前說幾句話。」

「說吧！卽使妳舌燦蓮花也沒用。」

「雖然唐豪殺死了令尊，妳却不該殺他。」

「爲報父仇，非殺不可。」

「如果非殺不可，在唐豪死後，妳該自戕。」

鄭琦梅楞了一楞，道：「爲什麼？」

「因爲他也是妳的救命恩人。」

「哼！直是好笑，唐豪竟然是我的救命恩人。」

「鄭姑娘！妳認不認識一個名叫菱姑的女人。」

「不認識。」

「那次唐豪負傷逃遁，咱們尋救他時，妳曾殺死一個出賣唐豪的老太婆，還記得麼？」

「那樁事與唐豪有什麼關係？」

「有前因，才有後果。菱姑就是老太婆的女兒，妳是她殺母之仇。」

「她爲什麼不來找我尋仇？」

「她來了，妳並不知道的。」

「唐豪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

鄭琦梅冷笑道：「哼！妳可以到茶樓去說書了，我們都不知道，就妳知道。」

沈雪釵沉靜地道：「鄭姑娘！請妳有耐心地聽下去。菱姑是唐豪來洛陽接觸的頭一個女人；也是他這一生中所接觸的頭一個女人。她對唐豪，一往情深，當妳殺了那個老婆子之後，菱姑含憤要到衙門去擊鼓告狀，却被唐豪的朋友樊魁壓制住了。因爲到頭來難免會牽累唐豪。菱姑爲了唐豪着想，才隱忍下來。而她却含憤出走，還偷走了樊魁的刀囊，刀囊中有八柄飛刀。」

「哦？」鄭琦梅的雙眉挑了起來。「這些消息是妳打那兒得來的？」

沈雪釵沒有回覆她的話，接着道：「妳和唐豪成親那天，菱姑暗暗來到喜堂。她要殺妳，也許是爲了報殺母之仇，也可能是因爲唐豪被妳佔有而因妒生恨。碰巧令尊也暗暗前來參加大禮。當菱姑拔刀飛擲時，被令尊看到了，他拔刀想救妳。唐豪沒有看到身後的菱姑，却見到左側的令尊，自然他也不明白令尊亮刀的動機，所以才殺了令尊。這件事唐豪可說一點錯也沒有。」

「這就算唐豪救了我一命？」

「若不是唐豪推妳一把，菱姑只怕已經得手了。」

「妳爲什麼那樣清楚？」

「血案發生的第二天，我收拾喜堂時在一幅喜幛上發現了那把飛刀。」

「爲什麼當初不告訴我？」

沈雪釵沉痛地道：「當時唐豪身入大牢，而妳又對他恨之入骨，任何於他有利的話妳都不會相信，我只有暗暗察訪。」

鄭琦梅沉吟了一陣，道：「妳說的這些，是推斷，還是查到了眞憑實據？」

「當初只知道喜堂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兇手，並不知道兇手是何許人。後來聽唐豪提起菱姑，才想到妳曾經殺死過菱姑的母親。最後我們終找到了菱姑，她一切都承認了。」

鄭琦梅用力地點點頭，道：「很好！妳又使我多知道一些情況，菱姑爲母報仇打算殺我並沒有錯，就像我要殺唐豪爲父

報仇一樣合情理。妳助唐豪逃走，無異反叛，罪該一死。」

沈雪釵苦笑道：「我不介意我的生死，只想問一聲，當妳知道這些情況之後，是否可以和唐豪重修舊好呢？」

鄭琦梅沉聲道：「我仍然要殺他，然後再由菱姑來殺死我。」

沈雪釵不禁倒吸一口冷氣，語氣懇切地道：「鄭姑娘！唐豪並不是沒有反抗的力量，他只是不願傷害妳。」

「閉目等死的男人更該殺！」

沈雪釵眞是悲慟欲絕，沉痛地道：「唐豪如此作，並不是軟弱，而是因爲他通情達理。鄭姑娘！我一向欽敬妳。但是現在我却要說一句不敬的話，妳喪失了人性，簡直像一個女魔。」

「妳儘管罵吧！趁妳還有一口氣在，不妨罵個痛快吧。」鄭琦梅冷笑連連地擺着手。「馮雷！帶她走，等抓到了唐豪之後，把兩人一起處死。別忘了將她的袖箭搜出來。」

沈雪釵自動將袖管中的箭袋抖落出來，道：「鄭姑娘！我絕不願意作一個名符其實的叛徒。」

鄭琦梅別轉了臉，冷漠無情。她那善良的本性似乎已被仇恨的火遮蓋了。

× × ×

唐豪在「碧水軒」用過晚飯，本想歇息一會，突然想到長劍在途中被歐陽道繳去，他此刻已是身無寸鐵，於是又跑到街上去買了一把鋒利的七首，藏在腰間。

當他返回客棧，路過一家「五福茶樓」的門口時，突然有一個身裁魁偉的漢子攔住他，道：「唐兄！借一步說話。」

目下唐豪的情況正是步步爲營，草木皆兵，聞言立刻退後一步，將對方掃了一眼，冷冷道：「素昧平生，說什麼話？」

那漢子和顏悅色地撩起衣襟，亮出腰間號牌，含笑道：「在下劉坤，在提督衙門當差，有點小事想要請敎。」

唐豪心頭有些虛，面上却鎭定地道：「莫非我又犯了案？」

「那裏話！我方才說過了，有點小事請敎。」劉坤向茶樓擺擺手。「請唐兄喝一杯茶。」

進入茶樓，來到一個用屏風間隔的雅座，只見有三個人在等着，劉坤沒有引見，唐豪也懶得招呼。

待茶房沏上茶之後，唐豪才忍不住問道：「劉捕頭如何知道我的行踪？」

劉坤笑而不答，却轉變了話鋒，道：「唐兄！在下很讚佩你的勇氣，却也可惜你的愚昧。你一再受到生命的威脅，因何不到提督衙門來報案？」

唐豪不禁暗暗吃驚，這些六扇門中的鷹爪子耳目眞靈通。他故作輕鬆地笑道：「劉捕頭！你在說笑？」

劉坤淡淡一笑道：「難道還要在下說穿？」

「不妨請劉捕頭說得詳細一點。」

「鄭琦梅鄭姑娘要殺你。」

「爲什麼？」唐豪故作吃驚狀。

劉坤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因爲你殺死了她的父親。」

「那是誤殺。」

「我們知道。」

「鄭姑娘可能對我有些不諒解，若說她要殺我，未免危言聳聽了。」

劉坤語氣一沉，逼問道：「那麼，你爲什麼要逃？」

唐豪不禁一楞，搪塞道：「我無顏見她。」

劉坤打了個哈哈，道：「你答得妙。在下明白唐兄不忍揭發鄭姑娘的罪行，不過，這樣似乎太傻了。」

「哦？」唐豪乾脆不作回答。

「其實，你根本不必逃，鄭姑娘並不眞想殺你。」

「劉捕頭說了許多話，我唯獨信這一句。」

「其實唐兄在說反話，許多話你都信，唯獨此句不信。」

「劉捕頭！我不善於和官府中人打交道，我想告退了。」

「慢點！慢點！」劉坤搖手留住他，嗓門一壓，道：「讓我告訴唐兄一個秘密，鄭耀鵬並沒有死，你殺死的人，是鄭耀鵬的胞弟鄭耀輝。」

猶如一响霹靂，震昏了唐豪的頭腦，楞神了良久，他才喃喃地道：「劉捕頭有何根據？」

劉坤諱莫如深地搖了搖頭，說道：「別問！咱們六扇門中的公人，在江湖也有眼線。」

「劉捕頭能肯定麼？」

「千眞萬確。」

「鄭姑娘是否知道，死者不是她的父親？」

「據說他們兄弟二人長得很像，當初鄭姑娘也許不知道，如今只怕已是一清二楚了。她口口聲聲要殺你爲父報仇，只不過是個幌子，使咱們這羣捕快認爲鄭耀鵬確實已死，算是結案了。」

「劉捕頭！你說被我殺死之人不是鄭耀鵬，我或可信是；若說鄭姑娘也知內情，過份武斷。」

劉坤笑了笑道：「唐兄！咱們作個試驗如何？」

「如何試驗？」

「你不妨故意落入鄭姑娘的掌握，如果她還要殺你，那就證明她不知內情；如果……」

唐豪截口道：「劉捕頭方才說鄭姑娘要殺我，說得斬釘截鐵，我可不敢拿性命作要。」

「放心！」劉坤拍拍他的肩頭，笑道：「我們會及時趕到。」

唐豪一口回絕，道：「不行！這樣無疑是存心設陷，故入人罪。」

劉坤哈哈大笑：「想不到唐兄如此呵護鄭姑娘，好！咱們的話題就此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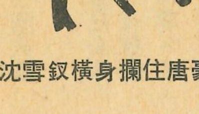
唐豪出了茶樓，故意過街進入對面一家客棧，從後面院牆翻出，溜了好幾個圈，肯定背後沒有人跟着，這才回到了「碧水軒」。

他躺上床，閉起了眼，腦海裏立刻出現了沈雪釵的倩影。他輕嘆一聲，不知她現在遭遇到何種命運。

× × ×

沈雪釵很安靜地躺在床上，安靜是指她的身子，她的心情却非常煩躁，不是爲她自己，而是爲唐豪。鄭琦梅說，閉目等





鄭琦梅拔出軟劍，沈雪釵橫身攔住唐豪。

死的男人更該殺，這句話若是轉告唐豪，一定可以激發他的鬥志。但是她已無法轉告。

在屋外守着她的是馮雷，沒有箭，她絕對逃不過馮雷這一關，而且這座深宅大院裏，可能處處都有卡哨。

她正在尋思，馮雷却開門走進來了。看看原封不動的飯菜，不禁皺皺眉，道：「沈姑娘！妳也不吃一點。」

沈雪釵搖搖頭，道：「不餓。」

馮雷走近了一些，壓低了聲音說道：「沈姑娘，鄭姑娘眞要殺妳，不是說說要的。」

「我知道。」她的語氣很平靜，心頭却在暗動；對方的絃外之音，昭然若揭。

馮雷更加露骨地說：「沈姑娘！大夥兒都出動尋找小滾龍去了，這兒只有我在看守，前院雖有幾個人，後院却是空的。妳只要一掌劈昏我，妳就能逃脫一刦。」

沈雪釵不禁楞住了，馮雷爲何慫恿她逃？他難道不想想他將遭遇到何種處罰？因此冷冷道：「馮雷！若不是咱們平日相處不惡，我還以爲你在尋我開心。憑你的功夫，我怎能一掌劈昏你？」

馮雷背過身子，道：「你不妨試試看看。」

沈雪釵站了起來，掄起玉掌，對方紋風不動，在如此情況下，她的確可以將他一掌劈昏。但她又想到了鄭琦梅的冷酷無情，於是垂下手臂，道：「馮雷！多謝你的好意，我不忍連累你。」

「沈姑娘！我是不忍心妳被殺。」

「可是我逃走之後，你就要被殺。」

「我想碰碰運氣。」

「這樣吧！」沈雪釵突然改變了主意，「我出去告訴唐豪一句話，立刻就回，絕不連累你就是。」

她怕自己猶豫，也怕馮雷反悔，立刻一掌砍向馮雷的後頸，馮雷立刻昏倒在地上了。

這座深宅大院，沈雪釵非常熟悉，毫無阻碍地從後院翻牆而出，疾步來到了留香院。

樊魁說出唐豪的落脚處，沈雪釵立刻又趕到了碧水軒。一見唐豪，二人怔凝良久，半晌說不出話來。雖是片刻分離，却有恍如隔世的感覺。

過了一陣，唐豪才疾聲道：「雪釵！我要告訴妳一個意外的消息。」

「哦？」

「琦梅的父親沒有死，我殺死的人，是她的叔叔鄭耀輝。」

沈雪釵訝然道：「那裏聽來的？」

「提督衙門一個姓劉的捕頭告訴我的，他說得斬釘截鐵。」

沈雪釵連連搖頭，道：「不對！我十五歲就進了『雙蛇會』，算來已有六年，跟隨鄭老舵主將近一年，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他有一個弟弟。」

「他也未必會告訴妳啊！」

「可是，就從來沒有聽鄭姑娘提起過啊！」

唐豪喃喃道：「怪事。」

「還有，那天我在喜堂親眼看過死者，他的確是鄭老舵主。」

「劉捕頭說，他們兄弟二人模樣兒很像。」

「不可靠，不可靠！」

「對了！據說鄭耀鵬的刀法又快，又準，那天他先出刀，怎麼反而死在我的飛刀之下呢？」

沈雪釵白了他一眼，道：「這都是誰告訴你的？鄭老舵主當年揚名江湖的是雙蛇鞭，根本就沒有摸過刀。飛刀功夫一定是亡命在外才練的。」

唐豪喃喃道：「如此說來，我殺的人的確是鄭耀鵬了。」

「不會錯。」三個字回答得斬釘截鐵，落地有聲，但是回答的不是沈雪釵，而是鄭琦梅。

聲落人進，她後面還跟着蔡無雙。

鄭琦梅大模大樣地落座，冷笑一聲，道：「沈雪釵！我還要多謝妳在前面給我帶路。」

沈雪釵恍然大悟，原來她不是逃走的，而是被鄭琦梅放走的。

唐豪得來的消息雖然被沈雪釵推翻了，他還是有些相信那位劉捕頭的話，於是開門見山地道：「琦梅！據說令尊沒有死，死的是妳的叔父。」

鄭琦梅冷笑道：「如果你爲了怕死而如此說，你太可憐；如果你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就太令人可笑了。」

唐豪被她奚落，不禁勃然大怒，道：「琦梅！妳不要欺人太甚，這話出自提督衙門一位捕頭之口，自然有幾分可信。」

「哦？那位捕頭高姓大名？」

「姓劉名坤。」

「哼！」鄭琦梅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我在洛陽根生土長，不會沒有你熟，可就沒有聽說過提督衙門有一個名叫劉坤的捕頭。」

唐豪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好！咱們一起到衙門去找那姓劉的。」

「用不着如此費事，」鄭琦梅手指向沈雪釵一點。「問她，她的話你總該信得過。」

沈雪釵接道：「唐豪！提督衙門沒有這樣一個人，你大概弄錯了。」

唐豪急得頻頻跺足，道：「莫非我遇上了鬼！」

鄭琦梅冷聲道：「不管你是遇見鬼還是遇見人，我沒有叔叔我自己總知道。我親眼看到你殺害先父，你是不折不扣的兇手。」

唐豪心念一橫，沉聲道：「我不同妳辯，我殺了人，已受了王法，妳還打算，麼樣？」

「我不問王法，我行的是家法。」

「要殺我？」

「多此一問。」

「此刻只怕要妳多費一些手腳。」

蔡無雙插口說道：「唐豪！你該諒解鄭姑娘慟父之心，別用這種口氣，好好的談……」

「住口！用不着你作和事老。」鄭琦梅叱斥了蔡無雙，又轉頭來道：「唐豪！以前不是視死如歸麼？是不是有了身旁如花美眷突然不想死了？」

唐豪哼道：「這樣死，太不值得。」

鄭琦梅沉聲道：「沒有你討價還價的餘地了。」

唐豪氣呼呼地道：「琦梅！妳不要恃衆壓人，我過去讓妳，只是不願傷妳的心，並不怕妳，妳該知道我在開封和潁州鬧的事。」

「別吹牛！在潁州，若非我帶人趕到，你未必能逃得出尋歡樓。」

「我多謝……」

鄭琦梅冷冷截口道：「用不着，我去的目的不是爲了救你。一來不能讓吳飛豹的氣燄太甚，二來我不願意你死在別人的手裏。」

「我被充軍華州時，妳若不讓吳飛豹的手下去霸佔錦春園，他也不會有今天這種氣燄。」

「那時我沒有心思去過問。」

看他們吵得天崩地裂，沈雪釵忍不住插口道：「鄭姑娘！先歇歇氣……」

鄭琦梅冷冷叱道：「住口！沒有妳說話的份。」

唐豪緩和了語氣，道：「琦梅！妳該講講理，只因爲妳殺了菱姑之母，菱姑到喜堂來找妳算賬，才引起我誤殺令尊，追根究底，禍由妳起。」

鄭琦梅頻頻冷笑道：「殺菱姑的母親是爲了救你，你是禍首，你該死。」

唐豪道：「菱姑認爲該死的是妳。」

鄭琦梅道：「她可以來找我算賬，一筆歸一筆，不能混爲一談。」

站在她身後的蔡無雙一直向唐豪打眼色，示意他盡量忍耐，他只得緩和了語氣怎道：「琦梅！妳在氣頭上，我不想和妳辯，凡事三思再想……」

鄭琦梅一擺頭道：「少說廢話，跟我走吧。」

「我不願作靈前祭品。」

「那我就在這裏動手。」

「琦梅！在這裏殺人，妳將脫不掉王法。」

「我這條命都豁出去了，還管什麼王法。」

唐豪已是唇焦舌爛，嘆了一口氣，道：「琦梅！妳動手吧！在雙蛇神鞭之下，我自知難以脫逃。」

鄭琦梅冷笑道：「用雙蛇鞭算是欺負你，我早就說過一刀還一刀，兩下公平。不知道我腰裏的軟劍算不算是刀？」

唐豪點點頭，嘆氣道：「琦梅！妳來吧！」

颼地一聲，鄭琦梅拔出了腰中軟劍，抖得筆直。劍光寒意森森，她的神情較之劍氣更冷三分。

沈雪釵橫身攔住唐豪，疾聲道：「鄭姑娘！求求妳，殺我出氣吧！不要傷害唐豪。」

鄭琦梅看在眼裏，妬火如焚，冷哼道：「我讓你們兩人一起死……」

驀然，叭地一响，站在房門口的蔡無雙蹌踉一歪，一道人影飛閃而進。來人赫然是菱姑，手裏拿着歹毒無比的弩筒。鄭琦梅不禁心頭一怔，旋轉身子，倒退了三步。

寃家聚首

菱姑怒目而視，冷冷道：「鄭姑娘！我是菱姑，我手中拿着一觸卽發的筒弩，裏面有一百二十支淬過劇毒的箭，妳最好冷靜點。」

唐豪疾呼道：「菱姑不要胡來。」

菱姑道：「我絕不胡來，只想和鄭姑娘心平氣和地談一談，她如果收起手上的劍，我就收起弩筒。」

鄭琦梅緩緩收回了軟劍，冷冷道：「有什麼好談的？有仇報仇，天經地義。」

菱姑也將弩筒挿進了腰間，此刻，突有三個人走了進來。

蔡無雙正要橫劍攔阻，唐豪連忙叫道：「蔡無雙！他們是提督衙門的捕快。」

爲首一人就是劉坤，他向鄭琦梅拱拱手，道：「在下劉坤，請恕打擾。」

鄭琦梅將他打量一陣，冷冷道：「我還沒有聽說過提督衙門有一位劉捕頭，也從未見過你。」

劉坤和善地笑道：「姑娘可曾聽說過孫鳴鳳孫總捕頭？」

鄭琦梅點點頭，道：「聽說過。他就是當年淸勦『雙蛇會』的人。」

劉坤撩起衣襟，露出號牌，道：「這個姑娘必也見過吧？」

鄭琦梅道：「見過。」

「那就行了。」劉坤作了一個羅圈揖，說道：「孫總捕頭要請各位吃杯茶，聊聊天。」

唐豪道：「劉捕頭有話不妨明講，莫非咱們犯了什麼案？」

劉坤笑道：「唐兄是見過王法的人，若是各位犯了案，早就枷鎖上身，那裏會對各位如此客氣？請勿驚疑，孫總捕頭知道各位在江湖上都是有頭有臉之人，所以想和各位見見面。」

鄭琦梅冷冷道：「咱們人在江湖，並未作什麼犯法的事，去就去吧！」

菱姑道：「我可不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先走一步。」

劉坤伸手一攔，道：「姑娘身懷弩筒，想必也是會家子，一起走一趟何妨，莫非不肯賞臉？」

這事不便弄僵，唐豪揮揮手，道：「好吧！咱們一起走一趟。」

劉坤很客氣地擺手道：「請！大車在外面候着。」

門口停着一輛雙轡套車，另有三匹健馬。劉坤恭敬地打開車門，五人絡繹上車之後，車門砰然關上，兩側的窗戶也相繼關上，車內一片漆黑。

鄭琦梅用手向車壁一摸，低喚道：「不妙！」

唐豪也發覺了，車廂裏面包着鐵皮，車門，車窗都牢不可動。這時，大車已然駛動。

沈雪釵道：「這事大有蹊蹺，咱們只怕中計了。」

菱姑道：「那個姓劉的，我好像在潁州尋歡樓見過一面。」

唐豪驚道：「當眞？」

菱姑道：「不會錯。方才我只是覺得有些眼熟，現在才想了起來。」

蔡無雙道：「如此說來，咱們中了吳飛豹的圈套。」

唐豪道：「先沉住氣，到大車到了地頭再說。蔡無雙，你的長劍給我，讓我先打頭陣，等我先看看車外的動靜，你們再下車。」

沈雪釵道：「由我帶頭。」

鄭琦梅冷冷道：「誰帶頭都一樣，要死，只不過相差早晚一步。」

約莫一盞熱茶光景，大車停下，後面的門砰然開啓。

一見外面景物，唐豪不禁低呼道：「果然不錯，這裏是錦春園。」

鄭琦梅道：「可有動靜？」

唐豪道：「夜色漆黑，靜寂無聲。」

鄭琦梅道：「咱們快速下車，然後各找掩蔽。」

唐豪道：「不行。停車的地方是個場子，少說也佔地三，五畝之多，根本就無掩蔽之所，分散反而容易被對方擊潰。」

鄭琦梅道：「你說呢？」

唐豪道：「下車後不可分散，咱們背向背，圍成一個圓圈，以靜制動。」

鄭琦梅道：「好！聽你的，下……」

她的語氣仍如「雙蛇會」的主子，一聲喝起，五條人影飛閃而出。

他們剛一下車，那車把式猛地一鞭，雙轡八蹄，大車快速駛離現場。緊接着四周火炬通明，約有百餘之衆，各持弓箭弩筒，將他們圍在核心。

鄭琦梅站的位置正好和唐豪背對背，她揚聲道：「小滾龍！咱們衝出重圍的機會有多少？」

聽到她叫他的綽號，唐豪心中難免有些激動，可惜場合不對。

他的心中仍是壓住一塊巨石，冷冷道：「除非咱們背上生了翅膀，否則絕無生存的機會。」

蔡無雙道：「那就乾脆放手一拚。」

唐豪道：「先別忙，看看吳飛豹誘咱們到這兒的目的何在。」

這時，有兩個人向他們走過來。是一男一女，男的不知是何許人，女的唐豪却認識，就是以前侍候黃烈堂的銀子。只因爲她暗暗點了唐豪的右臂麻筋，才使他雙腿受了五箭之創。

那漢子走到面前，拱拱手道：「吳老大有點小事要跟各位一談，而各位最近心情不佳，戾氣太甚，才不得不用這個法兒。現在還要委屈各位解下兵刃。」

鄭琦梅沉聲道：「咱們憑什麼要聽吳飛豹的？」

那漢子笑道：「鄭姑娘肚內撑得船，肩上跑得馬，見多識廣，還要在下多說麼？光棍不吃眼前虧，眼面前只怕連一隻麻雀也飛不出錦春園。」

唐豪將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扔，拍拍手道：「沒說的，輸了要服，栽了要認，大家都丟傢伙！」

鄭琦梅訝然道：「小滾龍……」

唐豪連連揮手道：「丟！丟！丟！別多說了。」

鄭琦梅竟然服貼地解下了腰間軟劍，菱姑也丟了腰間的弩筒。

那漢子說道：「鄭姑娘出神入化的雙蛇鞭哩？」

鄭琦梅道：「沒帶在身邊。」

那漢子將銀子往前一推，道：「過去搜搜。知道有三位姑娘，所以咱們就來一個姑娘搜身，由此可見，吳老大對各位並無惡意。」

唐豪却在暗暗皺眉，他身上還藏了一把七首，原指望利用那把七首待機而圖，這個計劃看來要失敗了。

其結果却大出唐豪意料之外，銀子雖然摸到他腰間的七首，却沒有拿出來，還含意深長地看了唐豪一眼。

搜身之後，那漢子招招手，道：「各位隨我來吧，容我再說一遍，眼面前連一隻麻雀也別想飛出錦春園，各位最好能安

靜點。」

來到一座廳堂，吳飛豹高高坐在虎皮椅上，旁邊羅列二十來個仗刀執劍的壯漢。唐豪等人的身後跟着一大羣弓弩手。唐豪暗暗思忖：如想以腰間那把七首制住吳飛豹，似乎難如登天。

吳飛豹拱拱手，道：「唐豪！當初一見你面，就知你難惹得很。我曾經私心自許，能不惹你最好別惹。」

唐豪冷冷道：「你還是惹我了。」

吳飛豹嘿嘿笑道：「沒法子！照說咱們該合作得很好，熟料你誤殺鄭耀鵬充了軍。咱們打刼來的金銀可不能沒有出路，只得借用你的錦春園了。人都是這麼回事，吃了甜的，就不想吃苦的。因此咱們就不想讓出錦春園了，却想不到五虎兄弟被你幹掉四個，僅剩下我這個孤老大。你眞行。」

唐豪沉聲道：「你那四個兄弟是我幹的，寃有頭，債有主，放他們走。」

吳飛豹哈哈大笑，說道：「笑話！笑話！路是走出來的，江山是拚出來的，我那四個兄弟被殺，只怪他們機智不及，武功不如人，談不上什麼寃，也說不上什麼債。」

鄭琦梅道：「既然如此，誘咱們到這兒來又是幹什麼？」

吳飛豹說道：「老話一句，二萬兩銀子，姓唐的已經收了，他得跟我寫一張契書。」

鄭琦梅道：「那不干我的事。」

吳飛豹嘿嘿道：「請鄭姑娘來，自然也有要事商量。」

鄭琦梅冷叱道：「說！」

吳飛豹道：「聽說萬勝樓的買賣不錯，當年令尊在洛陽地面上也搜刮了不少，想必攢積了幾文。咱們被各位一鬧，不但損兵折將，買賣就擱了不少椿，弟兄們要吃要喝，我姓吳的又不會奇門遁甲，五鬼搬運大法。只得厚着臉皮，向鄭姑娘開口，暫借五十萬兩銀子應應急，來日加息奉還。」

鄭琦梅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沉聲道：「別說沒有那樣多的銀子，即使有，也不借。」

吳飛豹哈哈笑道：「不急！不急！妳不妨仔細想想，我給妳一天一夜的時限，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必爲了區區幾兩銀子而玩命？」

鄭琦梅沉聲說道：「你就是讓我想一年，我回答你的，也就只有兩個字——不借。」

吳飛豹冷笑道：「如花似玉，死了豈不可惜？」

鄭琦梅道：「我不在乎。」

唐豪唯恐她逞意將局面鬧僵，連忙揷口道：「琦梅！咱們想想再回覆吧！爲人在世，話不能說得太絕。」

鄭琦梅回過身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唐豪投以眼色，她雖然未必了解唐豪的用意，却沒有再開口。

吳飛豹大笑道：「唐兄說得對，爲人在世，話不要說絕。各位請先歇息歇息，也好安靜細想。」

說罷，抬手一揮。一個壯漢扯動一根繩索，地下一塊石板滑開，出現了一道石階梯。

唐豪問道：「吳飛豹！你要將我們囚禁何處？」

吳飛豹道：「地窨！你是舊地重遊，不過，通路却改過了，你最好不要枉費心機。」

唐豪的確是舊地重遊！只不過心情不同。前爲掠奪着，現爲階下囚。

熔爐沒有開火，十月天，在地窨裏剛好不冷不熱。只是那一盞氣死風燈不太明亮，顯得有些陰氣沉沉。

雖沒床榻，地上却有乾草，大家垂頭喪氣地坐着，他們原是生死不容的寃家，此刻却遭遇了相同的命運。

菱姑先開口說道：「唐豪！想不到我們會死在一起。」

唐豪安慰道：「菱姑！別胡思亂想了，吳飛豹若想在洛陽立足，就不敢殺死我們。」

鄭琦梅冷冷道：「別哄小孩子，吳飛豹不管目的是否達到，都會殺我們。」

沈雪釵道：「吳飛豹絕不會讓我們活着出去的。」

蔡無雙接道：「我也是這樣猜想。」

唐豪掃了他們一眼，緩緩道：「兄弟鬩牆，無日得寧，如一旦遭遇外侮，却會併肩齊步，一致對外，我們眼前的情況正是如此，在我們心中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吳飛豹。」

地窨內沉靜如死，無一人接腔。半晌，鄭琦梅才道：「別說得那樣好聽，莫非你有了制敵良策？」

唐豪道：「我要先問問各位，是否願意齊心合力，一致對外？」

菱姑搶先道：「我同意小滾龍的看法，應該一致對外。」

沈雪釵道：「我們原是一家，根本就不該鬧意氣，不然，吳飛豹也沒有可乘之機。」

這話惹得鄭琦梅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唐豪道：「蔡無雙如何？」

蔡無雙道：「我聽鄭姑娘的吩咐。」

唐豪道：「琦梅！現在就等妳表示心意了。」

鄭琦梅沉吟了一陣，道：「齊心合力可以，但有限度。」

唐豪訝然道：「此話怎樣講？」

鄭琦梅道：「很簡單！待我們共同對付了吳飛豹之後，咱們仍要算舊賬。」

菱姑揚聲道：「我先反對。」

唐豪心平氣和地道：「琦梅！我答應妳事後找我算賬，但是妳要將沈雪釵之間的恩怨一筆勾銷。」

沈雪釵正想阻止，鄭琦梅已點頭應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

唐豪欣然道：「一言爲定，咱們來商量商量。」

蔡無雙道：「唐豪！想不到還有機會見到你一展妙策。」

唐豪搖搖頭，道：「我沒有什麼妙策，只有等待。」

衆人異口同聲地道：「等待什麼？」

唐豪一字一字，緩慢地說道：「等待奇蹟。」

大家都楞住了，他們絕想不到唐豪會說出這樣一句毫不管用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陰暗處傳來了步履聲，銀子一手拿着食盒，一手拿着茶壺現了。她並不是從方才他們走的那條石級，顯然還別有通道。

在場的人除了唐豪認識銀子之外，其餘的沒有見過。唐豪仔細地觀察着她，發現她更成熟，也更沉靜。

等她將菜飯，碗筷都從食盒裏取出來之後，唐豪輕聲道：「銀子！謝謝妳。」

銀子螓首低垂，吶吶道：「那……那次的事情，你還怪我麼？」

「過去的別再提了。」唐豪嗓門一壓：「銀子！近來可好？」

銀子苦笑道：「我也不怕你們見笑，我天生就命苦，注定了要作男人的玩物。以前還好，只侍候黃帮主一個人，現在……唉，不提了。」

唐豪緊逼着問道：「現在怎麼樣？」

銀子嘆了口氣，幽幽說道：「他們拿我當東西看待，今天賞給這個，明天賞給那個……」

「妳爲什麼不逃呢？」

「逃到那兒去啊？」

「難道妳就這樣被他們糟塌？」

「唉！」銀子突然調轉話題：「各位的心情也不好，不談這些了，快吃吧！待會兒涼了。茶水我隨時會送下來，我也只能帮這點小忙。」

唐豪緩緩道：「銀子！只要妳有誠意，妳可以帮我們很多忙。」

「哦？」她的兩眼睜得很大。「我能帮什麼呢？」

唐豪壓低了聲音道：「銀子！妳可以帮我們逃出去，妳救了我們，也等於救了妳自己。我知道妳肯做，方才搜身的時候，妳就沒有將我腰間的七首搜去。」

銀子道：「我留着那把七首，原指望你能夠擒賊擒王，現在已沒有機會了。」

「銀子！聽說地窨的通道改過了？」

「沒有改，只是多加了一個出口。」

唐豪道：「妳方才是從原先那道出入口來的？」

「不錯。可是妳們絕對衝不出去，出口的石板重幾千斤，十個人也搬不動，拉動的機簧在外面。出口處少說也有二十個弓箭手，而且前前後後都有人把守。」

「銀子！只要妳願意，妳就能够帮我們。」

銀子連連點頭，口中說道：「我當然願意。」

「好！今夜還能不能出去？」

「不行，此刻已經是戌，亥之交，大門封了。」

「明天呢？」

銀子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找機會溜出去。」

唐豪興奮地道：「妳到萬勝樓去一趟，找一位歐陽老先生……」

唐豪回頭將鄭琦梅手上一枚青玉斑指褪了下來，交到銀子手裏，接道：「就拿這個斑指信物，妳對歐陽老先生說，鄭姑娘有難，要他明晚酉正，上燈光景派人到這兒來，人帶得愈多愈好，在錦春園前門空擺架勢。不要妄動。好！妳將我的話重說一遍。」

銀子複述一遍。

「妳記性眞好！」唐豪讚了一句，又道：「妳出門的時候，先要留心身後是否有人釘妳的梢，再者，妳不要直接去萬勝樓，隔壁有家蓮香茶樓，那兒的糖果子最出名，妳假裝去買糖果子。茶樓柗上有一個紅鼻子老頭，他姓曹，妳敎他去找歐陽老先生，要歐陽老先生從後門進茶樓和妳會面，記得清楚了麼？」

銀子點點頭，道：「記清楚了。」

唐豪轉頭向沈雪釵問道：「雪釵！妳的袖箭……？」

沈雪釵明白他的意思，連忙截口道：「請這位姑娘告訴歐陽老先生，我房裏的五斗橱裏有好幾袋袖箭，要他拿兩筒給妳帶回來。」

銀子點點頭。

唐豪點一點頭，說道：「行了！明天晌午，我聽妳回話，明天晚上還要妳帮大忙哩！」

銀子道：「我盡力而爲，只怕辦不成，反而誤了各位。」

唐豪語氣輕鬆地道：「放心！妳一定辦得成。」

鄭琦梅道：「順便請這位姑娘將我的雙蛇鞭也一起帶來。」

唐豪搖了搖頭，說道：「不行！那兩根鞭子捲起來太大，比不得那兩袋小小的袖箭。」

銀子道：「你還有什麼吩咐？」

唐豪道：「妳晚上不必送茶水來，明早也不必來，走得太勤，反令人生疑。」

「那麼，我走了。」銀子轉身走去。

唐豪目送她的背影，一不稍瞬，因爲他將希望完全寄托在她身上了。

菱姑問道：「小滾龍！這娘們可靠得住麼？」

唐豪道：「絕對可靠，方才她沒有搜走我的七首我心頭就有了底，這就是我所等待奇蹟。」

蔡雙無道：「咱們現在該幹什麼？」

唐豪道：「誰要腹饑就飽餐一頓，然後倒頭大睡，蓄精養銳。」

鄭琦梅道：「長這麼大，我還沒有睡過這草堆。」

唐豪笑道：「琦梅！妳就是因爲太嬌生慣養，所以才如此蠻不講理，吃點苦也好。」

鄭琦梅瞪着他，冷冷道：「小滾龍！你最好希望我明晚衝出去的時候死掉。」

「爲什麼？」

「我如活着，你就非死不可。看你方才那種細心的樣子，死了實在太可惜。」

唐豪沒有接腔，仰天躺下，雙手枕頭，閉上了眼睛。

飲恨一刀

晌午，銀子又送來了飯菜，茶水，兩小袋袖箭也到了沈雪釵的袖筒裏。

唐豪喜在心頭，低聲問道：「銀子！都辦好了。」

銀子悄聲說道：「昨夜，『碧水軒』棧房的掌櫃，和一個姓樊的已經就向歐陽老先生報了信，他正派人四處找尋鄭姑娘的下落，他回話說，一切都依照你的吩咐去作。」

「沒人疑心妳麼？」

「沒有。他們才不會將我看在眼裏呢？」銀子頓了一頓，又說道：「對了！歐陽老先生還問我，你和鄭姑娘，是否和好了？」

「妳怎麼說的？」

「我說你們和和氣氣地在一起。」

「對了！妳沒有說錯。」唐豪這句話又惹來了鄭琦梅的白眼，他沒去理會，復又神色凝重地道：「銀子！今晚妳還要作一件很重要的事。」

「哦？」

「聽我說，今晚的飯菜故意遲遲送來，等歐陽老先生帶來的人一漏面，妳留意一下吳飛豹是如何應付的。來的時候，順便帶一個人。」

「帶什麼人？」

「就是守在出口處的人。」

「他們可能不會跟我下來。」

「妳可以說妳一個人到這兒來有些害怕，教他們來一個人陪陪妳。銀子！說句話妳別見怪，我知道妳是有法子的。」

銀子的臉頰紅了一下，點點頭道：「好！我試試看能不能……」

唐豪截口道：「銀子！不能試試看，一定要帶一個下來。」

「好吧……」

地道那邊突然响起了脚步聲，銀子連忙提着空的食盒走了。

來人就是那個冒充捕頭的劉坤，他站得遠遠的，陰笑道：「各位的時間不多了，吳老大特別要我來打聲招呼。戌正一過，若是不肯低頭，那可就別怪我們吳老大心狠手辣了。」

鄭琦梅冷聲道：「我倒要看看吳飛豹能用什麼毒辣的手段對付咱們。」

劉坤抬手指指那座巨大的熔爐，道：「要將你們送進熔爐，燒成焦灰。」

唐豪道：「姓劉的，若非我們深信你是提督衙捕快，咱們也不會進了圈套，我正在勸鄭姑娘，請你不要火上加油。」

劉坤嘿嘿笑道：「你得好生勸勸鄭姑娘，聽說她的脾氣倔強得很。」

說完後，神氣活現地走了。

鄭琦梅氣呼呼地道：「蔡無雙！這小子交給你了，到時候挖出他的心肝五臟。小滾龍！都是你，我說提督衙門沒有這塊料，你偏說有。」

唐豪聳肩笑道：「我倒感謝那個姓劉的。」

鄭琦梅瞪眼道：「這是什麼話？」

唐豪道：「若非他，咱們豈能合作如初。」

鄭琦梅冷冷道：「這是暫時的。」

唐豪道：「最少雪釵，不會死在妳的手下了。」

沈雪釵唯恐他們又爭吵不休，連忙揷口道：「唐豪！說正事，先說說咱們如何行動。」

唐豪道：「我一向是只作不講的。不過我可以先提醒你們一下，晌午這一頓不妨吃飽點，晚上是來不及吃飯的。」

× × ×

最後這幾個時辰可眞難捱，終於，銀子提着食盒出現了，在她身後跟着一個大漢，橫劍而立，虎視眈眈。

唐豪向沈雪釵打個眼色。她會意地一抬手，一支袖箭悄無聲息地揷進了那大漢的咽喉。

唐豪一躍而起，疾呼：「雪釵和銀子二人快些對換衣服。」

他自己則剝下那大漢的衣服，穿在身上。

情況緊急，沈雪釵和銀子也顧不得有兩個大男人在旁，盡快地脫下外衣，相互換穿。

唐豪一面換衣，一面問道：「銀子！外面的情況如何？」

「你們的人馬已經到了。」

「吳飛豹如何應付？」

「他暗中派了不少人，從後院繞出去，將你們的人馬軟貼上了。」

「出口處有多少人？」

「因爲人員外調，連這個死了的一共八個人。」

「這小子是老幾？」

銀子顯然不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楞了一楞，才道：「哦！他是帶頭的。」

「出口的石板開着麼？」

「封了。」

「怎麼教外面的人開？」

「用劍柄在石板上敲三下。」

這時，三個人衣裳都換好了，唐豪疾聲道：「我和雪釵先上去，見無動靜，就隨後來，一出地窖頭一事件就是在死人堆裏找稱手的兵器，以後如何，看情況而定。琦梅和菱姑好生照顧銀子，咱們只要有一個人出去，也要將她帶走。」

銀子連連搖頭，道：「不！你們只管逃，不要管我的死活。」

鄭琦梅道：「姑娘！咱們不是那種人。妳放心跟着我就是。」

唐豪招招手，道：「雪釵跟我來，見人就發袖箭，絕不容許對方喊出一聲。」

沈雪釵道：「放心！這是我的拿手的絕活兒。」

唐豪手中長劍爲吳飛豹鋼鞭捲飛。

這條路，唐豪很熟，登上二十餘級階梯，來到盡頭，他用劍柄在石板上敲了三下。

石板緩緩滑開，面前出現了兩隻腿和一把明幌幌的長劍。唐豪低着頭，沉穩地走出洞口。

沈雪釵緊跟着而出，抬手打出一支袖箭。

情況却出乎唐豪的意料之外，出口處應該有七個人，然而目前現身的只有一個，其餘六個人顯然隱在暗處了。

眼看那個中了袖箭的大漢要向後倒下，唐豪連忙抓住了他的衣襟，讓他仍然站在那兒，另一隻手臂連連揮動，像是喚人的模樣。

立刻從暗影中走出來四個大漢。

唐豪低聲道：「雪釵！差一個也不要動手。」

他仍然不停地揮動手臂。

有兩個大漢分從左右一躍而至，低呼道：「頭兒！你是怎麼啦？方才吳老大不是傳令下來……」

他倆的話未說完，淬毒的袖箭已經穿過咽喉了。沈雪釵眞是出手如電，另外四個傢伙也同時遭殃。

這一瞬間可說是最危險的時刻，但是周遭一點動靜也沒有，唐豪這才向地道內招招手。

其餘的四個人也出來了。

唐豪連忙向銀子問道：「怎麼一點燈光也沒有見到呢？」

銀子道：「我忘記告訴你了，今天沒有作買賣。」

唐豪唔了一聲，又輕聲問道：「你們都找到兵器了麼？」

大家都點點頭。蔡無雙找到一把劍，鄭琦梅也拿了一把劍，菱姑則解下了一副刀囊，正在往腰間紮縛，看來她只會用飛刀。

唐豪悄聲道：「四周靜得出奇，也不知道何處有埋伏。你們暫時待在這兒，我和雪釵去摸吳飛豹的後路。」

鄭琦梅冷冷道：「你幹任何事都必須帶着雪釵麼？」

唐豪連忙解釋道：「琦梅！妳想到那兒去了，我要借重雪釵那百步穿楊的袖箭啊！」

手一揮，二人同時弓着身子向陰暗處躍去。

通過幾處庭園，絲毫未見動靜，唐豪就拿定了主意，站了起來，道：「雪釵！妳跟在我後面，光明正大地走，若有人盤查，妳見機行事。」

路上竟然通行無阻，來到這兒舊主人黃烈堂的歇息處，唐豪正要進行，突然從陰暗處閃出兩個漢子，低聲喝問道：「幹什麼的？」

唐豪道：「有緊急情況，來報告吳老大。」

那二人一擺手，道：「請吧！」

唐豪剛一跨進門，那二人突然拔出佩刀，向唐豪後腦砍下。

幸好沈雪釵沒有掉以輕心，及時打出了兩支袖箭。

同時間，門內又撲出了四個人。

二人死於唐豪的劍下，二人中了沈雪

釵的袖箭。

唐豪拉着沈雪釵火速離開現場，藏身於花叢中，喃喃自語道：「這是怎麼回事？莫非已走漏了風聲？」

沈雪釵說道：「一定是你言語中露出了破綻。」

「我說錯了什麼？」

「大概是吳飛豹不在那裏，所以他們才起了疑心。」

「可能。我只是猜想吳飛豹可能會住在那兒，其實，在這種節骨眼上，他也不可能安靜地待在屋子裏頭。」

沈雪釵道：「小滾龍！你一定要找到吳飛豹麼？」

「我想解決他一勞永逸。」

「你仔細想想吧！不過，我認爲吳飛豹既然將武力都集中在歐陽道那一方面，咱們走後路，闖出錦春園，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唐豪沉聲道：「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吳飛豹。這樣吧！妳回去和琦梅他們會合，我單獨去找他。倘若情況不妙，妳們就先往外闖。」

沈雪釵道：「那怎麼行？……」

唐豪截口道：「雪釵！妳是最聽我話的，快去！就這麼辦。我若不幸落在吳飛豹的手裏，你們只要能闖出去，他就不敢殺我。」

話聲一落，他就出了花叢，向前面店堂走去。唐豪猜想，吳飛豹一定是在前面督陣。

剛上迴廊，立刻有人閃身而出，低叱道：「是那一路的？怎麼四處亂跑？」

唐豪壓着嗓門道：「有緊急情況報告吳老大。」

那人道：「跟我來。」

穿過迴廊，又來到昨天他們來過的那座廳堂，唐豪不禁暗暗責怪自己，眞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看看那張華貴的虎皮椅，他就該知道這兒是吳飛豹的發號施令之地了。

那人敲敲門，只見劉坤開門而出，喝問道：「什麼事？」

那人指着唐豪道：「他有緊急情況稟報吳老大。」

廊下無燈，劉坤看不見唐豪的面孔，只看到他穿的是自己人的衣服，就點點頭，說道：「進來。」

唐豪低頭而進，單膝跪落地，抱拳爲禮。

吳飛豹喝問道：「何事？」

唐豪在這一瞬間已看淸了情勢，廳堂裏除了吳飛豹之外，只有劉坤和另一個人。此刻劉坤關好門正在他的身後，另一個人在左側前約莫五步之處的。

唐豪估計好了，身形猛地而起，長劍順勢出鞘，劍刃從劉坤的小腹處劃過，揚臂刺出，正中另一個人的心窩。一招除二敵，眞是疾如流星。身沉步穩地立定身子，這才猛一抬頭。

吳飛豹先是驚愕，繼而哈哈大笑，道：「小滾龍！服了！服了！」

唐豪冷冷一哼，道：「吳飛豹！想不到吧！」

吳飛豹連連搖頭，道：「意外！意外！沒話說，吳某人連夜離城，此生不過洛陽。」

唐豪道：「說話算數？」

吳飛豹沉聲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唐豪一擺頭，道：「好！我放你一馬，將你的夥計全部帶走。」

吳飛豹站了起來，深深一拜，說道：「多謝！」

身子直起時，却突然自腰間撤出一根九節鋼鞭，抖得筆直地向唐豪面門砸來。

事出猝然，唐豪心頭大驚，慌忙壓劍去格，鏘地一聲，長劍頓時被那九節鋼鞭捲飛。

吳飛豹將手中鋼鞭甩得虎虎生風，獰笑道：「小滾龍！你因何不表意外？」

唐豪沉聲道：「原來你是一個卑鄙小人。」

吳飛豹道：「錯了！所謂兵不厭詐，請問你是如何逃出地窖的？」

話聲中，打出一鞭，唐豪飛身閃過，鋼鞭打在壁上，厚厚的牆壁立刻出現了一個大洞。這份功力實在令人心胆俱寒。

唐豪心中，已有了決定，閃過之後，復又落地而滾，暗中抽出了七首，伏地不動。

吳飛豹沉叱道：「休裝死狗……」

一鞭揮下，勁道十足。唐豪一個疾滾，人已到了吳飛豹的脚下，彈身而起，手中的七首直取咽喉。

兵器一寸短，一寸險，唐豪使用那把七首可說妙到巔毫。並不是什麼神奇的招術，他只是施展了當年行獵時所用的搏虎本領。

七首眼看來到喉下，吳飛豹只有丟棄九節鋼鞭，雙手握住了唐豪的手腕。

技的較量，轉變成力的搏鬥。在這一方面，吳飛豹顯然要軟弱一些，他倒在虎皮椅上，頭頸逐漸後仰，雪亮的七首逐漸接近他的咽喉。他突然吁吐一口長氣，鬆了雙手，閉上眼睛。

七首刺進了他的咽喉，不過唐豪適時收住了手，刀尖只割破了表皮，緊壓在吳飛豹的喉嚨管之上。

門適時打開，鄭琦梅、沈雪釵、菱姑三人疾步而進。

唐豪問道：「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鄭琦梅道：「局面已全部控制，別以爲只有你一個人行。」

吳飛豹突又睜開了眼睛，厲聲道：「小滾龍！你怎麼不趕緊挑斷我的喉管？」

唐豪搖搖頭，道：「我突然又不想殺你了，因爲我嘗過閉目等死的滋味。」

吳飛豹道：「你一定要用更殘酷的方法對付我。」

唐豪道：「你當年斷了黃烈堂的兩臂，今天我要斷你兩腿。」

吳飛豹突然發出一陣悽厲的長笑，由於喉管震動，鮮血涔涔流出。

唐豪沉叱道：「你笑什麼？」

吳飛豹道：「我笑你是一個卑鄙的小人。」

唐豪喝道：「說來聽聽。」

吳飛豹道：「你不殺我是想表現你的仁慈，但你又怕我異日向你報仇，所以要斷我雙腿。」

唐豪突地抽回七首，揮手一擺，道：

「滾！我不傷你一根毫毛，等着你來向我報仇。」

吳飛豹瞪大了眼睛，喃喃道：「你不怕？」

唐豪道：「我若怕事就不敢在黑道上混。」

吳飛豹緩緩點着頭，道：「小滾龍！我這次是眞的服了你了。」

唐豪冷笑道：「頃刻之間，這句話我已聽了兩次，不要再說了。」

吳飛豹道：「你不作小人，我也不作小人，此生絕不再來洛陽。」

鄭琦梅揮揮手，道：「雪釵！將吳飛豹交給歐陽道，連夜押送潁州。」

吳飛豹去檢地上的九節鋼鞭，鄭琦梅一脚踩住，冷聲道：「空着手走，歐陽道吃不消你在這根九節鋼鞭上的功力。」

他頹然地看了鄭琦梅一眼，跟着沈雪釵走了出去。

鄭琦梅道：「小滾龍！錦春園是你來洛陽後弄到的一筆產業，也是你唯一的產業，你打算如何處置？」

唐豪吁了口氣，道：「這裏似乎戾氣太重，我要封閉一段日子，才作買賣。」

「不作交代？」

唐豪瞠目道：「作什麼交代？」

鄭琦梅道：「因爲，我現在要找你算賬。」

唐豪苦笑道：「妳仍要殺我？」

「不錯。」

「歷經艱險危難，都沒有改變妳的意志，妳眞是一個倔強的人。」

「這是我們在地窖時的約定。」

「我遵守。」

鄭琦梅向菱姑擺了擺手，道：「姑娘請出去。」

菱姑冷冷道：「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賬要用血算，我不希望旁邊有人爲我們難過。」

「對不住！我不出去。」

「哦？」鄭琦梅瞪大了眼珠。

菱姑雙手叉腰，冷聲道：「我要在旁邊看，不管是尋仇也好，決鬥也好，都要公平。我担心會發生一個打人，一個願捱的不公平情況。」

鄭琦梅冷笑說道：「姑娘一定要管我的閑事？」

菱姑回以冷笑，道：「小滾龍的性命比什麼都値價，怎說是閑事？」

唐豪怕她們又鬧起來，連忙說道：「菱姑！妳不必爲我担心，琦梅只不過說說氣話而已，到最後一刻，她就會改變心意的。」

菱姑道：「除非姑娘親口說她不會傷害你，不然我不走。」

鄭琦梅冷冷道：「我永遠不會說這種話。」

菱姑道：「那麼，我就一直跟着妳，一直到妳打消殺害小滾龍的念頭爲止。」

鄭琦梅不去理會她，冷冷道：「小滾龍！也許你當初誤殺先父的動機値得諒解，也許你殺他是爲了要救我。這些都成過去，我不想再提。我現在要殺你，只是因爲我曾經說過要殺你。」

唐豪鎭定地搖着頭，道：「琦梅！妳在說氣話，我不相信妳有殺我之心。」

鄭琦梅沉聲道：「不是氣話，我一定要殺你。」

唐豪道：「妳一定不會殺我。」

「我會，」鄭琦梅從袖袋中拔出一把雪亮的小刀。「我說過一刀還一刀，這樣才算公平。方才妳知道銀子會帮我們，我也知道。因爲她在搜身的時候，沒有將這把刀拿走。」

唐豪沉靜地道：「琦梅！妳的良知會約束妳的手，妳絕不會殺我。」

「會。」鄭琦梅緩緩向他走近。

菱姑急得大叫道：「小滾龍！你在等死了麼？」

唐豪道：「菱姑！妳別管。」

鄭琦梅道：「小滾龍！我沒有練過飛刀，只好走到你的面前將這把刀子刺進你的心窩了。」

她緩緩舉起手臂，向唐豪的心窩刺去。唐豪穩如磐石般，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當刀尖剛觸及唐豪胸前的那一瞬間，驀地一道寒光閃過，鄭琦梅手中的小刀落下了地，手腕處鮮血如注。

鄭琦梅左手握着傷腕，轉身緩緩說道：「姑娘的刀法眞準，爲什麼不對準我的太陽穴呢？」

菱姑搖搖頭道：「我不想殺死妳。」

鄭琦梅說道：「妳眞仁慈，我還欠妳的債麼？」

菱姑不禁一楞，吶吶道：「不……不欠了。」

鄭琦梅悽惶地笑着道：「這句話很使我心安。」

她掉頭向門外走去，唐豪跟上去，沈雪釵閃身在門口出現，低聲道：「小滾龍！你該想得到她現在是什麼心情，不要去追了，由我去照顧她。」

唐豪低聲嘆息，目眶中擠出了一顆淚珠。

菱姑掏出絹帕來爲他將淚珠擦掉，柔聲說道：「小滾龍！我這樣作，你會怪我麼？」

唐豪對她默默凝視，一言不發。

菱姑道：「我……我……」

唐豪道：「菱姑！妳並沒有錯，不過妳該給她一個機會，到最後關頭，她一定會改變主意。」

菱姑皺緊了眉頭，道：「如果她不改變主意，豈不是太危險了麼？」

「唉！」唐豪嘆一聲，拾起落在地上小刀。突然大呼道：「菱姑！快來看。」

「看什麼？」菱姑疾步來到他身邊。

唐豪將那把刀遞到她的手裏，道：「菱姑！妳作錯了一件事情。」

菱姑頓時心頭大震，兩手發着抖，原來鄭琦梅用來殺唐豪的那把小刀是用錫箔紙包貼起來的木刀。

——完——



緊張刺激打鬥武俠長篇

心祭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宋曉峯偕趙靈燕在一座山頭的地穴中，窺伺得朱五絕勾通曹晉、莫天倚、楊藩、康騰，及山主郭慕陶隨身侍衞劍魂、劍魄、暗算郭慕陶，廢除他一身功力，並搜出郭慕陶發號施令的鳩頭玉印，揚長而去。朱五絕剛走，一綫天也現身叫宋、趙二人走出地穴，一綫天往探朱五絕如何對付丐帮帮主施一平，馳往丐帮臨時總壇，詎大出一綫天意外，朱五絕不特對施一平甚恭，且力爲一綫天宋曉峯辯說，一綫天被弄得迷惑不已，只好返與宋曉峯研討，此時，趙靈燕恰來，一綫天詢以是否在武昌待不住——

爲犂庭掃穴　施釜底抽薪

趙靈燕不但把王大娘和身前的秀英，秀娥，秀美，秀芬四女帶來了，連趕車的老杜和看馬的侯七也帶來了。

一綫天吩咐安置她的隨從後，留下她問道：「靈兒，武昌有什麼事？」

趙靈燕道：「今天一早，他們的人在武昌完全絕跡了，莫天倚要我先到這裏來，候命行事，於是靈兒只好回來了。」

一綫天道：「就這樣簡單？」

趙靈燕道：「近來，我在他們之中，好像突然成了外人，什麼消息也得不到了，我想，他們可能已經在懷疑我了。」

宋曉峯搖頭道：「我的看法不同。」

一綫天轉頭一笑道：「你是什麼看法？」

宋曉峯道：「與其說他們是懷疑靈燕，不如說是畏忌靈燕，因爲靈燕過去與郭慕陶很是接近，而且觀察又非常銳敏，他們控制郭慕陶的手法，如何瞞得過靈燕的利眼，所以只有把她推得遠遠的了。」

一綫天回頭向趙靈燕道：「你覺得曉峯的看法有沒有理由？」

趙靈燕想了一下，點頭道：「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

一綫天接着問道：「如果你要找莫天倚，找不找得到？」

趙靈燕點頭道：「莫天倚對靈兒還有一份眞摯的感情，臨分手時，他暗中給了我一個訊號，要我不是十分緊急時，不要隨便使用。」

一綫天沉思了一下道：「靈兒，我問你，如果我們要爭取莫天倚，你認爲有沒有可能？」

趙靈燕雙目一亮，道：「我想可以試一試。」

一綫天當機立斷，一點頭道：「你馬上把訊號發出去，要求明晚三更時分，和他一見。」

趙靈燕方領命退下去發放暗訊，忽見霍天豪急步走了進來，雙手捧着一個大紅拜帖，恭恭敬敬遞到一綫天手中。

一綫天接過拆開一瞧，笑道：「帶他進來吧！」

霍天豪應了一聲，翻身急步而去。

一綫天轉臉望了宋曉峯一眼，笑道：「朱五絕的胆子倒不小，他來看我們了。」隨手將那拜帖交到宋曉峯手中。

宋曉峯接過拜帖一瞧，只見上面寫道：「丐帮朱五絕拜。」不禁一皺眉頭道：「他

正式抬出丐幫的身份了。」

一綫天笑了一笑道：「他今天就是當了丐幫幫主，也還是後生小子，老夫不屑與他正面相對，曉峯，以後凡是他出面的地方，我們就由你出面相對。」

宋曉峯也不甘示弱，點頭道：「曉峯遵命了。」

一綫天站起身來，退出廳外而去。

宋曉峯移到正中椅子上坐下，不久工夫，霍天豪領着朱五絕緩步進入廳中。

朱五絕今天穿着一身紫色長衫，以他高大的身體，看去更是威猛氣派，他目光環掠大廳一週之後，只見正中高坐着宋曉峯一人，並不見一綫天在座，心中暗笑了一聲，直對宋曉峯案前走了過去，宋曉峯端坐不動，故意不給他應有的禮遇。

朱五絕臉上絲毫不帶不樂之色，相距宋曉峯約五步左右，停下身軀，抱拳道：「宋兄，過去我們眞是大水衝倒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如今宋兄鴻圖大展，自立基業，小弟也奉命表明身份，因此特來致賀，尙望宋兄大量海涵小弟遲來之罪。」

宋曉峯一揮手道：「請坐！」

接着，又冷然一笑道：「朱兄你是春風得意，七星會上的驕子，難得大駕光臨了，榮幸！榮幸！」

話鋒頓了一頓，又冷哼了一聲，說道：「朱兄，你的眞正來意如何，請直說了吧！」

朱五絕淡淡一笑道：「家師有一封請柬，命小弟面呈趙老前輩，不知可否請趙老前輩賜見？」

宋曉峯道：「他老人家不在，你可以把那請柬留下由小弟代收，也可以帶回去改日再來。」

宋曉峯一點不假詞色，分明是有意想激怒他了。

朱五絕目睹宋曉峯冷漠自狂，心中也似動了怒意，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又控制住了自己，淡然一笑，從懷中緩緩摸出一封請柬，放在桌案上，道：「那就有勞宋兄了。」

看來，他眞深沉，竟是一點不動怒，宋曉峯暗自忖道：「我想他絕不是前來自討沒趣……。」

一念未了，朱五絕已緩緩站了起來，一抱拳道：「另外小弟還有一事，有請宋兄見允。」

宋曉峯暗暗一點頭忖道：「來了！」

依然神情冰冷的道：「什麼事，說吧！」

朱五絕道：「想你我兄弟一起時，無論練武爲人，都多承你宋兄不時開導，分手以來，時在念中，近日小弟又學得一二種新手法，欲與宋兄切磋一二，不知宋兄可願利用今日相會的機會，賜敎！賜敎。」

說時目光四射，環掃了廳中衆人一眼，胸膛一挺，兀立雄視。

宋曉峯哈哈一笑道：「歡迎！歡迎！在這大廳之中行不行？」

朱五絕深沉陰險，暗中早已運集了全身功力，就要動手了，還是一臉笑容，道：「小弟最近只學了二三招新手，小弟是全部出籠，請敎宋兄三式，三式手法，用不着多大地方，我看不用到外面去了。」

宋曉峯步入廳中，微微一笑，道：「請！」

朱五絕點頭說道：「小弟是有心討敎，因此討命而來，也就不客氣，拋磚引玉了。」

說完，雙目一凝，靜立了片刻，左脚向後一柱，右脚前弓後曲，脚跟柱地，脚尖微微上翹，雙手向背後一背，形同「天狗吠月」之式，極是奇特了。

宋曉峯微微一怔，只覺他這式子希奇古怪，未之前見，尤其雙手後背，更難預測他可能出手部位，心念閃動之間，時機稍縱卽逝，來不及出手，朱五絕已一聲輕笑，招式再變，全身忽然向地上一撲，手彎腿曲，形同一隻「癩狗伏月」，全身空門大開，無論從那一個部位下手，都可將他置於死地，簡直是必敗之式，……那有這樣自速其死的招式？……當然不！

宋曉峯微一猶疑之下，朱五絕一式「飛龍冲天」站了起來，雙腿一併，「玉柱擎天」，雙手當胸一合，「日月在抱」，雙目一凝，寒光炯炯，洞察千里。

宋曉峯心弦猛烈一震，脫口叫了一聲，道：「三陽開泰！」

高手過招，出手如電，時機稍縱卽逝，朱五絕擺出三個式子，宋曉峯臉色連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來不及出招，如果眞招實戰，一招接不上，不是傷就是死，那還有第二次機會，不管宋曉峯對這三招有無破解之法，把握不住時機，已是一敗塗地了。

朱五絕收招一立，哈哈大笑道：「總算你把這招的名字叫出來了，老弟，實在說來，我本來比你痴長幾歲，過去白叫了你不少日子的大哥，看來你還是恢復老弟的身份吧！」

朱五絕得禮不讓人，話聲一落，雙肩一晃，帶着一陣大笑，大步走出了大廳。

宋曉峯這時一張臉漲得鐵靑，半天說不出話來了。

「咳！」一綫天輕咳一聲，從廳後轉了出來，輕笑一聲道：「曉峯，別被他唬住了，他要發得出『三陽開泰』，早就向你下手了。」

宋曉峯一驚而悟，臉色稍霽，微微一嘆道：「朱五絕這人詭計多端，他不會想不到唬不住你老人家，旣然想得到，他爲什麼還要將那不成熟的『三陽開泰』使出來？這一點，我們不可不防。」

一綫天微微一笑，道：「你放心，老夫自有主張，我們還是先看老花子的請柬吧！」伸手取起朱五絕留下的請柬，展柬一瞧，只見那請柬上寫道：「謹訂於月之十五，設席望仙坪，有請賞光，併一論是非。

施一平啓」

一綫天微一皺眉道：「只有五天了，朱五絕這小子好像是步步進逼，不給我們緩氣的機會了。」

宋曉峯劍眉雙軒，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他自己就眞的一切都準備好了，說不定又是虎頭牌。」

一綫天點頭一笑道：「不錯，他這着棋正是想行險求勝，他畢竟年輕氣盛，犯了急功好利的毛病……」

話聲中，霍天豪又走了進來道：「外面有一位頭頂竹笠，却又身穿長袍，腰束絲帶的老人，請見劍主。」

一綫天忽然問道：「那腰中所束的絲帶是什麼顏色？」

霍天豪聽得楞了一下，回想了片刻道：「好像是黃色……。」

一綫天點頭道：「是了，快請他進來，我們在密室等他。」

霍天豪領命轉身而去，一綫天輕聲向宋曉峯道：「南方俠隱李公旦來了，我們到密室等他去。」

一綫天與宋曉峯進入密室不久，南方俠隱李公旦戴着一頂大得出奇的竹笠進來了，大家見面之後，也沒有什麼客套，一綫天急口問道：「李兄，有什麼好消息見告？」

南方俠隱李公旦笑道：「確實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小弟特親身前來奉聞。」

一綫天笑道：「小弟洗耳恭聽。」

南方俠隱李公旦道：「老花子已定月之十五設宴評理之事，你們收到請帖了沒有？」

一綫天道：「剛剛收到，是朱五絕親自送來的。」

南方俠隱李公旦道：「剛才老花子也去過七星會了，你猜，他說些什麼話？」

說得好好的，忽然要一綫天自己猜測起來，顯見此老心中實在高興，所以也不管宋曉峯在一旁和談話重心的嚴肅了。

一綫天心念電閃，暗暗忖道：「不用猜也該想到，老花子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他們了。」轉頭望了宋曉峯一眼，宋曉峯微微一笑，表示他也有同樣的觀感。

一綫天笑一笑道：「我想大約是老花子外緊內鬆，準備和小弟言歸於好了。」

南方俠隱李公旦一拍大腿，哈哈一笑，道：「你猜得一點不錯，他正是這個意思，最令人高興的是，他還提出了一個令人想像不到的計劃。」眼睛一斜，仍是還要一綫天猜上一猜。

其實，根本不用動腦筋，從他語氣和神態之中，再笨的人也不會看不出來，一綫天淡淡的一笑道：「他那計劃想必是與我們原來的構想不謀而合了。」

一綫天與武當掌門人他們原來定計是，故意與丐幫製造糾紛，藉詞反目，各走極端，逼着丐幫幫主利用朱五絕的關係與山主郭慕陶勾結聯手，使山主郭慕陶的實力由暗轉明，然後，用七星會全部力量，把山主的魔羣狗黨一網打盡。

南方俠隱李公旦笑着點頭道：「老花子也正是這個意思，他也是準備假戲眞做，到時候你們可要手下留情一點，否則，可就眞被那山主所乘的了。」

一綫天想起那山主已被朱五絕所制的事，只怕他們大家都還不知道，心中躊躇了一下，正要說了出來，南方俠隱李公旦已是站起身來，一抱拳道：「老花子約會的前一日，武當掌門人準備請大家再見一次面，到時候，有什麼問題，大家再從長計議，小弟就此告辭了。」

話聲一落，便已舉步出了密室，一綫天回心一想，朱五絕制住山主的事，說不定丐幫幫主已經告訴他們了，其實這件事在目前情形之下，已沒有什麼了不起，最重要的還是朱五絕的眞正意向，但朱五絕的眞正意向，他們能知道麼？

說來徒亂人意，甚或被他們認爲自己還是拋不開兩個人私見，微一猶疑之下，南方俠隱李公旦已經出了室門，一綫天也就決定不多饒舌了。

送走南方俠隱李公旦，宋曉峯搖頭一嘆，說道：「看來七星會又被朱五絕爭過去了……。」

一綫天凝思了一陣，虎眉一揚道：「曉峯，你去把靈燕和珠兒一起叫來，我們大家再從長計議一下。」

× × ×

夜涼如水，月過中天，三更時分已經過去將近一炷香之久了，莫天倚獨自一人，背着雙手，站在一棵大樹陰影之下，仰望着天上飄浮不定的一朶奇形異狀的白雲出了神，當他回過神來時，已是將近四更天了。

這時，月影忽然隱入一層烏雲後，浮光盡斂，大地變得暗霧沉沉，陰陰森森。

莫天倚眉頭一皺，自言自語道：「靈兒爲什還不來，莫非出了什麼事……。」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打斷了他的思潮，趙靈燕熟悉的身形步法，已在他眼前出現了。

莫天倚望着趙靈燕嬌喘吁吁，趕得頭額現了汗珠，可見她的心情比自己更急，也就不忍再責問她遲到了，輕嘆一聲，道：「靈兒，你總算來了……。」

趙靈燕擦了一下額上汗珠道：「對不起，靈兒幾乎來不成了，我發現有人跟踪，跑了不少的路，才甩脫他，所以來得遲了。」

莫天倚面色變了一變道：「是不是一綫天對你起了疑心？」

趙靈燕搖首道：「應該不是他老人家手下的人。」

莫天倚雙眉一皺道：「靈兒，你對一綫天是誠之於內而形之於外了。」

趙靈燕聽了莫天倚話中有話，鎭定如恒的笑了一笑，道：「靈兒已經棄暗投明，承他老人家恩准收容了。」

莫天倚全身一震，身形一起，霍的退後了七八尺，雙目一瞪道：「那你是利用老夫對你的感情，騙老夫自投羅網？」

趙靈燕神色一黯，悽然叫了一聲，道：「義父，你爲什麼連靈兒也不相信了，靈兒要是有心騙你，也不會一開口就把實情告訴你老人家了。」

這句話倒是實情，趙靈燕如果存心要騙他，又爲什麼一開口就毫無顧忌的把自己立場表明出來？相反的，這正是趙靈燕顧念舊情，對他眞誠坦率之處。

莫天倚暗暗吁了一口氣，但却不敢一點不戒備，仍站在遠遠的道：「你這樣自承背叛山主，不怕老夫將你擒回問罪？」

趙靈燕輕吁一聲，道：「義父，你老人家也知道，跟着那陰狠惡毒的山主，將來一定不會有好下場，你老人家難道就不希望靈兒有一個新的生活麼？」

莫天倚啞口無言，沉默了半天，苦笑一聲，道：「老夫今日就是徇私放過了你，我想山主的毒藥也一定放不過你，你爲什麼不先和老夫商量商量？」

趙靈燕雙目一抬，眼中閃起一道亮光，道：「靈兒正是爲了此事，特請你老人家前來相會。」

莫天倚搖頭不迭的道：「你想謀解藥

是不是？這事你也知道，原來就沒有辦法，現在是更沒有辦法了……」最後一句話，他是言出無心，話說出口之後，才驚覺過來，臨時利住了口。

趙靈燕暗中笑了一笑，故作沒有聽出他的漏洞，雙眉一揚，道：「義父，你老人家會錯了靈兒的意思哩，靈兒是來告訴你老人家一件事哩！」

莫天倚訕訕的一笑，問道：「是什麼事？」

趙靈燕道：「我們不是都懷疑自己中了山主的毒麼？其實，他根本就沒有在我們身上下毒。」

莫天倚一怔道：「你怎樣知道他沒有向我們身上下毒，那他爲什麼每月隔二三個月，一定借故請我們喝一杯『碧玉春』，那不是明明壓制住我們體內的毒性發作麼？」

趙靈燕一笑道：「這就是山主的厲害了，故意給大家心理上造成一種無形的陰影，使大家都以爲自己中了毒，而又檢查不出來，這比眞正下毒的作用，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

莫天倚苦笑一聲，說道：「你也許說得是，可是老夫身上，現在却眞的中了毒了。」

趙靈燕忽然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玉瓶，道：「義父，靈兒這裏有一種奇藥，善解百毒，您要不要試一試？」

她邊說邊打開瓶塞伸手向莫天倚口邊送去。

莫天倚眼中泛起一道疑雲，但旋即輕嘆了一聲，暗中轉念，冒險一試了，於是張開了口。

趙靈燕那藥瓶之中只裝了一滴藥水，藥水滴在莫天倚舌面上，莫天倚只覺其苦無比，苦得全身打了一個冷，也不覺得吞入腹中，就在舌面上消失了，接着，全身如焚，出了一身熱汗，熱汗出後，頓覺神清氣朗，通體皆暢。

莫天倚原本担着極大的風險，冒死一試。

果然，趙靈燕的解藥眞有效，竟把朱五絕下在他們身上的毒給解了。

莫天倚蒼目之中，淚光閃閃，叫了一聲：「靈燕……」聲音一黯，一時百感交集，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要知，莫天倚年過六十，馬上就快七十歲了，一生爲人作嫁衣裳，先是帮助山主，發展勢力，原想稱雄武林，揚眉吐氣一番，接着年齡一天一天老大，不如意的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一片雄心，被打擊得蕩然無存，午夜夢廻，但覺自己孤苦零丁。

如今又落到了朱五絕手中，將來結果如何，更難預料，難免興起一片凄涼悲戚之感。

當此走投無路，日暮窮途之際，趙靈燕忽然將他被朱五絕所制的毒藥解了，絕處逢生，莫天倚心情的激動，不言可了。

趙靈燕也不多說勸慰的話，黯然一嘆，萬福一禮，道：「靈兒身受你老人家十數年來撫育愛護，今後，各奔前程，唉！還請你老人家多多賜諒……你老人家出來已經很久了……。」

平平淡淡的話，更見眞情，莫天倚忽然出口叫了一聲：「靈兒……。」

他叫聲出口之後，却又忍住了口。

趙靈燕輕聲呼了一聲：「義父……」

她也是千言萬語，說不出一個字來。

驀地，遠遠傳來二聲隱隱若若的慘號，入耳心驚，莫天倚猛然一震，道：「靈兒，你說剛才有人追踪你……」

趙靈燕抬起頭來，還沒答話，已有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向他們立身之處飛掠而來。

兩人各自一斂神，不約而同，各自暗中提功戒備，轉臉注目望去。



莫天倚、趙靈燕提功戒備，全神注望着奔來影黑。

只見一條人影，奇快無比，閃眼而到，落在他們身前，身形一定，原來是宋曉峯。

莫天倚一見來人是宋曉峯，眉頭不由微微一皺，宋曉峯不讓他開口說話，先向他抱拳一禮，道：「莫老前輩，剛才有二位山主的人，已被晚輩除去了，你老請回去吧！」

話聲一頓，轉頭望了趙靈燕一眼，接道：「靈妹，我們也走吧！」

趙靈燕忽然叫了一聲：「義父！」撲地拜了一拜，站起身來，只見她秀臉之上已是掛上了二行清淚，一扭頭，轉身飛射而起……。

莫天倚忽然臉色一正，現出了毅然堅定的决心，叫了一聲：「靈兒，慢走！」

趙靈燕騰空的身子，凌空一翻，折回落到莫天倚身前，道：「你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

莫天倚道：「老夫决心不回去了！」

趙靈燕終於等到了他這句話，暗暗鬆了一口氣，猛然大叫一聲：「啊！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就要向莫天倚身上撲了過去。

莫天倚搖手一笑，道：「靈兒，這大的人了，也不怕宋大俠笑話。」

宋曉峯搶前一步，一揖到地道：「晚輩不敢！」

莫天倚長嘆一聲，說道：「老夫眞慚愧……。」

宋曉峯躬身道：「老前輩高舉義旗，晚輩敬佩無比。」

趙靈燕忽然嬌喝一聲，道：「什麼老前輩，你該叫岳父了！」

莫天倚哈哈一笑，道：「老夫！哈！哈！哈！哈……」

× × ×

莫天倚後來還是回去了，不過回去的不是他本人，而是經過精心易容的宋曉峯，就像趙靈燕與莫天倚這次的見面，經過精心設計一樣，趙靈燕沒有說一個請莫天倚棄暗投明的字，而莫天倚居然反正了。

宋曉峯有莫天倚供給的一切正確的消息，又從莫天倚暗中親自把他送到地頭，端的神不知鬼不覺，宋曉峯突然睡在莫天倚床上。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朱五絕到底存的是什麼心，打的是什麼鬼主意，莫天倚也弄不清楚，這只有等宋曉峯親自去發掘了。

他們住的地方，很是偏僻，房屋也是臨時搭蓋的，但蓋得不少，裏面住了四五十個人，都是山主郭慕陶的主要幹部，外形看，一切都沒有多大的變化，山主郭慕陶仍是羣魔之首，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也依然各領一軍，不過莫天倚的手下，多半已進入丐幫，現在只是一個空架子。

倒是笑面天王曹晉在身邊的實力最大，過去教過宋曉峯的那些老魔頭，也都集中在這裏。

宋曉峯對莫天倚的幾個親隨，都不陌生，再加莫天倚的悉心指教和自己的小心，那些隨從竟誰也沒看出當前的莫天倚已不是原來的莫天倚了。

宋曉峯用過早點，吩咐一聲，便叫人去請谷中鶴，谷中鶴懷着一顆疑神疑鬼的心理來到宋曉峯房中，宋曉峯在他面前，可沒有什麼顧忌，當即用傳音神功表明身份，道：「谷師伯，我是曉峯！」

谷中鶴驚叫了一聲，道：「你好大的胆，爲什麼又回來了，莫天倚呢？」

宋曉峯道：「莫天倚已經被靈燕感化投過來，所以小侄才得易容化裝而來。」

谷中鶴道：「莫天倚難道沒有告訴你，這裏什麼消息都沒有，大家只是等死，我看你要白來了。」

宋曉峯搖頭一笑道：「不見得，有些事情，只怕你老人家還不知道。」

谷中鶴一笑道：「莫天倚雖然地位比老夫高，老夫却不相信比他知道得少。」

宋曉峯道：「小侄請問師伯一事，山主已經失去了自由，您知不知道？」

谷中鶴驚叫一聲，道：「有這等事，老夫倒是一點不知道，他看來一點也沒有異狀。」

宋曉峯於是把山主郭慕陶如何受制之事，一一告訴了谷中鶴，谷中鶴聽了，慨嘆一聲，道：「眞是惡人更有惡人磨，山主陰溝裏翻船，只怕他做夢都想不到，會栽在朱五絕這後生晚輩手中。」

話聲頓了一頓，雙眉微微一皺，道：「問題既然在朱五絕身上，你該想辦法打入丐帮才是，到這裏來做什麼？」

宋曉峯道：「朱五絕在丐帮現在是一本正經，表現得非常出色，看不出他的毛病，我想他如果存心不良，所需要的人力，還是山主的這股力量，目前這裏雖然也看不出他的眞正用心，但遲早他總會有所表示，小侄就是來等這個機會。同時，小侄還想做一點釜底抽薪的工作，這工作如果成功的話，朱五絕縱是詭計多端，也不足爲慮了。」

谷中鶴眨動雙目，沉吟了一陣道：「你想動笑面天王曹晉的腦筋？」

宋曉峯點頭道：「據莫天倚說，笑面天王曹晉，獅王楊藩，虎霸康騰，劍魂劍魄二人，都和他一樣被朱五絕在身上下了毒，由此不難想知，他們與朱五絕的結合，多有不得已的成份，因此，小侄想把他們身上的毒都解了，給朱五絕來個心腹之患。……」

谷中鶴搖手截口道：「這……我想不大妥當吧！」

宋曉峯轉頭凝目，道：「師伯的意思是……？」

谷中鶴道：「這幾個人，個個都有齊天的野心，尤其是劍魂劍魄兄弟，更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們一旦成了無羈之馬，如果控制不住，被逃出手去，將來又是一大隱憂。」

宋曉峯道：「義父他老人家也曾想到這一點，他說你老人家與他們相處甚久，知之最深，最後决定，還是看你老人家的意見，你老人家既然如此說，那小侄就不作此想了。」

谷中鶴聽說一綫天非常重視他的意見，心中甚是高興，笑了一笑，道：「不過，我想笑面天王曹晉身上，倒是不妨試一試，我看他近來雄心漸淡，說不定，他也像莫天倚一樣，心中起了變化，只是，他不能和莫天倚，有一個趙靈燕可以畧舒所懷……。」

一語未了，外面忽然傳來笑面天王曹晉的話聲，道：「你們旗主難道還沒有起來麼？」

谷中鶴一打眼色，宋曉峯便在房中發出一聲哈哈大笑道：「曹兄，小弟不但起床已久，而且，也算準你要來，有候多時了。……」

宋曉峯與谷中鶴剛站起來，笑面天王曹晉已掀簾走進房來，他目光一掃，見到谷中鶴，微現驚訝之色，道：「谷賢弟，想不到你也在這裏。」

笑面天王曹晉不是想不到谷中鶴在莫天倚這裏，而正是因爲聽說谷中鶴被莫天倚請來，心中生疑，故意撞來的。

宋曉峯那句「有候多時」的話，便是針對這一點，所佈的棋子。

宋曉峯與谷中鶴相處已久，神傳意會，谷中鶴那一道眼色，兩人便默契在心。

笑面天王曹晉因宋曉峯那句話，心中疑念頓釋，與谷中鶴打過招呼後，轉頭笑問宋曉峯道：「莫兄，你既然相候小弟，可是有什麼賜教？」

宋曉峯靈機一動，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瓷瓶道：「曹兄你見過這隻瓷瓶沒有？」

笑面天王曹晉望了一眼，一笑道：「小弟向來不留心這些小巧隨身之物。」武林人物，刀頭上舔生活，身上總得帶有些藥物保命護身，所以很多人對自己隨身的藥瓶，非常講究，因此，也常能從一些藥瓶上，看出一個人的眞正身份。

谷中鶴緩緩接口道：「莫兄一早起來，在床頭發現這隻瓶子，甚是眼熟，懷疑是宋曉峯之物，因小弟與宋曉峯相處甚久，所以要小弟來看一看。」

笑面天王曹晉一笑道：「賢弟你看這瓶子是不是宋曉峯的？」

谷中鶴點頭道：「正是宋曉峯的！」

笑面天王曹晉訝然道：「眞是他的東西！」眉頭一皺，並未把心中的想法都說出來。

宋曉峯笑了一笑，道：「此外，這瓶子之上原來還寫了一行字……。」

笑面天王曹晉目光一閃，向瓶子上望去，却不見瓶子上有字，方待發問，宋曉峯微頓之後，接道：「那字跡是用一種很奇怪的藥水寫的，剛剛不久前，忽然消失了。」

笑面天王曹晉道：「上面寫的是些什麼話？」

宋曉峯道：「『瓶中之藥，可解劇毒』八個字。」

谷中鶴立又作證道：「小弟來時，那八字仍隱若可見，這是一點不假。」

笑面天王曹晉忽然沉吟起來，蹙眉不語。

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在山主面前都想壓過對方，明爭暗鬥，非止一日，不知莫天倚又在耍什麼花招，笑面天王曹晉不得不小心謹愼，防他一着的。

宋曉峯忽然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閃開了一絲心扉之門，似是他也有他的顧忌，一嘆之後，也未說話。

笑面天王曹晉抬頭望了莫天倚一眼，莫天倚正也擧目向他望去，兩人目光一觸，迅快的又收回了目光。

兩人默然無語的相持了一陣，宋曉峯忽然又長嘆了一聲，道：「曹兄，小弟有兩句話想說，但不知當說不當說？」說話之際，又轉目望了一望谷中鶴。

谷中鶴微微一怔，若有所悟的，站起來道：「小弟想起來一事，要去看看了，兩位……。」

宋曉峯一搖手，說道：「谷兄請坐，小弟是想請你谷兄爲證，和曹兄說兩句眞心話。」

谷中鶴一抱拳道：「這……。」做出堅欲離去的姿態。

笑面天王曹晉揮手道：「谷賢弟，莫兄既然一片誠意，你就坐下吧。」

笑面天王曹晉也叫谷中鶴留下來，表示笑面天王曹晉也有意和莫天倚作進一步的談話了，更證實他們沒有猜錯笑面天王曹晉心理上也有着苦悶。

宋曉峯暗暗吁了一口氣，輕咳一聲，道：「小弟覺得我們這些年來，明爭暗鬥，到底爲的是什麼？如今一代新人換舊人，我們稱雄江湖的機會更是不多了，因此小弟誠摯向你曹兄表示，從今以後，小弟不願再與你曹兄爭什麼長短了。」

笑面天王曹晉雙目神光烱烱凝視莫天倚一陣。嘴角牽動的道：「此話當眞？」

他不敢輕易相信莫天倚，所以還不敢貿然敞開心扉，這話問得很有深度，能不能坦誠相談，要看宋曉峯的應付了。

宋曉峯可不眞是莫天倚，當然，他不在乎先輸這口氣，微微一笑，道：「不瞞你曹兄說，小弟縱然有心與你曹兄再爭一日之長短，現在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先不說朱五絕原是曹兄你的人，你知不知道，小弟已被朱五絕强迫服下了他的毒藥……曹兄，你當然不同……」

莫天倚好大的胆子，竟敢當着谷中鶴的面把自己受制於朱五絕的事，說了出來，由此，可證他倒是一片眞心，不是使什麼詭計了。

笑面天王曹晉忽然問谷中鶴道：「谷賢弟，請你老實告訴小兄，你們還談了些什麼話？」

谷中鶴面色一正，道：「莫兄還告訴了小弟，有關山主的事。」

笑面天王曹晉回目望了莫天倚有頃，道：「莫兄，你的胆子倒是不小！」

宋曉峯冷然道：「小弟是捨命換眞情，現在就看你曹兄的了。」

笑面天王曹晉目光一收，黯然一嘆道：「不瞞你莫兄說，朱五絕雖是小弟一手培植出來的，只怕他對我的猜忌比對你莫兄更甚，他在我身上早就下了毒手。」

宋曉峯驚訝至極的大叫一聲，道：「怎樣他……」聲音一低，接道：「對你也下此毒手？」

笑面天王曹晉道：「這沒有什麼奇怪，他就是這種人……」

莫天倚道：「想不到你曹兄和小弟，倒眞是同病之人，我們幾十年的明爭暗鬥，時至今日，這場夢也可醒了吧！」忽然向笑面天王曹晉把手伸了出去。

笑面天王曹晉現在再不猶疑了，也伸出手來和莫天倚的手緊緊握在一起。

兩人相對一笑，莫天倚收回右手，拿起那藥瓶道：「曹兄，小弟要冒險試一粒瓶內藥丸了，如果有效，那時再請你曹兄

服用。」

說着，打開瓶塞，倒出一顆藥丸納入口中，立即閉目調息起來。

谷中鶴取過那藥瓶，也倒出一粒藥丸，便待向口中放去，笑面天王曹晉道：「你也中了朱五絕的毒？」

谷中鶴道：「小弟沒有。」話聲中，已將那粒丸藥納入口中，閉起雙目來。

笑面天王曹晉與谷中鶴相處甚久，兩人雖是同床異夢，志趣各異，但谷中鶴對笑面天王曹晉面前的表現，是令他非常激賞的坦誠忠實，因此笑面天王曹晉對他也是另眼相待，倚賴至深。

谷中鶴吞服那粒藥丸，當然是爲笑面天王曹晉以身相試，如果有什麼問題，笑面天王曹晉就不再上當了。

笑面天王曹晉感激而又感慨的輕輕嘆了一口氣，暗中一提功勁，只要谷中鶴稍有不對，他就要搶先向莫天倚出手了。

笑面天王曹晉目光在谷中鶴與莫天倚兩人臉上轉來轉去，不久之後，谷中鶴平靜的臉色上，綻開一絲微笑，接着睜開眼來，向笑面天王曹晉點了一點頭，那是表示，那藥丸安全可靠。

笑面天王曹晉放心地要過藥瓶，取了一粒藥丸，放入口中，調息起來。

笑面天王曹晉只覺藥丸入口，苦得幾乎難以下咽，但片刻之後，由苦轉甘，由甘轉涼，心胸一舒，百骸皆暢，果然把朱五絕所下的毒物，掃蕩得無影無踪。

笑面天王曹晉喜不自勝，睜開眼來，莫天倚早已收功坐在一旁等待他了，他這時已不待莫天倚開口，先自一抱拳道：「莫兄誠不我欺，小弟不多空言申謝了，但不知莫兄有何高見賜教？」

宋曉峯解了笑面天王曹晉體內之毒，算是已經初步成功，他深知笑面天王曹晉這類飽經世故，見多識廣的老魔頭，只能點到爲止，切不可操之過急，否則欲速不達，變巧成拙，當下搖頭苦笑道：「小弟目前是一片茫然，也不知如何是好了，還得請曹兄拿個主意，小弟無不從命。」

笑面天王曹晉也因事出意外，一時心理上沒有準備，應待攷慮計劃的地方太多，沉吟了一陣，道：「一時之間，小弟也是樂昏了頭，想不出什麼意見來，這樣好不好，我們各自想一想，晚上還是我們三人，再從長計議如何？」

宋曉峯點頭道：「曹兄所言甚是，小弟潔樽相候！」

笑面天王曹晉與谷中鶴雙雙告辭出來，回到笑面天王曹晉房中，笑面天王曹晉留住谷中鶴微微一皺眉頭道：「谷賢弟，你看莫天倚不是設什麼陷阱吧？」

他在陰狠險惡的江湖道上闖了一輩子，遇事必先朝壞的方面想，然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谷中鶴想了一想道：「這件事一時之間很難下斷語，不過有一點，你身上的毒解開了却是事實，至少風勢不對，不至束手待斃了。」

笑面天王曹晉皺了皺眉頭道：「你看，是不是山主不死心，意圖死灰復燃？」

谷中鶴道：「山主的一身功力眞的被廢了麼？」

笑面天王曹晉說道：「事後，我們每個人都仔細檢查了他一下，絕無修復的可能。」

谷中鶴說道：「那他還想什麼死灰復燃？」

話聲頓了頓，輕「啊！」一聲，道：「你看是不是趙靈燕那丫頭出的主意？」

笑面天王曹晉道：「賢弟，你不知道，趙靈燕是奉山主之命去臥底的，你剛才否認了山主的可能性……」

一語未了谷中鶴截口道：「小弟是懷疑趙靈燕已經眞心投到宋曉峯身邊去了，趙靈燕把解藥送來，於是莫老兒編了那套鬼話，你想，憑莫老兒那身功力，有誰能把那藥瓶送到他床頭而不被發現，這不明明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谷中鶴把話說完之後，心中揑了一把冷汗，只要笑面天王曹晉一搖頭，這件事就算吹了，因此，瞪目看着笑面天王曹晉，心中却是忐忑不定，跳動不已。

笑面天王曹晉點了一點道：「有此可能！」

谷中鶴說道：「大哥，你準備作什麼打算？是暗中告訴朱五絕呢？還是順水行舟？」

笑面天王曹晉不作正面答覆，忽然問道：「依你的看法呢？」

谷中鶴暗中揑了一把冷汗，硬着頭皮道：「以朱五絕對付山主的手段看來，小弟是不願意和他打交道。」

笑面天王曹晉道：「如果和宋曉峯打交道，至多可以留下這條老命而已，但一切抱負只有落空了。」

谷中鶴大胆的道：「時不我與，大哥，我們都老啦！你還想有多大的作爲？」

笑面天王曹晉雙目一瞪，精光暴射的望着谷中鶴，道：「賢弟，你與宋曉峯有什麼連絡沒有呢？」

谷中鶴暗中一凛，力持鎭靜的淡淡一笑，道：「大哥如果疑心小弟，小弟以後不表示意見好了。」

笑面天王曹晉收回目光，搖頭一嘆道：「小兄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但笑面天王曹晉沒有再說下去，接着，却揮了一下手，道：「小兄要靜靜的想一想，你先回房去休息吧！」

谷中鶴回到自己房中，也不便再去找宋曉峯，就守在房中，暗中注意着笑面天王曹晉的一擧一動。

一天過去了，笑面天王曹晉再沒有異常的擧動，谷中鶴正等着笑面天王曹晉同去赴宋曉峯的約時，笑面天王曹晉忽進來道：「賢弟，今天晚上約會取消了……」

谷中鶴猛然一震，道：「大哥……」

笑面天王曹晉見谷中鶴一臉情急之像，不由微微一笑道：「不是別的，朱五絕傳訊來，要小兄去見他。」

谷中鶴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不知有沒有莫老兒？」

笑面天王曹晉道：「不知道，你到莫老兒那裏去看一看，如果有他，你就說小兄有事，改明晚再談吧。」

有這句話，至少表面笑面天王曹晉不會暗中告訴朱五絕，谷中鶴跑去找宋曉峯，宋曉峯已先一步出去了，谷中鶴更是放心，只要今天沒有發生變化，笑面天王曹晉身上下的工夫就不算白費了。（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落拓生、過老實，在杜龍飛家中，與杜龍飛、公孫荷定下誘敵現身之計後離開杜府，翌日，杜龍飛往無遮棚暗中通知和氣老隋，定於後日出門，杜龍飛走後，和氣老隋發現有人跟踪，乃命徒弟小木頭去反跟踪，小木頭利用小花子通知杜龍飛，同時把跟踪的漢子所懷水火牌盜來，那晚由快樂叟吩咐神翁、落拓生等隨他往太湖，命小妮子、小木頭及小牛留守。快樂叟剛出正陽門，又立吩咐落拓生與和氣老隋返回無遮棚，彼則與過老實、神駝翁續繼上路，邊行邊說小龍惹了痳煩。

拷問秘中秘　施行狠鬥狠

快樂叟嘆口氣道：「躲避一個人，是位姑娘。」

神駝翁哦了一聲道：「那個姓葉的女娃兒？」

過老實道：「躲可不是辦法，大哥可還記得『淸虛』那牛鼻子老雜毛的話？」

快樂叟道：「就因爲那牛鼻子雜毛的陰陽奇準，才叫我煩心。」

神駝翁道：「人長的如何？」

快樂叟道：「論人是上選，比妮子差些兒。」

過老實道：「這事小弟認爲交給九哥辦最好，他有經驗。」

快樂叟道：「這話要叫老九聽到，他準又生半天悶氣，別看當年他一個人能應付五位女俠，但箇中氣苦却自己肚子裏有數。」

神駝翁道：「小弟說句正經話，這件事，交給妮子去辦，保證她能辦個三全其美。」

快樂叟面色一寒道：「辦不到，我不允許小龍有兩房家小！」

神駝翁據理以爭道：「大哥可別忘記，恩兄身屬兩家，也有兩房妻小。」

快樂叟一楞，似有所感，正要接話，突生警兆，揮手道：「噤聲，有人來了！」話聲中，老哥兒三個身形閃移皆已隱於暗處。

適時，兩條黑影如喪家犬般，一邊向前面疾縱，一邊頻頻回顧，飛縱漸近，左側那個脚步一滑，半跪在地上，右側那個急聲道：「怎麼樣？挺着點，就到了！」

跪坐地上的那人道：「二哥先回去報信吧，反正我也上不了門樓啦。」

另外一人道：「難道傷有這麼重？」

跪坐地上的，掙扎着邊起身邊道：「沒什麼，大不了我這『三翼飛魚』從今後變成雙翼！」

另外一人已半抱半扶的將跪坐的人抱起，道：「那我扶你在旁邊黑影裏忍一會兒，我就回來接你。」

受傷的一個嗯了一聲，另外那人扶他到了暗影處，轉身要走，面前不知何時已站定了神駝翁，神駝翁正冷冷地瞧着他們，沒帶傷的一人，霍地撤出背後的三尖兩双「分水刀」，話都不答，猛向神駝翁「天靈額頭」剁下！

神駝翁一笑道：「算你狠！」話聲中，不躲不閃反而伸手硬生生的抓向鋼刀。

那知這人竟是虛招，刀法一展，人却反向飛退，意圖由旁邊疾縱逃入不遠處的一片雜叢中，詎料這斯刁猾，今夜是看走了眼，也碰上了狠漢子，他身形縱起尚未落下，神駝翁已等在前面，嘿嘿兩聲道：「你小子要是自認腿快，儘管跑，上下左右不管那一方，我放你先跑，祇要你能逃出三丈，我駝子作主放你的生！」

這人話不敢答，沉刀下墜，右足一登地面斜向左方飛去，但人到了中途，倏忽



反向而逃，一躍兩丈，在他想這種出乎意料的身法，逃出三丈絕無問題，那知在變勢反縱拔起將落的刹那，正好看到神駝翁笑嘻嘻地等在那裏，並且自言自語道：「駝子跑不快，只好瞎撞，古人有『守株待兔』之識，但我信可能有這種幸運，老子就在這裏等兔子了！」

這人至此始知逃已無用，再看受傷的同伴，竟在這一刹眼的工夫失去踪影，頓悟絕難脫身，把分水刀往地上一揷，道：「在下認輸了，請朋友你報個『萬兒』，說明咱們曾在何時何地結過『樑子』，想把在下怎麼樣？」

神駝翁一笑道：「太湖來的果然够種，滿口行話，一身硬骨，小子，可惜駝爺不吃這一套，說，你叫什麼東西？」

這人怒聲道：「朋友，江湖人說江湖話，殺人不過頭點地，程二爺認栽已經很够了，朋友你若是這麼開消的，可別說程二爺用骯髒話罵你！」

神駝翁冷哼一聲，正要說些什麼，心靈突生警兆，耳邊已聞異聲，立即凌虛出指，封了這人穴道，挾之暗處靜待變化。

這人沒有想到神駝翁有「凌虛封穴」的功力，穴道雖被封閉，不禁暗呼一聲「僥倖」。

神駝翁祇顧帶走了這個人，可忙中出錯忘記了那把分水刀，等在暗處想起來的時候，立即低聲道：「大哥，我忘了小子的那把刀！」

快樂叟低聲道：「正好，留下它沒害處。」

適時，自不遠處的街道上，飛馳來了

三個人，瞬間已經到了面前，頭一個突然驚咦出聲，霍地止步。

身後兩人也立刻停下，頭前這人左顧右盼了刹那後，雙眉皺起，默然自地上抓起了那把分水刀，拾刀在手，頓又驚咦一聲道：「二當家的眞厲害，讓咱們去接應的時候，我還一肚子的不服氣，沒想到果然出了事。」

左邊那人道：「李爺，是誰的刀？」

被稱爲李爺的人，把刀一遞道：「自己拿去看！」

右邊那人先伸手接了過去，看了一眼，驚聲道：「李爺，這刀竟是老程的，刀在此，他人怎麼……」

李爺哼了一聲道：「人怎麼？哼，人完了，若是人還好好的，會丟了刀！」

左邊那人道：「李爺，那我們似乎用不着空跑了，回去稟陳二當家的吧。」

李爺嗯了一聲道：「這次你聽明了，不錯，我們用不着空跑了……」

右邊那人頭一搖道：「我不贊成，前面的弟兄們是六位，雖然老程的刀法是丟在此處，另五位就許正在點子的『垛』裏賣命，說什麼我們也得去看看！」

李爺怒哼一聲道：「看個屁，六個人裏面，老程是高手，刀丟在這裏，別人會能還在點子『垛口』上？別他媽的自以爲是，走，回去才是聽明人。」

話剛說完，正要轉身回頭走，身後已傳來話聲：「錯了，不來的才是聽明人，既然出來了，再想回去祇怕不太容易！」

李爺適時轉過身來了，面對面看淸了阻路人是個面團團如富翁的人，李爺並沒慌張，僅僅是退了兩步，道：「相好的眞不含乎，報個名吧！」

過老實嗤笑出聲道：「老夫手下的『鷄零狗碎』，也比你小子強上十倍，你敢把老夫認成相好的，是瞎了你的狗眼！」

李爺身後的兩個人，正要暗撒兵刄，詎料冷笑傳自身後，接着祇覺一麻，穴道已遭封閉，開不得口，挪動不能，成了肉塑的「眞身」！

兩聲冷笑，可驚動了李爺，百忙中回顧，自己帶出來的兩大高手，成了木頭，妙的是，身後虛無空闊，沒見半個敵人影子！

李爺心裏有數，但仍未畏懼，沉聲對面前過老實叱道：「胖小子，還不把你那些狐羣狗黨喚出來？」

過老實面色一寒，不理他，却對着無人處道：「大哥，這該怎麼說，那要小弟忍嗎？」

無人處，竟傳話聲，道：「十弟若不出氣，就拿他問口供吧！」

過老實一笑，這才轉對李爺道：「老夫要在你身受百苦千刑之前，告訴你實情，老夫兄弟已久不傷人，今夜對你却不能不破例照應，這是因爲你罵了句『狐羣狗黨』而自找的，不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如能改則善莫大焉，你小子若能不叫老夫費事，問東答東，問西回西，老夫保證仍然不動你一根汗毛，若是自認身硬骨堅心似鐵，小子，那就別怪我老頭子心狠手辣！」

李爺怎會聽這個，一聲嘿嘿道：「胖小子，李老子就是不信這個邪……」

話沒說完，「劈叭」兩響，臉上已捱了兩下重地，一張臉腫成了「猪尿泡」，顏色活像那死魚的腮！

過老實打完人再問話，道：「現在實講，正陽門樓上，是你們稱爲『二當家』的那小子在謀劃並指揮一切，抑或是另外還有身份更高的人，說！」

李爺捱了兩巴掌，眼珠子全都紅了，張口吐出牙槽的血，吼一聲，雙掌突出，猛力撲了上來！

過老實動也不動，直等李爺雙掌遞到，才輕描淡寫的左手凌虛一劃，李爺倏地雙臂自動下垂，殺猪般狂嘷了起來，嘷過半聲，過老實又凌虛出指一點，李爺變成了啞巴，大嘴直張，却連半點聲音沒有。

他那兩隻手掌，齊腕垂蕩，顯然是被過老實凌虛一劃所發的罡氣掃斷，自是不怪他會痛的窮吼厲嘷。

過老實依然冷冷地說道：「小子，老夫要拍開你的啞穴，重新問話，你祇要敢有半聲哼哈，老夫就把你一身骨節折脫，若肯實話實說，乖乖地說，問完一事後，老夫會先止住你的痛疼，不相信好壞兩面你全可以試一試。」

說着凌虛推掌，李爺啞穴開了，李爺見識多，這種手法雖是第一次見，聽可早就聽人說過了，所以緊咬住了牙，果然連半聲哼哈都沒出。

過老實淡然一笑道：「對了，這才乖，答我剛才的問話吧！」

李爺顫抖着忍着痛，道：「就是……是……二當……當家的主……主持。」

過老實二指點出，李爺痛疼立止，過老實又問道：「你們是太湖的水寇，遠來京師想幹些什麼？」

李爺哭喪着臉道：「我祇是奉令行事，還沒有資格參於機密，這非問我們二當家的不可。」

過老實哦了一聲，對無人處道：「大哥認爲如何？」

無人處，答話聲道：「不可靠！」

過老實對李爺冷冷一哼道：「聽到了沒有，你的話不可靠！」

李爺向無人處喊道：「那位接話的朋友……。」

無人處又傳話聲道：「再稱朋友，斷你的雙腿！」

「是是，在下說的是實話，您一句不可靠，簡直可能要了在下的命……」

「怎麼，我說你不可靠你不服，好，告訴我老頭子，你在太湖四十八寨中是個什麼脚色？」

「在下僅僅是一名巡檢……」

「十弟，再給他個巴掌，用些力！」

叭地一掌，李爺被打出八尺，這反而成全了他，他索與賴在地上不起來了。

無人處話聲又起，冷冷問道：「什麼脚色？」

「是四十八寨副總巡檢。」

「這還差不多，來京何幹？」

「對付杜龍飛一家，和小寒山的師兄弟們！」

「呸！憑你們也配！」

「我們二當家的有這份本領！」

「放屁，包括你們太湖的賊頭，也休想能拔杜氏家宅的一根草，說實話，是什

麼人在幕後主持？快！」

「在下知道是有一個人，和二當家的聯絡，但是我們全沒見過，也沒聽二當家的說起過這人是誰，這是實話。」

「十弟，差不多了，叫他睡吧，咱們該辦正事了！」

過老實答應一聲，伸手處，李爺有現成的「地爲床」，他睡了，這一覺也睡丟了他那仗以爲惡的一身功力。

快樂叟和神駝翁，早已將另外的兩個太湖匪徒發落好，老弟兄騰身而起，撲上了「正陽門」樓頭。

門樓上四面的磚石窗口早已用黑帘遮蔽，外觀近看，皆不見一絲兒燈光，快樂叟位於左方，窗間黑帘能遮影，却難遮音，是故裏面若有人談話，外面仍能聽得淸楚。

此時「敵樓」中正有人在大發雷霆，聲音雖然不高，却有威嚴，由聲音上可以推斷出這人的年紀並不很高。

祇聽他沉聲道：「我祇當你已經死在外面，原來你還能活着回來！」

捱罵的人沒敢回話，這樣更使罵人的發了脾氣，砰地一聲，顯然是一拳擂在厚板上，接着喝道：「你啞巴了，爲什麼不開口？」

捱罵的人這時才低低地說道：「屬下遇上特殊事故，所以來晚了，願領二當家的規法。」

「哼！叫你釘牢那個姓杜的，閒事別管，酒別喝，姓杜的早就回家了，你反而沒了影子，講，碰上了什麼特殊事故？」

快樂叟暗中一笑，知道捱罵的這人正是着了小木頭道兒的瘦漢子，瘦漢子以極低的聲調道：「屬下遇上了扒手！」

「啊？你說什麼？」二當家的顯然是十分吃驚。

「屬下一時失愼，着了別人的道兒，被扒走了……」

「你可眞不含乎，從太湖來京裏丟人，你那一身功夫是假的，什麼樣子的扒手照顧上你你會不知道，講，丟的是什麼東西？」

「是……是那個小黑皮包兒！」

「叭」地一聲，接着是瘦漢子的呼痛聲，繼之二當家的怒斥道：「很好，如今你祇有一條路好走，誰也救不了你，快些吧，叫我別費事！」

「二當家的，屬下實在是……」

「住口！有一大車的道理也沒用，誰也担當不起你出的這亂子，除了用你自己的血外，別無解決的辦法。」

「二當家的請聽屬下一言。」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屬下甘願受死，祇請二當家的寬限幾天……」

「辦不到！」

「屬下中人暗算，不報此仇，實不心甘，也許屬下在拚死之下，能够將原物找回……」

「有把握嗎？」

「死馬當作活馬醫，反正屬下沒有打算活命！」

「好，要討多少限期？」

「兩天。」

「辦不到，已接令諭，最晚兩天就要回去了。」

「那……屬下就討限一日兩夜。」

「不行，聽着，我給你十二個時辰的限期，過了這個時辰，別說我作事無情，祇好下手！」二當家的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侯家駒聽令！」

隨即人應道：「屬下在！」

二當家的道：「我要你從現在起，寸步不離莫樹勛，十二個時辰後，押令莫樹勛前來見我！」

侯家駒恭應道：「屬下定不誤事！」

瘦漢子莫樹勛道：「屬下必須珍惜時間，請容屬下告退！」

「好，我希望你成功而回，去吧！」

接着前方窗帘微啓，莫樹勛在侯家駒監視下，閃身出了敵樓，詎料黑帘剛剛放落，已雙雙被人封住穴道。

前面是過老實把守，侯家駒和莫樹勛功力都不算含乎，但在過老實手中，變作不堪一擊，束手被擒。

過老實剛剛封住二人穴道，耳邊已傳來快樂叟的傳聲道：「我已通知老四，聽你招呼，咱們就進去，這樣省事些！」

過老實知道快樂叟業已料到自己不會誤事，定能生擒侯，莫二人，因此才有「聽自己招呼」的話，於是立刻傳聲答道：「小弟叫陣了！」

接着，他以高昂嘹亮的聲調喝道：「二當家的，老夫兄弟給你送回『信牌』來了！」

說着，雙手一挺，首先將侯，莫二人連那黑帘兒抛進敵樓，侯，莫二人摔落地上的刹那，三老如神龍天降，已穩立樓中，樓中一千太湖水寇，應變已遲，全被三老分三面堵在裏面。

那二當家的目睹奇變發生，心頭大凛，所有太湖奉令至京的高手，只有他一個人瞭然目的，也祇有他知道對付的不僅杜氏夫婦，另外還有幾名罕見的人物，如今三老突降，他比那一個全担驚害怕。

前前後後不算侯，莫二人，他一共派出了兩撥計九名好手，各携有奇特的暗器，目的就是爲了對付如今現身的幾位老者，現在人家找上門上，堵了自己的窩，不用問，派出去的人必已凶多吉少，二當家的自知已獲機密，設若被擒，活罪難熬，立卽打定主意，沉聲傳令道：「卽速圍殲，不許一人漏網！」

敵樓中，尙有十七八名好手，聞令卽動，紛紛撒出兵刄撲了上來。

快樂叟一笑，對神駝翁道：「你和十弟動手，全給我拿下！」

過老實和神駝翁應聲下，快樂叟已步向二當家的，身形在猛攻而來的數十兵刄光影中，飄然穿過，身法之妙，使太湖羣寇驚心變色。

二當家的雖知對方功力高超，但料不到是如此罕絕，心凛胆寒下，身形微移，右手在腰間一抖，撒出了兵刄，快樂叟一瞥二當家手中兵刄，眉頭一皺道：「太湖前後四十八寨中，二當家的共有三個，你既是使用『九柔索』，應該是『屈二當家』的了？」

屈二當家的心頭一動，道：「你知道的不少。」

快樂叟笑道：「老夫並無敵意，祇是

要問二當家的拜問幾件事情，二當家的何不下令貴部暫退，我們談談。」

屈二當家的哼了一聲道：「你們欺人太甚，擒我手下進入敵樓，竟說沒有敵意，那個肯信，我看無用的，廢話最好少說，報名上來動手吧！」

快樂叟依然含笑道：「屈二當家的，你眞不知道老夫兄弟是誰？」

屈二當家的沉聲道：「我不必明知故問！」

快樂叟向神駝翁一瞥，神駝翁會心頷首，屈二當家的雙眉怒挑，揚聲又道：「要商量什麼，儘管開口，屈某還不至於這般小器，不必要點頭擠眼的搗鬼！」

快樂叟道：「二當家的會錯意了，老夫兄弟互望，是未曾想到二當家的眞認不識老夫兄弟……！」

「哼！難道屈某，非要認識你們不行嗎？」

「話不是這樣說，老夫……這樣吧，二當家的，咱們交個朋友……」

「抱歉，屈某沒有這份興緻！」

「屈朋友，老夫兄弟實不願以身份名望相壓……」

「少說幾句，火速報名受死！」

快樂叟生了氣，長長的壽眉一挑，冷冷道：「屈南松，老夫兄弟人稱『武林十老』！」

屈二當家的屈南松，別看年紀不算大，經驗，功力，見識實在高人一籌，對「武林十老」更是久已聞名，他身奉嚴諭來京，沒想到要對付的是十老，若早知道，用八抬大轎請他他也不會來了！

現在他話說的太過狂滿，收是收不回來啦，要不想個下台的辦法，只要動上了手，自己和率領來此的手下，休想有一人能夠活命，想到這裏，雙手一拱道：「南松自出江湖，就耳聞十老俠名，只惜無緣拜會，沒想到現在……」

過老實插口道：「得了得了，老夫兄弟沒有就時間聽你儘說閑話！」

「南松就要說到正事了。」

「老夫兄弟只問幾句話，二當家的能夠實答就行！」

「南松必須把要說的話說完，因爲南松自出江湖，就沒見過十老玉面……」

「你一再重覆說這一句話，究有何用意？」

「很簡單，屈南松實無法証明十老的眞假！」

過老實怒聲叱道：「屈南松，你敢侮蔑老夫兄弟！」

快樂叟制止過老實再說下去，又笑對屈南松道：「二當家的用這種辦法找臺階，是不智之舉，別忘了，來到京中惹事尋非的是你們，並不是老夫兄弟。」

屈南松道：「南松奉總當家的面諭，只說前來對付昔日一家仇人，到京後方始獲報另有多人與仇家相通……」

快樂叟道：「你這是聲明事先不知老夫兄弟和此事有關，才有了誤會？」

「正是正是，南松現在敢說，這是誤會。」

「屈二當家的，你眞的這樣相信？」

「不能不信，我們總當家的要知道事關十老，他是決定不會讓屈南松等前來的，哦，對了，前輩您貴姓是……」

「老夫在十兄弟中最大，人稱『快樂叟』的！」

屈南松幾乎把心肝給嚇的跳出口來，據他所知，十老中的這位大先生，少說已有三十年沒在江湖中走動了，如今竟會過問此事，可見此事關聯多大。

他思忖時，快樂叟已接着說道：「二當家的，姑不論雙方事是否誤會，既然還要商談，就必須有座，二當家的先請命人準備如何？」

屈南松臉一紅，立卽吩咐擺座，三老坐定後，過老實開口道：「醜話兒說到前面，在雙方商談時候，太湖朋友們最好別存走的打算。」

屈南松沒接這句話，他知道接下來更丟人，只有改變話題道：「南松願意爲這場誤會事加以解說……」

快樂叟搖頭道：「這不必，現在請教屈二當家的，所謂貴總當家的有仇人在京，這仇人是誰，姓什麼？」

屈南松道：「難道這有關係嗎？」

快樂叟道：「老夫兄弟和太湖是友是仇，全要以二當家的答覆爲定，自是關係不小！」

無奈下的屈南松，只好說道：「這家人姓杜。」

「這就對了，杜家和老夫，是兄弟是好朋友。」

「屈南松和我們總當家的事前不知，所以……」

「二當家的，我兄弟在江湖立足，朋友遍天下，仇家也佈四方，深知武林中仇友相處之道，貴寨與杜家有仇，儘管放手報仇，老夫兄弟不會阻攔，只是寃家宜解不宜結，老夫願意在可能時，爲雙方作次調人，當然嘍，若雙方中任何一方表示出不贊成的話，老夫兄弟就不再過問。」

「老前輩，屈南松相信您老出面，此仇可解。」

「這是二當家的和貴寨，給老夫兄弟們面子。」

「那裏，那裏，這是敝寨請也請不到的。」

快樂叟話鋒一轉，道：「據老夫所知，杜龍飛久居河南，後遷京華，似與貴寨並無糾葛，請問是怎生結仇的？」

屈南松道：「敝總當家的只是傳諭令屈南松行事，其他不詳。」

過老實一笑道：「二當家的話，老夫本應相信，但因某種事實，却証明二當家的沒有說實話了。」

屈南松道：「前輩是十老中的……」

「老十，姓過，誰和我過不去，我就和誰也過不去的過！過老實。」

神駝翁不等屈南松問出口來，道：「老夫行四，有人稱我『活報應鬼見愁』，又叫我『駝子』！」

屈南松全身猛地一抖，這位「活報應鬼見愁」，當年行事和對付惡徒手段之辣，之狠，使黑道中人談之色變聞名喪胆，當然，今朝屈南松仍然不知「活報應」早已成了「慈悲佛」，自然不免心驚胆寒。

快樂叟究竟要比其餘諸老和祥，此時道：「屈二當家的，你沒說實話的原因，老夫諒解，現在不再追問內情，只請回答

一兩個問題如何？」

「南松願意。」

「首先請問貴寨此行，及京師一帶，是否由二當家的你來作全主？」

「南松只能作得一半主。」

「這是說另外有人作一半主了？」

「是的，這是事實。」

「貴寨總當家的沒有來？」

「沒有，總當家的和我們大哥全是沒有來。」

「聽說貴寨前後計有四十八處寨口，可對？」

「不錯，太湖浩瀚，非如此不足以聯繫。」

快樂叟和屈南松，如老友般談起來了，海濶天空，漫無話題中心，過老實和神駝翁，非但不現焦躁，反而越發小心的注意着整個敵樓上任何一人的行動。

屈南松雖已暗覺快樂叟漫談的奇怪，却想不出個中道理，只好有問則答，加些謹愼。

此時在敵樓一角，有人提過來一隻小小銅壺，看上去小銅壺最多能沏五盞香茗，接着又有人提來一隻小銅爐，這人腕間掛着一隻烏光閃閃不知何物製成的袋子，袋長尺餘，內置有物。

這人把小銅爐放置地上，然後戴上一隻手套，探手烏光閃閃袋中，取出一個大如人拳的黑團兒，放於爐中，接着引火，火苗尚未接觸黑團兒，黑團兒已轟然一聲發出極爲强烈的火燄，小銅壺已置爐上，霎眼工夫壺水滾沸，開始沏茶待客。

快樂叟注意到一切動作，道：「貴寨眞是藏龍臥虎，什麼人才全有。」

屈南松答道：「大先生誇獎，以敝寨來比十老，敝寨怕連『小巫』的資格都沒有！」

快樂叟道：「這不能成爲公平比方，譬如現在引火的這團黑色的物件，老夫兄弟就不識得是什麼東西和名目。」

屈南松道：「此物可不是實告大先生，是敝寨所有。」

快樂叟故作不解道：「這怎麼會？」

屈南松道：「此物是當代一位奇特的人物所製……」

「那一定，老夫敢說此人也是貴寨的高手之一。」

「大先生這次可沒說對，這位奇客不是敝寨中人，這黑團之物所能傳於敝寨，是另外的一個原因。」

「可能又是私隱事，老夫不問……」

「沒有什麼私隱的，據說此物是『小寒山』所產一種怪油，經特殊方法提煉而成。」

「小寒山」三個字，三老同時會心，但都絲毫不現於形色，快樂叟仍未中斷問題，道：「有這種東西，外出時可太方便了。」

「大先生說的對，尤其是夜宿荒郊的時候，有這種東西太理想了。」

「老夫嗅着有些味道，只怕此物不適合烤東西用。」

「對極了，這東西什麼都好，就是有一股子怪邪的氣味，烤肉烤魚令人無法下嚥。」

「這東西烟也太濃，掩飾恐怕極不方便？喔！」

「晚輩佩服大先生了，就因爲這東西缺點太多，所以敝寨又加以改良，現在已經有不冒烟的一種了。」

「既然是如此，二當家的怎麼還用了這一種？」

「不瞞大先生說，若非已經製成了不冒烟的那一種，以晚輩在太湖的身份來說，還不能携帶這東西出外呢！」

「這是二當家的客氣，其實老夫想得到那種無烟味的新製品，已經算不得是『新』的了。」

「不，不，製成新品的事，還不到一年。」

「江湖之大無奇不有，製成這種東西的那個人，可算是位奇士。」

「本來就是位奇人。」

「老夫很想結識此人，請問可是居於太湖？」

「晚輩沒見過這位奇客，但是敝總當家的却和他很熟。」

「哦，大概他們時常見面了？」

「聽說是常見面。」

快樂叟話中套話，已獲得了不少寶貴資料，像一個個環子，只缺少扣鎖每隻環子的鏈兒，於是加深一步試探的說道：「古人說『物以類聚』，由這奇士和貴總當家的交成知己判斷，貴總當家的必然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屈南松欣然道：「大先生說對了。」

快樂叟道：「對，老夫記的清楚，十年前曾與貴寨大哥見過面，據說貴寨是當家大哥至尊，好像是沒聽說有什麼總當家的……」

「對，敝寨是在八年前，才由總當家的主事，也就是從那一天起，才有了總當家的！」

「了不起，此人若無經天緯地之才，老夫相信貴當家大哥是不會雙手恭讓太湖四十八寨給人的？」

「這個……大先生，有內情，在下不便說。」

「對對，老夫也不再問，二當家的，貴總當家的夫人是不是武林……」

「大先生，敝總當家的不是男子，是位女英雄！」

「哦……老夫記起來了，不是外人，她姓毛……」

「大先生眞會和晚輩開玩笑，說了半天，原來大先生和我們毛總當家的竟是朋友……」

話沒說完，大先生已肅色起座，示意過老實和神駝翁後，鄭重的對屈南松道：「二當家的，老夫有句良言相勸，但自古忠言逆耳，盼二當家的恕我直言。」

屈南松見大先生神色肅穆，立刻道：「晚輩恭聽。」

快樂叟道：「老夫根據適才答對，証明了二當家的這次是被騙來京，杜府恩仇，並非如二當家的所說，內情複雜萬分，天明後，希望二當家的卽率所部回轉太湖，老夫保証貴部一人不傷，遲則不負任何責任，並請二當家的特別小心，也許另外有人將不會放過二當家的！」

快樂叟話鋒突變，使屈南松木楞於旁不知如何答話才好，快樂叟接着警告道：

「老夫兄弟所居，若再有胆大之人妄自窺探，老夫是『就地埋人』，言盡於此，再見！」

一聲「再見」，快樂叟三兄弟人已到了敵樓外面，他們在箭遙地方的暗影處停步，快樂叟對過老實道：「九弟眞可以說是料事如神，你快回去一趟，召老三老九齊到東羅圈杜家相聚，越快越好！」

「是，小弟就走，大哥和四哥也要快去才行。」

「走你的十弟，我就陪大哥去，沒想到屈南松是這麼個糊塗虫，無能到如此的地步！」

「四弟，這不能怪他，他知道的內情太少，不知道什麼是要緊的不能說，於是三言五語洩盡了機密，說起來這也是我們的幸運，否則海角天涯到什麼地方找這毛心如去！」

神駝翁笑了，過老實在笑聲中飛身而去，快樂叟和神駝翁也疾向東城飛馳，現在他們已經知道誰是留在京中主持一切的罪魁禍首了！

正奔行間，天空中突然傳送「鴿鈴」之聲，神駝翁咦了一聲，身形依然快過飛矢般疾縱，道：「這鴿鈴聲太怪。」

快樂叟倏忽止步，目聚神光直射天空，剎那之後道：「太高了，無法射牠下來，恨人！」

神駝翁亦停步道：「莫非是屈南松這小兒搗鬼？」

「不，是另外有人，恐怕屈南松也蒙在鼓中，老四，看來咱們今夜碰上了『輕功對手』，就算不能比這隻鴿子快，但慢了，可就一敗塗地了，老四，用全力，快趕！」

一聲「趕」，快樂叟提聚起向不輕用的「山河倒移神功」，已比閃電還快直射而去，神駝翁自不怠慢，一聲清嘯，縱拔而起，投向去處！

× × ×

是「東羅圈」的杜宅，此時半點燈火皆無，沉暗。

驀地，一連串鴿鈴自遠而近，由上疾射下來。

後宅一處小樓中，左窗適時開啓，出現七點大如杏核般的星芒，接着白影挾着鈴聲直投窗內，窗戶隨即關閉，白影已落於一個高大黑影的掌中，在啄食美味。

高大的黑影，以迅捷熟練的手法，取下信鴿右腿的小竹筒兒，展開筒中束，火摺子微燃即熄，已看清束上字跡，看清之後，黑影匆匆穿上衣衫，鞋子，揹好寶劍，飛身而出，直奔向一座以青石建成的小樓。

樓前，黑影並不叩門，飛身而登樓臺，連連叩擊紙窗，剎那窗現人影，道：「誰？」

黑影壓低聲音道：「龍飛，快將師妹喚醒，帶好兵刃。快！快！」

杜龍飛聞聲知人，那是二師兄霍天華，立即低聲說道：「是發生了什麼事，二師兄……」

「現在那還有工夫詳說，再遲就來不及了，快按我說的辦，快呀！」

「好好，那師兄先請進來……」

「你是怎麼了啦？快去叫醒師妹是正經……」

「二師兄。」公孫荷已被驚醒，披衣問道：「深更夜半，究竟是……」

「師妹，强敵即將到來，如今無暇詳述，快穿好衣服，帶上兵刃，暗器，隨我走！」

霍天華話鋒一停，不待杜龍飛夫婦再接話或發問，人已飄落樓下，杜龍飛夫婦根本就沒多想，匆匆束好衣衫，各携兵刃也飛身而下。

霍天華見杜龍飛夫婦已上當相隨，立刻奔向花園，杜氏夫婦不疑有他，當然緊躡其後，公孫荷邊走邊道：「師兄，强敵是在花園中？」

杜龍飛也問道：「對方一共幾個人，是何來路？」

霍天華沒有回身，步子反而加快，只揮手向身後道：「禁聲，現在別多問，隨我來就是。」

三人一前二後到了花園假山右側停步，公孫荷適時正要再次詢問，霍天華已手指假山道：「强敵早已存心不利我們，並在假山內作了手腳！」

杜龍飛大驚失色，道：「這……這怎麼可能？」

霍天華道：「愚兄決沒有錯，好在有我們三個人，不慮鼠輩逃竄，捉住這匹夫後，再追問內情不遲！」

公孫荷愕然的問道：「師兄是說有人進了假山腹中？莫非這假山……」

「對，師妹說對了，這假山有暗門，內部大概早經作過手腳，所幸我看到他們進去，別急，讓我找這暗門再說。」

話聲中，霍天華像煞有介事般在假山石上東摸一把，西敲一下，結果他當然是找到了暗門所在，矯作的像極是無心觸動機關，呀然一響，假山裂出一道門戶！

杜氏夫婦現在不能不信了，公孫荷道：「師兄，你和龍飛等在此地，我去取火把！」

霍天華道：「來不及了，我有火摺子，事急足能應付，若是點着火把進去，敵暗我明，豈不是自己送死！」

這話有理，於是杜氏夫婦相隨霍天華之後，各將兵刃撤出，摸進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假山的空腹中。

摸黑走了兩丈，身後倏忽傳來一聲輕響，那中裂的假山門戶，已自動合閉。

公孫荷左手持劍，悄悄伸出右手，和杜龍飛的左手緊握，緩緩探前而進，步履輕到不聞一絲聲音，這才顯示出夫妻間眞正的關懷！

走在前面的霍天華，此時竟沒有一點聲息，杜氏夫婦很想出聲招呼，勸他不要單身急進犯險，但恐弄巧成拙使隱伏的敵人得手，遂加快步子想追上霍天華以便接應。

假山佔地僅僅五丈多些，山腹既係中空，最大也只有五丈，杜氏夫婦計算已經走了五丈以上，但前面似乎尚無盡頭，他夫婦雙手一緊，畏懼暗生，步履不由慢了下來。

杜龍飛突然記起可用傳聲和霍天華呼應，立刻停步，以眞氣透音神功對乃妻道：「你功力深些，請即傳聲霍師兄速回，莫再急進！」

公孫荷也以傳聲答道：「我就通知霍師兄，不過龍飛你要記住，在任何情形下，千萬別和我鬆手，明白？」

杜龍飛當然明白，用力握了握乃妻的柔荑當作回答。

公孫荷話並沒完，又道：「現在我們往左後方退！」

杜龍飛不解的傳聲說道：「爲什麼要退？」

公孫荷傳聲嘆息道：「我已有所悟，只盼是我多心，你別多問了，照我說的辦，退，留點眞力應付冤家吧。」

杜龍飛越發不解，不過沒有追問，夫婦更眞的左後方退去，退行時，公孫荷以傳聲招呼霍天華，可惜絲毫得不到霍天華的回音。

招呼再三，公孫荷不敢不停了，停後立即悄悄和杜龍飛轉變了立處，移向右後方數尺。

杜龍飛不禁奇怪的傳聲問道：「師兄可有消息？」

公孫荷傳聲下，又一聲長嘆道：「沒有！」

「他不會聽不到吧？」

「不會，我相信他聽的非常清楚，不過我也相信他不會再回答我們了！」

「你今夜的話可眞令人難解，强敵潛入……！」

「龍飛，强敵雖有，却是熟人……」

「熟人？誰？是誰？」

「大概霍師兄是其中之一！」

「胡說，你簡直是……」

「龍飛，我沒有胡說，你難道忘了，是誰先到京裏來替我們買房子的？開封事畢，我們本可早日來京了，又是誰令人帶信叫我們等整修完工再來的？」

「不錯，這些都是二師兄作主辦的，可是這又能証明些什麼呢？」

「你眞笨龍飛，除了二師兄以外，還有什麼人能在我們家宅花園的假山中，找出地室暗道，你說？」

杜龍飛語塞無言，只是在黑暗中搖着頭，輕輕的嘆了口氣。

公孫荷接着又以傳聲警告道：「龍飛，你內力差些，現在立刻調息，我暫時爲你護法，相信很快就有一場血戰！」

杜龍飛仍往好處想，說道：「不至於吧，不管怎麼說，二師兄在我們家，已有這多年……」

「龍飛，你若還不希望我夫妻生離死別的話，就別再多說什麼，聽我的話立刻調息待敵，也許能有一線生路，否則……唉！」

杜龍飛果然不再虛耗眞氣，偎坐乃妻身畔，調息行功，公孫荷劍已交到右手，十分留心的爲杜龍飛護法。

× × ×

杜人傑在睡夢中，被衆人喚醒了！

驚人的消息，幾幾乎嚇掉了這位花花公子的魂魄！

武林十老中的大先生和四先生，沒有敲門就進了杜府，直到現在大先生還高立一座樓脊上，沒有下來。

神駝翁一聲震喝，喝醒了杜府的下人，說的明白，有重大的事情，找杜龍飛夫婦，家人們去傳話，却奇怪大先生不知犯了那門子的陳年病，站的那樣高，一動也不動。

他們怎會知道，鴿子比大先生和神駝翁到的快了一步，若不登高監視，出了毛病，就懊悔的嫌遲。

杜府還住了幾位貴客，其中之一姓薛名謙，正是公孫介夫的五弟子，杜龍飛夫婦的五師弟，他起見神駝翁，三言五語後，雙雙奔向杜氏所居小樓，叩門不應，呼喊無聲，薛謙頓知不好，大先生居高臨下吩咐道：「進去點燈，老四，注意杜老弟夫婦的兵刃！」

神駝翁持燈而入樓中，發現已無人在，兵刃也携之而去，大先生需報，立令神駝翁去找杜人傑，此時公孫介夫的四弟子簡樹人，也被驚起，立時叫醒了杜人傑，杜人傑一問三不知，大先生突然下令，叫神駝翁去請霍天華。

簡樹人，薛謙和神駝翁杜人傑，撲了個空，霍天華竟也失踪，不幸中萬幸，霍天華走的匆忙，將那隻信鴿遺留室內，大先生以凌虛攝物功力，抓去信鴿，寒風時下，人影連閃，落拓生，和氣老隋和過老實，全趕到了杜府。

目下，大先生快樂叟無形中成了主施號令的人，他首先看看所握信鴿，頓時得計，立即對過老實與和氣老隋道：「我料，你們兩個帶此信鴿儘快趕去，行近時把信鴿放開，暗中注意那收取此鴿的人，將屈南松及其手下，現在仍在『正陽門』樓他擒來，並警告屈南松，他若再在京城逗留，天明之後有一個算一個，全埋在京中，快去快回！」

快樂叟是眞生了氣，和氣老隋因之臉上也失去了那股子和氣勁，過老實目射殺氣，頷首帶着信鴿疾射而去。

杜宅如今變作了不夜之城，到處明燈亮火，一隊隊的燈籠，一排排的家人，在分頭作寸土寸地的搜索。

若無線索下，重搜杜龍飛夫婦和霍天華的居所，杜人傑這次有了發現，他對快樂叟道：「家嚴家慈走的極爲匆忙，家嚴一向心愛的腰間『玉飾』都沒有帶，霍天華走的更忙，竟連襪子全沒有穿！」

快樂叟點着頭道：「由此可知令尊令堂失踪，必與霍天華有關，老夫雖來遲一步，但自信僅遲片刻，不信霍賊能逃出監視，再搜！」所有的人，幾乎把杜宅翻了過來，仍無所獲，不由悶悶悵然！

四更天時，過老實與和氣老隋挾着個長大包裹，自外飛縱而回，大廳中當衆抖解包裹，一個年輕後生被抖落地上，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轉，可惜四肢身軀不能挪動，和氣老隋拍拍手道：「這東西很橫，身上帶有毒藥，一柄『玄陰毒七』，正是『七毒七』中的一柄，小弟沒容他施展，就封了穴道帶來，還沒有搜身！」

快樂叟嗯了一聲，對杜人傑道：「人傑傳話出去，凡現在宅中的人，不論是誰不准擅離，然後緊閉廳門，老夫有話要問這個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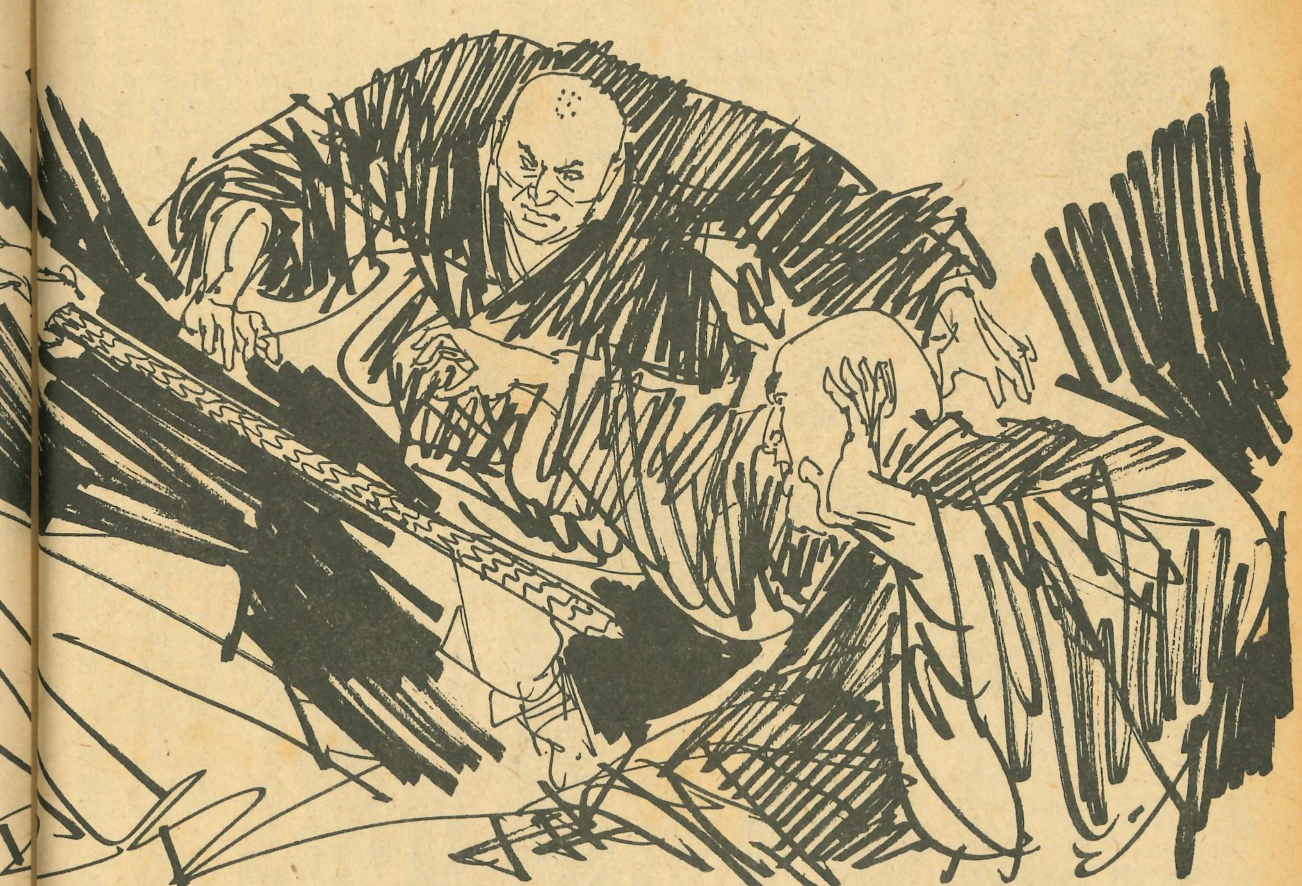
杜人傑把話傳出，闔閉了廳門，但他心中却在奇怪，何必要關上廳門問話，正奇怪間，快樂叟又對他說道：「你還有份差使，就是把這個東西的衣服，完全剝下來！」

（未完待續）

連載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仙霞嶺上，羣雄畢集，咸欲爭奪金佛武學秘笈，終於由卓重山奪得，詎知打開藏笈鐵箱，內中並無秘笈，卓重山向拾三郎責問，並當衆挑撥，攝動少林監院宏道大師，硬指眞的金佛武學秘笈在拾三郎身上，他並願自動放棄，任由少林高僧奪取，宏道大師聽信讒言，竟向拾三郎討取，拾三郎將卓重山身份及七星宮陰謀向宏道大師解說，宏道大師不聽，堅欲得秘笈，拾三郎以婉勸無效，兼見宏道大師自視太高，乃相約一搏，由宏道大師及四羅漢尊者聯手，與彼一鬥——

迭施離間計　再挑戰火燃

四大降龍羅漢尊者個個身懷少林七十二種秘技中十種以上的絕藝，爲少林當代一流高手中的一流，宏道大師身爲監院，身份僅次於當代掌教，一身所學功力，雖然畧低於掌教，却高過四大降龍羅漢尊者少許。

這五人聯手，展開攻擊，其威力之强，其情勢之激烈驚人，不說也可以想像得到。

拾三郎藝出武林蓋代奇人，一身所學功力罕絕，比他們五個高出甚多，是以宏道大師和四位羅漢尊者的出手攻勢，威力雖然凌厲强猛激烈驚人，但拾三郎却毫無一絲懼色怯意。

只聽他口中倏然一聲朗笑，左手蛟皮長袋一揮，一股內家罡氣湧出，封阻住了自左邊攻到的心慧，心月兩位羅漢尊者，身軀微側，避過監院宏道拍向他胸腹間的掌招，脚下倏地跨前一大步，右手一抬，探掌如電地扣擊監院宏道的右臂臂肘。

他身形動若脫兔，出手奇快無倫。

宏道大師心頭不禁凜然一驚，連忙縮肘飄身暴退閃避。

那自右邊出招攻向拾三郎的心禪，心影兩位羅漢，因爲拾三郎脚下倏地跨前一大步，他兩個的攻招也就落了空。

他兩個攻招落空，立時身軀半轉，如影附形般地齊朝拾三郎背後撲到！

拾三郎一招出手，甫才迫退監院宏道，立覺背後勁風襲體，他連看也不用看，已知背後撲到的是心禪心月二人。

他兩道濃眉微微一挑，倏然反身，左手蛟皮長袋一抬，點向心禪的胸窩，右掌疾出，直拍心影。

心禪心影心頭不由同時一驚！心禪雖然並不知道蛟皮長袋中是什麼東西，但已猜想到可能寶劍兵刃之類，因此他也就不敢出掌硬封，急忙刹住撲勢，飄身暴退。

但是心影一見拾三郎出掌拍到，他心頭雖然一驚，却於一驚中挺掌硬迎上了拾三郎的掌力！

「砰！」的一聲，心影立被震得連退了五步，身軀方能穩住立定不動，暗暗調息平止胸中翻騰的氣血。

心影立定不動，心禪却是身形一退卽進的和心慧心月，監院宏道同時攻上。

四個人八隻掌，掌指兼施，拍點抓拿，攻取的部位全都是人身要害大穴，只要

一挨上，任憑他拾三郎一身所學功力身手如何了得，也得受制當場，可能多少還得點帶兒傷。

自然，事實上拾三郎決不會得挨上，他如是沒有絕對的把握自信，怎敢這等狂妄妄誇海口，讓他們五個聯手與他作五十招之搏？

只見拾三郎身形電閃飄忽之間，不但避過了八隻掌指的攻勢，而且還奇快無倫地還攻了心慧心月各一掌，同時以左手蛟皮長袋點向監院宏道的小腹「丹田」，迫得宏道身形疾退不迭。

這時，心影胸中翻騰的氣血已經運息平止，他適才吃了點小虧，心中十分不甘，也很不服，是以突然一聲大喝，身形暴起，威猛罕匹，挾雷霆萬鈞之勢的直朝拾三郎凌空撲下！

拾三郎雙眉陡地一揚，冷聲沉喝道：「和尚你想找死！」

沉喝聲中右臂疾抬，揚掌迎着心影撲下的身子輕飄飄地拍去。

心影身軀懸空，不易閃避，同時也是不想閃避，因爲適才那一掌硬接，他只用了八成功力，是以雖然吃了點小虧，心中却十分不服，不相信憑他數十年的內功修爲造詣，掌力會敵不過只有二十多歲年紀的拾三郎。

他身形凌空下撲，雙掌本凝足了眞力，拾三郎揚掌拍到，他立即吐掌硬迎，同時更全力沉身下撲！

在他心中原以爲如此全力沉身下撲的這一掌之下，拾三郎縱不重傷當場，也必承受不住。

那料事實竟出於他意外地，掌力甫一接實，「砰」的一聲巨响中，他陡感心神猛震，竟忍不住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身軀立被震得倒飛丈外，勢盡落地。

少林四大降龍羅漢尊者果然名不虛傳，內功修爲確實深厚驚人，在這等情形之下，他內腑顯然已經受傷不輕，可是他身軀落地時竟仍是雙足着地的如山般穩立，幷未摔倒。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就在這心影口噴鮮血，身軀被震得倒飛丈外的剎那同時，宏道大師和心禪心慧心月四人八掌，倏又快如閃電地齊朝拾三郎攻了上來。

適時，兩條人影身如電射地飛掠而來，身未落，其中一人已沉聲大喝道：「住手！」

聲若洪鐘，震人耳膜生疼，顯示出來人內功之深厚，眞氣之充沛！

宏道大師和心禪心慧心月三位羅漢尊者聽得心神全都不禁倏然一震，連忙各自收招停手。

兩條人影身形落地，一個是身材瘦小，滿頭灰髮蓬亂，顎下山羊鬍子，身穿百結鶉衣的老化子西門維正。

另一個則是個光頭，垢臉，渾身髒兮兮，一件衣裳破破掛掛，身材和老化子一般兒瘦小的「佛門怪傑」化子和尚。

化子和尚目光一掃地上那些橫七豎八的屍骸，倏然抬眼凝望着宏道大師問道：「這是誰手下這麼狠辣？」

宏道大師雖然身爲少林監院，身份職掌也只僅次於當代掌教，但是對於這位與少林上代掌教，監院同一輩份的「佛門怪傑」化子和尚，他可不敢失禮或是顯露出不恭敬的神色。

因此聞問，立即雙掌合什，躬身爲禮的答說道：「這是他們雙方拚鬥結果。」

化子和尚道：「是爲了爭奪那『金佛武學秘笈』？」

宏道大師點頭道：「是的。」

化子和尚道：「秘笈現在何處？」

宏道大師抬手指了指拾三郎，道：「那位拾施主知道。」

「哦。」化子和尚眨了眨眼睛，轉望着拾三郎問道：「拾施主，是麼？」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不錯，我如是不知道，他們便不會得和我動手了。」

化子和尚心裏有點明白了，雙睛微微一睜，精光如電灼灼地注視着宏道大師問道：「你想以武力迫令拾施主說出秘笈的所在，是不是？」

宏道大師道：「拾施主豪氣干雲，他已經答應了宏道，以五十招爲限，一決勝負。」

化子和尚道：「你勝了，他就把秘笈的所在告訴你，是麼？」

宏道大師點點頭道：「是的，拾施主正是如此答應的。」

化子和尚忽然笑了笑，道：「你認爲你能勝得了？」

宏道大師道：「雖然沒有十分把握，却有一半以上的信心。」

化子和尚眨眨眼睛道：「一對一？」

宏道大師沒有開口，以少林的聲譽，以他監院的身份，「五對一」，這話他怎麼說得出口，又怎麼好意思說。

其實化子和尚這是多餘之問，也是明知故問，剛才宏道大師和心禪心慧心月三位羅漢尊者與拾三郎動手的情形，他又不是沒有看見，很明顯的，如是「一對一」，情形怎麼會是那個樣子。

化子和尚旣是明知故問，宏道大師不開口不好意思說也是不行，他也不會得就此算完，於是接着又問道：「怎麼樣？爲何不答話？可是瞧不起我化子和尚，不屑答理麼？」

這話太重了，聽得宏道大師心頭不禁暗暗一震！

化子和尚雖然不是少林弟子，但却是正式受過戒，不折不扣的佛門弟子，站在同是佛門弟子的立場，以及武林輩份言，宏道大師他實在担當不起這「瞧不起」三個字的罪名。

宏道大師這裏心頭方自暗暗一震，拾三郎那裏已適時揚聲開了口，說道：「化子大師，是五對一，也是我自己願意。」

化子和尚不禁微感意外地雙目一睜，道：「是你自己願意的？」

拾三郎點頭道：「不錯，是我要他們聯手與我作五十招勝負之搏的。」

化子和尚深深望了拾三郎一眼，忽然輕聲一笑，望着宏道大師問道：「監院大和尚，這五十招之搏，敗的如果是你們便怎樣？」

宏道大師道：「宏道無話可說，立刻返回少林。」

化子和尚眨了眨眼睛，道：「監院大和尚，我化子和尚有個建議，你願意接納不？」

宏道大師肅容道：「大師請說，宏道當洗耳恭聽。」

化子和尚道：「我化子和尚建議你放棄那五十招勝負之搏，立刻返回少林。」

宏道大師微一遲疑道：「這個……」

化子和尚臉色忽地一沉，道：「你不願意？」

宏道大師暗吸了口氣，搖頭道：「宏道不是不願意，而是無法從命。」

化子和尚道：「爲什麼？」

宏道大師道：「宏道如是就此回寺，將無法向掌教覆命。」

化子和尚雙眉微軒了軒，道：「你敗了便可以回寺向掌教覆命了麼？」

宏道大師道：「以五對一如仍不勝，那是技不如人，宏道無話可說，只好回寺據實禀告掌教，當能獲得掌教的寬諒。」

化子和尚道：「這麼說，你是一定要和拾施主作那五十招之搏了？」

宏道大師肅容說道：「是的，宏道和四位羅漢師弟必須盡力！」

化子和尚眉鋒微皺了皺，突然一聲冷笑，道：「如果我化子和尚要强行阻攔你，不讓你和拾施主動手，不讓你盡力？」

宏道大師臉色不由一變，說道：「這個……」

化子和尚道：「怎樣？你可是連我化子和尚一齊算上？」

宏道大師暗吸了口氣，道：「宏道不敢。」

化子和尚道：「你既然不敢，那就聽我化子和尚的，立刻回返少林去，至於宏善掌教那裏日後我自當向他當面交待。」

宏道大師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大師旣這麼說，宏道遵命。」

話落，雙掌合什地朝化子和尚躬了躬身，率同四大降龍羅漢尊者和六名少年灰衣僧人舉步向嶺下走去。

卓重山突然揚聲說道：「監院大師請留步。」

宏道大師腳步一停，目視卓重山問道：「卓施主有何見教？」

卓重山乾咳了一聲，道：「老朽請問，大師還要不要那『金佛武學秘笈』？」

宏道大師眉鋒微微一皺，冷冷地道：「這與施主何關？」

卓重山雙睛轉動地嘿嘿一笑，道：「這雖然與老朽無關，但是老朽却想弄清楚大師的心意，要與不要？」

宏道大師道：「要便怎樣？不要又如何？」

卓重山道：「要，大師就該自己拿定主意，迫令拾三郎說出秘笈的藏處，老朽當全力支持大師完成貴掌門的諭令，以全所言願和貴派結個『香火緣』之信諾。」

語鋒微頓了頓，接說道：「如已決心不要，便請大師當着在場的各路武林同道，給老朽一個承諾。」

宏道大師問道：「什麼承諾？」

卓重山道：「無論何人或是老朽，倘然有幸取得秘笈，貴派決不出手奪取！」

宏道大師雙目倏然凝注地道：「貧僧必須作此承諾？」

卓重山點頭道：「是的，大師旣然要回轉少林，放棄眼前這等取得秘笈的大好機會，就該作此承諾。」

宏道大師冷然一搖頭道：「貧僧不願作此承諾，也無權作此承諾。」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大師不願承諾，老朽自是不便勉强大師，不過……」

語聲一頓，倏又嘿嘿一笑，接說道：「大師大可不必受人威脅如此半途撤退，只管放手對付拾三郎，老朽當仍本初衷，全力協助大師。」

宏道大師淡淡地道：「多謝施主，只是貧僧已經答應了化子大師，焉能反悔失信，施主的這份『香火』情，貧僧只有心領了。」

話落，口中陡然輕喝了聲「走」，身形率先騰起，領着四大降龍羅漢尊者和六名少年灰衣僧人，直朝嶺下飛掠而去。

少林和尚一走，拾三郎立即揚聲哈哈一笑，道：「化子大師，你壞了卓令主的大計了。」

「哦。」化子和尚故作地怔了怔，望着卓重山問道：「是麼？卓大令主。」

卓重山冷哼一聲道：「化子和尚，你也不必裝瘋賣傻了，事實如何，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拾三郎接口道：「化子大師，我說的沒有錯吧，你惹上麻煩了。」

化子和尚點點頭道：「看來我只好向卓大令主道歉，請求原諒了。」

卓重山冷冷地道：「不必了，現在說道歉，請原諒已經遲了。」

化子和尚道：「那便怎麼辦？」

卓重山道：「很好辦，站立在一邊不開口不說話，聽候發落。」

化子和尚眨眨眼睛道：「聽候怎樣的發落？」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到時候你自會知道。」

化子和尚雙眉微皺了皺，問道：「必須要聽候發落麼？」

卓重山尙未接話，拾三郎倏又揚聲接口說道：「化子大師，凡事總得講個理字，你破壞了卓令主的大計，是你的理屈不對，你就認了吧。」

化子和尚雙睛忽地一瞪，道：「拾施主，你這算什麼，我化子和尚帮你的忙撐走了少林和尚，你不但不謝我，怎麼反而帮別人說起話來了。」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化子大師，剛才我已經說過了，凡事總得講一個『理』字，我說的是理，大師身爲佛門弟子出家人，更應該講個『理』字，是不是？」

化子和尚雙眉微軒了軒，旋忽像隻洩了氣的皮球似的輕嘆了口氣，道：「拾三郎，算你會說話，我說不過你，看來只好認了。」

拾三郎笑笑道：「化子大師這樣才是高人。」

語聲一頓，目光倏如寒電灼灼地望着卓重山冷冷地說道：「卓重山，少林和尚已經走了，化子大師也認了，現在該看你的了。」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拾三郎，你要看老夫的什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你還記得適才之前我說過的話不？」

卓重山雙目轉動地搖搖頭道：「你說過的話那麼多，老夫那能全記得。」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如此我就提醒你好了，我說過我要生擒你，並且給你一個全力一搏的機會，現在你可以亮兵刃一搏了。」

卓重山突然揚聲哈哈大笑道：「拾三郎，你別做夢了，老夫豈會和你動手。」

拾三郎道：「你害怕不敢？」

卓重山道：「老夫既不是害怕，也不是不敢。」

拾三郎道：「那爲何不和我動手？」

卓重山道：「老夫不屑和你動手。」

拾三郎雙眉微微一揚，道：「卓重山，你應該明白，十招之搏的條件，你可是佔盡了便宜。」

卓重山道：「條件雖是老夫佔了便宜，但是以老夫的身份却不能佔你那種便宜，那會落人譏笑，勝了你也勝之不武。」

拾三郎道：「卓重山，你想取得秘笈，想要知道我的師承來歷，這可是個唯一的機會，機會難再，錯過了這一回，便沒有第二回了。」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謝謝你提醒老夫，所謂『機會難再』，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老夫却不以爲然。」

拾三郎道：「你可認爲還有機會？」

卓重山道：「世事多變難料，還有沒有機會，老夫雖不敢說，不過，老夫却另有讓你交出秘笈，說出你的師承來歷的辦法。」

拾三郎道：「你有什麼辦法？」

卓重山道：「你拾三郎是個聰明人，眼下的情勢應該看得出來，在場各路高手，有多半都是本宮屬下。」

拾三郎星目凝注地道：「你可是要仗着人多勢衆，讓你所有屬下和我纏戰？」

「你猜對了。」卓重山點頭道：「老夫正是這個意思，你以爲如何？」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一笑，道：「你認爲人多就能奈何得了我？」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你一身所學功力雖然不俗，但是在數十名高手圍攻纏戰之下，縱然奈何不了你，也能把你活活的累死！」

這話不錯，他拾三郎功力所學縱然天下無敵，也無法應付得了數十名武林高手的圍攻纏戰，時間一久，他必然眞力耗盡，落個力竭而死。

卓重山這辦法好不陰險，好不惡毒！

拾三郎聽得心頭不禁暗暗一震！旋而他雙眉微揚了揚，冷冷地道：「卓重山，你這辦法的後果，你曾想過沒有？」

卓重山道：「老夫想過了，後果你不是力竭而死，就是束手就縛。」

拾三郎雙眉一軒道：「你可曾想過這後果，你們將會付出多大的代價？」

卓重山道：「這個無須你拾三郎操心，多大的代價老夫也在所不惜。」

拾三郎冷冷地道：「這麼說，你對你這些屬下的生死，完全漠不關心了？」

卓重山道：「老夫並不是漠不關心他們的生死，而是他們身爲本宮屬下就得將生死置之度外，應該爲本宮宮主効命，死後，名字不但會登上本宮的烈士名册，爲本宮創立武林千秋大業的功臣，雖死猶榮，而且其妻子兒女均會受到本宮優厚的撫恤與永遠的照顧，享受本宮千萬同仁禮敬的無上光榮。」

拾三郎突然哈哈大笑道：「貴宮宮主這套控制屬下的措施手腕，實在十分高明感人得很，也實在够讓人願意替他効力賣命的，的確不愧是個具有雄才大畧的一代梟雄人物！」

卓重山嘿嘿一聲冷笑道：「本宮宮主乃當代天下第一奇才，無論是胸襟抱負，所學功力，才華胸蘊莫不超人，傲誇蓋代，將來你見着他時你就知道了，只可惜恐怕你已經沒有……」

倏又嘿嘿一笑，頓聲閉口，沒有接說下去。

他雖然沒有接說下去，但是那「沒有」以下應該是怎樣的一句話，相信只要不是傻子必然都能想像得到。

拾三郎雙眉微軒了軒，道：「沒有機會了，是不是？」

「不錯。」卓重山冷然一點頭道：「不過，你如果自動獻出秘笈，說出師承來歷，或許還有一些希望。」

郎三拾倏然冷聲一笑道：「卓重山，我有句話你相不相信？」

卓重山道：「什麼話？」

拾三郎道：「你們那位傲誇蓋代的宮主，要是知道了我的來歷，他可能就不敢見我了。」

卓重山一怔！道：「爲什麼？」

拾三郎道：「他怕我。」

卓重山雙目眨動地道：「你和他認識，是熟人了？」

拾三郎搖頭道：「我和他素昧平生，連見都沒有見過，又怎會認識，更談不上熟人。」

卓重山道：「那麼你又何以認爲他不敢見你怕你？」

拾三郎淡淡地道：「這問題，到時候你就會明白了。」

語鋒一頓，話題倏地一改，星目含威地沉聲說道：「卓重山，現在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只要你聽我的，我決不會難爲你。」

卓重山嘿嘿一聲獰笑道：「拾三郎，眼下你已經成了老夫的網中之魚，你還有什麼好逞强好要狠的，老夫活了這大把年紀，又不是讓人嚇唬大的！」

拾三郎雙眉高挑，冷哼了一聲，道：「你既然如此執迷不悟，那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你下令讓你的屬下動手吧！」

卓重山陰聲獰笑了笑，正待揮手下令「黑鷹門主」褚武强，「擎天宮主」巴可成和「追魂堡主」羅揚波等一衆高手齊上時，突地，一個清朗的話音倏起，說道：「卓朋友且慢下令動手。」

這發話之人，正是那位先前以寶刃破開鐵箱的銀衣少年。

卓重山注目道：「閣下有何見敎？」

銀衣少年神情瀟洒地一笑，道：「我要向你卓朋友打聽件事情。」

卓重山道：「什麼事情？」

銀衣少年緩緩地伸出了一隻玉掌，掌心中托着一塊正面雕刻着一隻黑豹的「象牙令牌」，目光灼灼地望着卓重山問道：「卓朋友識得此物麼？」

入目「黑豹」令牌，卓重山臉色不禁微微一變！道：「閣下此物何來？」

銀衣少年道：「卓朋友先別問我此物何來，請答我識得此物不？」

卓重山眼珠微微一轉，道：「識得便怎樣？不識得又如何？」

銀衣少年翻腕收起了「黑豹」令牌，道：「識得，便請卓朋友告訴我它的主人是誰？」

卓重山搖頭道：「老夫不識得。」

銀衣少年雙眉一揚又垂，道：「卓朋友，你是個有身份之人，何乃言不由衷，不怕落人譏笑麼？」

卓重山冷冷地道：「這是你閣下的不對，焉能怪得老夫言不由衷。」

銀衣少年星目一眨道：「我那裏不對了，是我不該問麼？」

卓重山道：「那倒不是，是你不該不告訴老夫此物的來處。」

銀衣少年微一沉吟道：「卓朋友以此責我，我要是再不告訴卓朋友，倒顯得我小家氣了。」

語鋒一頓又起，接道：「此物是先父臨終之時托人轉交給我的。」

「哦！」卓重山心念暗轉了轉，凝目問道：「令尊是武林的那一位？」

銀衣少年正容說道：「子不言父諱，我姓易名華隆，如此，卓朋友明白麼？」

易華隆，正是丐帮傳發武林帖，請求各派同道協助尋找之人，也是「七星宮」傳令各地屬下追索未得踪跡的「銀龍帮」少主。

其實，在易華隆出示「黑豹」令牌的當時，卓重山心中就已經猜料到他的身份了。

易華隆一報出姓名，卓重山立卽做作地雙目微微一睜，抱拳一拱道：「原來是『銀龍帮』少主當面，老夫失敬了。」

易華隆淡淡地道：「卓朋友，虛套免了，現在請告訴我『黑豹』令牌的主人是誰？」

卓重山微一沉吟，問道：「少主問他何事？」

易華隆道：「我要見他。」

卓重山道：「有事麼？」

易華隆點頭「嗯」了一聲沒有說話。

卓重山眨眨眼睛道：「少主要見令主人有什麼事？能否先告知老夫？」

易華隆道：「先父遺命交待，必須見到令主人才能說。」

卓重山心念暗轉了轉，道：「令主人是誰老夫雖然知道，但是已經多年未見他的踪跡，他現在何處，就不得而知了。」

易華隆道：「那不要緊，請告訴我他的姓名就可以了，我會慢慢的找到他。」

卓重山搖頭道：「這就要請少主原諒了。」

易華隆眨眨眼睛道：「卓朋友不便說出他的姓名麼？」

「那倒不是。」卓重山道：「老夫也只知道他是『黑豹令』主人，而不知道他的姓名。」

易華隆雙眉微皺了皺道：「這麼說來，我是很難找到他，很難完成先父的遺命了。」

卓重山道：「那也不見得。」

易華隆神情一肅，道：「如此，請指敎。」

卓重山微微一笑道：「有一個人他可能知道令主人的行踪。」

易華隆星目倏然一凝，問道：「什麼人？」

卓重山道：「是老夫的一位朋友，也是令主人昔年的屬下。」

易華隆道：「他叫什麼名字？」

卓重山道：「他姓劉名百陽，外號人稱『琵琶手』。」

易華隆道：「什麼地方可找到他？」

卓重山話題倏地一轉，道：「易少主，我們談談交易如何？」

易華隆道：「談什麼交易？」

卓重山倏然抬眼朝十丈開外之處望了望，道：「那邊都是少主的屬下麼？」

易華隆說道：「不錯，都是先父的舊屬。」

卓重山道：「也都是『銀龍帮』的高手？」

易華隆道：「左秀士，右神叟，四大護法，八龍，二十四英。」

卓重山雙目奇采飛閃地道：「昔年『銀龍帮』的精銳，好强大的實力，這實力足以橫掃半個武林而有餘！」

易華隆淡淡地道：「多謝誇獎，卓朋友要談什麼交易，請說正題吧。」

卓重山道：「少主好急的性子。」

易華隆兩道劍眉方自微微一揚，卓重山却已改變了話題地接說道：「老夫請問，少主此來，可是也有意那『金佛武學秘笈』？」

易華隆搖頭道：「說來你卓朋友也許不信，我此來只是看看熱鬧，也是找你卓朋友查詢『黑豹』令主人是誰和行踪。」

卓重山眨動着雙眼道：「金佛武學秘笈乃武林人人夢寐欲得之物，少主對它難道一點也不動心不想獲得它？」

易華隆正容說道：「金佛武學秘笈所載皆是奇學，得其一，卽可稱雄江湖少有敵手，誠屬是武林人人夢寐以求之物，若說對它毫不動心，那是自欺欺人之說，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人各有機緣，該當是誰的東西就是誰的，强取豪奪，那不但沒有用，反而會招惹上殺身之禍，是以我雖然對它多少有點兒動心，却不想與人逞强爭奪。」

卓重山心念暗轉了轉，道：「如果有機緣可以讓少主得到它，少主也放棄不要麼？」

易華隆道：「如果有機緣，那當然該另當別論，不過，我自問德，福兩薄，不配也不敢有那種『機緣』的非份之想。」

卓重山道：「這是少主自謙，其實，眼前就是個大好的『機緣』，少主只要伸伸手就可以抓住它了。」

易華隆雙目倏然凝注地道：「請問卓朋友這所謂『大好的機緣』意思是……」

卓重山嘿嘿一笑道：「老夫的意思是將『金佛武學秘笈』送給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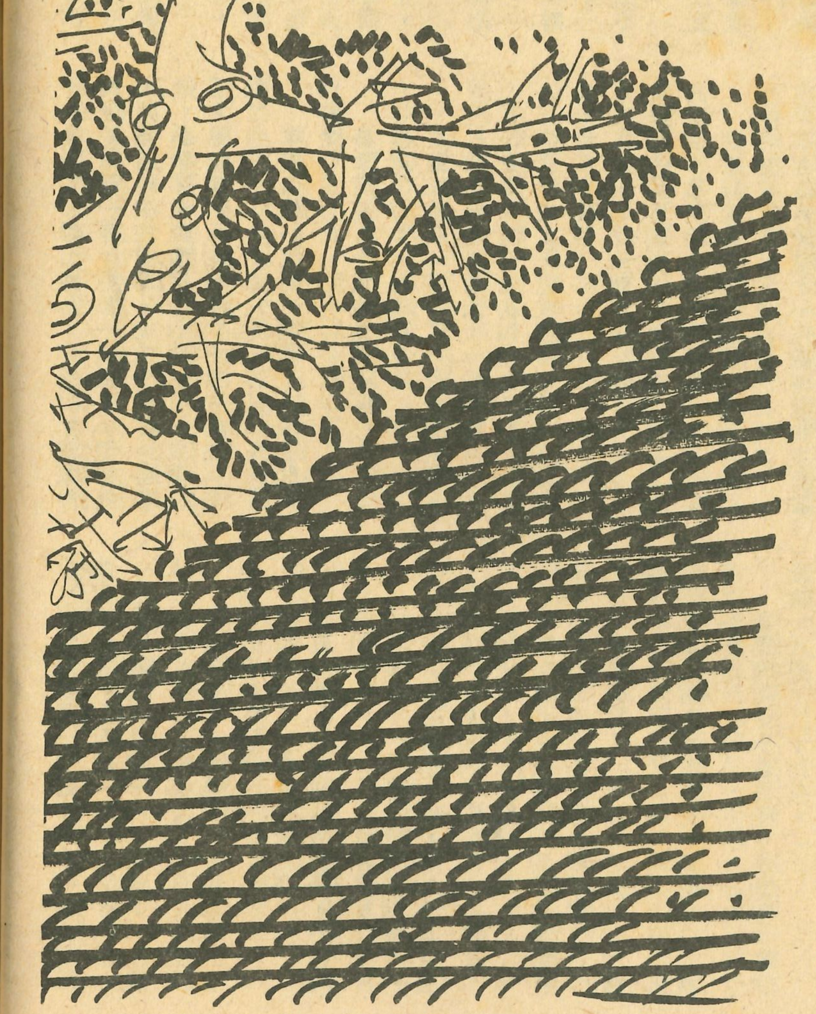
易華隆不禁愕然一怔！道：「卓朋友把秘笈送給我？」

「不錯。」卓重山點頭道：「這也正是老夫所謂的『大好機緣』。」

易華隆淡然一笑道：「卓朋友可眞會做人情，眞會慷他人之慨。」（未完）

故事／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偕小晴在前往蒙陰的途中，遭受到女孟嘗費如烟的暗算，身中劇毒，小晴建議往找吸血郎中郎放僻醫治，詎郎放僻竟然卑鄙無恥地施放毒烟，把二人迷昏囚於地牢，要脅卜靖寫出血刀刀法。在此絕境中幸得郎夫人贈予解藥，並指引他們逃走，卜與小晴乘舟擬返遼東，不料遇颶風被吹至高麗國，意外發現白娥被該地土人圍攻，卜靖操刀解圍，那些土人中有一老者懂得漢語，詢知白娥曾遭土人非禮致起衝突，老者立斃非禮土人，時老者之女要與卜靖一較，與卜靖互問姓名——

血刀再揚威　羣魔舞高橋

金芙秀目流轉，嫣然一笑道：「這兩位姐姐是你的妻子吧？」

卜靖想不到金芙會如此一問，不由神色爲之一呆。

白娥哼了一聲，接道：「是又怎樣？哼，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金芙面色一變道：「妳不許妳的丈夫跟我交手？」

白娥道：「妳說對了。」

金芙目射兇光，冷冷道：「很好，我就向妳挑戰吧。」

白娥大怒道：「姑奶奶正要撕了妳，看妳還能不能作怪！」

女人就是這樣令人難以捉摸，她們分明素昧平生，此時却目蘊殺機，像碰到勢不兩立的生死仇敵似的。

但白娥重傷未愈，腹部那一刀，最起碼也得休息個三月兩月，這一含怒出手，不當時栽在鬥場才怪。

因此，卜靖急忙向小晴使使眼色，同時拉着白娥的玉手道：「保養身體要緊，爲什麼要生這種閒氣！」

白娥用力一掙，未能掙脫卜靖的掌握，急得蹀脚嬌叱道：「放開我，讓我撕了那個小妖精！」

卜靖面色一沉道：「咱們任重道遠，前途禍福難知，妳這是不願聽我的話，故意想跟我拆夥了，是不？」

卜靖的話說得不算客氣，按說這位刁鑽驕狂的姑娘是不會接受的，誰知她只是呆了一呆，竟在衆目睽睽之下，一頭鑽到卜靖的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卜靖輕輕撫着她的酥肩，道：「不要傷心，白娥，這樣會觸痛妳的傷處的。」

白娥螓首一抬，雙目一翻，櫻唇一噘，那模樣兒是够刁鑽的，但那刁鑽之中，却有一股天眞明朗，令人喜愛的成份。

此時小晴正跟金芙展開惡鬥，雙方盡展所學，鬥得兇狠無比，四週包圍的大漢，也逐漸迫近鬥場，任何情形的變化，均可能導致一場以衆凌寡的搏殺，在如此情勢之下，卜靖不得不提高戒備之心。

他扶正了白娥的嬌軀，面色一整道：「如若發生混戰，妳跟着我就是，除非迫不得已，切不可出手對敵。」

白娥道：「爲什麼？」

卜靖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妳應該明瞭妳的傷勢，如果弄得金瘡迸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白娥道：「我可不是大丈夫，所以能伸而不能屈，不過我還是會聽你的。」

卜靖不再言語，手握刀把，目注鬥場，他那英俊冷肅的面頰之上，射出一股懾人心魄的凌厲殺機。

鬥場上的酣戰，正密鑼緊鼓的上演着，只見一青一白兩條嬌軀，像鶯織柳帶一般，在漫天刀光中往來穿梭不已。

金芙使的也是刀，但刀身狹長，竟達四尺，一經揮動，霍霍生風，威力的是不凡。

搏鬥開始之初，小晴存了忍讓之心，寥月刀點到爲止，她希望能够化干戈爲玉帛。

但金芙却毫不領情，每一招都是往死裏招呼，而且她招法奇異，爲中原武林所罕見，如此一來，小晴就落了下風，不得不採取守勢了。

最頭痛的還是這位異邦妞兒，時常會莫名其妙的來上一記飛脚，玉腿挾着勁風，來勢急如閃電，小晴被逼得連連後退，幾乎有招架不住之勢。

金芙佔了上風，四週的大漢一起吶喊助陣，大聲鼓噪起來，聲勢之盛，如同萬馬奔騰一般。

白娥瞧得柳眉緊皺，雙目中射出憤怒的火焰向卜靖道：「讓我去鬥鬥她，我不相信這小妖精竟是這般厲害！」

卜靖道：「怎麼，又不聽話了！」

白娥大聲道：「你不瞧瞧，小晴的處境，難道要她被小妖精劈成兩半，你才甘心？」

卜靖說道：「不必着急，她能够應付的。」

白娥道：「你怎麼哪？這種玩笑可開不得！」

卜靖道：「我怎會拿小晴的生命開玩笑？妳瞧她不是已展開反擊了麼？」

不錯，小晴確已展開反擊，並且一招之間，就已取得主動。

寒月刀法是殺人王所授，殺人王的武功，自然都帶有一股殺氣，小晴原先盡力忍讓，殺氣自然也收斂起來。

沒有殺氣就無法發揮刀法的威力，這是血刀及寒月刀法的相同之處，現在小晴覺得金芙有點過份，怒氣一生，殺氣也隨之迸射而出。

金芙本已認爲穩操勝劵，她在一記飛脚之後，跟着使出一招厲烈無比的攔腰一斬，這一招是配合飛脚旋身下墜之勢，以全身功力迴旋掃出，速度之快，招式之猛，在合氣道中，是一記無與倫比的最高絕學。

四週的吶喊之聲停了下來，無數的目光都集中於金芙白色的身影，與那厲烈的刀光，他們在期待着瞧看兩截屍體濺血橫飛的奇異景象。

噹的一聲巨响，人們的心弦也跟着嗡的一震，一雙雙瞪得像牛眼般的目光，沒有一個眨動一下。

然而，鬥場上並不是屍體橫飛的場面，只是金芙的長刀斷了一截罷了。

此種情形似乎太過出人意外，除了卜靖白娥，沒有人相信合氣道那招驚天動地的絕學，會落得如此的結果。

金芙更是氣冲牛斗，她認爲這招的失利，只是小晴仗着寶刀之利而已。

長刀少了一截，並不比小晴的寒月寶刀短少半分，因此，金芙揮刀再上，繼續她的凌厲攻勢。

也許她的好運走完了，她的刀法，飛腿，再也發生不了作用，只見寒光再閃，她的長刀又少了一截，同時一陣摧心蝕骨的巨痛，來自她的玉腿，她忍不住一聲哀呼，像被砍伐的樹樁，轟的倒了下去。

幸運的是她玉腿上中的是掌，不是刀，否則，她就會變作獨腿姑娘了。

就這樣也够她受的，那一掌雖然不是刀，力道却大得出奇，縱然腿骨沒有劈斷，也得將養個十天半月的。

金芙敗了，而且敗得如此之慘，褐衣老者及所有合氣道的徒弟，一聲震天巨吼，一起向鬥場衝來。

情況變得極端嚴重，一場混戰眼看難以避免。

忽然，小晴出指如風，一連點了金芙幾處穴道，纖掌一伸，迅速將她抓了起來，同時嬌叱一聲道：「給我站住。」

刷的一聲，所有前衝之人，果然一起站住了，金芙做了人質，他們怎敢輕舉妄動！

褐衣老者踏前一步，寒着臉喝問道：「你們中原有一句話，殺人不過頭點地，妳已經勝了還待怎樣？」

小晴道：「咱們本無恩怨，這一切都是你們挑起來的。」

褐衣老者道：「老夫已經按門規處置了，妳還要趕盡殺絕？」

小晴道：「咱們絕無此意，只是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褐衣老者道：「什麼要求？」

小晴道：「麻煩閣下用船將咱們送往遼東，另外替咱們準備一些飲食之物。」

褐衣老者道：「好，老夫依妳，請先將小女釋放過來。」

小晴道：「對不起，暫時還不能放她，不過我保證不傷她就是。」

褐衣老者怒聲喝道：「妳要何時放走她？」

小晴道：「當咱們到達遼東之時，她可以隨着原船回來。」

褐衣老者無可奈何，只得吩咐手下準備船隻及食物飲水，他親自率領合氣道中十餘名高手，隨船將卜靖等送達遼東，臨到卜靖登岸之時，被小晴挾作人質的金芙許下了誓言，她要親來中原，手刃他們三人以報復今日之仇。

× ×

孤山鎭屬於岫岩縣，在千山山脈東南的海濱，是一個商業繁榮的重要鎭集。

卜靖領着白娥小晴就在孤山鎭附近登陸，而且還暫時居住下來，原因是白娥的傷勢復發，他們不得不求醫療治。

依小晴的主意，白娥的傷勢非短期可以痊癒，到鎭上住客棧麼？由於人多眼雜，可能不太方便，倒不如在鄉下賃屋而居比較清淨的多了。

卜靖同意小晴的意見，就在離鎭不遠的鄉村租下一棟四合院的房屋，由小晴到鎭上請來醫生給白娥治療，好在他們有的是銀子，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白娥嬌縱刁鑽，但個性却活潑明朗，要愛就愛，要恨就恨，從來不願意拖泥帶水的。

對卜靖，她恨過，在淮河候船時初次相逢，她就曾經一再找他的麻煩。

可是從那時開始，她同時又愛上了卜靖，上王官谷爲卜靖證明他的無辜，就是愛的最好說明。

現在她受了重傷，但心情却愉快無比，因爲她是在愛人的懷抱之中，受着所愛之人的親自照拂。

小晴聰慧可人，她時常替白娥製造機會，她雖然也深深的愛着卜靖，却沒有獨佔他的野心。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夜晚，小晴說她需

要早點安歇，以便晚間起來替白娥煮藥，那麼看護白娥的責任，自然落到卜靖的身上去了。

此時，風雨盈窗，房中籠罩着一股寒意，白娥向呆坐窗前的卜靖瞥了一眼，叫道：「靖……」

「什麼事？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不是的，我是說天這麼冷，你別在那兒着了涼。」

「妳認爲我是豆腐做的麼？這點寒氣算得了什麼！」

「咳，你這人眞是的，你不冷，我却有點難以忍受。」

「啊，原來你冷，可是，咱們沒有被子了，這樣吧，我去叫小晴來，跟妳一塊兒睡……」

白娥道：「不行，小晴太累了，你別再煩她。」

「那……」

「哼，你就不能够麼？難道我會吃了你？」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了，咱們只要心如皎月，同床共枕又有何妨。而且，除了你，今生今世，我還能嫁給旁人麼？不要迂了，來。」

北國天候，眞箇酷寒無比，白娥無法運功驅寒，自然會難以忍受了。現在經卜靖運功相助，直到半個時辰之後，她才算暖和過去。

此時佳人入懷，温香在抱，一陣陣少女的體香，使卜靖有點無法消受。

而且這位姑娘膚如凝脂，每一寸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如何還能自持！

於是，他吶吶道：「白娥……」

「嗯……」

「我要下去……」

「爲什麼？」

「妳太迷人，我受不了。」

「不要太心急，卜靖，咱們來日方長啊。」

「是的，咱們來日方長，但……」

「你忘了我是一個受傷之人？不要胡思亂想，快睡吧。」

他終於收拾起意馬心猿，兩人擁抱着酣然入夢。

一晃兩個月，白娥的傷勢已全部康復，她與卜靖更是如膠似漆，到了片刻難分的程度，雖然他們並未眞箇消魂，在心理上已視同夫妻了。

小晴善伺人意，與白娥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以妾侍自居，對白娥像主母般的侍奉着。

在一個晴朗的清晨，小晴到孤山鎭去，採購食物，還順便買了三匹駿馬，他們未了之事尚多，孤山鎭自然不是久居之地了。

在他們三人之中，以小晴的江湖經驗較爲豐富，爲了避免讓潛龍帮發現，以及招惹其他的江湖人物，小晴每次到鎭上都是荆釵布裙，一副鄉下姑娘的打扮。

這天她並未例外，可是終於惹來一場麻煩。

一個天生麗質的姑娘，荆釵布裙並不能完全掩去她的艷光，她縱然應付得宜，仍難免受到別人的注意。

當她購妥馬匹，要賣馬人送到他們居住之處時，兩名彪形大漢，忽然攔住她的去路。

其中一人獠牙暴眼，目射兇光，生像極爲獰惡，另一人，身材較爲矮小，面頰十分削瘦，雙目之中，隱藏着一股奸詐之色。

小晴知道來了麻煩，好在白娥的傷勢已經復原，他們正要離開此地，縱然被潛龍帮發現她也不在乎，面對兩個小混混，她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了。

柳眉輕揚，小晴淡淡哼了一聲道：「做甚麼？兩位。」

「哦，哈哈……小妞兒不含糊，咱們兄弟總算沒有瞧走了眼。」

說話的是生像獰惡的大漢，他在豪笑之際，一雙賊眼正由髮尖到纖足，在仔細的向小晴打量。

較矮的漢子，却冷冷一哼道：「老大不可輕心，這妞兒說不定也是一朶有刺的玫瑰！」

獰惡大漢嘿了一聲道：「你怎麼啦？老二，對一個小娘們也這般顧慮！難道咱們千山雙雄的威名是白檢來的？」

較矮的漢子道：「話不是這麼說，小心駛得萬年船，小弟瞧這娘們似乎有點邪門！」

獰惡大漢冷冷一哼道：「大爺偏偏不信邪，妞兒，過來讓大爺親親。」

他說話之際，一張蒲扇般的手掌已向小晴的酥肩抓來。

小晴勃然大怒，已存心要懲治一下這對什麼千山雙雄，她嬌軀亭立，穩重如山，直待獰惡大漢的指尖堪堪觸到長衫之時，才酥肩微沉，出掌如風，「克察」一聲脆响，獰惡大漢的右掌腕骨，已被她一掌劈斷。

一聲哀嚎，獰惡大漢痛得涕泗交流，他做夢想不到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娘們，竟有如此驚人的武功。

矮小的漢子面色一變，道：「好功夫，姑娘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小晴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閣下再要攔住去路，別怪我出手無情！」

矮漢道：「好，咱們兄弟認栽，三日之內，仍在此地恭候姑娘的俠駕。」語音未落，這對千山雙雄，便已先後鼠竄而去了。

小晴回到他們臨時的家，將千山雙雄尋釁之事告知卜靖，白娥哼了一聲道：「碰到妳算他們交了好運，換了我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卜靖道：「行跡已露，此地咱們待不下去了，小晴去跟房東結算一下，咱們吃過飯立即起程。」

在辰初時分，他們離開了居住兩個多月的家，準備越過千山，直搗潛龍帮的老巢。

由孤山鎭，過岫岩縣，一路還算平靜，當他們到達王家堡子的時候，就有風聲鶴唳的感覺了。

王家堡子位於千山的中央，在此處登高一望，不僅羣山盡收眼底，遼東渤海兩個灣也一覽無餘。

此地有一個山鎭，就叫王家堡子，居

民約莫兩百餘戶，姓王的倒爲數不多。

由於此地是橫貫千山的中站，鎭上旅店一行最爲發達，鎭集不算大，客棧倒有五家之多。

在往常，這般客棧，歇息的大都是些普通商旅販夫走卒，今天似乎有點邪門，幾乎淸一色是跨刀配劍的江湖人物。

當夜色迷濛之時，卜靖等三人才趕到王家堡子，可是他們一連問遍五家客棧，全都被店伙擋了回來。

山區並非平地可比，錯過了王家堡子，就得再趕一站才有食宿之處，何况山道崎嶇，也不適於夜行，因此，小晴低聲下氣的向店伙打交道，只希望讓他們有一個棲身之處就成。

店伙是伺候客人的，他應該看客人的顏色才對，可是這位店伙却大反常規，他不僅對小晴愛理不理，那副趾高氣揚的神色，也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小晴還在溫言相求，白娥可有點忍耐不住了，「拍」的一聲脆响，已經在店伙的臉上印了五隻紅痕。

店伙微微一呆，忽然一聲虎吼，掄掌就向白娥的肩頭抓來，別看他只是一個客店的伙記，這一招竟然俐落已極。

白娥嬌叱一聲道：「瞧你就不是一個好東西，敢情還是會家子，哼，今天碰到姑奶奶，算你娘沒有燒上好香。」

毒綠蟻果然人如其名，罵聲還在空際飄揚，已一把勾住店伙的手腕。

「克察」一聲，店伙的右臂已跟他的肩頭分了家，接着噗的一响，一記重手法將店伙擊得飛出丈外。

她說的不錯，店伙的娘果然沒有燒上好香，活生生的一條大漢，被她一勾一掌，已向閻羅殿報到去了。

可是殺了人並不是好玩的，只聽得呼嘯一聲，店內已然湧出十幾名手執兵刄的大漢。

領頭的是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年漢子，豹頭虎目，氣度沉穩，由神態推斷，此人可能大有來頭。

他向卜靖等三人打量一眼，道：「是誰殺了店中的伙記？」

白娥道：「是誰都一樣，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豹頭大漢道：「就因爲不一樣，所以在下必須問個明白。」

白娥道：「此話怎講？」

豹頭大漢微微一笑道：「兄弟是紅花寨的三少寨主龍衞民，這間招賢客棧，正是紅花寨的產業……」

白娥撇撇嘴道：「山大王開黑店，無怪咱們要受一肚皮的窩囊氣了。」

龍衞民面色一整，冷聲說道：「紅花寨雖然名列黑道，所行所爲，自認爲無悖天理……」

白娥冷哼一聲道：「好一個無悖天理，請問閣下，旅客僕僕終日，總希望找一個食宿之處，在情理上客店伙記對滿身風塵的旅客，應有一份同情之心，何况旅客是客店的衣食父母……」

龍衞民道：「姑娘說的不錯，如果店伙受到特別吩咐，那就另當別論了！」

白娥嬌靨一寒道：「這麼說閣下是存心對付咱們的了！」

龍衞民冷冷一哼，說道：「姑娘說對了一半……。」

白娥怒哼一聲道：「姑奶奶不慣拖泥帶水，你還是說個明白吧。」

龍衞民道：「好吧，姑娘如此心急，兄弟實話實說就是。」

語音畧頓，目光一瞥卜靖及小晴道：「王家堡子所有的客棧，奉命不得接待血刀傳人，那位姑娘是潛龍帮的叛徒，自然也在拒絕接待之內。」

白娥啊了一聲道：「潛龍帮當眞手眼通天，連這等窮鄉僻壤也納入勢力範圍之內了，但你們爲什麼對我另眼相看？」

龍衞民道：「這就是兄弟要明白誰殺店伙的原因。」

白娥道：「哦，請說。」

龍衞民道：「令尊白大俠德高望重，名震江湖，對白大俠的千金，紅花寨自然要禮讓幾分，何况，令尊目前是潛龍帮的副帮主，紅花寨又怎能不對姑娘另眼相看了！」

白娥愕然道：「我不信……」

不僅白娥不信，卜靖及小晴也同樣感到疑雲重重，因爲這位龍少寨主語病太多，令人不得不大爲懷疑。

第一，白彥虎行爲方正，絕不會與潛龍帮合流同污，他縱然陷身潛龍帮，也不會甘居人下，變節事敵。

第二，紅花寨必然早已摸淸了他們的底，否則那名三少寨主怎會不待通名報姓，就能指出他們的身份？

第三，他既已明瞭卜靖是血刀傳人，以血刀在江湖上的赫赫威名，以及卜靖搏殺乾坤三霸秦氏兄弟的驚人往事，難道紅花寨的嘍囉吃了熊心豹胆，竟這般悍不畏死而來故意挑釁？

再說，紅花寨既受潛龍帮的節制，縱然拒絕接待卜靖小晴，又怎敢開罪副帮主的千金？

由上述幾樁疑點推斷，縱使白彥虎當眞做了潛龍帮的副帮主，也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傀儡罷了，那麼紅花寨對白娥自然不是眞箇另眼相看了。

最使卜靖注意的，還是那句「奉命不得接待血刀傳人」，龍衞民敢於當面說出，就是說明他對搏擊血刀傳人，已有萬全的準備，那麼這王家堡子可能是一能陷穽，他們的處境，必然十分險惡。

因此，卜靖哼了一聲，接道：「閣下對江湖之事，似乎瞭如指掌？」

龍衞民哈哈一笑道：「多承誇獎。」

卜靖道：「咱們由孤山鎭一路行來，大約也在閣下的監視之中了。」

龍衞民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如若血刀傳人到了千山脚下，咱們還懵然不知，紅花寨，就不必在江湖之上混了。」

卜靖道：「紅花寨不在孤山鎭對咱們下手，這王家堡子，必然有一種萬全的佈置！」

龍衞民仰天一陣狂笑道：「不錯，紅花寨替血刀傳人覓得一個理想的埋骨之所，尊駕應該感激龍某才是。」

在龍衞民的狂笑之中，幢幢人影已向他們四週逼來，卜靖舉目一瞥，發覺整個王家堡子，呈現黑壓壓一片人潮，人數之

多，使得卜靖等三人爲之悖然失色。

而且，人羣之中，還有不少懷抱連珠强弩的大漢，今日一戰，只怕會凶多吉少了。

卜靖當機立斷，迅速向白娥小晴傳音道：「待會混戰一起，咱們可能會被人潮衝散，如果當眞無法相顧，今後行踪當以八達嶺爲咱們的目標，記住，沿途畫一把刀作爲暗記，刀尖指咱們行動的方向，還有，敵人太多，不可戀戰，更要小心對方的連珠强弩。」

卜靖傳音之際，白娥小晴已兵刄出鞘，她們聽完了卜靖的交待，白娥第一個叫了起來，道：「不行，咱們同生死，共進退，你想摔掉我可不行。」

小晴道：「姊姊說的是，咱們替他防着連珠弩，憑他那柄血刀，還怕殺不出一條出路？」

此時敵人已然四週合圍，卜靖無暇再跟她們鬥嘴，他撤出血刀，向龍衞民冷冷道：「該下塲了，閣下，卜某想討教幾招紅花寨的絕學。」

龍衞民還未回答，左側忽然傳來一聲暴吼道：「這邊來，姓卜的，大爺要試試血刀傳人是不是三頭六臂。」

卜靖旋身一瞥，見一個濃眉大眼，年約四旬的壯漢，正向他快步奔來。此人提着兩柄沉重的鋼叉，他的臂力必然十分驚人。

卜靖淡淡道：「血刀傳人確非三頭六臂，也不是一個亂殺無辜之人。如若各位能够懸崖勒馬，今日之事卜某不再追究就是。」

執鋼叉的大漢哈哈一陣狂笑道：「見面不如聞名，血刀傳人原來只是一個膿包！嘿嘿……你要大爺放你一馬未嘗不可，先到大爺的胯下鑽過去再說。」

一陣暴笑之聲，由四週响了起來，有人附合着道：「鑽吧，姓卜的，淮陰侯曾經受過胯下之辱，你姓卜的何妨跟姓韓的學學。」

士可殺不可辱，一股凌厲的殺氣，由卜靖的週身射了出來，但見紅光一閃，鮮血激飛，使鋼叉的大漢一招未出，一顆斗大的頭顱已飛向街心滾去。

在遼東一帶，雙叉姚猛也算得是一個响噹噹的人物，估不到碰到血刀傳人，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四週响起驚呼之聲，人們身不由已的連退數步。

生命畢竟是可貴的，誰願意拿腦袋去碰那令人聞名喪胆的血刀！

卜靖向人羣掠了一眼，冷冷道：「卜某重說一遍，血刀傳人並不是一個嗜殺之人，各位如若一再相逼，卜某只得大開殺戒了！」

此時人叢之中走出一名鬚髮斑白的老者，右手還握着一桿金光閃閃的旱烟鍋，他身後跟着十幾名手執兵刄的大漢，像衆星捧月般的越衆而出，適才那位三少寨主龍衞民也跟在老者的身後。

在卜靖身前八尺之處，老者立定脚步道：「血刀傳人，果然名下無虛，不過少俠適才所說的言語，老夫認爲頗有斟酌之處。」

卜靖道：「閣下是誰？」

老者道：「老夫龍七，是現在的紅花寨主，承江湖朋友抬愛，賜給老夫一個老龍王的渾號。」

卜靖道：「原來是紅花寨主，這倒是幸會得很，請教在下有那些言語，需要斟酌？」

老龍王龍七道：「少俠說血刀傳人並不是嗜殺之人？」

卜靖說道：「不錯，在下可以誓言担保。」

老龍王說道：「血刀兩度出現江湖，幾乎使整個武林精英盡失，雖然，年代已經久遠，但那深沉的創痛，却令人難以忘懷……」

卜靖道：「龍寨主是不相信在下之言了？」

老龍王道：「要老夫相信可以，少俠必須答允老夫一個條件。」

白娥櫻唇一撇道：「答允你一個條件？嘿，這才叫舉世奇聞呢！哼，相不相信在你，殺不殺人在咱們，爲什麼咱們要答允你一個條件？」

老龍王目光如電，向白娥冷冷一瞥道：「這是老夫與卜少俠之事，白姑娘最好不要插上一脚。」

白娥道：「只要是卜靖的事，都與本姑娘有關，爲什麼我不能管？」

老龍王一怔道：「這麼說來，姑娘與卜少俠交非泛泛了。」

白娥道：「廢話，我是他的妻子，自然交非泛泛了。」

老龍王哦了一聲道：「姑娘原來是卜夫人，請恕老夫適才失禮，不過，老夫替賢夫婦借箸代籌，答允條件才不失爲識時務的俊傑。」

卜靖接道：「聽寨主的口氣，咱們非接受閣下的條件不可，是什麼條件，閣下不妨說說看。」

老龍王道：「只要少俠交出血刀及血刀刀法，今後五湖四海，賢夫婦都可任意遨遊了。」

卜靖啊了一聲，忽然縱聲一陣狂笑道：「好主意，不過在下也有一樁要求。」

老龍王道：「什麼要求？」

卜靖道：「紅花寨自閣下以下，男的做卜某的奴僕，女的做卜某的妾侍，而且生生世世，不得反悔。」

老龍王面色一變，道：「姓卜的，你也太過狂妄了！老夫如無萬全準備，怎能開罪你這位血刀傳人！」

他語音一落，忽然舉手一揮，四週一陣騷動，竟然排出一個鋼鐵一般的陣容。

老龍王得意一陣大笑道：「瞧到了麼？姓卜的，老夫的籐甲軍，刀槍箭戟都傷他們不到，但諸葛連珠弩却能要你們萬箭攢心，横屍當塲，怎麼樣，還願意接受老夫的條件麼？」

老龍王排出的確是一個歹毒的陣法，他以高與人齊的籐牌，聯成一片籐牆，籐牌之後，是懷抱連珠弩的弓箭手。他們可以由四週向中心攢射，縱然萬弩齊飛，他們自已却可以毫髮無損。

面對如此險惡的局面，卜靖仍然神色從容的淡淡道：「好佈置，可惜閣下枉費心機了。」

老龍王道：「怎麼說？」（未完）

都市社會技擊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培新・圖

女俠金燕子（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女俠金燕子偕表哥，也是她的得力助手岳敏，應B城警方的邀請，前往偵查富家少女神秘失踪案件，抵達B城後，金燕子偵查得四家報失少女的人家，皆是打撈沉船發達的富翁，金燕子深入探究，得知有一打撈工程專家張法，金燕子對張法頗爲思疑，乃賁夜往訪，從張法的斷續話語中，畧獲端倪。金燕子離開張法家，往與岳敏相晤。岳敏往候金燕子，不料竟中張法詭計，被迷昏遭擒，張法正驅車載岳敏飛馳中，爲金燕子發現，在後追踪，張法向金燕子警告——

勾心鬥角 燕子入籠

金燕子的確不敢太逼近，這時出了高尙住宅區，住戶稀落，且多迂迴彎路，張法又回頭說：「千金小姐，如果妳重視這位助手的生命，明天可以拿鑽石來交換，在交換之前，他的安全沒有問題。」

金燕子把速度減下來，保持十五公尺距離，但張法的車速反而加快，向山路上疾馳。

待金燕子轉過一道彎路時，發現張法的車子已在三十公尺之外，而且到了一個攔路柵附近，看柵的兩個工人連連揮着小旗，示意停止。

可是張法的車速稍減之後，再次加快，「蓬」然聲中，把橫着的攔路柵撞斷，如箭飛駛而去。

看柵工人詛咒着，又放下一根粗的。本來金燕子也想撞斷，但却發現這根橫木太粗，硬撞之下可能出車禍。况且她發現攔路柵旁有個木牌，上寫「軍事重地，閒人莫入」字様。

金燕子把車停在橫木之邊，打量這兩個看柵人物。旣是軍事重地，看柵者應該是服裝整齊的軍人才對。

其次，如果眞是軍事重地，有人不接受檢查，破門而入，這兩個人應該派一人去追，或者利用電話和第二道崗哨連絡，以便圍堵攔截。

旣然這些步驟都沒有做，他們的身份就大有問題。

金燕子下了車，向兩個看柵欄者招招手，二人走近，她說：「我和貴部首長有約會，請把柵欄打開。」

其中一個漢子說：「有証件或者本部主管的……」金燕子一手扣住一個，身子彈起，雙足疾分在二人腰上各踹了一脚。

兩個漢子「吭」了一聲，另一手摸出刀來，金燕子已鬆了手，幾乎同時，一式「回轉擊」踢中其中一個的後腦，昏倒地上。

這時又自一邊竄出三個，其中一個奔

向金燕子的車子。

在目前，雙方都摸清了對方的身份，因此，被派來對付金燕子的貨色，絕對不會太差。

金燕子在踢倒第一個之後，在二分之一秒內，作了三次有利角度的轉折，同時劈出三掌，兩脚另二式貫手。

然後，身子躍起，一柄小巧的七首呼嘯飛出，正中奔向車邊大漢的肘骨。而這漢子正要伸手去拉車門。

對方明知不是對手，却死纏不放，而且昏倒那個醒來時，竟在拔槍。

以五對一還要拔槍，金燕子最恨這種貨色，一式撤踢，踹出一個，身子原地蹦起，雙足踩向另一大漢的前胸。

這一手太快，雙足集全身之力踹下也太猛，那漢子飛出五碼多遠，但金燕子藉反彈之力，身子在半空翻個觔斗，雙足才落地，小七首又呼嘯而出。

「奪」地一聲，自拔槍者的手腕穿過，發出一聲慘呼。

金燕子輕功高，速度太快，眞像穿掠于林的飛燕，忽東忽西，指前打後，這幾個漢子都有兩手，而且有進無退，可是往往尙未近身，已被打了出去。

前後還不到三分鐘，只賸下兩個被擊昏，其餘的逃走了。

金燕子把他們弄上車，銬在一起，把眼睛用膠布蒙起來，掉向行駛，且和岳敏連絡，但沒有反應。

她並不怪岳敏大意，像今夜所見所聞的怪事，都是智慧的競賽，她自己也會上當。這叫着「君子可以欺其方」。

返回她的住所，把兩個漢子摔在大廳地上，說：「我相信二位都不怕死，可能要做好漢，隻字不吐。但孫七是個無惡不作的血賊，二位先斟酌一下，爲他賣命是否値得？如果不値得，就把孫七和張法的地址及陰謀說出來。我只給你們三分鐘的攷慮時間。」

大漢甲說：「金小姐，我們都是剛剛加入了他們的，連頭子是誰都不知道，請把我們放了吧！」

「你呢？」金燕子對大漢乙說：「也是剛來的一無所知嗎？」

「是的，我們都差不多。」

金燕子冷漠地說：「我儘量避免殺人，但和我耍骨頭的人，我會叫他生不如死。」她拔出七首，在刀身上彈了一下。那証明鋼料很好，也是十分鋒利。

由于兩大漢的眼睛仍被膠布粘住，只聞其聲，却看不見，但那利刃發出的「錚錚」聲所造成的音响效果，應該比視覺上效果更大些。

「金小姐，」大漢甲說：「人所共知，您是一位俠女，如果殘害我們這些可憐虫，那就是名實不符，令人失望了。」

「我說過，孫七是個血賊，你們如果還有良知，就該馬上改邪歸正，本人負責你們的安全。如果一味地裝傻，那表示你們願意爲魔鬼作祭禮，又怎能怪我？」金燕子語音一沉，一字一字地：「原則上我不殺人，但仍不悛改的人，必須使他失去作惡的能力，我要挑斷你們的大筋……」

他們當然知道，向脚後跟通往後腦的大筋一旦被挑斷，就等于切斷了全身的支

柱，卽使不死，將無法挺起身子，變成了軟體動物，這樣和死比較起來，死是比較仁慈的。

大漢甲說：「金小姐，如果妳這樣，對俠女這稱呼是一種侮辱。」

「三分鐘已到！」金燕子蹲下來，一刀戳在大漢甲的右足足跟上部。大漢甲很有種，嘶聲說：「金燕子，我死了不要緊，我們老大會爲我報仇的。」

「我相信他會，但他爲你們報仇，是爲了他個人的利益，關于孫七這人的資料，人所共知是陰毒，貪婪，好色無情，明知此賊是利用你們而不悔改，我只好成全你們。」

刀子在肉上扭動，大漢甲全身肌肉也在痙攣震顫，但刀子扭了幾下，金燕子又拔下來，說道：「大筋太堅韌，刀子不鋒利根本沒有辦法，我要磨一下……」

她找來了磨刀石，就在二人身邊「霍霍」磨起刀來，那聲音不大，可是在心尖上能成無法形容的痙攣。

其實金燕子那一刀僅破了大漢甲的皮肉，還不到五分之一寸深，但大漢的眼睛被封着，在感受上好像被戳穿。這是心理作用以及金燕子的口氣所造成的效果。

磨一會再用手指在刀刃上括兩下，喃喃地：「筋比骨頭難切，必須快才行，反正我不想叫你們多受罪……。」

大漢們似乎認了，況且有兩個人，大家都不願先洩氣示弱。誰願背個儒夫的醜名呢？

金燕子本想造成他們的恐懼，看來有兩個人，都不肯卒先屈服，這辦法效果不大。

但目前只繼續試試這辦法：「差不多了？你們認了是不是？」

「金燕子，如果妳一定要這樣做，我們認了！老大會爲我們收回萬倍利息！」

金燕子無法，只好在大漢甲屁股上戳了一刀，大漢尖叫一聲，她趁機一掌切昏了他。

「妳……妳殺了他？」大漢乙的語氣中有顫慄的音色，自古艱難唯一死，況且又是這樣死去。

「是的，反正多費唇舌沒有用。讓他死個痛快算了！」

「金燕子，妳在往死路上走。告訴妳，我不會屈服的！」

「你說的是眞話，我相信。所以也不打算在你們身上獲得甚麼。」金燕子把大漢甲拖到浴室內，把口部也用膠布封牢，而且綑更緊些。

她走出來，說：「眞討厭！滿地都是污血。」

大漢乙嘶聲說：「動手！妳這個毒女人。」

「你大概不知道。我以前讀過醫科。」金燕子說：「經常作些解剖工作……」

大漢乙的面孔抽一下，說道：「人死之後，就是大卸百缺，也不痛不癢。告訴妳，我不在乎這個。」

「當然，因爲你們不敢背叛孫七，却又以爲你們是英雄。」金燕子說：「其實這想法很幼稚的！」

「妳才是幼稚，以爲刀子可以改變一切。」

「我不是那種人。」金燕子說：「我的看法是，除了死得重于泰山之外，任何求死的意念都是弱者的行爲。因爲求生需那無比的勇氣，求死太容易了！」

「去妳的！英雄視死如歸，儒夫才會苟延偸活。」

「就像自殺一樣，有些人以爲自殺者有過人的勇氣，非常人所能及，其實那是弱者的表現，他向現實豎了白旗，失去了與現實搏鬥的信心。」金燕子沉聲說：「你們二人正是這種儒夫型人物，却又自我陶醉爲英雄人物！」

大漢乙「哈哈」狂笑說：「金燕子，在不怕死者面前，妳已經計窮了！」

金燕子說：「現在我要作一次人體生理及心理試驗，在很久以前，我就有此欲望了！」

「拿我作解剖試驗？」

「不，那是一種奇妙而刺激的試驗。」她找來一個鐵桶，然後把大漢乙劈昏，把他綑在柱上。

把一根橡皮管吊在天花板上，管子的下端，紮在大漢乙的臂上，管子的上端，通入一個玻璃瓶中，瓶中有温水。

這玩藝就像醫院中急救時輸鹽水的設備一樣。

這試驗很奇，尤其是對心理作用有很大的貢獻。

這也是智慧競賽中的一個緊要回合。除了天才，每個人都有智慧，只是有些人不肯去發掘利用，所以有人說，腦子越用越靈。

大漢乙醒來，發覺被綑在柱上，切齒說：「金燕子，妳不配被稱爲俠女，妳是一個劊子手，妳要如何處置我？」

「我不是說過，要作一項試驗嗎？」她踱着步說：「精神學家强調，精神決定一切，甚至於能影响人類生命的久暫。」

「要殺要剮，不必吊胃口。」

「據說人類全身血液大約有二分之一加侖，也等於五醬油瓶血液，如果把血管割破，任其血流，只要流失三分之一卽會死亡。」

大漢乙嘶聲說：「妳要割破我的血管？妳這陰毒的女人？」

金燕子淡然說：「你先別急，我說過，這是一次生理與心理的雙重試驗。本來應該在血液流失三分之一時昏厥或死亡，但因受心理影响，在流失五分之一時卽會昏厥。」

「妳……」大漢乙切齒磨牙，呼呼牛喘，像一頭入陷的困獸。

「這證明怕死比死更可怕。」金燕子說：「這是一種理論，尚未獲得證實。那是因爲以活人作試驗太不人道。」

「是呀！妳難道不是人嗎？」

「爲了人類幸福，一定有人犧牲小我，奉献自己的生命，獲得學術上的重大成就。而你反正不說實話就非死不可，正好廢物利用一下……。」

大漢乙說：「妳別作夢！我不會屈服的。」

「所以我也不勉强你。」金燕子說：「我現在一心一意想作試驗，並不希望你招供。但如果你說了！我却又不忍以你作試驗品。」

「作夢，作夢！」

金燕子說：「據說，在腕脈上割一小孔，使血液滴滴淌下，大約在一刻鐘內，就會昏厥。這不是失血過多現象，而是心理作用。所以，現在請你保持心情平靜，看看在心情平靜之下，大約要多久才會昏厥？」

金燕子走近，又說：「你是一條好漢，視死如歸，要使呼吸正常，才不會影响心理。你準備了！我要割啦……。」

金燕子用匕首尖在大漢乙臂上劃了一下，同時扭開了水瓶口處的開關。

接着，地上的鐵桶，傳來「嗒嗒」之聲。

「現在記時已開始。」金燕子說：「務請保持心情平靜，使這次試驗正確而具有權威性。那麼你就是一位眞正的無名英雄了！」

「×妳娘！」大漢乙終於破口大罵了。似乎已經忘了「二十餘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的豪語。可見死的確是英雄與儒夫的試金石。

「嗒……嗒……嗒……」血液滴到空桶中，是間歇而極慢的。在試驗主持人聽來，淸脆悅耳，像交响樂中的鈴聲。但在被試驗者的耳膜上，却造成巨鼓的聲音。

這聲音每响一下，生命就消失一寸。等於把人類生命濃縮到數尺或一丈，那麼一寸在一丈中的比例就不算太小了。

「嗒……嗒……嗒……」這住宅四週本就很靜，此刻萬籟俱寂，好像一切都靜止下來，諦聽這生命的聲音。

「×……妳娘……」大漢乙臉上的血色消失了，這是心理反應，絕不是生理上的變化。因爲到目前爲止，不過五分鐘。

十五分鐘與漫長的數十年生命相比，簡直不成比例。

可是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熬過這十五分鐘，似比數十年生命更長些。

大漢乙的身子在顫慄，那是生命律動在休克前的自然反應。

就像洗衣機中的脫水槽在關閉電門之後，由疾而徐，由快而慢，快要全停時，抖動得很厲害一樣。

七分二十八秒時，大漢乙昏厥過去。

金燕子點點頭，果然證實了心理對生理之影響，至大且鉅。

不久，大漢又在潑冷水之下醒來。金燕子說：「你該知道，你剛才的昏厥，只是心理作用，因爲你的血液流失不到四分之一。而你昏倒後，我又使你的血液停止流失。」

大漢乙說：「金燕子，給我個痛快行不行？」聲音微弱，像人在彌留時的有氣無力。

「請帮帮忙如何？」金燕子沉聲說：「這是緊要關頭。我們必須合作。最少還要五七分鐘才能昏厥過去，把心情放鬆，就權當在欣賞簷頭雨點聲，那是富有詩意的境界。」

金燕子又在他臂上揭下一塊膠布，說：「現在又在開始流了。這次希望你能有點男人氣概。」

「嗒嗒」聲再起時，由於鐵桶中已有了很多血，那聲音又不同了。就像龍頭未關緊，滴滴嗒嗒漏水一樣。

假如一個人明知一刻鐘內必死，他就希望一刻鐘馬上到達。

因爲懼怕是生命的白蟻，在這段時間內，白血球會被蝕光。

「一分三十秒！」金燕子說：「請沉住氣！英雄是不同於常人的。」

大漢乙忽然長嘆一聲說：「金小姐，妳的保証還算數嗎？」

「什麼保証？」

「妳不是說我說了實話妳保障我的生命安全嗎？」

金燕子失聲說：「你又不想做英雄了？在某一方面來說，這太可惜了！」

「妳是說那一方面？」

「可惜，太可惜了！」金燕子踱着步說：「可是我又向你保証過，不能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對這次偉大的試驗，不是太可惜了？」

大漢頹然說：「也許對妳眞是一次遺憾，也可能是在消遣我！金小姐，快把我的血管封起來，我決定說了！」

「這樣也好！」金燕子說：「只是不能封起血管。」

大漢乙吼着說道：「再有五分鐘我不是完了？」

「不錯！」金燕子語音乍冷，說：「但說出孫七的全部陰謀，有五六分鐘足够，據我推斷，你在八分鐘之前，絕對死不了！說出之後，我負責你的安全，或者讓你馬上離開B城。」

大漢喘着說：「那麼妳聽着。」

「慢着！」金燕子說：「對於孫七的陰謀，我已猜到大半，有一字不實，你將會聽到臨死前最後一滴血的聲音，那時我想救你都來不及了！」

「好，妳聽着。」大漢說：「孫七有一張沉船圖，知道是二次大戰末期，被盟軍擊沉的一艘運輸艦及另一艘護航驅逐艦，那運輸艦上有半噸鑽石，三噸珠寶和七八十噸黃金……」

「嗒……嗒……嗒……」

大漢哀求說：「金小姐，先把血管封起來好不好？」

「你如果想活，必須爭取時間。」

大漢說：「孫七本身不會潛水，卽使會，一個人也辦不到，於是他把那張沉船位置圖押給一個打撈商。」

「誰？」

「林國泰。」

「什麼時候？」

「大約三月以前。」大漢說：「去押圖的人，不是孫七自己，而是一個和他十分酷肖的人。」

「這是一項預謀是不是？」金燕子的聯想力，已獲得了初步証明。

「是的。因爲孫七對林國泰這人的狠與貪十分淸楚。」大漢說：「林國泰果然以美金三千元收押，但馬上按圖去實地勘察。証明某處海底果然有兩艘沉艦，未曾動過，有此發現之後，林國泰以爲，卽使艦上沒有鑽石與珠寶等，僅是廢鐵，也値十萬美金。」

「嗒……嗒……嗒……」

大漢說：「金小姐，妳想過河拆橋的是不是？」

「放心吧！我說你死不了就絕對不會死的。」

大漢沉默一會，似有所悟，續說：「當孫七的替身去贖沉船時，林國泰已另外找了幾個打撈專家，把那替身弄死了！」

「就是浮屍海邊那個是不是？」

「是的。這當然是孫七的預謀，使林國泰等人以爲他死了，而且警方也以爲『鬼手』眞死了。他就在暗中監視，以便坐享其成。」

「慢點！」金燕子說道：「本來林國泰等人，以大石墜着那屍體沉入海底，但孫七却把他弄上來，故意讓人發現，以便使人知道『鬼手』孫七死了。是不是這樣的？」

「對了！金小姐，妳眞是料事如神。」大漢說：「林國泰等人撈上鑽石之後，四人均分，每人獲得約二百五十斤，已被孫七弄去。」

「慢着，」金燕子冷笑說：「你大概是又活够了吧，林，邱，古等人，都是要錢不要命的貨色，即使孫七以生命作威脅，他們也不會全部拿出來，上次我在古宅截獲的一箱鑽石，即是有力証明，那還不到二百五十斤的十分之一。」

「不，那是最後一批。」大漢說：「以前拿走了大部份。」

金燕子說：「如果鑽石全部到手，孫七會留他們活口？」

「金小姐，我說的是實話，妳不信那就沒有辦法了。」

「第四個打撈商呢？」

「是周蓋。因爲已知妳揷手管這件事，暫時不便下手。」

「裝神弄鬼駭嚇少女，那又是什麼企圖？」

「這，我也弄不清，可能是轉移警方目標。」

「那些少女在孫七手中吧？」

「是的。她們是甘心情願的，但她們都有服迷幻藥的習慣。」

「現在談談孫七的老巢吧！」金燕子說：「我的助手是在孫七老巢中吧？」

「是的，他的藏身處在本城西郊一幢黃色別墅中。過去是法國人的別墅，早已轉手了。」

「孫七部下一共有多少人？」

「大約十來個，我不大清楚。」大漢說：「金小姐，現在還不能封起我的血管嗎？」

金燕子咬咬下唇，說：「好！你總算合作。是你救了你自己……」她走近「刷」地一聲，扯下了大漢眼上的膠布。

大漢低頭一看，驚愕地楞住。

原來他的血管根本未割破，而是一根橡皮管紮在他的臂脈上，水瓶吊在空中，先在臂上用刀尖一劃，再扭開瓶口的開關，在大漢的臂上皮管這端，即淌出溫水，先流到臂上，然後滴入桶中，發出「嗒嗒」聲。

在大漢的感受上，就像脈管被割破流血一樣，這也是心理作用。

舉例來說：設若我們和很多人站在一起，而且明知有人站在我們身後吸烟，這時如果有人用冰塊在我們後腦上觸一下，我們會直覺地以爲有人用香烟在我們後腦上觸了一下。這正是先入爲主的心理作用，導致觸覺上的錯覺。

「金小姐，妳這一手太絕了！可是也有點殘酷。」

金燕子說：「怎見得呢？我相信這是逼供手法中最文明也最人道的一種了。」

「不，這和綁赴法場陪襯的犯人一樣，雖然沒有被殺頭，却在目睹行刑之下魂飛天外，而事先却不告訴他們。」大漢說：「這還不殘酷嗎？」

金燕子冷厲地說：「你們裝鬼駭人，誘奸民女，是不是更殘酷呢？」

「金小姐，我們是小嘍囉，只有執行任務的份兒。」

「好吧！我現在放了你，你是返回孫七身邊，抑是速離B城？」

「當然是離開B城了！再說我洩露了他的秘密，回去也是死路一條呵！」

「我給你點錢，今夜就逃離B城吧！如果再回來，孫七不抓你警方也不會放過你的。」她挑開大漢身上的繩子，在他衣袋中放了一件很小的東西。

大漢恢復了自由，激動地說：「金小姐，妳眞是我的再造恩人，讓我給妳叩個頭吧！」

「不必了！」金燕子說：「爲了我自身的秘密與安全，在送走你時，仍要把你的眼睛貼了起來。」

「當然，要不是妳，我會繼續沉淪下去的。」

封起大漢的眼睛，把他送到街上放了他。

相信別人應該有個限度，金燕子以爲，大漢所說的，十有六七可信，因爲有些她事先已經猜到了。但有一小部份不可信。至於另一個大漢，已經脫困逃走了。

當然還有一部份他故作不知沒有說出來。

她先和警方連絡去保護第四個打撈商周蓋，她知道，這一點也可能是假的。也許不是周蓋而是另有一個人。

然後，根據大漢衣袋中的攝踪儀指示器，很明顯地，大漢向東走去。而他剛才說過，孫七住在西郊一幢黃色別墅中。

沒有好久，金燕子跟踪到東郊，大漢不見，根據指示儀的定向針指示的方位，距離及反射電波的震動率，大漢已進入一家規模極大的鋸木廠內。

可是金燕子並不馬上進去，她以爲大漢很可能已發現衣袋中的攝踪儀，而故作不知，引她去入彀。

她以爲自己的想法可靠，絕對不信孫七已經獲得了林，古，邱三人分得的全部鑽石。還是那句話，如果全部得手了，三人早已被害了。

現在她要到古宅及另外二家去，把鑽石盜出，一旦這三人的鑽石失踪，孫七暫時絕不會下手。當然也不信他們的鑽石被盜。這案子可以拖下去。有關人的安全無問題。

金燕子的頭腦永遠是那麼冷靜。她不放過任何細節，因此她經手的案子都會順利破獲。但她從不輕估敵人。

她相信，有關孫七和這案子的全部秘密，她所知道的，絕不超過百分之六十。而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必定比那百分之六

十更重要。

於是她離開了鋸木廠。只好讓岳敏委屈一下了。

×　×　×

她不但身手高，反應快，而開夾萬破機關也是能手，天亮前，居然偷了兩家，正是楊家與邱家。那是因爲匪方到古家去過，雖然鑽石到手又丟了。匪徒暫時不會去找他。

但她絕不全拿光，留下三分之一，使勒索與被勒索者都有退一步的餘地。

然後和警方連絡一下，回去休息。

岳敏在身邊，有時感覺他的粗獷和不修邊幅作風令人不耐，但他不在身邊，却感覺這屋子好像陡然之間大了一倍。

但她還是睡了，因爲休息是活動的延續。沒有靜就不會有動。

下午見過幫辦，交換了意見，最重要部份她此刻絕不透露，因爲對下一步驟有很大影響。警方有時幫不上忙，反而有干擾作用。

八點正，金燕子連續打了十來通電話，對象是B城的大飯館。

然後作了一番任務前的準備工作。特別自金絲籠中放出一隻燕子。

她的綽號之由來，這燕子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人養鴿飼鷹，那是因爲鴿子能傳信，鷹能助主禦敵。但養燕子不知何用？

養百靈鳥，藍翅，畫眉或者等而下之的十姊妹不是更好些？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金燕子養燕子，恐怕不僅是作爲標記呢？

八點半，那鋸木廠大門外來了一個飯館伙計，提了一個木質三層大食盒，這是專門送菜用的。

他放下大木盒抹抹汗，然後按門鈴。

很久才有人應門，看來這鋸木廠好久未開工了。大門上的小門開啓，有個漢子說：「找誰？」

「我是會賓居酒樓的伙計，把菜送來了。」

「菜？誰叫的菜？」

「是貴廠的孫先生叫的。」

「孫先生？」大漢冷笑說：「去你的！這裏沒有姓孫的，你走錯門了！」

「沒有錯，先生，這不是茂昌木材廠嗎？」

「不錯，可是沒有姓孫的。」

這時又來了一個飯館伙計，用脚踏車載着食盒，說：「先生，打開門好吧？我要把車子推進去。」

大漢愕然地說道：「媽的。你要幹什麼？」

「先生，別罵人！我是來送菜的，還有三家都在等我送呢！」

大漢說：「我們沒有叫菜呀！誰叫的菜？」

「不是一位張先生嗎？」伙計說：「貴廠發了財，要好好慶賀一番哪！張先生還特別叮囑，有道菜少放咖喱，有幾位小姐不欣賞辣菜。」

說話工夫，又有兩撥送菜的，一撥是兩人抬着，另一撥用機車載着。大漢再摸後腦杓子想道：「他媽的，邪門！是誰叫的？」

「又是我們叫的菜？」大漢說道：「那個叫的？」

「王先生。」合抬着食盒的伙計放下來，其中一個打開蓋子，嘿！裏面六個菜，有「水晶財子」「活爆龍蝦」「紅燒海參」等等，色香味俱全，大漢「嘓嘟」一聲吞了口唾沫。

用機車載着食盒的一不小心，車子翻倒，菜餚潑了一地，這小子也是伙計，一月的薪水也不够賠償八個大菜，一時情急，誣指另一食館伙計撞了他一下，一言不合，扭着一團。

二人各不相讓，一個是冤枉，另一個非找個倒霉鬼不可，只有訴諸武力。

二人這一動手，難免撞翻了別人的食盒，於是由二人扭打，變成三五人，而且愈來愈多。誰也弄不清那個有理？

送菜的還在繼續增加，打架的已是鼻青臉腫，頭破血出。

大漢知道不妙，連忙報告頭子。可是金燕子此刻已順利地進入了中心地帶。她首先要救岳敏。發現這裏雖無間諜組織中的最新監視儀器，如鋼門，電眼，紅外線偵察器及閉路電視等。却絕不是一羣烏合之衆，僅憑槍桿和刀子玩命起家的。況且，昨夜被擒的那個大漢，曾經進入此廠之內，必定有所準備。

爲了節省時間，她擒住了一個漢子，刀子抵在他的大動脈上，說：「帶我到我的助手被押的地方去。別玩花樣，除非你想停止呼吸。」

這漢子一看是她，似乎已冷了半截，他說：「金小姐，岳先生被押在後面木屋中，有四個人看守，我陪妳去，就沒有命了。」受了驚嚇，有點口吃。

「放心！我有命你就有命，快走！」

這漢子似乎剛參加不久，的確很嫩，刀子在他頸部大動脈上，他的頸子不敢扭動，乖乖地往後走。

這裏的人，注意力暫時被前面門外的打架事件吸引住，順利地來到一個木屋後面。

「就是這裏，小姐，不過這木屋前門外那四個人很厲害，而這木屋的木壁有尺半多厚，小姐，妳要小心！」

金燕子在木壁上敲了十來下，這是訊號，屋中果然也敲了十來下。金燕子點點頭，一掌劈昏了他。

繞到前面屋角一看，正有四個大漢，全神戒備，兩人身上有槍，另外兩人沒槍，但腰帶上揷了十來柄奇形七首。

不帶槍僅帶七首，當然是飛刀能手。但在金燕子看來，這都不是障碍，問題是木屋的門能否馬上弄開？

因爲雙方動上手，很快會招來匪徒，就無暇開門救人了。

金燕子仰頭看看天空，那隻燕子來回飛掠，她招招手，燕子落在她的掌心中。

這燕子比一般的要大些，却比鴿子小得多。金燕子取出一個比花生米畧大的橢圓型物體，放在燕子口中，然後打個手勢，指指木屋中。

燕子受過嚴格訓練，振翼而起，但繞飛一週，似乎無孔可入，因爲全屋無窗。只有一個前門。

但燕子也知道非達成任務不可，突然自前門門檻下孔隙掠了進去。這時一個漢

子說：「好像有個東西飛進屋去了！」

另一個說：「可能是蝙蝠。要不就是老鼠——」語音未畢，一柄飛刀瀉至，「叭」的一聲，刀柄擊中後腦，原地仆下。

另一個帶槍的剛發現，還沒有轉過身子，又被擊昏。

這時金燕子已經掠了過來，一式「飛脚踢」居然被閃過，另一個已拔出兩柄刀子說：「金燕子，我懷疑妳的刀法會比我高？」

「低的人永遠得不到答案——」說話間，已施出一式「回轉擊」「啄手刺」和「十字手」。

她的攻擊太快，二人的刀子無法出手，只好向相反方向退，都摸出了刀子。兩個飛刀高手把一人夾在中央，這是十分危險的。

而金燕子又很少用槍。就在這時，燕子又自門下掠出，「蓬」地一聲，門鎖部份被炸開一個一尺見方的大洞，岳敏鑽了出來。燕子口中啣着的東西，正是袖珍爆炸物。

在此同時，四柄小七首，以四個不同角度飛瀉而來。

岳敏拔槍射飛了兩柄，金燕子在這一刹，顯示了她的超絕輕功，身子後仰，背部及手點地，一柄自胸前掠過，然後身子疾轉，像個陀螺，另一柄自她的腰下呼嘯而過。

但在她尚未躍起的同時，岳敏射傷其中一個，另一個被金燕子的飛刀戮中了大腿，竄入黑暗角落中。

這時被金燕子劈昏在木屋後的漢子醒來，金燕子說：「第四個打撈商是誰？」

「李雲，而且由於算定小姐會陷身這裏，今夜會派人到李雲家去。」這漢子十分合作。乍看胆小，却又十分老練。

金燕子說：「不是一個名叫周蓋的打撈商嗎？」

「不，是李雲。金小姐，因爲死去的假孫七是我的哥哥，我是來此報仇的，可是我始終未見到孫七。」

「孫七不在這裏？」

「也許在，但我沒見過，據身份高的人說，孫七每次與高級部下見面，總是在黑暗的屋中，只能看到他的影子。」這人神色詭異，似在儘量改善他的口吃。

「好，我們把你帶出去，你的仇我們會爲你報的。」金燕子說：「他們是不是另有巢穴？爲什麼不見人來？」

「金小姐，我也不大清楚，但他們絕不會萎縮的。」

金燕子叫岳敏把這人帶出去，馬上到李雲家去監視，最好擒住那個裝神弄鬼的人。

岳敏和那漢子走後，金燕子發覺四周太靜，好像一個人也沒有了。她小心翼翼地竄向中心的地帶。

由於這鋸木廠中到處都堆着木料，較易隱身却看不到半點燈光。她知道自己被監視了。

儘管看不到人，但金燕子的觸角太靈，她知道暗處最少有數十隻眼睛瞪着她，他們的心情和獵人們圍獵着一隻花豹一樣，驚比喜的成份是要大得多。

天空很暗，但沒有一絲兒風，人和木材像平底鍋上的烘焙物，燠熱令人不耐。

現在金燕子進入一個奇大的木棚中，四周雖有板壁，但僅有棚高的一半，上面是空的。

這木棚可能是個工作間，或者儲放高貴怕濕木材之處，但目前則空無一物，地上的木渣發出霉味。

由於沒有燈光，棚內很暗，却因爲板壁只有一半，又能勉強視物。

這時一個人影向另一端出現了。二人相距約十碼，金燕子目力過人，雖不看淸此人的面貌，却知此人手中沒有武器。

因此，她戒備着不動。

那人緩緩走近，在此人身後又出現一人，說：「金燕子，頭子對妳沒有惡意，希望妳也沒有敵意，跟我們去談談。」

金燕子隱隱聽出這口音很像扮演神經失常者的張法，她奇怪的是，前面這人既是「蛛網俱樂部」的頭子，而距她較近，爲何不出聲而要後面的人說話？

那人仍在緩緩向前移動，金燕子看出，這人還有點跛，她說：「孫七，你爲何不講話？」

後面那人說：「金小姐，主人尊敬妳，請相信我們的話，談判比動武好些，而動武尤其對妳不利。」

金燕子冷冷一哂，說：「那很簡單，讓孫七跟我走，從現在開始，不再迫害那些少女和她們的父親，法律對你們自有寬大處置之途。」

那人冷笑說：「金小姐，千萬別太迷信妳自己的身手，我們頭子這樣做，是不忍向妳下手，況且這件事和妳知道的大有出入。」

金燕子輕蔑地說：「這太前倨後恭了吧，你們能引誘良家少女，裝神弄鬼，甚至於殺人蒙蔽警方，又怎會不忍向我下手。我猜想你必是張法了？」

「不錯，金小姐，我們沒有殺人。只是有些秘密不便公開說明，希望妳把握機會。」

這時那頭子已距她不到三步了，相距如此之近，仍看不淸面貌，却覺得此人的臉和普通人不一樣。

「孫七，你怎麼不講話？」

「……」這人仍是不出聲，賊亮的眸子在黑暗中閃閃轉動。

一個殘廢之人能領導黑社會人物並不希奇，但一個啞叭則辦不到。

這人是孫七嗎？如果是的話，在孫七的記錄中，既不啞也不跛呀！

此人有理由裝啞裝跛嗎？

張法沉聲說：「金小姐，現在有兩個途徑，可以使我們雙方不傷和氣，第一是妳退出B城，其次是開誠談談。」

金燕子冷笑不答，她以爲狼是吃紅肉拉白屎的殘酷動物，即使餓死也不會吃大米，所以不屑回答。

但那頭子揮揮手，表示不用再說了，武力是最佳解決途徑。同時緩緩拉開了出手勢。

這種姿勢既可施出空手道，泰拳，跆拳及中國之擒拿，也可施展西洋拳。金燕子不敢輕敵。

不管四週有多少人，她不在乎，怕的是此人有花樣。



嘩啦巨響落下一張巨網，把金燕子網住。

這人沉喝一聲，閃電踢出一脚，速度快，角度好，收勢也快，就像站在那裏是根本未曾動過一樣。

金燕子更加是迷惘了，但戒備之心，不敢稍懈。

頭子緩繞她移動着，再次怪喝一聲，五分之一秒內，劈出三式「刀手」，一式「旋膝」。金燕子出道以來，未見過如此快速的高手。

使她吃驚的是，此人快而沉猛，速度不在她之下，力道可以比美岳敏，但一擊不中，絕不浪費氣力。

眞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

「嘿……」此人的冷笑，並不陰沉，但十分宏亮有力，多少有點惺惺相惜之意吧？

此人退後一步的同時，突然揮揮手，後面的張法手中早已揑着一個小瓶，說：「金小姐，既然好話說盡，軟硬不吃，我們只好毀妳的容了……」

「毀容」二字在女人心弦上所造成的震動，是無法估計的。

而張法在話未說完卽擲出小瓶，在時間上也來不及拔槍，只有去接那小瓶，或者急閃。

在這一刹，金燕子的思維電轉了幾匝，不接可能摔破，接，可能小瓶本身會爆破。

但她發現兩步外的頭子兀立不動，立卽決定接受小瓶，然後擲出，因爲這小瓶如果眞會到手卽爆開，以他們二人的距離，這頭子也會被波及。

這想法十分合理，但仍錯了，當她接住小瓶擲向張法時，頭子仍未動。金燕子向門口掠出五六步，只聞「嘩啦啦」一聲，樑上罩下一張巨網。

這辦法不是最奇的，更不是最新的，但任何辦法，必須合乎時宜，用得恰當。能做到以上兩點，化腐朽爲神奇了。

巨網一落卽收，一收卽緊，金燕子一倒下，這巨網已緊得使她無法伸展，只能像嬰兒在胎中一樣蜷伏着。

網是尼龍的，有小指一半粗，卽使用快刀割切，也不是三五下可以切斷的，況且目前已經辦不到了。因爲她是身懸半空了。

十分鐘之後，她被弄走，好像是經由一個潮濕而有霉味的地下道到達另一秘密處所。

好在匪徒們對她並未濫施輕薄，毛手毛脚，這一點又大出她的預料。

奇峯迭起　撲索迷離

岳敏帶着那個投誠的漢子出了木廠，他相信並非對方不敢攔阻他，而是另有打算，放了那人逕奔李雲大宅。

李雲的確富有，也是以打撈起家的。可是岳敏以爲，如果匪方眼見他出了木廠，今夜可能放棄光顧李雲，但他仍然來了。而且很快地找到了那李雲。

這情景和場面使他吃驚，也感到惶惑，岳敏隱隱猜到，林，古，邱，李四人，自均分鑽石之後，一直不相往來過。

反之，第一家發生變故，第二家馬上應該知道，卽使警方迄未披露這件事，也該互相告警，或者共禦大敵。

但事實恰巧相反，好像他們之間根本不認識似的。

就以李雲來說，財勢浩大，耳目自然靈通，前三家發生了這大事故，他們可以說唇齒相依，利害關係相等，可是他却在

和兩個漢子打梭哈。根本不知危機逼在眉睫。

客廳中之豪華，即使B市市長的公館，也要瞠乎其後，這還在其次，三人賭局之大，更是令人咋舌。

但看來那兩個漢子貌不驚人，衣不壓衆，能和李雲豪賭，而了無吝色，岳敏覺得太不調和。

現在三人面前各有一本支票簿，也各有幾張票子，李雲發牌，他自己的一張明牌是K，大漢甲是J，大漢乙是A。

大漢乙丟出一張美金支票說：「兩千。」兩張牌就是兩千美金，這不是豪賭，簡直是瘋狂之賭了。

兩家跟下，李雲又發了一張牌，他的第三張是A，大漢甲是10，大漢乙是K。牌面上都沒有名堂。但暗牌即使有名堂也不過一對而已。

按牌面以李雲的A最大，他又丟出一張票子，說：「一萬！」

甲乙兩大漢沒有任何表情，各自開了一張萬元支票丟下，李雲說：「二位可能是順子的架式，我加得太少了！」他又發了第四張牌。

這次李雲是一張Q，大漢甲是K，大漢乙是J。三家都是大順的牌面。大漢甲毫不考慮地又開了一張票子丟下，說：「五萬！」

兩家都好像是開銀行的，照跟不誤，現在每家出了六萬二千，枱面上已有十八萬六千美金了。

李雲發了第五張，是一張九，由於他有一張A，順子已經絕緣。大漢甲K一對，大漢乙是J一對。

既然李雲已無順子希望，牌面也無名堂，大漢乙又是J一對，大漢甲的K一對最大，他看了一會，開了一張兩萬的票子丟下。

下一家是李雲，他又跟了，這証明他也有一對，而且必是A一對。那知大漢乙先丟下兩萬，說：「再加六萬！」

這使人猜想，大漢乙必是三條，也可能是兩對。

因爲大漢甲牌面上已有一張J。而且是明K一對。

在一般情況下，李雲是絕對不能跟了。因甲乙二漢表面都有一對，也都有兩對或三條的可能，李雲最多是一對A。

在這情況下如果大漢甲跟了，他至少是兩對，李雲就沒有資格跟了。那知大漢甲棄權了。

牌面最大的一個棄權，就改觀了。在這情況下棄權的，不一定是實力最差的，往往會造成投機局面。

果然，李雲說道：「六萬後面再加六萬。」

大漢乙瞇着眼說道：「李兄，你有資格的嗎？」

「有沒有資格，須待你再加六萬才可以証明。」

場面上已投下十餘萬，共有四十餘萬，即使在世界賭城蒙地卡羅，像這種賭法亦不多見。

現在照一般人的看法，大漢乙如果有兩對，當然可以跟，甚至於再加。可是他放下六萬，再加兩萬，這種作風，在暗中偸看的岳敏來說，不免有兒戲之感。

這是賭氣而不是賭錢了，李雲大聲說：「乾脆再加十二萬！」

賭錢賭到緊要關頭時，那就是賭命，據心理學家報告，輸得極慘的人，神經緊張，脈搏亢張，面部充血，體溫增高約五至七八度。

據說有人賭牌九輸了一夜，在天亮全部家產即將輸光時，他拿了一副牌，拉開一半放下牌聲言入厠，結果久等不來，發現他的牌露出的一半像個「閉十」，但拉開一看，竟是個「皇上」，也就是牌九中最大的牌。但那人以爲是「閉十」，竟在厠中吊死了。

大漢乙看了半天，他深信李雲沒有什麼，如果大漢甲不棄權，李雲早已放棄了。於是他咬咬牙顫聲說：「李兄……我跟了……」

那知李雲把牌一扣，說：「你贏了！」接着大笑起來。一刻鐘內輸掉二三十萬美金，而能臉不紅氣不喘，且縱聲大笑，這份豪氣，雖非空前，也將絕後。

接着二人在算賬，氣氛相當融洽，絕對沒有輸不起的味道。

岳敏連連搖頭，看看錶，已經是午夜十二點了，他來到後宅。

這裏是個獨立院落，向內望去，有個房間中還有暗淡的紅色燈光。

根據資料顯示，李雲也有一個女兒，却和被刦的三個少女作風不同。岳敏進入院中，來到了窗外。

「李小姐，妳難道看不出來，我在愛妳？」

「去，去！你是色狼。」

「李小姐，請相信我，妳是我的空氣和水，沒有妳，我不能多活一分鐘。」

「別花言巧語，告訴你，我們並不認識。」

「可是我很久以前就認識妳了！自見到妳以後，我不屑再看其他女性一眼。妳是我的靈魂的靈魂，妳是我的生命的維他命和基酸……」

岳敏以爲這絕不是裝神弄鬼的匪徒，只可惜屋內窗帷放下，看不到屋內景物。

「別不要臉了！」李小姐說：「愛是行動的表現，不是讚美頌或者唸喜歌。」

「李小姐，我……我以行動表現……我給妳跪下了……。」果然發出「卜通」跪地之聲。

「笑話！男兒膝下有黃金，豈能低頭拜婦人。」李小姐冷笑說：「你誤解了我的所謂『行動表現』，那是一種積極的，本能的，和一往無前，無阻無碍的勇敢表現，可是你缺乏這種勇氣。」

「李小姐，我知道自己不太英俊，也不太富有。但是我有一顆熾烈的心。所以有人說：『女人嫁給愛她的人，比嫁給她所愛的人更幸福些』。」

「辦不到！」李小姐沉聲說：「你再不走，我可要喊了！告訴你，我喜歡有男子氣概的人，也就是粗獷熱情，不修邊幅的男人，那種男人，才是男人中的男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

「李小姐，妳是一位仁慈的女神，我……我實在忍不住了……」

「快滾！你再前進一步我就大叫强奸了！」

「妳叫吧！反正我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生命在內……」

「救命呵……救命呵！」聲音並不大，也不像是眞正遭遇色狼的恐懼和惶急的聲音。然而，一個少女即使遭遇色狼，不到十二萬分，也不願招搖。也有些女人已經被污，也能忍氣吞聲。這是各人對名譽及貞操的看法不同之故。

無論如何，事情發展至此，已不是一件求愛的私事，而是一件强暴案，況且少女剛才說過，她並不認識這男人。

岳敏繞到門外，推不開門，取出萬能鑰打開門衝了進來。

但是，屋內的景況，和他聽到的以及所產生的聯想完全不同。

幾乎以爲剛才所聽到的只是一種聽覺的錯誤，或者眼前看到的，也是視覺上一種幻覺。

一個妙齡少女，跪在地上，尷尬地，惶惑地望着岳敏，但除了尷尬惶惑之外，還有一份意外的驚喜。

很久很久以前，自她已知異性的慰藉，是不可或缺的時候起，她爲自己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偶像，藏在心底深處。

這偶像並不太英俊，但能使任何女人每多看一眼，即增加一份好感，也可以說是一種向心力。這偶像渾厚，粗獷，健壯而爽朗。那種作風，能使在他身邊的女人產生無比的安全感。

而岳敏，恰巧符合了她的要求。說得明確點，她心目中的偶像，就是岳敏的翻版。

「你……你是誰？」少女怯怯地，但並不是畏懼一個入侵的色狼那種神色。而是被人發現了秘密的羞怯。

「小姐，不是有個男人，想侵犯妳的嗎？」

少女站起來，不太美的面孔上，展覽着難以形容的表情，這種微妙的表情，是岳敏所無法瞭解的。

岳敏的智商絕對不低，只是對女人的心理所知不多。

少女不安地扭着手指，怯怯地說道：「沒有，先生……我……我只是在排演話劇……。」

岳敏愕然說：「一個人排演？」

「是的，先生……一個人分飾兩個角色……」

「可是，這兩個人要同時出場演對手戲，妳一人怎能分飾兩角？」

「這……」少女吶吶說：「本來是一位男士飾演色狼，我爲了使演技精湛，台詞流暢，就扮演兩角排演，這樣一定更能逼眞些。」

「噢！原來如此。」岳敏苦笑說：「我還以爲妳眞遭遇色狼了呢？可見妳的台詞背得熟，而且聲音中貫注了情感。」

「先生，您貴姓？您是怎麼進來的？」她的目光貪婪的掃瞄着岳敏的面孔和軀體。就像一個富有的人，在某種特殊情況下被餓了三五天，顯得飢不擇食的樣子。

人性的本能，有時所表現的，往往比飢餓更加窮兇惡極。李雲的出身太低，也是少女自卑的原因之一。

岳敏以爲目前可以宣佈這件事，以便在少女身上獲得某些資料，他說：「我是警方的人，由於獲得情報，有人想對令尊不利，特來保護。」

「您是警察？」少女吃驚了，在她的想像中，這是一位不太令人恐懼與厭惡的入侵者。這少女是個性內向，且頗爲自卑的人，凡是這種女人，表面上木訥羞怯，內心却是熱情如火，在現實環境中得不到異性的慰藉，就會產生幻想，在幻想中獲得刺激和嚮往的異性慰藉。

所以她剛才所表演的，並不是預演話劇，而是在極端需要異性的追求之下，一種幻想的具體化和行動化。

「是的。」岳敏說：「李小姐，請妳坦白地回答幾個問題好嗎？」

「當然，如不見怪，你也回答我幾個問題好嗎？」

「這是公平的交換。」岳敏說：「李小姐，令尊很富有嗎？」

「是的，先生。」

「他是打撈專家，但是何時開始暴富的？」

「最近不久吧？」李小姐的視覺中跳躍着火燄。那是一種極端渴望異性侵犯的神色，甚至於是狂風暴雨式的侵犯。當然，必須是岳敏這種類型的侵犯者。

「李小姐，最近令尊的情緒正常嗎？我是說是否有非常煩惱或不順的事？」

「有，就是今天發生的。」她似乎確信岳敏是警方的人，即使不是，她也情願說實話。她說：「今天上午來了個客人，和家父密談了約一刻鐘後離去，家父當場把一個最珍貴的茶碗摔破，據說那是宮廷御用茶具。」

岳敏說：「李小姐，那人是什麼樣子的？」

她想了一下，說：「那人衣裝很挺，也沒有太大的特徵，只是身軀高大健壯，肩膀很寬。」

「他？」岳敏心頭一緊，恍然大悟，那人他曾見過，那是在古家，也就是冒充應徵司機的那個傢伙。而剛才在大廳外所看到的兩個大漢之一，顯然有一個正是此人。

但因此人面部化粧過，多了絡腮鬍子，加之和李雲在一起打梭哈，而且表情自然，儼然好友，所以岳敏不曾想到他會是匪徒。

如果猜測不錯，岳敏已經上當了。他說：「李小姐，一切待會再談……」他竄了出去。

到大廳外一看，賭局已散，兩個大漢已不知去向。

李雲面色陰沉地負手踱着，好像一位工程師在勘查土方。

岳敏目前還不想正面見李雲，立即追出，但晚了一步，眼見一輛車子轉過街角，他來時曾見過那輛車停在李家門外。

在來此辦案之初，岳敏對這些匪徒並未放在心上，但經過一連串的接觸之後，加上今夜的所見所聞，他知道低估別人，那是找自己的麻煩。

兵法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聰明人所製造的機會比遇上的多。盜雖小人，智過君子。岳敏輕敵之心大爲收

斂。但對這些甘被匪徒勒索却不報警的人十分惱火。

返回李宅，李雲仍像一隻沒頭蒼蠅，在大廳內踱着，岳敏登堂入室，揪住了李雲的胸衣，說道：「老雜碎，剛才那兩個匪徒勒索了多少？」他不提鑽石，留了餘地。

「你……你是誰？」李雲大力掙扎着說。

「快說！匪徒勒索你，爲什麼你不報警？」

「我高興！放開我，你這個流氓！」李雲心情惡劣，被人揪着胸衣，似乎比被人勒索更加無法忍受。

「老雜碎！你既然能和匪徒合作表演賭梭哈，又何必心痛？告訴你，我親自聽到匪徒交談過，他們說今夜還要回來。」

李雲面色微變，這也是他所預料到的。匪徒知他手中有多少「貨」？今夜帶走了不過是全部的五分之一，當然還會來。

可是沒來由地被揪住而且謾罵，他無法忍耐。李雲厲聲叱說道：「混帳！王八蛋！你就是警方之人，也不能對我這樣無禮！」

岳敏一個耳光，打得李雲原地轉了一週，說：「老雜碎！如果你不需要警方援手，我馬上就走。」這當然不是警方人員應該說的話。

李雲有生第一次被人摑耳光，面孔扭曲着厲聲說：「流氓！你給我滾出去，快滾！」

「好好！」岳敏也有一套，掉頭就走，說：「雖然上級派我來保護你，可是你這個老雜碎不通情理，我再管你的事，就是你的孫子。」

他奔出大門，李雲親自閉上大門，詛咒了一陣，突然奔向大廳旁邊的浴室內，在噴水龍頭處向左扭三匝，再向右扭二次，然後再向左扭一次，巨大的法瑯浴盆移開二尺，出現了一個地下的入口。

李雲進入地下室。其實這裏不能算室，僅是個地窖，不過百尺見方。角落處有個長形木箱，像個小棺材，他抖手打開了鎖。

裏面共有六格，最大的一格中是金條，在暗淡的燈光之下閃着金光。可是現在，黃金是黯然失光了。

因爲最少一格中是鑽石，這格中的鑽石，最少也有百餘磅，折合成克拉，那要算半天，華光絢爛，耀目生輝。

其實又何止女人愛鑽石？凡是人，在這些鑽石光芒照射之下，瞳孔必定張到最大限度，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只要擁有這些鑽石，也會建立脆弱的信心，武裝自己的信念，以爲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最值得驕傲的人了。

萬物皆爲人類所有，人類，是萬物的主宰，雖然有些人作了萬物的奴隸而不自知。

李雲也不例外，他的眼囊和表情肌抽搐着。眉飛色舞，他覺得沒有人能適當地誇耀鑽石的偉大，包括他自己在內。

另外幾格是紅寶石，藍寶石，泰國星石和珍珠。

「混蛋！」他詛咒着說：「『鬼手』的部下，已經取走了十磅鑽石，對別的似乎還沒有興趣。奶奶的！看樣子，他們的確還不會知足，這些東西放在這裏是否保險？」

事實上，在李雲來說，這裏如果不保險，也就沒有更保險的地方了。

玩賞了一會，又出了地窖，心情忐忑地回房睡了。

大約一刻鐘後，岳敏提着一箱沉重的東西上了車，疾馳而去。

他固然不如金燕子精靈，和她在一起數年，也學了不少的花樣，他剛才如果不對李雲說匪徒還要回來，李雲也許不會下地窖去。

人，往往會掉落自設的陷阱中，李雲即爲一例。

× × ×

岳敏回到秘密住處，未見金燕子回來，而且也連絡不上，不由大急。

而她那隻燕子也在屋中飛來飛去，似也在焦灼不安。

岳敏伸出手，燕子落在他的手上，他向燕子說：「燕子，你的主人呢？能帶我去嗎？」

燕子在他的心上啄了三下，展翅飛出，岳敏駕車跟着。又回到那鋸木廠附近。

他泊好了車，翻入廠內。但是找遍了所有的角落，沒有看到半個人影。此刻已是凌晨兩點了。

但在此同時，金燕子已作了最優惠的俘虜。

她全身所有的武器，儀器和其他道具，都被搜去，被軟禁在一個豪華大廳中。

這客廳中有坐臥兩用的大沙發，壁爐，最新穎的美術燈，但不知何故？未裝溫度調節器。也許是臨時啓用，用完又要空閒之故吧？

張法走進來，此人身手並不高，但鬼劃符不少，這正是那頭子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另有原因以後自知。

現在的張法當不會衣衫襤褸，蓬首垢面，年齡也不會那麼大，看來不過三十七八歲。

總之，現在的張法，和那天在破棧房中金燕子所見到的，以及在路上岳敏所見到的，完全是兩種典型。那時是一鋪一蓋，兩條蔴袋。現在則西裝畢挺，容光煥發，腕上有金表，領帶夾子上一顆鑽石足有二十克拉。

「金小姐，委屈你了……」張法頗有禮貌，說：「不過你該相信，到目前爲止，我們仍然以禮相待。」

金燕子冷笑說：「張先生，這種優待，我已心領，可是十來支電槍指着我，也算是優待嗎？」

「電槍？沒有呀！」

金燕子冷然指着天花板上的大吊燈，四周牆上的名畫鏡框，以及壁燈，說：「你以爲我連這個也不懂？這些鏡框，及壁燈之後的牆壁，都有夾層，每一壁燈底盤上都有個旋轉活蓋。活蓋轉動時，也就是蓋下小孔中電槍射擊之時，而電槍則由電動指揮儀操縱。每一支電槍，每秒鐘可發射零點二五子彈三十五發，但這些已經落伍了。」

張法笑笑說：「金小姐，你是大行家，當然瞞不了。其實我們的防衛系統的確

落伍了，最新的電槍指揮儀，是以電子操縱。」

「張法，你們的頭子不會是『鬼手』孫七吧？」

「怎見得呢？」

「孫七只是一個血賊，陰毒有餘，科學頭腦不足。況且，今夜在那木棚中所見到的跛足之人，絕不是孫七。」

張法說：「金小姐，孫先生跛了一足，另有原因，目前不便奉告，在東南亞來說，還有誰的身手比我們的主持人更高些，諒小姐今夜已見識過了。」

「現在言歸正傳。」金燕子說：「你此來，如果不是殺我的，一定有條件提出吧？」

「條件二字太不敬了，」張法說：「主持人的意思，希望金小姐能讓條路給我們走。」

金燕子冷笑說：「我看你們是不走正路，却把道路建築在別人頭上。」

「金小姐，俗語說：世無飛來之福，亦無無妄之災。福禍皆屬自招。」張法踱着說：「現在主持人寧願再讓一步，希望化干戈爲玉帛。」

「噢？」金燕子說：「我必須事先聲明，我只是一個法律的執行者，在法律所賦予的神聖使命之下，我不能够作任何妥協。」

張法面色微變，說：「金小姐，你是聰明人，俗語說：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只要爲我們留一步餘地，絕不難爲你，事實上到目前爲止，警方所知道的秘密很少，你不說誰也不知道。」

金燕子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要我怎麼樣？」

張法說：「現在也不必轉彎抹角，此案的關鍵在於半噸鑽石，已由四個打撈商所均分。由於沉船圖本是我們主持人的，而押與林國泰，贖圖時，他居心不善，林國泰殺了他，把圖據爲己有。」

「怎麼？你們的頭子死了？」

「當然沒有，死者是頭子派去的人。這個你金小姐已經知道了。」

金燕子哂然說：「林國泰雖然陰毒，却不如『鬼手』狡滑，他派去押圖，贖圖之人，和他本人十分酷肖，這是一次陰謀。『鬼手』算定了林國泰的陰毒，一旦實地勘查，果有原封未動的沉船，必定吞沒沉船圖，殺死那個替身，『鬼手』則可以暗暗監視，坐享其成。」

張法乾笑一陣，說：「金小姐，即使如此，其咎仍不在主持人，而在乎林國泰的狠毒。現在我提出最後的兩全其美辦法。半噸鑽石，你與四人共佔其半，我們應有一半。」

這條件，幾乎早被金燕子猜到，她暫不回答這問題，說道：「裝神弄鬼的目的呢？」

「金小姐，你早已看穿，何必明知故問？」

金燕子說：「『鬼手』的沉船圖來自何處？大概不是你的吧？」

「當然，那夜在破棧房中，我是胡扯。」張法說道：「金小姐，請答覆我的問題。」

金燕子冷冷一笑，說：「我已說過，在法律尊嚴之下，我不作任何妥協，如果你們以爲我也會要這鑽石，那就未免太天眞了。」

張法面色一冷，一字一字地說：「金燕子，妳能繼續活下去，仍可美艷絕世，如果死了，和普通人一樣，黃土一坯，白骨一堆。」

金燕子笑而不答，張法的臉色又緩下來，說：「金小姐，如果妳以爲我們的建議不好，妳可否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總之，我們不想傷害妳，是基於一種敬慕，絕對不是怕妳。」

「當然。」金燕子說：「尤其是在我作階下囚之時。好吧！我提出一個折衷辦法，這次就看你們是否眞有誠意了。」

張法說：「金小姐是絕頂聰明的人，一點就通。」

金燕子說：「第一，我希望能見見三個被刦來的少女。其次，更希望能見到你們的頭子。因爲解決這些重大問題，應該屬於高階層會議，你不能全權處理。」

「這……」張法顯然感到爲難，尤其是第二個要求。因此，金燕子想到了「鬼手孫七」的身份問題。

由於資料顯示，孫七雖然身手了得，但此人不跛，而且十分狂妄，狡滑陰險，不需故作神秘。再說他和金燕子對面時，孫七的身手似乎沒有那麼高。

「金小姐，要見三個少女，那很容易，但在目前，我們頭子不見任何人，包括本俱樂部的低級人員。」

金燕子攤攤手，說：「我相信自己有誠意，但這兩件事都辦不到，那就是你們的誠意有問題了。」

「不，金小姐，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說了！其實我們的頭子不正面見妳，只是基於一種自卑感。」

「什麼？孫七會有自卑感？」

「金小姐，在心理學方面，妳一定也有心得。一般人以爲，凡是狂妄的，都是自尊心太強，其實恰巧相反。那往往是一種自卑的反射作用，以囂張和狂妄來掩飾他的自卑。」

金燕子說：「這點淺顯的道理我當然懂。比較醜的女學生，一般來說，比美的成績好些，因爲她們心無旁騖，而且自卑感產生了，一般亢奮力量，她們要在功課方面出人頭地。」

「是的，金小姐。」張法說道：「本來，我們的頭子並不太自卑，也可以說，在別人面前，根本不會自卑，只有妳一人例外。」

金燕子冷笑說：「張法，這點正顯示了你的天才，一種諂媚的天才。但是，要爲我戴高帽，那要站在南天門上。」

張法慨然說：「美的人和醜的人，往往都犯了共同的錯誤，那就是不能確知自己的美與醜。而美人不知自己美，正是令人敬佩與景慕的特點，但醜人若不知自己的醜，那就十分可悲了！金小姐，在妳的懾人之美，絕世容顏之下，我們頭子自慚形垢，這正是他不正面見妳的原因。」

金燕子說：「張法，這種諂媚之詞，無法自圓其說，難道孫七見了你們『蛛網俱樂部』的低級人員也自卑嗎？」

「這……」張法苦笑說：「一個黑社

會頭子，爲了他自身的安全，自應保留起碼的秘密。金小姐，我是言盡於此，還請三思！」

這時大廳中門上的紅燈閃了三下，張法說：「金小姐，給妳一刻鐘的思攷時限，時限一到，就不能怪我們沒有憐香惜玉之心了——」

張法轉身往外走，金燕子以爲，以她的絕頂輕功，在張法走出鋼門的刹那間，她可以輕易脫身了。

但是，鋼門滑開一縫，就在張法側身而出，而金燕子蓄力欲縱時，一陣「卜卜」聲傳來，在她的立足點四周，約七八寸之地，被四周壁上的電槍射了百十個洞，被洞穿的地板還在冒着青烟呢！

只要金燕子的反應稍慢數十分之一秒，她的腰部以下，將變成電槍的活靶。而張法卻悠閒地回頭眦牙一笑，鋼門立卽閉闔。

金燕子自不免心弦震動，更不敢輕估這「蛛網俱樂部」了，但她已開始懷疑，這頭子是不是「鬼手」孫七？

當張法再次進入大廳中時，態度就變了。他「嘿嘿」獰笑說：「金燕子，在此之前，妳可能並不知道自己的骨頭有幾兩重吧？」

金燕子幾乎能猜到張法改變態度的原因。她聳聳肩說：「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剔去了血肉筋皮後剩下的骨頭有幾兩重？你們的頭子也不例外。」

「那幾個老雜碎的鑽石都被妳竊走了？」

金燕子不置可否，她知道，那些鑽石是維護四個打撈商的生命和她自己安全的王牌，在大量鑽石沒有到手之前，他們不會殺人。

「我告訴妳，我們頭子對逼供另有一套，妳不但未見過也沒聽說過。」

金燕子說：「我倒想見識。」

張法握着拳頭，面紅痙攣着，說：「我只是告訴妳其中一種對付女人的酷刑吧！妳知道蛇類有孔必鑽的本性嗎？」

「有孔必鑽」四字入耳驚心，甚至於這種恐怖的意念能造成一種頗爲眞實的感受。就像善於說故事的人在描敘犯人被殺頭時的情景，我們也會感覺脖子上的刀口也有涼涼的感覺一樣。

以這方式對付女人，尤其是金燕子這種一塵不染，聖潔無比的女人，非但殘酷，而且是莫大的侮蔑。

幹這行最大的缺點是意氣從事。必須儘一切努力，使自己處於安全狀態中。卽使是最不利的時候，也要如此，武力僅是配合智謀的一種手段。

金燕子平靜的神色，更使張法無法忍耐。他吼着說：「如果妳可以爲這僅是恐嚇，就馬上把竊走的大量鑽石交出來，我們頭子仍然守信，給妳應得的一份。現在，我先讓妳看看這種奇刑的道具……。」

張法走到一個角落處，按了牆上的機鈕，只聞「叭噠」一聲，潔白而平整的牆角處，翻下活板，裏面有個大蛇籠，分成很多間隔的小籠，活板翻下，籠門已打開，一些大小不一，花花綠綠的蛇蜿蜒爬了出來。

女人不怕蛇的，可能很少，金燕子並不太怕，她也是女人。

她對蛇的種類及習慣也知道不少，也許對蛇知道太多，而非玩蛇專家，反而不是好事。其中有「脚帶」，這種蛇身上一條紅一條白，形同脚帶。比响尾蛇更兇更毒，但牠並不一次注出全部毒液。

其中有「竹葉青」，細而長，渾身碧綠，和「金脚帶」相反，毒液不多，但咬人時毒液全部迸出。

「手指蛇」長僅二三英吋，形同小指，也就是東方人所謂的「鐵綫蛇」。性至毒。

另外有沙地阿拉伯的硬殼蛇及白蛇，此蛇又名「皮冬」，另外有玻璃蛇，擬態蛇等等。玻璃蛇身上光滑無鱗，像玻璃一樣，遇上敵人，可以把身體分成三段，擺動旋轉，擾亂敵人的耳目。

擬態蛇更怪，產自印度馬達加斯加島上，土人叫牠「穩陣」，法國人稱牠爲「錦被張」，這種蛇最大的只有四公寸長，牠的顏色瞬息多變，近青則青，近紅則紅，牠能隨四周顏色變化，但這一種怪蛇並不傷人。

其實地上的蛇還有很多種，只是在這情況下，誰會去辨別每一條蛇的種類呢？

客廳雖大，但蛇太多，不久就滿佈任何角落，有些揚首吐信，在金燕子身邊嗅嗅，掉頭而去。

金燕子內心雖怕，表面上卻必須沉住氣。

張法「嘿嘿」獰笑說：「金燕子，這都是世界上罕見的毒蛇，並非牠們吃素，而是本人目前還不想讓牠們攻擊妳，一旦用那奇刑，嗐！妳看那條『脚帶』，此蛇鑽洞的衝力最大，我準備選這一條。」

金燕子面色一寒，說：「張法，我金燕子見過更恐怖的場面，你想以這種方式，不戰而屈人之兵，那是妄想。」

「妳現在仍然以爲我不敢動妳？」

金燕子輕蔑地說：「你當然不敢。起碼在鑽石未到手之前，你們不會如此盲動的。」

張法冷厲地說：「那也要看妳的態度而定，如果徹底絕望，我們無所顧及了！就會下手。金燕子，再攷慮攷慮吧！」

金燕子突然揑起一條蛇的尾部，甩了幾匝向張法擲去，張法駭然閃開。金燕子冷笑說：「我還以爲你不怕呢！你不過是身上帶了些蛇類最怕的化學藥物，像雄黃之類的藥物，所以蛇才不敢接近你。」

張法對她眞是一籌莫展，說：「妳不願攷慮嗎？」

金燕子說：「孫七死了多久？」

「他……」張法大聲說：「只是他的替身死了！誰說他死了？」

金燕子神秘地一笑，說：「給我一夜的時間，明天早上我答覆你。」

張法說：「告訴妳，明天早上八點，是妳的最後時間。」他要出廳，金燕子叫住了他，說：「張法，把壁爐爲我生着。」張法又把那些蛇驅入籠中。

「生壁爐幹甚麼？又不是寒帶。」

「不是寒帶，當初建這壁爐何用？」

「那只是擺設。」

「笑話！如果用不到壁爐而建個壁爐，那非但不能發揮擺設的功能，反而破壞

了大廳中的格調。」

張法冷冷說道：「是怕晚上冷還是有花樣？」

「當然有花樣，你敢生着壁爐嗎？」

張法取來了燃料，爲她生着離去時說：「金燕子，這裏不是鋸木廠，既然妳沒有翅膀，飛不了的。」

金燕子把沙發拉近壁爐邊烤火，張法離去。

她估計這裏距離那鋸木廠最多五十公尺，可能是個地下室。因爲她被弄來時，可以感覺到。

如果壁爐的烟卣不通，烟就會在這客廳中瀰漫。這道理非常淺顯。按一般壁爐的烟卣，都有直徑一尺的寬度。

像軍艦和商船上的巨大烟卣一樣，足有數圍之粗，實際上裏面有根細的，外面那層是護筒。

只是頭腦最簡單的人也知道，烟卣上面有人監視。

坐了一會，她取下了胸飾，那胸飾看來並不名貴，比銀元的直徑畧少些，上面鑲了些寶石，珠子及象牙雕刻等小玩藝。

她扳下一些小玩藝丟入壁爐火中。

這動作自然瞞不了四週的監視者，但卻想不出有何計劃，看她的表情，似是一種情緒低落，拿飾物洩憤的舉措。

她每隔十來分鐘，丟進一件，火中必然冒起一陣火花，由于太輕微，監視者根本未注意。

金燕子也知道，這辦法如果不靈，要脫身就難了。

人類都有一種懶惰性，暗中監視的人時間久了，也就不太注意她的動作，而是欣賞她的胴體了。

她在行動時，總是穿那金色大翻領上衣，頗似夾克，所以纖腰很引人，與胸圍及臀圍成突出的對比。

褲子也是金色的，好像有億萬顆星星在上面閃爍。脚上是半同軟皮小馬靴。假如她站在一位雕塑家面前，以她的胴體曲線，面部五官恰如其分來說，無法爲她添一點石膏，或者削減一刀。

美麗的女，再賦予她高潔的內在，卽使是低俗卑下的異性，也不忍產生瀆褻之念。起碼第一個印象是如此的。

儘管不忍生邪念，但一個活色生香，有血有肉的美人，就在視覺淸楚可及之處幌動，誰又能絕對不想入非非？

因此，金燕子一些小動作，輕易地瞞住了監視的人，長時間的監視一個人，的確是困難的事。

現在外面的岳敏，急出一頭大汗。表妹是他的另一個生命，而不是第二個生命，這是順序的問題。沒有了表妹，他也不存在了。

木廠中一無所有，他搜了三遍，最後絕望，又在附近偵查，夜風夠涼爽的，但仍然無法消散來自身體內的熱，解開衣鈕，又露出了生鐵般的胸膛，和茸茸黑毛。

「他媽的！表妹會失陷嗎？『鬼手』這雜碎，有一天我會鬥鬥他……」突然，他的視線在灰暗的夜空中集中在一個焦點上。

那是一股白烟形成的（SOS）呼救訊號。剛出烟卣時很小，只有拳頭那麼大，但會逐漸擴大，在風中不散。

岳敏內心的激動就別提了，這是他們的連絡工具，而是在危急時才用。說來很簡單，金燕子的胸飾上，的確有些寶石，但還有些假的玉石零件，雕成一些花或者英文字母。

這東西的本質，既不是寶石也不是象牙，而是中國黃山出產的一種星石。把這種星石雕成人形或禽獸形，丟入火中，把室內燈光熄滅，火上卽出現一個比那雕石大數十倍的人形或獸形。

有些人用這玩藝駭胆小的人，往往能把人嚇昏。

如果把這種雕成英文字的星石在碘化銀（人造雨必用這種化學品）和其他化學藥水中泡過，冒出的烟，就可以成爲雕刻的形狀，卽使有風，也可以維持數分鐘之久。

岳敏與奮地摸摸後腦子，喃喃地說：「他媽的！不久就可以和『鬼手』幹一下了！」

他雖粗獷，却是個粗中有細的人物，況且事關表妹的生命。

他先伏在暗處打量一陣，冒烟的烟卣，約在三十碼外的熱帶闊葉樹林中，隱隱可見一幢拜占庭的建築，但佔地不太大。

岳敏也知道，金燕子求救，表示裏面戒備極嚴，暫時無法脫身，而烟卣四周雖可能有人監視，但相距太近，反而看不淸冒出的白烟是呼救訊號。

這道理就像我們置身雲海之中，反而不覺雲層太厚，只有淡淡的一層，但在遠處看來，就不同了。

既然求救訊號來自烟卣，金燕子必在烟卣下部壁爐附近。他先用紅外線望遠鏡看過屋面，上面有三個潛伏着。這大宅四周沒有圍牆，只有一人高的鐵欄。這反而更不易接近。

岳敏必須爭取時間，因爲現在已是凌晨四點了。想了一會，奔向大宅後側，在百十碼外弄好了手脚，再繞到前面。

突然，後側百碼外冒起火光，而且火燄立卽擴展開來，犬吠聲及人聲吵成一片。岳敏已快逾旋風，飛越鐵欄，像隻壁虎，順着牆上的籐蘿花上了屋面。

屋面上的三個漢子果然被大火所吸引，岳敏竄到第一個身後，一式「啄手刺」擊昏後放手。

第二個也如法泡製，第三個發現時，岳敏只好下煞手，扼住了他的喉，一式「膝刀撞」，大漢吭一聲昏過去。

岳敏取下手錶先順着烟卣丟下去，不到一分鐘，烟已消失，他估計下面已熄了火，而這烟卣的口徑，足能鑽出一個人。

這手錶是金燕子送他的，自然認識。

他過去再向三個大漢後腦上各踢一脚，回到烟卣邊，丟下一樣東西。比女人的口紅畧細而長。約二分鐘後，他把一條尼龍索垂了下來。

果然，像釣魚一樣，感覺索的下端抖動。不禁大喜。這比釣上任何一條大魚還要高興。而釣魚的樂趣。正是在這一刹那。那知屋面看守的人，他們絕不是像岳敏一樣，由籐蘿上爬上來的，屋面上應該有出路，岳敏救人心急，忽畧了這一點。

（未完待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新·圖

百花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在百花幫總壇，探知百花幫副幫主芍藥奉太上幫主之命，要跟他在三日之內把解除毒汁的藥方研究出來，否則將對凌君毅不利，凌君毅因獲知方如蘋、唐文卿陷落黑龍會手中，黑龍會巢穴又僅太上幫主知道，故此不能一走了之，冀希能想出辦法煉成解毒藥汁，從而打探黑龍會所在，以拯救方、唐二女，但煉化藥汁談何容易，苦思無策，迫得以解毒珠浸水試驗，結果，眞能把浸過解毒珠的水把毒汁化去，乃故弄玄虛，俟芍藥與玉蘭到來時命辛夷擺下八十一盂毒汁將浸珠藥水向盂中倒去——

藥成蒙寵召　曲徑可通幽

「毒汁」其黑如墨，這一小匙藥汁，倒入盂中，一點也看不出有何變化？

芍藥，玉蘭都忍不住抬目朝凌君毅望去。

凌君毅却毫不在意，他早已說過，化解「毒汁」，是要幾缸藥水混合調配的，九缸藥水，就要試驗九九八十一次。

這不過是第一次，自然不能算是無效。

現在凌君毅又繼續拿着銀棒，攪動第二缸藥汁了！

接着自然又是用小杯舀起第二缸藥汁注入第二個瓷盂之中。

不用說，這第二次驗試「毒汁」，依然毫無變化。

這自然是凌君毅故意在芍藥和玉蘭面前，裝模作樣，試驗給她們看的。

其實他心裏早有成竹，一定要試驗幾缸藥汁，互相調配，過程相當繁複。

但縱是在她們兩人面前做戲，却也必須做的十分認眞，這一種藥汁，和那一種藥汁，不厭其煩的配了再試，試了再配。

葫蘆中的「毒汁」，每次一倒就是九盂。

他先前還是用小杯舀着藥汁，後來這一缸舀一些，那一缸又舀了些，一起倒在大杯之中，混合試驗，一二十次下來，芍藥，玉蘭記憶力最好，也已弄不淸他究竟這一杯是那幾缸藥汁混和起

來的了？

凌君毅的目的就是要她們弄不淸楚。

半個時辰已經過去，長案上試過的「毒汁」，已經倒了三十六盂。

現在，凌君毅雙手捧了葫蘆，正在第五次倒着九個瓷盂的「毒汁」。

然後又用小杯依次在五個藥缸中舀出藥汁，用銀棒攪和，取起玉匙，朝第三十七個盛着「毒汁」的水盂中，緩緩注入。

這次，他心裏有數，第八缸藥汁，浸過「辟毒珠」。

如果「辟毒珠」解毒效力，仍然留在水中的話，這次就會成功。

使他担心的是浸過「辟毒珠」的水又滲了旁的藥汁，不知是否會把效力冲淡？

他動作十分緩慢，玉匙中的混合藥汁幾乎是一滴一滴混入。

當然，每一次試驗，都是如此。

芍藥，玉蘭，辛夷三雙眼睛，自然也隨着每一滴藥汁，屏息凝神，緊盯着盂中「毒汁」一霎不霎。

藥汁，第一滴落入盂中，色黑如墨的「毒汁」，仍然沒有變化。

如今第二滴又落下去了。

凌君毅的額上，已經漸漸有了汗水！

但等到第三滴注入盂中之時，「毒汁」就像墨汁之中注入淸水一樣，出現一縷淡淡的水影！在「毒汁」之中，游移不停，散的十分緩慢！

芍藥接口道：「不錯，這次好像有些眉目了。」

凌君毅手中玉匙，已隨着玉蘭的喊聲停了下來，吁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盂中「毒汁」，已在逐漸的由濃而淡，由淡而化，變成了一盂淸水。

芍藥喜的拍手道：「凌公子，你成功了。」

凌君毅仰天長笑道：「在下終於找到了解藥。」

玉蘭一雙秀目之中，神采閃動，喜形於色的朝凌君毅道賀：「凌公子，恭喜你了。」

辛夷驚奇道：「凌公子只滴了四滴藥水，就把小半盂『毒汁』化去了，這藥水一定很厲害的了。」

芍藥忽然側臉問道：「你這杯藥水，是那幾缸裏舀出來的，還記得麼？」

凌君毅故意沉吟了一下，才回過身去，望望藥缸，屈指數道：「這次是從三，五，六，八，九，五缸中舀出來的。」

接着朝辛夷吩咐道：「妳去把其餘幾缸藥汁倒去了。」

辛夷依言把其餘幾缸藥汁連渣傾去。

凌君毅取過兩隻空缸，先把第三缸，第五缸的藥汁用海碗量着，各取二十碗，第六缸和第九缸，各取了三十碗，然後捧起第八缸，濾去藥渣，一起倒出，用銀棒攪動了幾下，把藥汁混和，正好滿滿的兩個瓷缸。

凌君毅指指兩缸藥汁，朝玉蘭拱拱手笑道：「總管和在下約定三日之內，製成『毒汁』解藥，這兩缸解藥，已經製成，在下總算幸未辱命。」

玉蘭慌忙還禮，嫣然笑道：「凌公子果然信人，賤妾這裏謝了。」

凌君毅又朝芍藥說道：「方才是在下試配藥水，現在已經配製成功，還請副幫主當面再試一次才好。」

說罷，取起玉匙，朝她遞了過去。

芍藥從他手中，接過玉匙，嬌笑道：「我沒有試過，眞想試試呢！」

說完，果然用玉匙舀了半小匙藥汁，走到長案前面，小心翼翼的把藥汁朝「毒汁」盂中注去。

這回「毒汁」變化極快，藥汁倒下，立時由濃而淡，化解成半盂清水。

芍藥喜道：「這解藥果十分靈效。」

凌君毅看的笑道：「副幫主這半小匙藥汁，至少可以化解半個面盆『毒汁』，妳把它倒在小半水盂『毒汁』之中，效力自然强了，任何解毒藥物，都是逐漸消解，不能用的太猛。」

芍藥一雙美目，注視着凌君毅，問道：「照你的說法，這兩缸解藥，可以化解很多『毒汁』了？」

凌君毅爽朗的笑道：「太湖三萬六千頃，如果太湖湖水，就是『毒汁』，有這兩缸解藥，大概也可把它化成清水了。」

玉蘭朝辛夷吩咐道：「辛夷，妳快去向幫主報喜，說凌公子已經把解藥製煉成了。」

辛夷答應一聲，轉身朝外奔去。

凌君毅道：「在下解藥已經配成，這兩缸藥汁，就請總管檢收了。」

玉蘭點點頭道：「賤妾自會派人來取的。」說到這裏，目光一抬，望着凌君毅說道：「只不知凌公子可否把解藥藥方賜告？」

凌君毅早就料到，百花幫一定會向自己索取藥方，不覺微微一笑，說道：「在下配製的解藥，已足敷貴幫之用，至於藥方……」

他故意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芍藥眨動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接着格的一聲嬌笑，說道：「這大概是凌公子家傳的秘方，不願公開了？」

凌君毅笑道：「那倒不是，在下身在貴幫，安危莫測，若是三日期限，未能製成解藥，在下這項上人頭，可能不保，但是一旦製成解藥，仍可能因此罹難，殺人滅口……」

玉蘭失色道：「凌公子替敝幫製成『毒汁』解藥，幫了敝幫的大忙，敝幫立足江湖，講的就是一個義字，怎麼會恩將仇報？」

芍藥道：「凌公子這是聽誰說的？說這些話的人，分明惡意中傷。」

凌君毅笑道：「抱歉，這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兔死狗烹，自古以然，處身江湖，防人之心，也不可無，在下配製的兩缸解藥，只能保持三個月內有效，在下保留藥方，正是保身之道，二位幸勿以小人目之。」

玉蘭點點頭道：「公子說的也是有理，江湖險惡，人心叵測，防人之心，確也不可無，只是百花幫不會像公子說的那樣忘恩負義。」

芍藥含情脈脈道：「凌公子既然不願把藥方轉告，那也不要緊，你就留着好了，難道還怕你會去告訴黑龍會麼？」

只見辛夷和另外一個青衣使女並肩走了進來。

辛夷躬躬身道：「回總管，幫主已在仙春館設宴，要茉莉姐姐隨同小婢前來，請凌公子，副幫主，總管同去入席。」

茉莉是百花幫主四名貼身使女之一，慌忙趨上一步，躬身道：「幫主聽說凌公子製成解藥，特在仙春館設宴，爲凌公子慶功，並請副幫主，總管作陪，要小婢前來相請。」

芍藥格的一聲嬌笑，說道：「大姐在仙春館宴客，這倒是難得的很，凌公子請呀！」

仙春館是百花幫主住的地方，她這句話，說的雖是含蓄，但暗中還是帶着點刺兒。

玉蘭接口道：「凌公子替敝幫製成『毒汁』解藥，是嘉惠敝幫的盛舉，敝幫上下，全都感同身受，幫主爲了答謝公子大德，故而在她居住的仙春館設宴，爲公子慶功，正是以昭隆重之意。」

這話說得堂皇冠冕，也是正面回答了芍藥的話。

兩人幾乎是針鋒相對。

凌君毅道：「幫主賜宴，在下實在愧不敢當。」

芍藥笑道：「大姐已經設席恭候，不敢當也就當了。」

一面朝茉莉道：「還不在前引路？」

茉莉恭應了聲「是」，轉身在前面引路。

芍藥，玉蘭兩人陪同凌君毅走出院落，一路朝「仙春館」而來。

「仙春館」湘簾高捲，門前兩名佩劍使女，看到副幫主，總管陪着凌君毅走來，一齊躬身爲禮。

茉莉腳下加快，趨前幾步，朝上躬身道：「啓稟幫主，凌公子來了。」

她話聲方出，只見百花幫主已從廳門內迎了出來。

她今天穿了一套銀紅衫裙，繡金腰帶，垂着兩條鵝蛋黃絲縧，輕舉蓮步，緩緩行來，眞如凌波仙子，使人有雍容華貴之感！

不愧是領袖羣芳的牡丹花。

百花幫主跨出廳門，正好迎着凌君毅，她臉上雖然戴了面具，但一雙明澈如水的眼睛，脈脈含情，閃着燦然光彩，掩不住欣喜之色，含笑嬌脆說道：「賤妾已經恭候多時了，凌公子快請裏面坐。」

凌君毅和她目光一對，心頭不覺升起一絲難以形容的綺念，望着她微微出神。

這也難怪，吃冷猪頭肉的聖人尚且說過：「知好色，則慕少艾」。何況百花幫主正在脈脈含情的凝睇着他。

但他立時警覺過來，俊臉一紅，慌忙捲拳一拱，道：「幫主隆情招宴，在下深感榮寵。」

百花幫主陪着他步入客廳，兩人並肩而行，一面嫣然笑道：「公子製成解藥，對敝幫而言是十分重要之事，賤妾要她們準備些水酒粗肴，只不過聊表寸心，不足酬高誼於萬一，凌公子不用客氣了。」

凌君毅道：「區區微勞，何足掛齒，幫主這般相待，在下總覺受過太隆，內心深感不安。」

三間敞軒，東首一間，兩邊鈎起了紫絨簾幕。

中間放着一張紫檀雕花，八仙桌上，玉碗金杯，銀樽牙箸，擺好了四副杯盞。

百花幫主抬手肅客，說道：「酒席已經擺好，凌公子請入席。」說罷，引着凌君毅在中間首位上落座。

凌君毅到了此時，已是無暇遜謝，只得和百花幫主分賓主坐下，芍藥，玉蘭跟着在下首落座。

四人落座之後，但見一道雕花屏風後面，欵步走出兩行八個青衣使女，每人手上托着一個銀盤，像流水般端上菜來。

另有四個使女手捧銀壺，替四人面前，斟滿了酒。

百花幫主舉起酒杯，說道：「凌公子爲敝幫製成解藥，敝幫姐妹，無不感激萬分，賤妾這杯水酒，聊表感謝之忱，公子請乾了吧。」

凌君毅只覺情不可却，端起酒杯，說道：「在下應該先敬幫主，只是在下量淺，而且下午還要進見太上，酒喝多了，恐有失儀之處，因此只好以這一杯爲限。」

說罷，一飲而乾。

百花幫主聽的不覺一怔，愕然道：「你要進見太上？」

芍藥接口笑道：「是了，小妹正要向大姐報告呢，早晨我來的時候，太上曾有吩咐，如果凌相公試驗成功，就要我領他去。」

百花幫主頷首笑道：「太上對『毒汁』十分重視，凌公子能在短短兩日之內製成解藥，無怪她老人家會召見了。」

接着回過臉來，朝凌君毅說道：「太上從不接見外人，就是敝幫姐妹，能蒙她老人家召見的，也爲數不多，凌公子能蒙太上召見，實在難得的很。」

她把太上召見，說的如此鄭重，好像是莫大殊榮，但她一雙晶瑩的眼睛，看着凌君毅，並無半點喜悅之色，反而有些憂鬱。

凌君毅自然不會領悟百花幫主的眼色，瀟洒一笑，道：「在下得蒙太上寵召，實是畢生榮幸之事。」

百花幫主微微一笑，舉筷道：「我們只顧說話，菜快涼了，請吃菜吧。」

芍藥眼波流動，嬌笑道：「凌公子和大姐乾了一杯，我們也該乾一杯呀，來，我敬你。」

說罷，翹着春筍般纖細的玉指，高高舉起酒杯，一雙水汪汪的秋波，只是瞟着凌君毅，等着他一起乾杯。

凌君毅不敢和她眼睛對望，拘謹的道：「副幫主原諒，在下實在量淺……」

芍藥不依道：「不成，這一杯是我敬你的，公子非賞臉不可。」

凌君毅只得和她對乾了一杯。

兩杯酒下肚，他一張俊臉，已經透上薄薄一層紅雲，更顯得唇紅齒白，丰神如玉！

芍藥格的笑道：「瞧你，只喝了兩杯酒，就像女孩子一般，連臉都紅了，快吃些菜。」

說着，舉起牙箸，夾了一塊炸鷄，朝他面前送去。

凌君毅忙道：「多謝副幫主，還是在下自己來吧！」

芍藥白了他一眼，道：「我說過不許你客氣，你就是這樣婆婆媽媽的不好。」

玉蘭因爲凌君毅飯後還要去晉見太上，不便再敬他的酒，只和他淺淺的喝了一口。

百花幫主除了和凌君毅談些江湖事故，也不再勸酒，顯的有些矜持。

倒是平日冷傲寡情的副幫主芍藥，却一直有說有笑，不住的替凌君毅夾菜，生怕他吃不飽，餓壞了似的，顯得又親切，又殷勤。

這一席酒，雖是慶功宴，但因凌君毅飯後要去晉見太上，大家都不敢勸酒。

酒筵上，如果客人不喝酒，儘管菜餚如何豐盛，也未免顯得冷落。

佳餚美點，還有一道道的上菜，到了後來，幾乎只畧一動筷，就撤了下去。

這一席酒，當然未能盡興；但凌君毅已經大感吃不消了！

那是因爲副幫主芍藥情意綿綿的替他夾菜，形迹上太親切了，使他受寵若驚。再說每一道菜，他都吃的不少，肚子也實在有些裝不下了。

酒席終了，凌君毅如釋重負，站起身來。百花幫主引着大家，回到中間客廳落座。

兩名使女端上香茗。

芍藥看看天色，起身道：「大姐，時間不早，凌公子該去了。」

百花幫主道：「太上也許要親自試試凌公子配製的解藥，二妹帶了沒有？」

芍藥含笑道：「三妹已經給我準備好了。」

百花幫主頷首道：「如此就好，妳陪凌公子早些動身吧，別讓太上等久了。」

芍藥道：「大姐說得是。」

回頭朝茉莉吩咐道：「茉莉，妳速去通知船房，給我準備船隻。」

茉莉答應一聲，轉身飛奔而去。

芍藥站起身來，回眸笑道：「凌公子，咱們走吧。」

凌君毅朝百花幫主作了個長揖，說道：「多謝幫主賜宴，在下告辭。」

芍藥嬌笑道：「見過太上，馬上就回來了，瞧你又是賜宴，又是告辭，大姐也不是外人，何用這般客氣？」

說罷，披起斗篷，俏生生朝外行去。

百花帮主，玉蘭相繼站起，送到「仙春館」門口。

凌君毅回身道：「帮主請留步。」

百花帮主一雙盈盈鳳目，注視着凌君毅，徐徐說道：「賤妾不送了。」

凌君毅和她四目相投，只覺她目光之中，含情脈脈，似有無限關注之色，心頭方自一凜，只聽耳邊响起百花帮主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太上面前，說話務須小心，有問必答，她沒有問你的話，千萬不可多說。」

凌君毅也以「傳音入密」答道：「在下自當謹記。」

一面朗聲說道：「帮主，總管，請留步了。」

說完，轉身隨着芍藥身後走去。

兩人穿行花徑，走了一段路，芍藥回頭笑道：「你看大姐爲人如何？」

凌君毅道：「帮主雍容端莊，不愧是領袖芳羣的一帮之主。」

芍藥披披嘴，接着又說道：「那麼我呢？」

凌君毅道：「副帮主錦繡才華，襄贊帮主，眞是花中之相。」

芍藥輕哼道：「你只是隨口掉文，根本不切實際。」

凌君毅道：「這是在下管見，副帮主幸勿見怪。」

芍藥道：「誰怪你了？嗯，你看我和大姐，誰美？」

凌君毅笑道：「副帮主國艷天姿，人間絕色，至於帮主……」

芍藥眨動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回眸問道：「大姐怎樣？」

凌君毅道：「貴帮中人，平日都好像戴着面具，不以眞面目示人，在下不曾見過帮主廬山眞面目，豈敢作月旦？」

芍藥格格的笑道：「看來你眞有些眼光，敝帮姐妹，原是爲了在江湖活動，怕被人認出眞面目來，才每人發了一個面具，如今在咱們花家莊院裏，大家也都戴了面具，我就不喜歡這勞什子，繃在臉上，多不舒服！」

兩人說話之間，已經沿着萬字雕欄跨過石橋，但見兩岸垂楊飄絲，一條小河曲折向東。

茉莉就站在河岸上，看到兩人走來，立即躬身道：「啓稟帮主，船隻已經準備好了，就請公子上船。」

江邊，果然停着一艘小巧的篷船，狀若梭形，中艙敞開着船篷，船頭船尾，各坐一個打槳的健婦。

芍藥回眸一笑道：「我先下去。」

說完，輕輕一躍，宛如落葉飛絮，飄然落到中艙，低頭鑽入艙中，盤膝坐下，一面招招手道：「凌公子，快下來嘛。」

凌君毅依言相繼躍落中艙，目光一瞥，才看清楚這艘小船的中艙，竟然小得可憐，僅容兩人對面盤膝而坐。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小巧的茶几，除此之外，再也容不下什麼東西。

芍藥仰起臉，嬌聲說道：「還不快坐下來，就要開船啦。」

凌君毅看清這條船的中艙，竟然這般小法，兩人對面坐下，相距不過三尺，孤男寡女，實有未便。

但此刻已經下了船，不坐下去，也是不成的了。

心念閃電一轉，也就腰背微彎，朝後退下半步，在芍藥對面的一個錦墊上坐下，口中笑道：「這船眞小。」

芍藥道：「這是咱們特製的快艇，船身如果再大一些，就開不進去了。」

船頭一名健婦在凌君毅坐下之後，立即站起身來，伸手推上了中艙的船篷。

這船篷敢情也是特別編製而成，內外兩層，不但堅固，而且密不透絲毫天光。

船艙推上之後，艙中即時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所謂「伸手不見五指」，是說假如換了個人，就伸手不見五指了；但凌君毅一身修爲，已至上乘，縱然是在黑夜之中，也可看的清楚，何況現在還是大白天裏。

就在這驟然一黑之際，但見芍藥已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個精巧火筒，「察」的一聲，亮起一道火光，然後側過身去，燃亮了右首上一盞精緻的白銅琉璃燈。

凌君毅只覺船身同時起了一陣搖晃，就聽到水聲嘩嘩，雙槳齊飛，心中登時明白過來，暗暗忖道：「那健婦在開船之前，推上船篷，就是不讓自己瞧看船外的景物。」

芍藥點起銅燈，朝凌君毅嫣然一笑道：「凌公子可是覺得奇怪，幹麼要拉上船篷？」

凌君毅和她面對面坐着，她這一啓齒，口脂甜香，隱隱可聞！

不覺暗暗攢了下眉，那敢再作劉貞平視？只是隨口說道：「大概是貴帮重地，不願外人窺伺了。」

芍藥櫻唇一披，說道：「我就知道你一直把你自己看作外人，你說，誰把你當作外人看待了呢？」

她這幾句話，說得有些生氣模樣，也帶些嬌嗔，看去更是嫵媚動人。

凌君毅縱然不敢看她，但就坐在她對面，你想不看，也自然看得到。

芍藥不待他開口，接着說道：「再說，這條船，又不是爲了你要去見太上，才特地打做的。」

這話倒是不錯！

凌君毅在她說話之時，遠遠聽到鐵柵開啓的聲音，敢情船已快要駛出花園，一面問道：「那是爲了什麼？」

芍藥嬌笑道：「告訴你也無妨，這是太上坐的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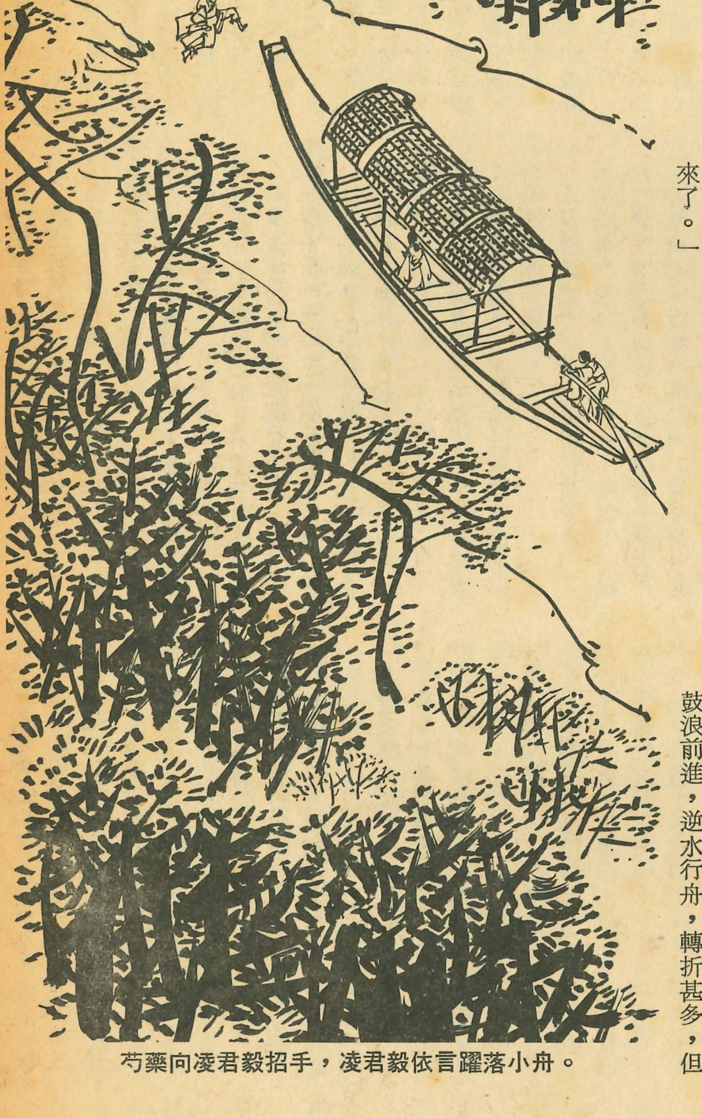
凌君毅心中暗想：「太上坐的船，何以要如此隱蔽？」

口中不覺「哦」了一聲。

芍藥又道：「她老人家不願外人看到她，也不願有人知道她老人家的住處，咱們帮中，除了我和大姐，三妹之外，沒有第四個人到過她老人家隱居之處，你是太上唯一破例召見的人，可見太上對你如何重視了。」

凌君毅道：「在下榮幸的很。」

芍藥一雙美眼，凝注着凌君毅，說道：「你願不願意留在咱們帮裏？」


芍藥向凌君毅招手，凌君毅依言躍落小舟。

凌君毅心頭微微一震，淡然笑道：「貴帮都是女子，在下如何能留下來？」

芍藥格的嬌笑一聲道：「只要你點個頭，我會跟太上說的，咱們帮裏，也有男的。」

凌君毅道：「那是護花使者。」

芍藥道：「你莫小看了護花使者，他們之間，有不少人都是名門正派門下，武功十分了得，但你凌公子若是肯留下來的話，決不會派你去當護花使者。」

凌君毅故意問道：「副帮主要派在下什麼職司？」

芍藥粉臉微酡，羞澀的道：「以你的文才武功，還會委屈你麼？目前你不用多問，我會跟太上說的。」

凌君毅微笑道：「副帮主總得個說大概，在下也好考慮考慮？」

芍藥粉臉更紅，輕嗯一聲道：「人家對你一片心意，你難道還看不出來？要不，我會帶你去見太上？」

這話，够明白了！

凌君毅心頭不禁猛吃一驚，男女面對面坐着，她居然剖心示愛，坦然說了出來，這叫自己如何回答？

一時只好含糊的說道：「副帮主有意栽培，在下衷心感激不盡，只是在下幾個敝友，落在黑龍會手裏，被留作人質，在下既然知道，就是龍潭虎穴，也非得去把他們救出來不可，在下就無法在貴帮留下來了。」

芍藥嬌聲說道：「我聽太上說過，黑龍會無惡不作，日後必爲害江湖，早就有意要把他們一舉撲滅，只是他們『毒汁』中人無救，才拖延了下來，如今『毒汁』解藥，已經製成，太上一高興，說不定她老人家還要親自出馬呢，咱們破了黑龍會，你的朋友不就救出來了麼？」

正說之間，突聽一種嘩啦水聲，愈來愈响！

凌君毅聽的出來，這種水聲，夾雜着激盪的回音，好像把船駛入了深廣的洞窟之中！

同時也可以感覺到小船去勢也突然緩了下來。

鼓浪前進，逆水行舟，轉折甚多，但這段水程，只不過行駛了二三十丈遠近，便已緩緩停了下來。

凌君毅忍不住開口問道：「已經到了麼？」

芍藥嬌笑道：「你耳倒是靈的很。」

凌君毅道：「在下只是感覺到船已經停下了。」

話聲甫落，只聽「刷」的一聲，頭頂上的船篷，已經移開。

船篷推開之後，依然一片黝黑，看不到天光，小船就停泊在一處黝黑的石壁之下。

凌君毅心中暗道：「果然駛入山腹窟窿中來了。」

芍藥已經俏生生的站了起來，說道：「這裏距岸上石崖，足有一丈多高，我先上去，替你帶路。」

說完，雙足一點，身形凌空拔起，只一閃便自不見。

接着但聽芍藥的聲音，從石崖上傳來：「凌公子，你可以上來了，只是小心些，這裏很滑。」

接着但見石崖上「察」的一聲，亮起了一點火光。

凌君毅目能夜視，縱然沒有火光，也看得清楚，口中答應一聲，道：「在下來了。」

站起身，足尖一點，朝着右崖上縱身躍去。

他不想在芍藥面前炫露武功，躍起一丈六七高，正好越過石崖，就朝芍藥停身之處飛落。

芍藥一把拉住他的手臂，說道：「站

進來些，小心外面石上長着青苔。」

這一拉，兩個身子，幾乎貼在一起。

她低下頭去，呼的一聲，吹熄了手中火筒，洞窟中登時一片漆黑！

黑暗中，只聽芍藥低聲道：「這裏不准點燃燈火的，我方才是怕你看不見，腳下稍不留神，就會滑跌下去，只好打起火筒，替你照路，從這時起，只好委屈一下，走黑路了。」

不待凌君毅開口，接着又道：「但不要緊，這條路我走熟了，你只要拉着我的手，就不會傾跌了。」

說完，果然伸出柔荑，拉住了凌君毅的手，親切的道：「來，我們上去，哦，還有，從這裏朝上再走四五步，前面是一條夾縫，要側着身子，才能過去，別碰破了頭。」

牽着手，舉步朝上走去。

凌君毅不想讓她知道自己目能夜視，因此任由她牽手而行，口中說道：「多謝副帮主。」

一面運足目力，朝四處畧一打量。

芍藥說的沒錯，這裏有一條石縫，愈往裏走，愈是逼仄，腳下也高低不平，換個人，眞是要芍藥牽手而行不可。

芍藥雖是熟路，也走的極爲小心，一面低聲道：「我說過不許你再和我客氣，其實你比我大幾歲，還是我大哥呢。」

說到這裏，口中忽然輕「嗯」一聲道：「凌公子，你家裏人還有什麼人？」

凌君毅道：「寒舍只有家母和在下兩人。」

芍藥一雙眼睛在黑暗之中，閃着光采，問道：「你沒有妹子？」

凌君毅道：「沒有。」

芍藥腳下忽然一停，幽幽的道：「我給你做妹子好不好？」

她一個軟綿綿的嬌軀，緩緩朝凌君毅胸前靠去。

凌君毅早已知道她是個任性驕縱的人，好像連百花帮主都要讓她三分，自己若是惹翻了她，豈不是前功盡棄？

心念轉動，一手輕輕扶住了她的身子，說道：「副帮主千金之軀，在下如何敢當？」

芍藥扭動水蛇般的腰肢，「嗯」聲道：「你是嫌我，才不肯認我做妹子的？你明明就是瞧不起人。」

凌君毅道：「在下怎會嫌妳？」

芍藥仰起頭，吹氣如蘭，說道：「我們這裏，有許多姐妹，但却沒有一個大哥，這也是緣，我第一眼見到你的時候，就好像是我大哥一樣，你既然不嫌我，我就認你做大哥了。」

凌君毅說道：「這個，在下實在不敢當？」

芍藥一張嬌美的臉上，紅春春，一片喜色，扭扭腰道：「我不管，我們一言爲定，你這大哥，我是認定了。」

她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黑暗之中，雖然看不見凌君毅，但她嬌軀貼着凌君毅的胸前，仰起頭，嬌羞的輕輕叫了聲：「大哥。」

芍藥除了爲人驕橫了些，姿色極嬌美，在這黝黑的山腹中，她這聲蕩心蝕骨的「大哥」，鑽到凌君毅耳中，但覺心頭蕩動，一時那還把持得住？雙臂一張，把芍藥一個嬌軀，緊緊抱住。

芍藥嚶嚀一聲，投入他懷中；但她畢竟是個處子，生長在花家莊院之中，從未接觸過男人，這一投入凌君毅的懷中，心頭小鹿止不住狂跳起來，生似一頭受驚的羔羊，嬌軀同時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

凌君毅只是個弱冠少年，血氣方剛，這一張臂摟住芍藥嬌軀，整個人就像觸電一般，一顆心在狂跳之中，陡覺機伶一震，及時驚覺，慌忙鬆開雙手。

黑暗中雖然沒人看到，但還是鬧得面紅耳赤，嚅嚅說道：「在下……該死，冒瀆副帮主，還望……」

芍藥伸出一隻又柔又嫩的玉掌，一下掩住了他的嘴巴，柔聲道：「快別說啦，你也不用自責，我不會怪你的，因爲我已認定你是我大哥了。」

凌君毅道：「副帮主雖是這麼說，在下還是感到十分慚愧。」

芍藥雖已站起，沒有偎貼着他懷裏，但還是面對着面，距離極近，她舉手掠掠鬢髮，嬌羞的道：「不要叫我副帮主，人家已經叫你大哥了，除非你嫌我，不肯認我這個妹子，不然你就該叫我一聲妹子才對。」

凌君毅道：「在下能有妳這樣一個妹子，實在榮幸的很，只是……」

芍藥截着道：「別只是只是了，我只問你，你認不認我這個妹子？」

凌君毅無可奈何的道：「好，好，我叫你妹子。」

「嗯！」芍藥欣喜的輕嗯一聲，笑道：「這才是好哥哥。」

凌君毅臉上還是燙燙的，慌忙催道：「我們該走了。」

芍藥道：「還是讓我牽着你手走，這段路，要過石縫，才會平坦。」

說着果然伸手拉着凌君毅朝上走去，邊走邊道：「大哥，待會見了太上，你不可多說話，但她問你的話，你必須恭敬的回答，還有，就是太上有個脾氣，只有她問你的話，不喜歡人家問她，你有什麼事，可先告訴我，讓我伺機跟她說，你千萬別在她面前，東問西問。」

凌君毅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這條山縫，果然十分狹窄，只容一個人吸胸收腹，才捱得過去。

而且石壁嶙峋，稍一不愼，就得劃破衣衫，腳下，也同樣的忽高忽低，險陡已極。

芍藥牽着凌君毅的手，她一顆芳心，如今全放在凌君毅身上了！

一面貼壁而行，一面不住的說着：「這一腳要踩的高些，那一腳落腳之處，是在底下，這裏有突出的石筍，那裏有一個缺口。」

她從小走慣了，對這條黝黑，狹窄的石縫，說來如數家珍。

其實凌君毅不用她說，也看的一清二楚，就因芍藥生怕凌君毅摔跤，或是碰破了頭，腳下走的極慢。

這條石縫，足有數十丈深，兩人手牽手足足走了一盞熱茶工夫，才算通過。

走出石縫，地勢就開朗了不少，這是一個天然的洞窟，黝黑，潮濕，隱隱可聞「答」「答」滴水之聲。

凌君毅暗暗覺得奇怪：「百花帮的太上帮主，怎會住在這種地方？」

但他回目四顧，洞窟至此，已到盡頭，除了進來的石縫，別無通路！

芍藥牽着他的手，却並未停步，直向對面一座石壁走去。到得石壁前面，只見她伸手朝壁上一個小孔中摸去。

就在此時，只聽石壁中有人喝問着：「什麼人？」

芍藥答道：「我是芍藥。」

話聲方落，但聽石壁間响起了一陣陣隆隆震動之聲，一方大石，登時緩緩移開，露出一道門戶。一道燈光，後石門中射出。

接着走出一個高大的黑衣老婦，目光冷森，看了凌君毅，問道：「太上要見的就是他麼？」

芍藥點點頭，道：「他叫凌君毅。」一面回頭朝凌君毅道：「凌公子，我來給你引見，這位是石姥姥。」

凌君毅慌忙拱手道：「在下見過石姥姥。」

黑衣老婦臉上，沒有絲毫笑容，只是冷冷的說道：「不用客氣，你們快點上去吧。」

芍藥說道：「多謝石姥姥。」回頭朝凌君毅道：「咱們快走了。」舉步朝石門中走去。

凌君毅隨着跨進石門，這是一間畧呈方形的石室，迎面就是一道石級，左首有一道門戶，敢情是石姥姥的住室。

這道石門之內，四壁和地上都已相當平整，石級寬敞，顯然經過人工修鑿，不像方才那一段路，狹窄崎嶇，艱險難行。

芍藥從石壁上取下一盞燈籠，點燃火，嬌媚一笑道：「凌公子，請隨我來。」

當先朝石級上走去。

這回石級也寬闊了，又點燃了燈籠，毋須再手牽着手走路。

石級呈之字形，盤曲而上。

兩人腳下加快，不過盞茶工夫，便已到了石級盡頭，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

凌君毅暗自估計，少說也走了有五六百級之多。

芍藥走到壁前，舉手按了兩按，但聽一陣軋軋輕震，石壁上登時露出一道門戶，天光照射，眼前頓時大亮！

芍藥一口吹熄燈燭，把燈籠掛在壁上，抬抬手道：「大哥請啊。」

凌君毅也不客氣，舉步跨出石門，但覺清風徐來，精神爲之一爽。

芍藥緊隨他身後，走出石門，又舉手按了兩按，石門緩緩移動，關了起來。

原來這石門外面，是半山腰上的一座六角亭子，六根大紅抱柱圍以萬字雕欄。

亭外，遍山都是不知名的奇花異草，燦爛如錦，香氣襲人！

亭中，放着一張打磨光滑的石枱，幾個石鼓圓櫈，頗饒古趣。

石門已經移攏，正好是一方一人來高的石碑，上面鐫着「百花亭記」，字迹勁秀，想是出於名家手筆。

凌君毅驚異的說道：「這是什麼地方了？」

芍藥含笑吟道：

「百花洲上百花谷，
百花谷裏百花亭，
亭前白鶴自來去，
山中老婦髮如星。」

凌君毅道：「這詩是妳做的麼？」

芍藥輕輕搖着螓首，笑道：「是太上做的，她老人家每次到這裏來，都唸着這首詩。」

凌君毅道：「太上是一位雅人。」

芍藥道：「她老人家琴棋書畫，件件精通，聽說年輕的時候，還是一位大美人呢！」

凌君毅口中輕輕吟着：「百花洲上百花谷，百花谷裏百花亭，」一面問道：「這裏叫做百花谷麼？」

芍藥嗯了一聲，說道：「快走吧，轉過這座山腰，你就不可再說話了。」

轉身朝鋪着石板的山路上走去。

凌君毅隨着走去，一面問道：「爲什麼？」

芍藥道：「太上不喜人家東問西問，尤其她老人家已經練成『天耳通』，轉過山腰，咱們說的話，她老人家就會全聽到了。」

凌君毅道：「在下省得。」

兩人腳下加快，轉過山腰，但見一片山谷，繁花如錦！

茂林修竹之間，隱隱可見畫樓亭台，危崖之上似有長廊飛閣相通！

好一片如畫景色！

縱非蓬萊仙境，也是世外桃源。

絕塵山莊那一座偌大園林，雖具花木樓台之勝；但一丘一壑，猶有人工之痕，眼前這片花團錦族的山谷，却是因地制宜，半出天然。

凌君毅忍不住讚道：「在下若非已知此地是太上隱居之所，只要看了這片山谷的布置，也可想到主人定是一位胸羅丘壑的奇人了。」

芍藥聽他忽然發言，心中不覺一驚，要待阻住，已是不及；但聽他說的是讚美之詞，心頭畧畧放寬了些。

就在此時，突聽一聲冷哼，遠遠傳了過來。

這聲冷哼，聲音並不很响，但聽來十分清楚，既似遠在天際，又像是近在眼前，使人不可捉摸。

芍藥聽的花容失色，機伶一顫，低低說道：「快走。」

急步朝山谷中奔去。

凌君毅自然聽的出來，這聲沉哼，功力極爲深厚，不用說是「太上」無疑。

自己原是看了山谷景色，無意中說了句話，而且這話也是讚美之詞，她何用冷哼。

由此看出，這位「太上」，果然生性有些怪僻，無怪百花帮主和芍藥都一再叮囑，在太上面前，要自己少說話了。

心中想着，人已隨同芍藥，朝山徑中行去。

不大工夫，便已到了一座精緻的樓前面。芍藥腳下一停，回頭說道：「隨我進來。」

領着凌君毅走入一間小客室，回身道：「凌公子請在這裏稍坐，我進去報過了太上，再來相請。」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散髮生·文
培新·圖

天蒼震劍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奉鬼奶奶命，往見羅剎宮桃枝宮主，值五小刀的老三李定，受了假冒梅鶴眞人的騙，到來桃枝嶺拜見桃枝宮主，他的一擧一動，及假梅鶴眞人交給他的一幅假畫像，全被金不換所知，金不換串同怪爺爺孫兒小金兒把李定作弄個够，李定技不如人，自甘認輸，要擧手自戕之際，怪爺爺突現身，並把先一日到來的小五刀老大吳義釋放，命不換偕彼等往福州會合其他三小刀，金不換和吳、李往福州會晤其他之三小刀後，又潛回桃枝嶺，遇二村女，向她們詢問羅剎宮，二女否認是羅剎宮的人——

誤闖冥王府　勇進絕龍洞

這是强詞奪理了，金不換更是進一步，帶笑道：「大姐，僅煩通報一番，又有何妨？何必硬說桃樹上會採得到茶葉。」

一名少女笑道：「看你穿得像個書生，却是甚麼也不懂。你可知，甚麼叫做『孩子面』？」

金不換一怔，「孩兒面」，這名字很熟，立即記起易容術裏有一種稀世之物，就名喚「孩兒面」，服後即長春不老，但鬼奶奶有此傳授都還未看見過這「孩兒面」的眞實狀態，僅知是一種藥物而已。

她們竟能提到這稀世奇珍，更是大有來歷，即陪笑道：「小生畧知，孩子面，有駐顏神效，原是大姐們要找尋之物。」

一名少女道：「這就奇了，你旣知甚麼是孩兒面，怎又說桃樹上沒有茶葉？」

金不換可未料到兩者竟有關係，不由得面上一紅道：「小生識淺，還求大姐指示。」

一名少女道：「想必你也是爲着孩兒面而來，却在我們面前裝糊塗。要不然，你怎會躲在桃樹上？」

另一個忽道：「莫不是已被他先採去了？快說！」

金不換忙道：「小生確還不知甚麼是孩兒面，僅知其名，更不曾採得甚麼。」

一名少女道：「這可不成，你鬼鬼祟祟，言有古怪。快將孩兒面交出來。」

金不換道：「大姐，不要寃枉好人，你且說甚麼是孩兒面？」

兩少女互相一望，以前的驚惶，一掃而空，一個正色道：「告訴你，有一種野猴，喜歡將茶樹與桃樹接枝。多少株，多少年，也不易接成一枝。如果接成了，在桃樹枝上生長的茶枝，就會結出一種茶果，有如嬰兒面貌，這就喚孩兒面。你採到過沒有？」

金不換忙道：「小生第一次聽到，怎會採到？」

另一名少女道：「鬼頭鬼腦，定非善類，我們得搜身！」

金不換慨然道：「小生光明磊落，決無謊言，如不見信，任由搜查。」

少女道：「你自己將衣解開！」金不換將兩名少女，當作了羅剎宮宮女，就必須盡量的遷就。毫不猶疑，先將藍衫解開，裏裏外外，翻動一遍，裏面的短夾襖，外套褲，都除下了，除剩了最裏面的一套衣褲。

身上攜帶的一些銀錢什物，都擺在一邊道：「大姐請看！」

兩少女反而退開數步，互相耳語一番，面對金不換欲言又止，金不換道：「身外之物，全已在此，大姐還有何可疑？」

兩少女仍然未說話，金不換即道：「小生可以穿回了吧？」

正待取衣着上，一少女喝道：「不許動！」

金不換摸不準她是何用意，也即將雙手縮回，說道：「大姐已看過了，還有甚麼懷疑？」

另一少女冷笑道：「你欺我們是女兒家，不能搜身，對不起，得請你隨我們一同回去！」

金不換聽得大喜，忙道：「小生原也要請大姐引帶，晉謁宮主的。」

一少女道：「少與他說鬼話！快帶他回去！」

另一個叱道：「你可不能逃跑！」

金不換道：「求之不得，怎會是逃跑，不過，這衣總得穿回吧？」

兩少女又作了耳語商量，一個始道：「穿上吧，可不能使詐！」

金不換一面穿衣，一面答道：「有甚詐可使，小生原是一片誠心而來。」

兩少女忽的分開，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將金不換夾在中間，每人相距約有兩尺。

前面的道：「跟我來！」

三人穿出桃林，攀山而上，金不換已識得路徑，竟是離開桃枝嶺，直登蓮花峰。不禁自己笑自己愚蠢，羅剎宮原來在蓮花峰。

原是一個山脈，自己却固執的僅在這一地尋找，怪不得全無頭緒。

可是，未到峰頂，又繞向南麓，金不換知道南麓是去西寶山，西寶山中，甚多古跡，但早已荒凉傾塌，反現得蕭條陰險，金不換尚未曾去過。那裏，最有名的，是閻王陵，相傳係五代時，閻王審知的陵寢。

如非有事在身，金不換是也想前去一探幽勝。

少女的脚步甚健，看不出她們習得輕身術，但，洒脫自如的翻山越嶺，金不換也須刮目相看。

不久，即來到一個山谷，遠遠已望見許多的斷石頹垣。

有些殘缺的翁仲，歪傾的華表，想是閻王陵無疑。

後面的少女嬌喝道：「對住石壁，下拜！」

金不換道：「拜的是何人？」

後面少女道：「這是王府，當然是拜王爺呢。」

金不換心想，這旣是閻王陵寢，拜一

拜，也屬應當。

當卽就地跪下，一叩首，抬起頭來，前面的少女已經不見。

後面的少女又喝道：「王府的規矩，不准回頭觀看！知道嗎？」

金不換道：「原是求見宮主，當依貴宮規矩。」

少女輕輕的笑一聲，從此就寂然了。

金不換站起身，眞是僅朝前望，看到前面，果是一個墓門，可惜外面的石砌全已毀敗不堪，不僅不見其莊嚴，反覺得荒涼無比。王陵之內，必有墓道、墓廷，因爲墓門被壞石堵塞，看不到門內情形，却想到一個天下絕色的桃枝宮主，竟選了這樣一個怪地方作羅刹宮。羅刹宮，這名號，與當前的環境，可又甚相配合。其爲人也，定是凶悍無疑。

金不換正在胡思亂想，身後有人大喝道：「小子，眞好大的胆，敢來偸採靈藥！」頸上，已被人握住。

以金不換的修爲，不須回頭觀看，這人的手掌伸來，他已聽風而知，不難閃躲。但，旣來羅刹宮，故意閃躲，就屬無禮，所以，一任那人握住，還被提得將身扭轉，這纔看到是一個像貌奇醜的駝背老人。忙道：「老前輩，晚輩是奉奶奶之命，前來拜候宮主的！」

駝背老人獰笑道：「好小子，宮主豈是隨便受人拜候的？定是心謀不軌，快將孩兒面取出來，否則，老子就要給你些苦楚。」

金不換道：「老前輩，晚輩並未取得甚麼孩兒面，剛纔兩位大姐已經搜過！」

駝背老人道：「你就欺她們是女兒家，將東西藏在貼身衣服內，她們不能搜，老子可能搜！」不待金不換辯說，一抖手，金不換那件藍衫已被撕成兩片，落下身來。

金不換有些怒了，仍是忍着氣，說道：「老前輩要搜，晚輩自當遵命，不必動粗！」

駝背老人大怒道：「你敢說老子動粗！」一抖手，金不換的內襖又被撕落。僅祇剩下了內衣，內衣雖是寬鬆，那手帕兒包着的五個紙包兒，在內衣袋裏，依然隱約可見。

駝背老人像是早經料到，哈哈笑道：「小子，裏面小袋中，藏的是甚麼？」

這五個紙包兒，金不換不能給別人觀看，怪爺爺吩咐過，金不換知道無可掩飾，卽道：「這是一點私人之物，絕非甚麼孩兒面，也與貴宮無關。晚輩遠道而來，求見宮主，前輩也不應如此相待。」

駝背老人得意的道：「眞贓實據，你還敢強辯？快取出來，不要惹得老子又撕了下來。」

僅有的一件內衣，如又給他撕落，豈非要赤着膊頭？而且，這手巾包兒，是萬萬不能夠給他打開的。立卽道：「前輩不可逼人太甚！但求面見宮主，晚輩自有奉告。」

駝背老人不予理睬，一聲冷笑，一手已拂將過來。金不換爲了保存這件內衣，更爲了不讓他取去手巾包兒，卽將身一閃，閃開了駝背老人的手指，並道：「晚輩所藏，係爺爺給奶奶的書信，前輩不可妄動。」

駝背老人先是一怔，繼着就笑道：「眞是乳臭未乾，動不動就叫起爺爺奶奶來了。天宮之內，豈容你撒野？」一跨步，又將手指點到。金不換又是一閃，不是逃，而是避，兩人仍僅維持三兩尺的距離。兩度閃開，駝背老人已看出了金不換的身手，怒道：「原來你眞還有一手俊俏功夫！可是，王宮裏就不管用了。」

雙手一揮，兩股內力，分開左右將金不換逼住，手指也同時鈎到，祇要點到衣上，這件內衣就不想再完整了。

金不換見這駝背老人，蠻不講理，又確有頗高的修爲，動起手來，深恐於理不合，立卽將身一矮，從兩股勁風下，倒縱而退，而且，發步走向墓門，提起內力，向門內喚道：「小生金不換，特來求見宮主，請予畧存體面。」

金不換認定這是下人們驕橫慣了，主人未必知道。廢陵之內，必有主人，憑着內力的喚聲，定能將主人驚動。

駝背老人怒吼連聲，如影附形，已從後面追到，並道：「小子，大驚小怪的亂叫，該當何罪！」

金不換不願與他動手，却想到這橫蠻老物，不給些顏色，定是死纏不休。鬼奶奶的眞傳得意弟子，自然有甚多的鬼招。

金不換頭也不回，當駝背老人一手向後頸抓到時，金不換啊喲一聲，雙手向旁亂舞，似是驚惶無措。

而駝背老人忽的將手一縮，兩手同向自己的身後一兜，還罵道：「鬼丫頭，這是開玩笑的時候？」可是，雙手並未兜到甚麼，再回頭一望，並無人影。駝背老人呆住了，罵道：「小心我要撕你的皮！」

話聲未落，墓門裏一個蒼老的聲音，帶笑道：「駝老三，你着了道，還罵甚的？人家的一記『幽徑繞林』，已強過你很多哩！」

金不換聽得一驚，自己的招式，已給墓內人看出了。鬼奶奶的絕技，就是一些鬼招鬼式，這「幽徑繞林」，卽是將內力使得曲折迂迴，點到對方的身後，使人以爲另有其人，從旁相助。於是，疑神疑鬼，莫衷一是。此所以名爲鬼招。金不換剛纔確是用「幽徑繞林」，使駝背老人發覺身後有內力襲到，而這陵墓之內，豈有外人，就疑到是宮娥們向他開玩笑。

金不換見墓內人，識破了自己的招式，這人的修爲，當然在駝背老人之上，叩道：「望老前輩見諒，晚輩特來求見宮主的。」

駝背老人這次眞的呆住了，立定脚步，瞪着金不換，滿面怒容，却也不再發招，也不逼上。墓內人道：「你是何人？求見甚的宮主？」

金不換應道：「晚輩是奶奶門下金不換，求見羅刹宮桃枝宮主。」墓中人笑道：「眞是鬼奶奶門下，怪不得有此鬼招。可是，你找錯地方，這是閻王爺的冥宮，不是于倩倩的羅刹宮。」

金不換聽得大奇，眞是找錯了，那兩名少女，眞是這冥宮的宮女而非羅刹宮的宮女。這咫尺之間，旣有一個羅刹宮，又有一個冥宮，看這駝背老人的身手，與墓中人的傳聲內力，都非等閒之輩，所謂一

山藏二虎，其中定有原故了。閻王爺究是何人？豈是墓中屍骨王審知，若干年後復活不成？

稍作遲疑，卽道：「晚輩找錯了，尙望前輩賜諒。前輩想是閻王爺了，可否容晚輩拜見？」

駝背老人忽道：「好大胆的臭小子，王爺也是你能拜見的！」

墓中人笑道：「王爺恰好遠遊，老漢祇是値殿將軍，旣承遠來，自當良晤，駝老三，就讓這位金公子進外殿吧！」

駝老三陰陰的作笑，道：「請！」

金不換道：「待晚輩拾回外衣。」說着，走前數步，將地上的破外襖與破藍衫拾起，都已分裂成兩幅，穿是穿不上了，搭在手腕上，再朝駝背老人一望，他正走近一堆亂石之前，用手一推，一塊大石向裏凹入，露出了一個口，道：「跟我來！」他卽俯身鑽了進去。他們竟不是從墓門出入的。

金不換藝高胆大，對這位閻王爺，究是何許人物，頗想一知究竟，也不顧內有無危險，先行運起護體神功，也坦然一穿而入。裏面是一條陰暗的隧道，駝老三正在數步之前，緩緩而行，回頭見金不換眞已進來，卽道：「有種！快走！」

一晃身，已去了數丈，金不換緊緊相隨，十餘丈之後，卽見一道鐵門，駝背老人一推，鐵門應手而開，裏面却是光同白晝，頭頂上有幾個大孔，透下陽光。果是一間正殿，方圓約有三四十丈。正中有寶座，兩旁有錦墩。一個白衣老者，拱手相迎道：「難得公子光臨，請坐！請坐！」

金不換還禮道：「尙未請教老前輩高姓大名，晚輩怎敢就坐？」

白衣老者道：「老漢呂方，朋友們喚做白衣秀士學老大的便是。」說罷又指着駝老三道，說：「他就是義弟駝老三，金鈎李信。」

金不換心中一懔，原來是武林中大有名頭的傷殘門傷殘七子，料不到他們竟在這閻王墓創了一番天地。卽忙拜倒道：「原來是傷殘門七位老前輩在此，晚輩有眼無珠，甚是冒昧！」

白衣秀士學老大呂方，將金不換扶起道：「敢問金公子與奶奶怎的相稱？」

金不換道：「奶奶是晚輩恩師。」

呂方笑道：「了不得，了不起，奶奶還有這樣一名年輕的弟子？老夫還以爲是再傳哩！」傷殘七子的年齡很高，金不換不知是否與鬼奶奶同輩。因爲，在鬼奶奶之前，任何人都得自稱孫兒，似乎逢人高兩輩。金不換就無法分認輩份。不過，自己年輕，以禮爲先，遇到老年人，都以前輩之禮相待。卽道：「晚輩年輕，甚少外出，很多聞名的前輩，都無緣拜見，老前輩海涵。」

呂方一面促金不換坐下，一面笑道：「奶奶門下，居然有金公子這樣一位彬彬有禮的弟子，少見！少見！」

這又將金不換難倒了。金不換自從由鬼奶奶撫養，就未見過鬼奶奶尙有其他的弟子，相見的，盡稱孫兒，金不換喚鬼奶奶做師父，自稱也是孫兒。聽呂方之言，似是鬼奶奶尙有別的門下。金不換全然不知，唯有道：「老前輩謬讚了。晚輩此次前來，係奉家師之命，拜訪羅刹宮桃枝宮主，久久找尋不着，老前輩，能否畧加指示？」

呂方道：「桃枝嶺羅刹宮，原在桃枝嶺。此是西寶山，地點已經不對了。老漢兄弟七人，奉王爺之召，暫來代攝値殿將軍之職，到職不久，對桃枝嶺羅刹宮，也僅是聞名而已，想必在桃枝嶺內，詳情亦無可奉告。」

金不換失望了，但見呂方也是以禮相待，與駝老三李信大異其趣，也放下了戒備之心。叩問道：「前輩，想必與家師相識？」

呂方微笑道：「豈止相識？如奶奶得知我兄弟在此，可能親自來了。」

金不換又不懂了，傷殘七子的名頭雖大，奶奶也絕不會親來拜訪的，想是欺騙自己年輕，故意炫耀一點老資格。卽道：「晚輩回去，定將今日幸遇，一一奉禀家師。」

呂方搖頭道：「那就太遲了。」

駝老三在旁，焦急的道：「老大，說這多做甚？」

呂方道：「老一輩的事，與小輩應該無關。金公子，你的衣服給老三撕破了，萬分抱歉。且在此縫好，以便穿着。」卽向裏面喚道：「五妹且來一見金公子。」

傷殘七子中，老五是傻老五賽無鹽陳秀英，金不換是曾經聞名的。卽見一個身材高大，有如壯漢的女人，滿臉濃脂厚粉，並不能掩飾其粗老的皮膚，身着錦服，如飛的自殿後的小門奔出。先朝金不換一望一笑，道：「這娃兒，眞像粉團兒揑成的。」

呂方卽向金不換介紹，金不換連忙施禮，陳秀英卽說道：「你來這兒，想招親的？」

呂方道：「五妹，他是奶奶門下，不要亂說！且將他的衣裳，取出內殿，請那些懂針黹的大姐縫上一縫。」陳秀英面色一變，從金不換手臂上，搶過藍衫，外襖，又飛步自去。

金不換道：「有勞前輩關懷，感激不盡。」

駝老三憤然道：「要感激的可多哩！」呂方忙道：「老三，你又來了！金公子，不要見怪。傷殘七子，今日托庇王爺陛下，想也不致再勞動尊師尋找了。」

駝老三急道：「老大，還不動手，儘說幹嗎？」金不換一愣，老大與老三，竟是兩副完全不同的態度，他們與奶奶舊有樑子！呂方卽道：「老三，你且出外歇息吧！金公子，想你年輕，奶奶未曾提及，鬼奶奶多年來，要將我傷殘門殲除，幸而吉人天相，直到現今，我兄弟尙無缺損。現在，已投在王爺門下，令師也當縮手了吧！」

七子果與鬼奶奶有仇，金不換纔知道自己進入了仇人的巢穴，心生警惕，卽道：「家師有很多事故，未曾向晚輩明示。老前輩如能見宥，晚輩回去，定勸家師，此後化干戈爲玉帛，舊事也不消提了。」

呂方冷冷一笑，道：「金公子的好意，老漢心領。你大可放心，老漢決不會爲難你金公子。不過，公子懷中之物，務請借賜一觀。當面奉還決不失言。」

結果，依然是難題來了，金不換已知眼前的是恩師的仇人，儘管學老大的態度謙和，這必是僞善而非眞善。自己糊裏糊塗闖入了虎穴，心中有點懊悔，也恃着自己的一身修爲，仍是大大方方的道：「老前輩，晚輩所懷，是爺爺給奶奶的書信，不便給別人觀看，就是連晚輩，也不知內容。」

駝老三李信並未退開，搶着道：「見不得人，定是贓物。」

呂方仍是從容道：「老漢等早知怪爺爺來到了蓮花山，未曾一見。既是怪爺爺的書信，想必與老漢兄弟有關了。金公子是明白人，怪爺爺通風報信，天假其緣，送信人竟來與老漢等相會。這書信，更是非借讀一遍不可。」

金不換道：「老前輩也當知不能強人所難。而且，擅拆爺爺的書信，晚輩不敢，老前輩恐也難當這責任。」怪爺爺的書信，誰人敢拆？而且是寄給鬼奶奶的。武林中，聽到這名頭，已須退避三舍，怎敢惹禍上身？

然而，呂方不慌不忙的道：「怪爺爺給鬼奶奶的書信，老漢不敢偷看，江湖上，也不會有人偷看。不過，看也是這回事，不看也是這回事，始終免不了責罪，則少一罪不如多一罪。全由老漢承當就是，請金公子自行取出。」

金不換想到他們定是懷疑這包必是甚麼孩兒面，忙道：「老前輩，確是書信，並非是甚麼孩兒面，請原諒晚輩，不能從命。」

呂方未發怒，面色已甚爲嚴肅，道：「請取出！」一隻手指，已遙向金不換前胸點來。

金不換怎會不知，呂方用的竟是憑空點穴法，想先將金不換點倒。金不換不閃不躲，祇道：「老前輩手下留情。」

呂方一指已點中金不換的雲門穴。雲門穴被點中，即時氣逆，吐納無功，即有內力，也無從發出。這出手，既斯文，又厲害。可是，鬼奶奶門下的金不換，就另有一手閉穴法，渾身穴道，可逆可順，一經運起本門的護體神功，通常的點穴法，就都失了作用。

呂方明是點中了，金不換依然談笑自若，怎敢怠慢，袍袖一拂，一道白光，將金不換的眼光遮住，另一隻手，已搶到了內衣袋處，金不換坐在一隻錦墩上，從白光中，已看到呂方更非李信可比，向後一倒，順手托起坐下的錦墩，向呂方一抛，在動作上，頗似一倒慌張，無意中帶起了錦墩。鬼招的奇特，就是任何一招，明見的全是虛招，實招則是以內力迂迴而至，使人摸不清方位。

呂方用袍拂開繡墩，即覺一股冷風，吹到了耳後的翳風穴，就不得不縮回已伸到金不換衣袋邊的一隻手，反掌自護。

金不換倒下的身軀，一躍而起，駝老三金鈎李信，早將一隻鐵爪抓下，金鈎李信，就是用一柄銅柄鋼鈎，鈎如手指，共有五爪，柄長兩尺，長短俱宜。金不換先聽到金風，已料知李信亮了兵器。上身一搖，反手一拍，金鈎落了空，駝老三還覺一股勁風，拍到了自己的手腕之下，不得不趕忙一縮。金不換就在這瞬間躍開了五六尺。並道：「兩位前輩住手，免傷和氣。」然而，話聲未落，背後劈風有聲，一柄長劍自後刺來，金不換急忙一旋身，劍鋒恰在胸前掠過，正是一個老叫化打扮的老頭兒，從殿後的小門裏閃出來的。

他一劍未中，反手又是一劍，李信也已一躍而前，金鈎也一同遞到。

金不換想到，此際已不是有理可喻了，在兩件兵器中，依然朝後一退，並未回手，但求躲避，恰是呂方的袍袖，雙雙舞起，正遮着後路。金不換在前後夾擊中，無路可走，輕輕靈靈的向上一縱，縱高丈許，一手已摸到這墓殿的殿頂，全是泥石，無從留手。雙足一旋，呂方即喝道：「鬼招！」

眞是鬼招，金不換已在足尖上發出兩道內力，分向李信與老叫化的耳邊掠過，李信與老叫化將頭一側，以爲聽風辨向，就此可以躲過，而這內力，竟在他們一側之際，恰點到了雙睛。

力道並不大，却不能不將眼一闔，同時用掌護目，恐其另有後招。僅此一阻，金不換已跳落到呂方身後丈許處。

李信與老叫化用掌護目，未見後招，睜眼時，已見金不換飄然下墜，一聲喊，又撲過來。側門裏一聲傻笑道：「娃兒造反了？捉住！捉住！」正是那位傻老五賽無鹽陳秀英，雙手亂舞，從金不換右邊攻上。

金不換久聞傷殘七子之名，現在已有四人露面了，不得不打醒精神，使出師門絕學。連嘯三聲。這三聲長嘯，如泣如訴，正是一種鬼哭神號之聲，人聽得毛髮直豎。李信橫鈎，老叫化遞劍，心頭一震，仍然對衝來的金不換一點也不放鬆。呂方的袖風應時而至，傻老五在傻笑中，似瘋似狂的跳近身來。

金不換四肢一縮，化作了一個肉團，體積小了幾倍，就在四人的腳下滾動。李信一鈎按下，手腕又被勁風所擊，却來自傻老五的一踢。忙道：「老五，小心！」話口未落，呂方也道：「老四，劍鋒偏了。」老叫化頓覺膝彎上被勁風撞到，這不是金不換發招可及的部位，定是老大的指力使錯方向，即道：「老大手指留神！」

他們幾人，差些自亂起來，忽聽得呂方大聲道：「住手！不要上鬼招的當！」

金不換已滾離了他們一兩丈，他已認定七子中，呂方修爲最高，果給他喝破了自己的秘密。鬼奶奶的鬼招，最適於用在被圍攻之中，敵人愈多，鬼招愈能出沒無常，使他們自亂陣腳。所以，金不換不怕被人圍攻。既被呂方喝破，即道：「老前輩，不必動手了，傷了和氣，以後難於相見！」

呂方一聲冷笑道：「傷殘七子，怎能與鬼婆婆講和氣？你放下懷中之物，就讓你走，我們也不願與晚輩爲難。憑這幾下鬼招，你還是出不了冥宮的。」

金不換心想，以一敵一，對呂方也並無可懼，他們既是定要取得這手帕包兒，也難據理相爭，不如一走了之。出了這陵墓，附近就有怪爺爺和桃枝宮主，他們豈敢在外公開欺侮於人？想着，眼望殿門，門外是甬道，是唯一外出的道路。

此外，則是向裏走的小門，那當然是


金不換借對方一擊之力，飄身穿過李信守住的小門門楣底。

越走越深進了。金不換的目光剛落到大門上，大門門楣之上，一道大鐵閘，即行降下，金不換待要飛身上前托起，呂方雙袖已揮到眼前，橫遮出路。

對呂方的雙袖，因其力道奇重，金不換的看家本領，就從來不與人硬拚，讓風力拂到，就借着風力，似被風力吹了起來，身不由主，朝後急飛，陳秀英、李信與老叫化三人，正被呂方喝得停在一道，金不換就是被吹得送到了他們面前，鈎、劍齊揮，加上傻老五的一雙赤手，都要落到金不換身上。呂方急喝道：「速退！」

然而，喝聲遲，金不換的身法快了些許，他在鈎，劍下一個翻滾，人打側面飛開了，老叫化的劍，碰在駝老三的金鈎上，當然有聲，火光四冒，傻老五大叫道：「燒了我的手。」

駝老三與老叫化都氣得大叫，呂方已趕上，道：「老三、老四、老五，都守到門邊去，讓我來對付！金公子的鬼招，已有相當火候，人多手雜，反難取勝！」

金不換此時，頗有徬徨之感。傷殘七子，不易相與，閃躲有餘，却難制勝，如此被閉在這陵墓之內，豈是了局？見呂方着三人守住小門，疑心頓起，他是怕自己闖進小門裏去了，則小門之內，可能另有出外的道路。大門封閉，已屬無望，不如且向門裏面闖去。

呂方已向金不換走上，一拂袖間，拳藏袖底，一記「葉底偸桃」，勢如閃電，如被擊中，必也不輕。

金不換又借着他的袖風飄開，但，呂方也有了對付的後招，左腿向前一弓，鳳力下落，化拳爲掌，攔腰向金不換削下，這是逼使金不換硬接一招。在呂方的眼中，金不換年齡有限，怎比得上自己的數十年修爲，然而，鬼奶奶門下，就是不接硬招，金不換故意哎喲一聲，身軀平空橫起，甚似是被攔腰一擊，將他擊得頭重腳輕。旁觀的李信等三人，齊聲叫了一聲好，讚老大果然一發而中，好聲未落，金不換腰貼呂方的手掌，翻了一個大車輪，一彈而出，其去如電，正是對着小門的門楣，貼身而過，也就是打李信等三人的頭上掠過，待到李信等舉鈎相攔時，金不換已進到了門內。這才知道是看走了眼，金不換並未受傷。三人回身就追。

金不換的目的是找尋出路，運起了本身的輕功，向前急竄，同時四面察看，這裏面，顯然又是另一天地，四壁懸有角燈，半明不暗的，像是一個大客廳，左右各有一道月門。金不換即向左邊一閃，閃入了月門，即聽得一陣驚呼，有男有女，金不換無暇顧及，看來，這也像是甬道，不過，一面有很多房門，可能就有很多小房間，再向前奔，甬道盡處，是一個洞口模樣。金不換有些懷疑了，奔入這洞中，如是並無出路，豈不自投絕境？然而，呂方已追到，相距不過數尺，要就回身接戰，要就鑽進洞去。

金不換稍一猶疑，以爲呂方一舉足就可撲上，但，呂方却停了腳步，道：「金公子，前面是絕龍洞，進去必死，你還是好好將懷中之物交出來，我放你打正門逃生！」

金不換寧可一拚，手帕包兒是不能交出的。因爲站近在洞口，忽聽得洞裏傳來一聲極其輕微的嘆息聲。使金不換更是心上心下了，洞裏定有被幽困之人，已折磨到將近氣絕了。也許，呂方所言屬實。

同時，另一個念頭又興起了，冥宮裏幽洞之人，當然是所謂閻王爺與傷殘七子的仇人，傷殘七子與師傅有仇，會不會被囚的，竟是師傅的朋友？既是師傅的朋友，就應該予以搭救。金不換自己當前處境，頗爲窘困，却自信呂方等人，對自己還不能損傷。也正如自己也不能將他們制服。這是因爲鬼招以奇詭取勝，化險爲夷。

而傷殘七子，內力深厚，金不換的鬼招，就不容易使他們受到致命的打擊。如果有必須搭救之人，金不換仍有勇氣，冒險一試。

想到此處，金不換已一腳退入洞口，對住呂方道：「爺爺的脾氣，老前輩是知道的。老前輩可以不怕，晚輩非怕不可。寧以身殉，也不能答應老前輩的要求。」呂方仍是站着不動，李信等三人，已趕到了呂方身邊，橫眉怒目，卻也並未再進。金不換見呂方面露猶豫，也未立即作答，不由得猜想到他們是並不希望自己進入洞中。呂方等不再進逼，金不換就有了思考的時間。

進入絕龍洞，如是必死無疑，應該是呂方等求之不得。難道他們不敢將自己逼死，恐妨爺爺奶奶怪下罪來？但，強拆爺爺的書信，一樣是會被怪罪的。呂方忽道：「金公子，你的鬼招，已有火候，老漢還想認眞的領教一場，我們再試一場如何？未敢先尋死路，未免太失鬼奶奶的威風。」這是激使金不換上前相拚了，反言之，也是阻止金不換進入絕龍洞，金不換就更覺這洞裏必有古怪。默察地勢，正殿，後廊，偏房，這都可算是陵寢的應有建築。陵寢內，怎會有洞穴，而位置已經偏開，不在正殿之後而在其側，可能已越出了原來陵寢的範圍。既非原有修造，就定是這位閻王爺加建的了。這洞口，敢莫是閻王爺眞正的巢穴？金不換計上心來，即道：「老前輩定要賜教，晚輩自當奉陪；只是此處過於狹窄，仍是回到正殿之上一試如何？」

呂方果也欣然道：「也好！也好！」向李信等一揮手，即徐徐倒退而行，幾雙眼睛，仍是不離金不換分寸。直退到小門邊，僅剩呂方一人在門內，其餘三人，已入了正殿。

金不換更明白了，他們眞正不想自己進到洞裏去。這就非去不可。迅即將身一轉，雙掌向前一拂，內力先發，身形隨後，一竄而入。即聽得呂方「哎喲」之聲，似是不勝驚駭。

金不換一竄，輕飄飄，寂然無聲，用的是本門的「鬼步」，洞向下斜，丈許之外，即已轉側，金不換貼近洞壁，轉了過去，即見一重石級，洞裏應是不見天日，卻仍有微光，出自洞壁之上，是相隔丈許，即嵌有一顆發光的綠珠，發着陰慘慘的微弱綠光。金不換曾聽到過嘆息聲，走下石級，依然未見人影。隱隱聽得洞口人聲嘈雜，是呂方的聲音，卻也未見他們追趕下來。由於並無甚麼奇特，金不換反而懷疑起來。幽暗陰森，是任何山穴岩的必然之象，這也不是駭人怎能是個囚人之所？或傷人之所？石級迂迴而下，一時看不到盡頭。洞外既無人追趕，金不換就敢慢了腳步，將兩旁石壁，也仔細的打量。石壁，果然有些異樣，隱隱約約，像是懸着許多長方形的畫框，當然不是眞畫框，僅是一點痕跡。每一個框，大小相同，相距也全是四尺左右。高約四尺，寬約三尺。兩壁都是一樣。用手在畫框的痕跡處摸一摸，即覺粗糙的石面，仍然有花邊綫縫，金不換連摸幾幅，全是如此，即已想到，都是活動的石塊，嵌了上去，再在石面上加以凌亂的斧鑿，驟眼之間，就難於分辨。既是嵌上的石塊，裏面必藏有秘密。也許，這石洞的奇妙，就在這上面。

金不換身上，並無寸鐵，僅着得一套內衫褲，要取下這石塊，一時頗感無法着手。在撫摸着一個綫縫中，忽又聽得輕微的嘆息聲。

金不換擅長的是「鬼嘯」，倒被這聲音聽得有些毛骨悚然。他聽得這聲音，來自石壁之內，卻難斷定是屬於哪一個框子。也必是身邊這三幾個無疑。框內有人聲，定是有人被囚在這石壁之內。無物可用時，就默運神功，將右手五指，按在一塊石塊之上，希望按出幾個指孔，就可用力將石塊帶動。想不到石粉應手而落，竟是輕軟的粉石，金不換大喜，改指爲掌，連劈兩下，石塊已紛紛散落，也穿了一個大孔。伸手攀住孔邊，向懷裏一拉，一塊四尺高的石板已被拉開。向裏一望，不禁大驚。裏面原是一個石龕，龕裏，亦放着一具完整的盤坐的骷髏。鬚髮未落，知道是一名老者。金不換即想到，這難道是藏骨之所？但，裏面怎的尚有生人？將生人活葬，更是兇殘無比，既經發覺，就必須相救。

金不換依樣手劈石塊，一連拉開了三處，三處都是一樣，裏面都有一具盤坐的骷髏。從頭髮上看出，一個老者，一個梳髻婦人，一個有髮無鬚，可能是年青人。但是看不出傷痕，金不換本當再有更多的攷慮，但，爲了救人，就急於繼續破石。將第四塊石塊拉開，果如金不換所料，裏面有一個盛裝的少婦盤坐着，頭已垂側，似已死去。這時，洞口有極其喧嘩之聲傳進來，金不換不能聽到這女人是否尙有輕微的鼻息。正想伸手向她鼻下試探，女人已發出了一聲嘆息，這次清楚得多，與前兩次所聽到的，完全一樣。即見她將頭略抬，嘴唇微動。金不換看清面貌，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絕代佳人，僅是面色稍稍蒼白一點。即道：「夫人，在下是前來相救於你的，請放心！」女人星眸微展，見到金不換，似甚驚震，急道：「你，你是何人？」語音斷續而低沉，不勝辛苦。金不換忙道：「小生路過此間，不幸被逼落入洞中，聽得夫人嘆息，才破壁相救！」

金不換甚是高興，認爲再稍有延遲，這女人的性命就一定不保。想到那些骷髏，諒必也全是這樣活活的閉入石龕的，下此毒手之人，也算得是殘忍之至。

女人又將眼睛閉上，看得出是在自作調息。金不換也不知她何以尙能在石龕中留得殘喘？幸而洞外無人進來，也就屏息而同這石龕週圍打量。石龕之內，別無通風之處，如是常人，頃刻之間，即當窒息而亡。就是內功高深，修到龜息階段，也不能支持多少時間，想她必是武林中的罕見高手，卻又如此年輕。

金不換正在冥想，眼前冷風一凜，女人竟是一掌向金不換劈到，手法之快，也須得是金不換才能見到。借風使力，是鬼奶奶門下的絕活，不用閃避，就身如鬼魅，隨着她那掌風，飄了開去，飄到對面石壁，才停下來，頓覺背上一撞，着力仍是不輕，可知這一掌的威力，甚是驚人。女人發掌之後，人也飄下石龕，金不換急道

：「好意相救，怎的出手傷人？」女人也怔住了，幽幽的道：「你是鬼奶奶門下？」金不換可未料到她已死方生的一個頃間，就能恢復神力與神志，一掌之後，就能認出自己的來頭。也坦然道：「正是家師！夫人因何被困在此？我是前來相救的。」女人悽然苦笑道：「相救？鬼婆子怕了我的神功，所以着你前來破壞！」金不換忙道：「夫人是在此修習神功？小生可想錯了。可是，夫人可看到了附近這些石龕中的白骨？」

女人奇道：「白骨？何來白骨？」金不換指着她身邊的另些已破的石龕道：「夫人看那些石龕？」女人道：「你可不能暗用鬼招！」金不換道：「小生是存心相救，雖然是錯了，也無與夫人作對之心！」女人一側身，即望到了右邊石龕中的骷髏，再側身又是一個。將三個全看過了。

忽然站住，面露迷惘之色，道：「他們，他們都失敗了？」金不換從未聽到過在密封的石龕中可以修習武功，而且，這也太不近情，呼吸尙不可能，怎能吐納？不能吐納，怎又練的神功？即道：「夫人，小生雖不知夫人所習是何種神功，但是，天下豈有不憑吐納而修的神功？」

女人不答，又像在作調息。這次，金不換更加留神了，恐防她又是驟然出手。稍頃，張目道：「鬼婆子的詭計，用不着來騙我了。你毀了我的神功，非拿你見王爺不可。」說着，雙手平直向金不換伸來，如非已有問答在先，這動作，就與殭屍無異。而兩股涼風，奇寒透骨，金不換已運起了護體神功，仍感難於忍受，不得不閃身飄開。而寒風加蟻逐羶，如蜂逐蜜，未見女人移動，寒風則附體不退。這可使金不換驚了，這才是自入陵墓後所見的強敵。寒意愈重，神志也有些散亂。女人陰惻惻的道：「來，隨我來！」轉身即循石級而下，金不換也迷迷糊糊的跟隨而行。又轉了幾轉，見到了一道小門。女人推門而入，一陣强烈的日光射了進來。女人進了門，金不換也跟進，這裏竟是一個大花園，並非地下，樹木林立，中間還有畫棟彫樑的宮殿式房屋。金不換給太陽一照，神志稍清，即見每一棵大樹之上，飄下了一名少女，一同拜倒道：「恭迎娘娘！」中間有一名，一拜起身，走到女人身邊道：「娘娘收功了？」女人未答，扶着她前行。這少女回頭向金不換一望，面露微笑。金不換的眼神剛與少女的目光一接觸，全身打了一個冷震，頓時神志完全清明。身上的那股寒氣也減輕了。

回復清明之後，金不換更是一驚，知道今天定是遇到了大邪門。女人的寒風，少女的目光，必都夾上了眩神術之類的邪法手段。這少女既將自己救醒，其中也定有原因。

看她只是宮女身份，而這女人卻被稱爲「娘娘」，當是王爺的妻子或妃嬪。女人將如何對待自己，尙難作確斷，這少女則定有好意。她是暗中相救，自己也仍須掩藏。於是，仍是裝着糊糊塗塗之狀，隨着女人而行。前後相隨的少女，已不下十多名，都是一律的宮女裝束。

金不換全神注視這位娘娘與她貼身的宮女，忽見娘娘之前，多了一個人，戴一頂男人的頭巾，身上穿的是大紅包的女人大襖，繡花紮腳褲，足上是一對厚底朝靴，不倫不類，非男非女，而且還陰陽怪氣的道：「娘娘，怎的提早收功了？」

金不換一時也未看到她從何處行來，目光掠過，這陰陽人也正朝金不換望到，繼道：「想是這小生衝撞了！外殿正亂嚷着有人掉入絕龍洞，是鬼婆子的門人，娘娘，待我將他處置。」

娘娘道：「郝總監，不消了，須得交王爺親辦。」這陰陽人，是郝總監。郝總監說道：「娘娘，王爺經已北狩！」娘娘道：「去了多久？」郝總管道：「娘娘閉關，王爺就出宮。」娘娘道：「偏殿打坐，哀家要將此人詳細審問。」郝總監笑道：「這樣的小子，進到內殿，已是該死，還審甚的？交我處置就行了。」娘娘道：「便殿侍候，不得多言！」陰陽怪氣的郝總監，忸忸怩怩，十分不願的又向金不換望望，即朝前行。來到那宮殿房舍之前，即循側而入，裏面就是一個設備豪華的客廳，不過正中擺了一張彫花紫檀木太師椅，離椅數步，鋪下一張大紅地毡，兩旁也有幾張繡墩。

娘娘坐上太師椅，宮女們在紅毡上跪拜一番，再推金不換上前，喝着：「跪下！」金不換爲了裝糊塗，也只得依言跪下，低着頭，一言不發。郝總監已站在娘娘之前，道：「娘娘，這小子進到絕龍洞，怎的能受龍涎光？」

娘娘道：「他是鬼婆子門下，當然有些鬼怪。」郝總監道：「他怎的撞破娘娘的潛修？」娘娘道：「哀家也還不大明白。不過，他武功甚高，正受天冰神氣的禁制。且讓天冰神氣先折損他的內力，再行解制訊問，比較安全。」郝總監道：「外殿值殿將軍報說，這小子甚是厲害，不如趁此宰了！」娘娘笑道：「王爺正要誘怪老賊與鬼婆子進宮，這是一枚上好的引子，豈能隨便糟踏！」郝總監道：「王爺不在，留在內殿，也多不便！而且，壞娘娘神功，罪大惡極，豈能隨便處置？」一頓又道：「且將他收入天牢，娘娘也得歇息歇息。」娘娘點頭道：「也好，彩雲，且隨郝總監一道，將這小子先囚入天牢，明兒正式審問。任何人不得傷害他！」郝總管怪笑連聲的道：「奴才知道！」

郝總管一躍而前，捉住金不換的一隻手臂就走，向金不換打眼色，解除禁制的那名婢女，也即隨行。她當然是名喚彩雲了。金不換仍是裝糊塗，更見有彩雲隨行，想必不會有危險。被郝總管提得腳不沾地的出到花園，走到後面一個枯井邊，井上有轆轤繩索，吊着一塊木板，將金不換推到木板上，轆轤滑動，木板載着金不換下墜，墜下三五丈之後，木板一蹺，即將金不換自板上翻落，木板已急劇抽上井口。金不換向下一跌，即用鬼步黏到井壁，一滑而下，又約有兩三丈，才到井底。仰望井口，其細如盤，可知井深總在六七丈外。井壁遍生青苔，滑不留手。金不換最初以爲這樣的深井，並困不了自己，憑着鬼步，定可附壁而升。也不急於向上觀望，先看井底情形。忽然一暗，井口竟被封住。這可使金不換有些着慌了，壓住井口的，如是千斤巨石，即使攀到井口，也無

法用力掀開井蓋。不得已，憑着鬼眼，黑夜也能見物察看井底。

井底方圓不到一丈，雖然無水，却極潤濕。有三兩堆黑影，認眞辨認，竟是幾堆骸骨，這井底已葬過不少生靈。

金不換一身是胆，到此也有些絕望了，自己過於放胆，身臨險境，全不自加警惕。但，想到明天必須審問，仍有出井之日，最多也不過委屈一晚而已。想到此處，又放寬心，即找到一個稍覺乾燥之處，盤膝而坐，安然的，自行運起功來。

金不換每次運功，須時得兩個時辰。收功之後，精神旺健，神志清新，更有餘暇，細心想想今天所見所聞。可惜，越想越是不明。較之於師父爲何差遣自己前來，怪爺爺何以要將紙畫交回師父等，更是難於索解。傷殘七子，對自己不懷好意，何以不願自己進入絕龍洞。娘娘在絕龍洞裏如此修練神功，更屬荒謬。娘娘是何人？王爺更是何人？要誘師父與怪爺爺入洞，定是有仇無疑。

然而，這位彩雲宮女，怎的有相救自己之意？難道是俗所謂一見鍾情？這是一個魔宮，果要相救，所担的干係也太大。至於明天出井之後，如何能脫出這魔宮，更是一大難題，最重要的是不熟門路。

金不換正在將經過逐一推敲，也要安排一點明天的應對方法，想得出神，頭向上仰，却見井口露出了一點光，有一條細小的繩索蜿蜒而下，很快的就落到了面前，果是一根纖細的絲繩，繩頭繫着一個小銀錘，所以墮落得很快。如是常人，這絲繩是絕對不能承住的，恐怕，十斤八斤的物體，也會墮斷。然而，金不換就綽有裕餘了，他僅須借些少憑依，就能沿繩而上。也不暇攷慮這放繩之人，是好意，是惡意，立即一手搭住絲繩，猱身而上，上面將繩急收，加上金不換本身的猱進極快，六七丈，轉眼就到井口。

井口露出了一個約莫尺來的缺口，金不換用縮骨功，立即一鑽而出，却聽得四週都是嘈雜的人聲，似是叫看火燭。眼前，則見一名宮女俯身伏在地上，一手挽着絲繩，低聲道：「好俊的功夫！下一半，靠你自己了，快穿起衣裳逃命！」她身旁竟是放着金不換的內褲與藍衫，自己的衣服，當然一望即知。

金不換已知道了來意，果是冒險相救，且看清了正是彩雲，即道：「彩雲姐，承蒙相救，感激不盡！」也知事在緊急，抓起衣裳披上，有物落地有聲，却是金不換手邊的那把摺扇。

彩雲低聲道：「宮內正亂，向左走，週有桃樹，即可進行，自會找到出路。」

金不換急忙忙穿好衣服，還待道謝及請問一番，彩雲連聲道：「快走！快走！」雙手將井上的一塊大石一撥，一塊厚達三尺，闊達四五尺的巨石，又復將井口完全遮蓋了。她這份神力，已是少見了。

金不換忽的想起，她是否有意逃出？即道：「彩雲姐，我們一同走！」

彩雲微微一笑道：「泥菩薩，快快逃生！記住，內褲不可遺失！」說完，身形已是閃開，竄入樹林。

金不換聽得人聲已有向近處傳過來，毫不攷慮，即向左行。果見每隔丈許，即有一株桃樹，轉彎抹角的，有進有退，金不換已悟到這樹林確也大有蹺蹊，如無指點，定難順利逃出。但，金不換並非怕事之人，絕處既已逢生，對這一座冥宮，愈覺神秘。雖然後面的人聲逼近，他仍能仔細的觀察樹林的佈置，而且，忽發奇想，如果擄得這冥宮之內的一位重要人員，就不難將冥宮的秘密，拷問清楚。藝高胆大，想得到就做得到，當然他也顧慮到這冥宮之內，可能隨處都有陷阱，必須先將出路勘察明白，才能進可以戰，退可以逃。立即展開鬼步，迅速的依着桃樹的方位外竄。

同時，手指遙捺，在一些轉角處，將樹皮捺落一點，留下痕跡，以便回頭更易辨認。然而，繞了將近一個更次，後面的人聲雖是漸漸的聽不到了，金不換却仍是在走之不盡的樹林中。這可怪了，這西寶山，何來這大的樹林？金不換何等機靈，懷疑中，停了脚步，將身縱上樹梢，遊目四矚，烏天黑地，金不換却能看出，自己還正在一個大樹林的中間。人物，房舍，一無所見，更莫說是燈光火燭了。這是深山中的大叢林，怪就怪了走來走去，仍在中央。

金不換不再落下，就在樹梢上飄走。可是，眼睛所見得到的，四面皆同，竟辨不出東南西北。夜行的方向，全仗星斗，而偏是一粒星也見不到。即使飄向樹林的邊沿，也不知是何方向。在這種情形之下，金不換心頭一懍，樹林既有古怪，也絕不會讓人隨便在樹梢上自由行動。雖說能在樹梢上飄行之輩，並不常見，總不能無此防備。金不換脚步朝着一個方向直行，却也準備着隨時發生意外，料到不會有此輕鬆。眨眼間，三五丈之外，已是林外了，望見了一個山坡之下。這地勢，也頗出想像之外。金不換但求先離開這樹林，正待再竄兩步，就可一躍而落，忽聽得脚下傳來一聲嘆息，這嘆息，與在絕龍洞裏，未曾救出那位娘娘之時所聽到的，完全一樣。金不換知道行踪已被人發現了，也許，正是那位娘娘站在下面的樹林中。

金不換對這位娘娘的甚麼「天冰神氣」，深有戒心，他不怕傷殘七子，而對這忽然而來的砭骨寒風，可以透過自己的護體神功，且能使自己迷迷惘惘，到現在還未想出對付的善策。然而，金不換也認定這位娘娘是最神秘的人物，有這一身上好的修爲，却閉在石壁中自尋死路。

而且，對自己，不讓那位郝總管傷害，如眞的要留給王爺處罰，又怎能不知自己貼身的宮女，已將自己打救？金不換不想落下樹林，最好是能將她誘至林外相見。那時，善意也好，惡意也好，自己總易於應付，口裏即道：「娘娘，在下要告辭了！」

下面果然應聲道：「金公子，且請留步！」

金不換脚步不停，朝前一竄，並道：「如承賜救，請來林外。」以爲這一竄即可落到山坡之上，區區三五丈，金不換是毫不費力的。

然而，金不換足尖在樹梢的軟枝上借力，這小樹枝竟是向下一沉，將足力卸開了，金不換閃了一閃，雖是仍然站住，却

未曾竄動身軀。在樹梢上飄行，全是借那些軟枝的一點點落脚之力，這是「一葦渡江」同一類的輕功，金不換使的鬼步，更是萬無一失，怎會將力卸盡？當然是娘娘在下面施了手脚了。

金不換的身形剛剛穩定，猛覺得湧泉穴被一股寒氣透人，立即寒澈心脾。知道又是遇上那所謂「天冰神氣」了。好一個鬼奶奶門下的金不換，臨機應變，確有鬼才，他立即一矮身，其實是雙腿向上一縮，不再是縱竄，而是憑空翻了一個筋斗，頭朝下，脚朝上，兩手已搭上了另一棵樹梢的軟枝，稍一借力，又是一個筋斗。這一個筋斗，有力可借，去勢極快，在半空中，兩三個翻轉，即翻越了三五丈，仍然是雙手先落，貼到了上坡的地面，足上的寒氣也即刻消失。

却聽得樹林裏嘆道：「好俊的功夫，可惜！」這明明是那位娘娘的聲音。

金不換站起身來，即從懷中將摺扇摸出來，搧一搧，這摺扇，其實就是金不換的兵器，因爲面臨强敵，不得不特別謹愼，而在表面上看來，似是好整以暇，不脫書生之氣，並道：「娘娘，在下在此恭候吩咐！不知有何可惜？」

林裏的娘娘又是一聲嘆息，聲音極爲低沉，道：「金公子，你這一身修爲，得來不易。可惜你犯了冥宮的大法，哀家爲你不值。」

金不換道：「在下怎會犯貴宮大法？原是找錯了地方，至多責我冒昧之罪！」

娘娘喟然道：「盜孩兒面，一大罪；越天牢，二大罪；私闖萬寶林三大罪！」

金不換道：「這是逼不得已，尚乞見諒。而且，在下也曾救了娘娘的性命，將功折罪，也當寬宥。」

娘娘忽發恨聲道：「你還提這事！鬼婆子故意着你前來破我神功，正要將你重責！」

金不換尚未答，背後忽覺有勁風襲到，金不換是可借風而行的，對這襲到的勁風，不須閃動，自然會將身子飄動，卸其內力。可是，現在是面對樹林，如使由身後的勁風將身軀推動，則是推向樹林去了。金不換可不願在林內與這位娘娘交上手，不得不旋身，踏着鬼步，閃開了正面。也同時可以側身看到來者何人。一眼望到，正是那個陰陽怪氣，不男不女的郝總監，自山坡之上，衝了下來，人未到，掌先發，這勁風，就是他的掌力。金不換這才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以爲這山坡是脫離冥宮的道路，想不到仍是他們的範圍之內。

郝總監見金不換閃避了自己的一掌，即高聲道：「娘娘，這賊子交給奴才好了，請回宮！」

林裏的娘娘道：「這小子很扎手，郝總監不可大意。」

郝總監發着獰笑道：「娘娘如不見責，即使鬼婆子前來，也難逃過我郝某的一掌。」

林裏的娘娘道：「他們呢？」

郝總監道：「分別在救火，殺敵！」

金不換聽得出奇了，救火，是自己見到了的，被彩雲救出枯井，宮中似有火燭。怎的還會「殺敵」？冥宮裏，除自己闖入之外，難道還另有別人也闖來了？

娘娘又道：「情形如何？」

郝總監道：「娘娘回宮就明白了。這小子，待奴才收拾！」說着，單掌直劈，離金不換尚有三五步，而風如劍刃，先聲奪人，斜刺裏一閃，也同時用摺扇向郝總監一搖，摺扇搖起的是一股陰風，勁勢不大，涼而不寒，却使郝總監打了一個冷震，即喝道：「鬼小子，使甚鬼術？」

林裏的娘娘道：「鬼婆子門下，全是鬼物，得小心他的鬼招。」

金不換對這位郝總監，可也不敢大意，他的修爲，顯在傷殘七子之上，即使將他擊中，恐也難將他擊傷，何況，根本也難於擊中。金不換的最高本領，就是隨風而動，不論對方的力道大小方向，總之，近到身邊，他就能接力卸力，飄然自若。本身的眞力，與這樣的高手相比，則相形見絀，無能硬拚。

郝總監不斷攻來，金不換唯有用閃避而耗其內力。郝總監連發數招，不僅沾不到金不換，還時常被金不換的鬼招，在腦後，在腕底，輕輕一拂，險些着了道。因此，幾招之後，怪笑連聲，似哭似笑的，娃娃，小子，亂叫一通。金不換在閃躲中，還帶笑道：「郝總監，在下這些天來，正悶得無聊，先讓你三百招，再取你的性命。」

這也很有道理，金不換確未正式的還過招。郝總監怒道：「小鬼，饒你是鬼婆子門下，也逃不過我郝石波的陰陽掌。」

郝總監自報姓名，眞使金不換吃了一驚，武林中，久已聞名的陰陽掌郝石波，想不到竟在這冥宮中做總監。金不換自幼隨鬼奶奶浪蕩江湖，行踪雖是人不知，鬼不覺，對武林人物，軼事，却聽得最多。由頭更可想到這位冥宮中的王爺與娘娘，定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

郝石波碰不着金不換的一根毫髮，發招愈來愈急，口裏也儘多胡言亂語，甚麼「娘子」「夫人」「官人」「郎君」，叫成一片，也聽不懂他的言中之意。從掌風中，認識了他的雙掌，眞是一陰一陽，因爲冷風與熱風交織，一進一退，都成兩儀之象。風力廻旋不定，金不換就不得不在這廻旋中，險中取巧，免被圍困。郝石波當然發覺了金不換的接力卸力的閃避法，向金不換使出的，也必是一掌前，一掌後，阻斷金不換的退路。幸而是金不換的鬼步已臻巔峯，化險爲夷。

金不換還不斷的數着招數，道：「郝石波，我已讓到一百零五招了！還有一百九十五招，可得變變式樣兒了吧！」

郝石波也笑道：「鬼小子，不要得意，我就走開，你也離不了這落鳳坡。」這山坡，原來喚做落鳳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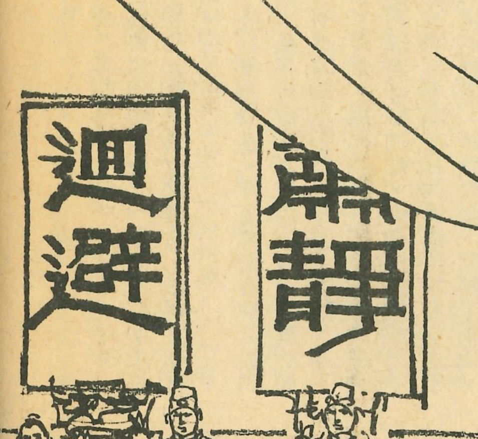
金不換見郝石波打坡上而來，早料到這山坡仍是冥宮的勢力範圍，果如郝石波所言，這山坡也必非出路。困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樣纏鬥下去，雖不致敗，亦不能勝，終非了局。即道：「你這小小的冥宮，又豈能困我？你也不想想，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又何況於你們的這些甚麼絕龍洞，落鳳坡！」郝石波咧口大笑道：「自己招認了！你是有意前來闖宮的，怪不得還有一班牛小子前來送死！這可更饒你不得了！」

（未完）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二

小　平・文
培　新・圖

姣妻的媚眼（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梁晶奉了起義軍首領史固的將令，要他想法子混進嚴州副指揮使鄧和次軍中臥底，以完成一件對全國黎民有極大利益的工作。梁晶初抵嚴州，僞作看相算命的江湖人，爲鄧和次手下秘密偵緝處長鄔又成看中，設圈套誘梁回家，脅迫梁假扮鄧和次內姪王定岩，並命梁與其女鄔仙姑成親，拜托鄧光引領梁晶往見鄧和次，翌日，梁與鄔仙姑奉命遷居鄧府，名爲賓客，實同囚犯，梁晶對鄔氏父女固是莫測高深，對鄧也莫名其妙，詎正猜疑中，被鄧命人將他及鄔仙姑下在牢中，梁在監牢中不禁想起史固對他所說的一番話——

幾番生死幾番愁

史固道：「後來，我們隱居在雙溪鎭上，癩蛤蟆突然率領軍兵包圍了我們的住屋。當時，我們猝不及防，匆匆急急取了斧頭，木棍什麼的，抵抗軍兵們的圍攻。所以未曾來得及把屋子裏的東西帶走。

「後來，我探悉，我那屋子裏的東西，都被癩蛤蟆侵奪了去。當然這支空心金髮簪也落入了他的手裏。不過，他是不知道這金髮簪裏還有一張新式火器的設計圖樣。

「徐繼輝技師在他獻出設計圖樣的第二年，就染病逝世。所以這張設計圖，越發名貴，越發關係重大了。徐繼輝有一個藝徒——郝佈雨也曾經隨了他的師傅一同參加了起義軍。我們失敗後，他便不知所踪。有人說他已被官府擒住，殺身成仁了。也有人說他在各處流亡。

「六年之前，（即崇禎元年）各地起義組織，紛紛起義後，這個郝佈雨，據說又在各個起義隊伍裏出現過。但像曇花一現似的，轉瞬，又消逝了。

「總之，除了我與死去了的徐繼輝以外，只有李昌知道這個秘密，還有就是郝佈雨了。不過，他知道得並不太詳細。

「最近據悉，有人也知曉了這支金髮簪的秘密，費盡心機，想得到這一張設計圖。所以，我要拜託你趁早混進癩蛤蟆的官邸中去，探聽這支金髮簪的下落，取回髮簪中那張事關重大的設計圖。我知道你同癩蛤蟆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在你未完成這一項任務之前，千萬別傷害他的生命；也許他一死，就無人知曉這支髮簪的下落了。如果，讓這髮簪中的設計圖遺失在外，或落到敵人的手裏，這對起義軍與全國黎民的損失，是不可估計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它取回來。」

梁晶聽完史固這一段叙述後，他曾向史固保証，他一定能混進癩蛤蟆的官邸中去，一定能夠取回金髮簪中的設計圖。

梁晶給史固的保証，現在正在他的頭腦中轟鳴。

他怎樣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呢？

地牢裏的情況，有軍兵們用螞蟻傳報的方法，傳到機要公事房裏那位指揮使將軍的耳朶中去。

大堆大堆的咒罵字眼，可以埋葬掉十個鄧和次，還綽綽有餘。

「他媽的，他們罵得我簡直不像一個人！」鄧和次嘟噥着。「你們罵你們的，我……我……我做的將軍。」

這位威凜顯赫的指揮使，十二年前，還是地方上一個無賴與地痞，靠着出賣朋友，出賣起義英雄，得到了歷任浙江總督的賞識。特別是在新城縣雙溪鎭捕殺了起義軍將領陸秀才與梁松等起義軍英雄後，官運亨通，專門負責緝捕與迫害起義人士，跟起義軍做了死敵。

他本來是一個敲詐勒索，無惡不作的無賴地痞。當上了這個特殊職務後，在敲詐勒索上，給他帶來了無比的方便。

如果，有人反抗他的勒索，他就給你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什麼叛逆的同黨呀，什麼謀反嫌疑犯呀。

因此，十二年來，他敲詐勒索到不知其數的民脂民膏。日子過得非常之優裕奢侈。

一個多月前，西墅鎮王氏莊園案件發生後，接着又發生了白鶴童刺鶩態必勝案。這兩件案子的離奇情節，把癩蛤蟆嚇得食而不知其味，寢而未能入夢。簡直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終日，懷疑每一個人都是梁晶變化而成的。有時甚至懷疑自己也是梁晶變成的了。

他沒有忘懷十二年前，年僅九歲的梁晶，把他誆進糞缸這一非常不愉快事件。他也記得那時梁晶給他的諾言：「今天小祖宗爺爺給你看點小顏色，日後，顏色還多着呢，你等着瞧吧！」

現在，梁晶成長了。他不知梁晶到什麼地方去呆了九年，不知梁晶遇見了什麼異人，竟然使他成了一個神秘莫測，具有無比威力的人物。

毫無疑問，梁晶遲早將來到這兒，給他看顏色。難道他束手無策，呆呆地看梁晶的顏色嗎？

癩蛤蟆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第一個措施，就是把官邸中所有窗口，都裝上粗壯堅固的鐵柵。某些重要的門戶，也都裝上了鐵柵與鐵柵門。並且還加派站崗放哨的軍兵，把官邸佈置得像監獄似的。

第二個措施，就是把他身邊那些非親信的辦公人員，調往別處去，包括他那個機要文書在內。然後，他寫信去蘭谿，把內姪王定岩邀來，充他的機要文書。他沒有文書，簡直無法辦公。

現在王定岩來了，他懷疑這個王定岩是梁晶所喬裝改扮的。他從來沒有見過王定岩，但他的兩個兒子，大雄與次雄是見過王定岩的，也認識王定岩的；可惜，他們都在京城裏當差，遠水救不了近火。

事實上，癩蛤蟆懷疑得很對，這個王定岩正是梁晶所改扮的。不過，他僅僅是懷疑，而懷疑不等於肯定，所以，他還在用各種方法測驗這個王定岩的眞僞。

機要公事房裏坐着三個他最信任的爪牙。癩蛤蟆用手撫摸着自己臉上的肉疙瘩，惴惴不安地說道：「老程，你看，這個王……王……王定岩……是眞的？還……還是假？」

「依我看，這個王定岩是眞的，」護衞將軍程津說，「倘然，他是假的王定岩，他在咒罵中一定會露出破綻來。」

「老衞，你看……看……怎麼樣？」

「我搜查過他的房間，並無任何可疑東西，也沒有武器。我也搜查過他的竹箱，裏面的東西，書呀，笛呀，竹刻呀什麼的，都刻着或蓋着王定岩的名字。看來，他確是蘭谿王定岩。我想他不可能是梁晶喬裝改扮的。」衞保與程津都是癩蛤蟆的拜把兄弟，也是他得力的爪牙。

「老人家，你……你有什麼意見？」癩蛤蟆問總管鄧光。

「這個王定岩呢，是眞的王定岩，」總管鄧光說，「如果，他是梁晶喬裝改扮的，那末一定不會累累贅贅帶了妻子同來。不過，爲了謹愼起見，可以命他吹奏笛子；吹奏得悅耳動聽的，是眞王定岩。否則，就是假的。此外，我可以立刻派心腹僮兒到蘭谿去，把他的母親或他的胞妹定麗接到這兒來，讓她們認認這個王定岩是不是他們的兒子與胞兄。」

「老人家，你這兩個辦法，都……都……都……都非常高明，」癩蛤蟆喜形於色地說，「一方面，你立刻派人去把他的母親或胞妹接到這兒來。好在八，九十里路，並不挺遠，用行軍的速度，一日一夜就可去而復返。若用一般趕路速度，三天亦可來回了。另一方面，我知道王定岩會吹奏一首著名的古曲『鷓鴣飛』。這首曲子會吹奏的人不多。我們馬上可以試驗出他的眞僞……」

總管鄧光似乎還想說些什麼，可是，癩蛤蟆吩咐他立刻派可靠的人，到蘭谿去接王氏母女。

於是，總管鄧光轉身走了。

「老程，你去把王定岩的笛子拿……拿……拿來，再把王定岩帶到這兒來吧！」癩蛤蟆吩咐。

不久，梁晶被帶到機要公事書房裏來了。

「你……你……你……要証明，你的確是王定岩，你倒說說看，你的笛子能吹奏一些什……什……什麼名曲？」癩蛤蟆陰險奸詐地說。

梁晶根本不知道王定岩會吹奏些什麼名曲，但他很巧妙地說：「我會吹奏的名曲，多如過江之鯽，吹奏三天三晚，也吹奏不完……」

「好吧，你……你就吹『鷓鴣飛』吧，」癩蛤蟆說，「程將軍，你給他開去手銬吧！」

梁晶的確能吹奏很多笛子名曲，偏偏這首古曲「鷓鴣飛」他不會吹奏。他曾經聽別人吹奏過幾次，可是，他背誦不出這曲子的全部曲譜，當然，也無法演奏。

不過，這是千鈞一髮的一剎那，生死與成敗，都在這首斷命「鷓鴣飛」曲子上了。

他靈機一動，鎮定地說：「拿笛子來，我給你吹奏『鷓鴣飛』。」

程津把笛子遞給他。

梁晶試吹了幾個音符後，就選擇一些跟「鷓鴣飛」比較近似的「森林鳥語」曲來代替它。

他肯定癩蛤蟆與他的爪牙，對音樂是一竅不通的門外漢。

他熟練地把「森林鳥語」的旋律吹奏得特別花妙，而且某幾個小節中，加進了「鷓鴣飛」曲子中幾段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旋律，也就是梁晶所能記憶的一些鷓鴣飛的旋律。

他吹奏完了，冷靜地說：「現在，可以証明我是王定岩嗎？」

那位癩蛤蟆指揮使也聽過別人吹奏的「鷓鴣飛」。不過，印象很模糊。現在他聽梁晶吹的比他聽過的還要悅耳動聽，而且其中某些旋律，他還有點印象，所以認爲他吹的是「鷓鴣飛」了。立刻便換了一副笑嘻嘻的臉色，說道：「現……現在……我相信……信……信你是王……王定岩了……」

「既然，你相信我是王定岩，那我就不是造反叛逆了。你這兒的飯，我沒有福氣吃，你另外去聘請一位機要文書吧，把拙荊放出來，我們立刻就回蘭谿去。再見！」梁晶說完，頭也不回地往室外走。遭受了這一個屈辱，不發一陣子脾氣，就不像一個眞的王定岩。事實上，癩蛤蟆攆他動身，他還不肯走哩。

癩蛤蟆臉上堆滿笑容，把梁晶攔住了。他先向這位內姪道歉與賠不是。接着又敍述了他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採取各種措施，防止梁晶混進官邸來。

贋品王定岩發過一陣脾氣後，也適可而止。

他說：「我倒要請問鍋貼大人，幹麼你如此懼怕那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子？他總究有多大能爲？三頭六臂嗎？」

「唉，不瞞賢姪講，這個短命梁晶，有有……有……多大能爲，我也不清楚。反正，他是個刁鑽捉狹鬼，刁鑽得奇出怪樣，又捉狹得少有少見。我……我……我……實在見他頭痛。」

「那末，在我的房間裏裝上粗壯堅固的鐵柵，也爲了防止梁晶混進來嗎？」贋品王定岩問。

「不瞞賢姪講，這……這……這兒所有的房間，都裝上了鐵柵，」癩蛤蟆解釋，「請賢姪不必見怪。」

「那末，走廊口守衞着這許多軍兵，又爲了什麼？」

「那……那那也不過是爲了防止梁晶混入官邸的措施之一，」癩蛤蟆說，「倘若賢姪不滿意，我可以把他們撤走。」

就這樣，冒牌王定岩同意繼續留在癩蛤蟆的官邸中當機要文書了。

當梁晶回到自己那幾間房間裏，發現它們遭遇了一次嚴密的搜查。只有王定岩那隻竹箱沒有遭到第二次的搜查。

他輕鬆地透了口氣。這時，他看見鄔仙姑從臥室裏走過來了。

「官人，你的冤枉明白了，是不是？」她問。

「不弄明白，我們能從地牢裏被釋放出來嗎？」梁晶說。

「謝天謝地，冤枉總算弄明白了。現在你的鍋貼相信你是王定岩了，是不是？」鄔仙姑說。

「是。」梁晶點了點頭。

「可是，我聽一個小兵說，他派總管鄧光到蘭谿去，接你的母親與你的妹子到這兒來辨認你了。這說明他還不十分信任你啊！」鄔仙姑說完，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瞧。

梁晶不露聲地笑了笑，說道：「這倒可以徹底解決我是不是王定岩的問題了。眞金不怕火，怕火不眞金！」他嘴裏說得挺硬朗鎮定，心裏却不免有點激動與煩愁。這是絕着——辨別一個人是眞是假最有效的辦法。

「是呀，眞金不怕火……」鄔仙姑輕輕地咕囉着，往臥室去了。

梁晶橫在榻床上，思考他所遭遇的一切令人費解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須在王定岩的母親與妹子來到之前，完成任務。

中午，那個年邁龍鍾的蘇媽媽送飯菜來了。她指着幾樣佳餚，對梁晶霎了霎眼睛。

梁晶明白，她要告訴他些什麼，但是，他裝得像一個傻瓜似的，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

用畢午膳，鄔仙姑又回進臥室幹點什麼去了。梁晶却到起坐室外面的迴廊裏去了。

蘇媽媽收拾了殘餚，走出起坐室。

梁晶立刻迎向她，就跟她攀談起來，問道：「老媽媽，你在鄧家，幫傭了多少年了啦？」

「十四個年頭了，」蘇媽媽一邊回答，一邊走。

「你是在我王氏姑母還未死去之前，就來幫傭了，是不是？」

「是啊，那時你的王氏姑母多病，你的姑爹還沒做官，可是他手裏已很有了幾個錢；就僱我管理家務與服侍你的姑母。日子過得眞快，一霎眼，已經十四個年頭了。」

「你年紀這麼大，幹麼還叫你送飯送菜的？應該叫幾個年輕的使女或丫環幹這工作才對啊！」梁晶向她表示了一種誠摯的同情。

「不要說起，我們那位新太太脾氣怪戾，性情潑辣。她最恨的就是年輕的使女與標緻的丫環。所以在內堂幫傭的，都是些老婆子。比我年紀老的還有哩！」

「你的腰部直不起，是不是患着風濕病嗎？」

「是啊，我患了好幾年啦，逢時逢節就發作得厲害一些。」蘇媽媽說。

「幹麼不找大夫診治啊？」

「唉，姪少爺，你哪裏知道，像我這樣的窮人，哪裏有錢治病服藥啊！」

「是，是，是，你說得對。」

他們談到這兒，已走近了那條大走廊了。

「老媽媽，你走好，回頭見吧！」梁晶說着轉身返歸起坐室。

下午，梁晶從王定岩的竹箱裏拿了一本論語，躺在榻床上，默默地閱讀着。他感到思想很紊亂，需要思考的問題，又那麼多，不知該從哪一個問題考慮起。

鄔仙姑拿着一隻繃架，不聲不響地坐在榻床邊上，一針一針地刺繡着枕頭套上一朵玫瑰花與花好月圓四個字。

梁晶悄悄地對她瞅了幾眼，他不否認，她是一朵異常美麗的花，但這是一朵長着刺的野玫瑰，一個不小心，就會被刺出血來。

一個兒繡花，一個兒讀論語。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消逝。夕陽漸漸西沉，鳥兒們倦遊歸林，又開始演出了牠們的黃昏大合唱。

這時，鄔仙姑把繃架上將要完工的玫瑰花給梁晶看。

「官人，你愛這朵玫瑰花嗎？」

「你猜，我愛不愛玫瑰花？」梁晶逢到這種場合，老是喜歡用反問，來代替答復。

「我是不用猜的，我知道你不愛玫瑰花。但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不愛玫瑰花？玫瑰花不够美麗嗎？」鄔仙姑含蓄地說，「還是你偏愛另一種花？」

「不，我對花的興趣，不及對音樂的

與趣濃厚。樣子，你要不要聽我吹一曲『百鳥朝鳳』？」梁晶說着不管鄔仙姑要聽不要聽，從榻床上竄起來，拿起笛子就吹。就這樣，他巧妙地結束了討論玫瑰花問題。

吃晚飯的時候，梁晶像一個剛剛學會自己吃飯的小孩似的，飯粒像雨點般往地上掉。蘇媽媽看呆了，鄔仙姑也看呆了。但她們都沒有作聲。

飯後，梁晶把地上的飯粒檢拾起來，擱在一張紙上，又把這張黏滿飯粒的紙，擱在榻床底下。

這是什麼玩意兒？鄔仙姑不懂。她對他凝視着。

「覺得奇怪，是嗎？」梁晶微笑着說，「這房間裏有老鼠，隻隻都餓得肚子癟癟的，我在做好事啊！」

鄔仙姑到臥室去後，蘇媽媽收拾好殘羹冷飯，俯腰屈背地往外走。

梁晶追到廻廊裏，把蘇媽媽喚住。

「老媽媽，我這裏有一張祖傳的秘方，專治腰痠背痛，萬試萬驗。你拿去，到藥店去撮配十貼，服後如有效驗，你可再服十貼。另外，我這裏有二兩紋銀，你拿去撮藥吧！」

「噯喲喲，我怎好意思拿你姪少爺的銀子啊！」

「沒關係，你拿去好啦，可別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梁晶說着把話題轉到十二年前的王氏姑母身上，再轉到癩蛤蟆身上，再轉到癩蛤蟆敲詐來的金銀首飾問題上去。

蘇媽媽輕輕地談起了癩蛤蟆在雙溪鎮上敲詐那些商店老闆往事。她詳情細告訴梁晶：癩蛤蟆誣害那家大吉祥蠟燭店主人通風報信，放走了謀反叛逆——梁昭與梁晶姊弟二人，因此那位蠟燭店主人被詐去了許多金銀首飾。

梁晶想問一問史固那支金簪之事，可是蘇媽媽講不完地講蠟燭店故事，因此這一天梁晶毫無所獲。

翌日，梁晶預備從蘇媽媽的口裏探出史固那支金簪的下落來。誰知，這一天的早點與午膳，都是一個年紀較輕的傭婦送來的，蘇媽媽却影踪不見。他到走廊口去看了一看，那般軍兵並未撤去。他知道奸猾的癩蛤蟆不會實行他的諾言。

梁晶很煩悶焦躁。

下午，鄔仙姑又對他展開了舌戰。這場舌戰是這樣開始的。

「昨晚，你又一夜未睡，又在幹些什麼？」鄔仙姑雙眸似劍地凝視着他。

「沒幹什麼，」梁晶回答。

「聽我父親說，你的外祖父是個武藝高強的拳師。你的父親，也向他學得一身好本領。這一次你到這兒來當鄧和次的機要文書，你外祖父極爲反對。我不懂，你爲什麼不放棄這個機要文書之職，隨你外祖父去學習一點武藝呢？我認爲，在這樣一個動蕩的亂世時代，還是學習武藝，有出息。」

梁晶見鄔仙姑談起了有出息和沒出息的問題，不假思索地說：「外祖父反對我當鄧和次的機要文書，讓他反對好啊。反正我不喜歡武藝這一道，就像我不喜愛玫瑰花一樣。」

「嘿，你不愛玫瑰花，難道玫瑰花就沒人愛了嗎？這一會，你可被我試驗出來了，我的懷疑，也成了事實，」鄔仙姑彷彿發現了一件什麼天崩地裂的大禍事那樣，臉色變得非常難看，淚珠兒滾滾而下，衣襟盡濕。「你說，你總究是誰？我的寃家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寃家啊，你別裝腔作勢啦，」鄔仙姑在嗔怒中依然帶着一種希望他回心轉意的心願。「我再問你，昨天你的鍋貼叫你吹了什麼曲子？」

「鷓鴣飛。」

「你吹了沒有？」

「自然吹了。」

「你吹的不是『鷓鴣飛』而是『森林鳥語』，祇不過加了幾小節『鷓鴣飛』進去。癩蛤蟆雖被你瞞過，可別忘記，還有一個懂音樂的女人在這兒哩！你說，你總究是誰？你把我的未婚夫王定岩弄到什麼地方去啦？」

「你瘋了不成？」梁晶冷冷地說。

「我沒有瘋。你既是王定岩，怎麼不知道自己的外祖父已經死了幾十年，而且根本不是一個武藝高強的拳師，他只是一個糕餅師傅罷了。你快老實對我講，你到底是誰？怎樣謀害王定岩，怎樣冒充王定岩？快講！」

「我不講便怎樣？」梁晶毫無懼色地說。

「我立刻去告訴鄧和次，」鄔仙姑警告他。

「告訴癩蛤蟆？你有什麼好處？還不是跟我一樣，同住地牢嘛。如果，你喜歡，我一定奉陪。」

「噯喲，寃家，那你說，你是誰？」鄔仙姑用手帕拭着不斷流下來的眼淚，大口大口地透着氣，顯示着她內心的氣忿與鬱悶。

「我是測字先生張鐵口，令尊大人強迫我跟你拜堂成親，其他我一概不知。」

「原來，你果然不是王定岩，串通了我那個不像人的父親來欺侮我這一個弱女子。」鄔仙姑非常忿懣地說，「我縱然不告訴鄧和次，我也要往知縣衙門去控告你這一張鐵口，決不寬恕你。」

「很好，很好，」梁晶臉上泛起一種蔑視的神色，「當你去控告的時候，別忘記把你的父親鄔又成告在裏面。」

「噯，你欺侮得我好苦啊！你以爲我儘管讓你這樣欺侮下去，沒有法兒對待你了嗎？噯，父親，你好，竟然串通一個陌生野男人來欺侮自己的女兒……噢……」鄔仙姑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奔進臥室仆俯在床上悲慟地痛泣着。

鄔仙姑那種傷透了心的悲泣，像一爐烈火似的，正在漸漸熔化一塊不屈不撓的鋼鐵。

梁晶的心在緩緩地輭下來，他的兩條腿不知不覺地朝臥室移動着，嘴裏在叫嚷：「樣子，謝謝你，別哭泣啦，你把我的腦子哭昏了！」

鄔仙姑瞥見梁晶正在向她走近，哭泣得更加傷心，更加悲切了，彷彿她是天下最最悲傷的女子了。

突然，梁晶站住了。他意識到自己好

像一隻小虫，正在飛向蜘蛛網，只要被網黏住，就成了蜘蛛的俘虜了。

他把心轉了一個方向，身子也隨着轉一個方向，於是他遠遠地離開了蜘蛛網。

他煩躁地在室中踱來踱去，一直踱到天黑。他盼望蘇媽媽送晚膳來。但這個希望也落了空。

這晚，三更時分，梁晶閂上了通往臥室的那扇房門，像昨晚一樣，一個人悄悄地在書房裏不知幹些什麼。

鄔仙姑在上一晚就已注意了他的行動，但是起坐室的門，被閂上了，她沒法窺探他在幹些什麼玩兒意。今天，她做了準備，在那扇門上預先用繡花剪刀鑽了一個小洞眼，用黑絲綫繫住了門閂，從小眼裏通過，留在門的另一邊。半夜，她悄悄地拉動黑絲綫，很順利地把門閂拉開。

她輕輕地推開門，發出了微弱的吱嘎聲。她輕輕地移動步伐，像一個幽靈似的，走到坐起室裏，沒有看見梁晶，再走到書房門口，書房門並未關緊，留着一條綫似的隙縫。她從隙縫中張望過去，只見梁晶坐在書桌中，聚精會神地在幽黯的燈火下讀書，讀了一忽兒，他拿起筆來，在一張紙上亂寫了一陣，然後，又拿起書來閱讀。這樣循環不已地讀着寫着，大有樂此不疲的樣子。

鄔仙姑忍不住了。突然，推開房門，走了進去。她的眼睛，在室中搜索，什麼可疑的事物也沒有，只看見書桌上，擱着那些飯粒。不懂，她不懂這些飯粒有什麼用。

「嗯，一個賢慧的女人，半夜三更不在閨房裏安寢，闖到一個男人的書房裏來，是何道理？」

「嗯，一個拜堂成了親的丈夫，半夜三更不在臥房裏安寢，躲在書房裏作何勾當啊？」

「這不用你管，」梁晶說。

鄔仙姑走近書桌，趁梁晶不防之時，突然把他手中的書本搶了過來。她對那本書一看，氣得差一點噴出血來。她以爲是一種重要的秘密書本，誰知，却是一本崇禎七年的新皇曆。

半夜三更，聚精會神地坐在書房裏讀曆本，這是爲了什麼呢？

鄔仙姑對他凝視了半晌，又突然去搶書桌上那幾張寫着什麼的八行箋。梁晶雙手按蓋着那些八行箋，用懇求的聲調說：「樣子，請你別看這些紙張吧，你一看，我前功全棄矣！」

梁晶愈是不肯給他看，她愈要看。

「你還是不看的好，看了，你要失望的。」梁晶還在向她說好話。

鄔仙姑用力把梁晶撞開，抓起那些八行箋來瞧看：第一張箋上畫着十八隻大大小小的老鼠，第二張箋上畫的也是老鼠，第三張箋上畫的還是老鼠。

她果眞非常失望，怎麼也琢磨不出，他在書房裏幹些什麼。

「你畫這些老鼠幹麼？」鄔仙姑迷茫地問。

「我在研究老鼠的習性。」梁晶一本正經說。

「幹麼半夜三更研究老鼠？」

「白天老鼠不出來，非要半夜三更研究牠不可。」

「你看曆本，也是研究老鼠嗎？」

「每逢庚日，某些老鼠不出來，每逢辛日，某些老鼠全部出動，不看曆本怎麼研究？」

「這些飯粒有什麼用處？」

「沒有吃的東西，老鼠不出來，我要引誘牠們出來嘛，」梁晶帶着譏刺說，「正像蜘蛛張了網，想捕捉飛虫一樣啊！」

「嘿，飛虫不落入蜘蛛網中，也快落到癩蛤蟆的口裏去了。」鄔仙姑的臉上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來，「儘管你對我如此冷酷，我倒不能對你漠不關心，你總算是一個跟我拜過堂的丈夫。我且問你，是不是你已忘了馬上將要降臨到你頭上的難關嗎？」

「什麼難關？」梁晶問。

「明天下午，遲至後天上午，王定岩的母親與妹子要到達這兒了，這是不是你的難關？」

「噢，不是你樣子提醒我，我險些兒忘一個乾淨。」梁晶裝得輕描淡寫地說，其實，他的心情，正沉重得像被泰山壓住了一樣。「不過，眞金不怕火，怕火不眞金……」

「還要說眞金不怕火嗎？你根本不是王定岩嘛！」

「噢，對，我一直以爲我是王定岩，那怎麼辦呢？」

「問你啊。」

「我沒有什麼辦法，這一個難關闖得過，就闖過去……」

「闖不過呢？」

「闖不過，就把你的父親拉出來，他是這場把戲的編劇人啊！」梁晶的嘴角上現出一個似乎無可奈何的微笑。

「好，我很贊成你這個辦法，你儘管把我父親拉出來好啦，你是犯不着代人受過的。」

這一回輪到梁晶迷茫了。

他對鄔仙姑審視了好久，弄不清她是什麼路道。

這一場挑燈夜戰就這樣結束了。

黑夜悄悄地退走，明媚的早晨又蒞臨了。

梁晶殷切地盼望蘇媽媽送早膳來。早膳是盼來了。但蘇媽媽並沒有來。梁晶忍不住地問那女傭：「前幾天那送飯的蘇媽媽到哪裏去了？」

「她病倒了。」女傭回答。

「什麼病？」

「風濕病，她這病一發作，非要十天八天不會好，現正在服藥哩！」

完完大吉，想要在一二天內，從蘇媽媽的嘴裏探出金簪下落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下午，王定岩的胞妹——定麗從蘭谿抵達官邸了。

癩蛤蟆跟她會晤之後，命總管鄧光在花廳上欵待她。隨後，他吩咐衞保在軍兵中挑選十一名身材高低適中的，帶點斯文氣的軍兵，另外再預備十二套同樣的方巾與藍布海靑。

「幹什麼？」衞保迷糊地問。

「先叫王……王……王定岩混在這十一個人中間，再……再叫王定麗從十二個

書生中，把他的哥哥認出來。」癩蛤蟆的眼睛中閃爍着陰險惡毒的神色。

「如果十二個人中沒有王定岩便怎樣？」程津問。

「這說明我我……我……們那個王定岩是假的，」癩蛤蟆說，「你們不容分說，拔出刀來，把假冒的王定岩砍爲肉醬，免得節外生枝。」

「是，準定這麼辦，」程津與衞保不約而同地說。

他們佈置妥當，搖搖擺擺跨進了那間寬大的公事房。

癩蛤蟆給了梁晶一件藍布海青，與一頂方巾，並且要他立刻卸去身上的鸚哥綠海青，換上這套藍布海青。

梁晶換好衣服，不明白癩蛤蟆在弄什麼玄虛。

隔不了多久，總管鄧光率領着十一個穿戴同樣藍布海青與方巾的書生模樣的小伙子走進來了。

梁晶看見這般年輕人的身材大小跟他不相上下，他們的打扮又跟他一模一樣，這才明白王定岩的母親與妹妹已經到達了。癩蛤蟆要叫她們在十二個書生中，認出王定岩來。

他意識到，這一關，無論如何也闖不過去了。因爲王定岩不在這十二個人中間，早已長眠在黃土隴中了。

束手待斃，這是儍瓜。抵抗呢？顯露原形，完不了任務。在這短促的瞬間內，梁晶決定盡一切可能，在這兒躭下去，一直躭到非抵抗不可時，再行抵抗。手無寸鐵，怎麼抵抗？抓住癩蛤蟆作爲抵抗的武器。至少，他可以跟癩蛤蟆同歸於盡。

那位指揮使鄧和次對梁晶瞟了一眼，現着一副得意的奸笑說：「有一位年輕的姑娘遺失了她的哥哥，所……所……所：……以她要在你們十二位讀書相公中尋找她的哥哥。你們不准開口，臉上也不准有任何表情，聽……聽……聽憑她辨認，你們都明白了嗎？」

程津叫梁晶混在十一個人中間，排成一個橫隊。

「老人家，你把王定麗小……小小姐帶進來吧！」癩蛤蟆說着，兩隻譎詐的眼睛，牢牢地盯在梁晶的臉上。

梁晶現着一副無所謂的神情，稍微隔雜着一些氣忿的臉色，冷靜地站在隊伍當中。

從右數起，他是第七人，從左數起，他是第六人。

總管鄧光走出去了。未幾，他帶着一位十五六歲的妙齡姑娘一同走進這間公事房來了。

「姑爹，我的哥哥在那兒？」那個姑娘走到癩蛤蟆身旁問。

「你的哥哥就……就……就就……在這間房間裏，」癩蛤蟆說，「你你……自己找吧！」

那個姑娘對室中十二個書生打扮的人掃了一眼，說：「姑爹，天底下，哪有妹妹不認識自己哥哥之理？你爲什麼要弄這一個花巧？」

「你年紀太小，太不懂事。有……有……有……的時候，妹妹可以不認識自己的哥哥，哥哥也可以不認識自己的妹妹，」癩蛤蟆笑着說，「麗姑娘，你……你你去揀選吧，哪一個是你的哥哥王定岩。」

定麗姑娘走到十二個書生隊伍之前，把右邊第一個人拖到癩蛤蟆的面前。

「麗姑娘，這這這是你的哥哥王王……王王定岩？」癩蛤蟆奸笑着問。

王定麗姑娘顯着一副嬌憨的姿態，也對着她姑爹格格地笑。

護衞將軍程津與衞保用迅捷的動作，鏘鏘地拔出了腰刀，兩雙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梁晶，一眨也不眨，深怕他變成了白鶴，飛上雲霄而去。

梁晶看見這種光景，知道已經到了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了非動武不可的時候了。但是，他還在挨辰光，多挨一刻，是一刻，靜待事態，進一步的發展。

室中的氣氛，緊張得幾乎要爆炸了。

癩蛤蟆還在無聲地奸笑。那位妙齡姑娘還在痴痴憨憨，格格地嬌笑。

「麗姑娘，你說啊，這這……這……這……一位是不是你的哥哥王定岩？」癩蛤蟆雖在奸笑，但臉上的肉疙瘩也緊緊地繃綻起來了。

「眞是笑話，妹妹怎會不認識自己的哥哥，」王定麗說着，拉了那個書生打扮的人，走到門口，開了房門，把他推了出去。「這個人不是我的哥哥。」

接着第二個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個人連一接二被王定麗推出門外去了。每推一個人出去，就說一聲：「這不是我的哥哥。」

「總究哪一個是你……你你的哥哥王定岩？」癩蛤蟆問。

王定麗走到梁晶面前，拖着他也往門口走去。這好像一枚燃着藥綫的爆竹，藥綫已經燃到盡頭，轉瞬就要爆炸了。

室中的人都在等待這一個最後的爆炸，連梁晶自己也在等待這個水落石出的爆炸。

但是，它偏偏不爆炸。王定麗把梁晶拖到門口，就站住了。她用清脆悅耳的聲音說：「哥哥，你怎麼到了這兒，不給我們寫一封信回去？母親在惦念你，我也在惦記你。」

「好妹妹，母親的身子可健康嗎？」梁晶親熱地抓住了王定麗兩隻手腕，說，「你的身子不好嗎？我覺得你瘦了一點兒啦。」

「哥哥，你也瘦啦。」王定麗說。

「我因爲惦念你們，所以也瘦了一點。可是，沒有機會給你們寫信。我在這兒，行動受到了限止，我想想也覺得好笑，這兒的人們，老以爲我不是王定岩。我眞不知，要到哪一天，他們才相信我是王定岩……」

「噢，原來如此。」王定麗現着一副如夢初醒與帶着些憤怒的神態說，「既然他們不信任你，你何必留在這兒，遭人白眼呢，我們家裏窮是窮，但還不至於餓死。哥哥，嫂嫂在哪兒？我們一同回蘭谿去吧……」

「算啦，算啦，你們兄妹兩人不必生氣，也也……也不要回蘭谿去。一切都是我姑爹不好，你們就原諒些些吧。現在，我走了，你們兄妹兩人好好地談談吧！」癩蛤蟆說完，對那些人瞪了幾眼，也對總

管鄧光瞪了一眼。於是大家跟着他，像逃一般地逃了出去。

梁晶把王定麗拉到起坐室裏，還繼續好哥哥好妹妹地大叙兄妹之情。接着鄔仙姑從臥室裏出來，她們又叙起姑嫂之情來了。

在起坐室外迴廊裏窃聽的程津，聽得不耐煩起來，就回去覆命銷差了。

當梁晶肯定風暴已經過去，迴廊裏再也沒有人窃聽之時，他突然抓住了王定麗的胳膊，用着很低，但是很嚴厲的聲音說：「你是誰？」

「我是你的妹妹，」王定麗冷笑一聲，也微弱地說，「放手，男女授受不親，幹麼抓住我的胳臂？」

「你不是王定麗。」梁晶鬆開了她的胳臂說。

「我是王定麗，這時，你的腦袋已經不在你的肩胛上了。」

「那你是誰？」梁晶問。

「你以爲是誰，我就是誰。」那姑娘回答。

「你怎樣在十二個人中，把我認了出來？」

「誰認得你啊？老實講，你們十二個人，一個也不是王定岩。」

「那你幹麼把我當作王定岩呢？」梁晶緊緊逼問。

「我把他們一個個拖出去時，他們都走得很爽快。」那姑娘的嘴唇上浮起一些得意的微笑。「老實講，這個時候，我還不知哪一個是冒牌王定岩呢。但是當我拖你走的時候，你走得那麼不爽快，腳底上好像黏着膠水似的，我這才知道，你就是冒牌王定岩。我見了你那副怕死的可憐相，就大發慈悲，把你認了出來，救了你的命……」

「呸！」梁晶惱怒地說，「你有這種慈悲的心腸，狼就不嚙人了。那頭老狐狸鄔又成，把你安排到這兒來的，可是也不是？」

「別理這個冷酷無情的傢伙，」鄔仙姑輕蔑地撇了撇嘴說，「妹妹，到我臥室裏去談談吧！」

梁晶迷茫地望着兩個神秘的女人背影，隱沒在房門的另一邊後，他的思潮像亂蔴一樣紊亂，緊緊咬着嘴唇，陷入了苦苦的深思中。

那位莫明其妙的王定麗姑娘住了一晚，在第二天早晨，回蘭谿去了。癩蛤蟆託她帶了很多禮物回去，贈給他的舅嫂王楊氏。

但是，梁晶肯定她既不是從蘭谿來的，也不是回蘭谿去的。

她走後不久，程津，衞保兩個形影不離的爪牙，保護着癩蛤蟆走進梁晶那間公事房來了。那個痲皮隊長捧着一大堆文件，跟隨在他們的身後。

「賢姪，今天我們開始辦公了，來吧，」癩蛤蟆說着就在公事桌前，面對朝北的明瓦窗坐了下去。

梁晶在他的對面坐定。痲皮隊長退出去了，兩個護衞將軍還是謹愼小心地站在癩蛤蟆的身旁，盡他們保鏢的責任。

公文累積得很多，這一天梁晶手不離筆地整整忙碌了一天，才把這些需要處理的文件，一一根據癩蛤蟆的意思，批復了回文。

癩蛤蟆非常滿意王定岩的才學，再三誇讚他後，才滿臉春風地離去了。

可是，梁晶却又多了一件坐立不安的心事。在那些文件中，多數是癩蛤蟆手下的嘍囉們，從各處送回來有關起義軍的情報。還有癩蛤蟆的兩個兒子獨眼癩蛤蟆鄧大雄與小癩蛤蟆鄧次雄，在年初從京師捎來的消息：說是高迎祥與李自成的起義軍從山西渡過黃河，攻克河南的澠池，又連連攻克伊陽與盧氏。南召萬民愛與李昌的起義隊伍，也合併到高迎祥的隊伍中去。并分兵攻取南陽與汝寧，進逼湖廣。這對梁晶與一般黎民說來，是個可喜可賀的消息。還有明庭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投降滿清的消息。

此外，有一份情報說：李自成手下的將領史固改扮了一個五綹長髯的護衞偏將，在浙江省境內從事活動。他在臨安三墅鎭上出現過，也在新城，昌化與仙霞嶺山區出現過。他的主要任務，是羅致人才。據說，梁晶也被他邀聘去了。

癩蛤蟆命梁晶擬了一道命令，要他那些嘍囉們不惜任何代價，在短期裏擒住史固與梁晶。

梁晶擬寫了這道加緊緝捕史固與自己的命令。癩蛤蟆當時就命痲皮隊長送出去了。

梁晶想通知史固這一不利情況，但眼前他與史固的聯系中斷，根本沒有辦法通知他。

所以，他只能希望史固不落入癩蛤蟆的魔掌。

當夕陽漸漸西沉時，鳥兒們的大合唱又開始了，其中一頭百靈始終担任着領唱的職使。

在這些鳥兒中，絕大多數是純血統的鳴禽，牠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祖父母的祖父母全是純種的鳴禽。但也有些鳥兒是梁晶的小師弟唐可那隻小喇叭的子女。特別是那頭百靈鳥也是小喇叭的產物。牠代表着唐可自己。他在烏龍山樹林裏用小喇叭指揮鳥兒歌唱，并且問梁晶：「有什麼情況。」

梁晶拿起笛子，吹了一支莫明其妙的曲子，他把史固的危險處境，告訴了唐可。還對他說：如果史固來找他們時，勸他從速離開浙江省境。

梁晶做完這個通信工作，悵悃地跨進了起坐室。

鄔仙姑已在那兒等待他。

「官人，今天你辛苦了。」她說。

「還好。」梁晶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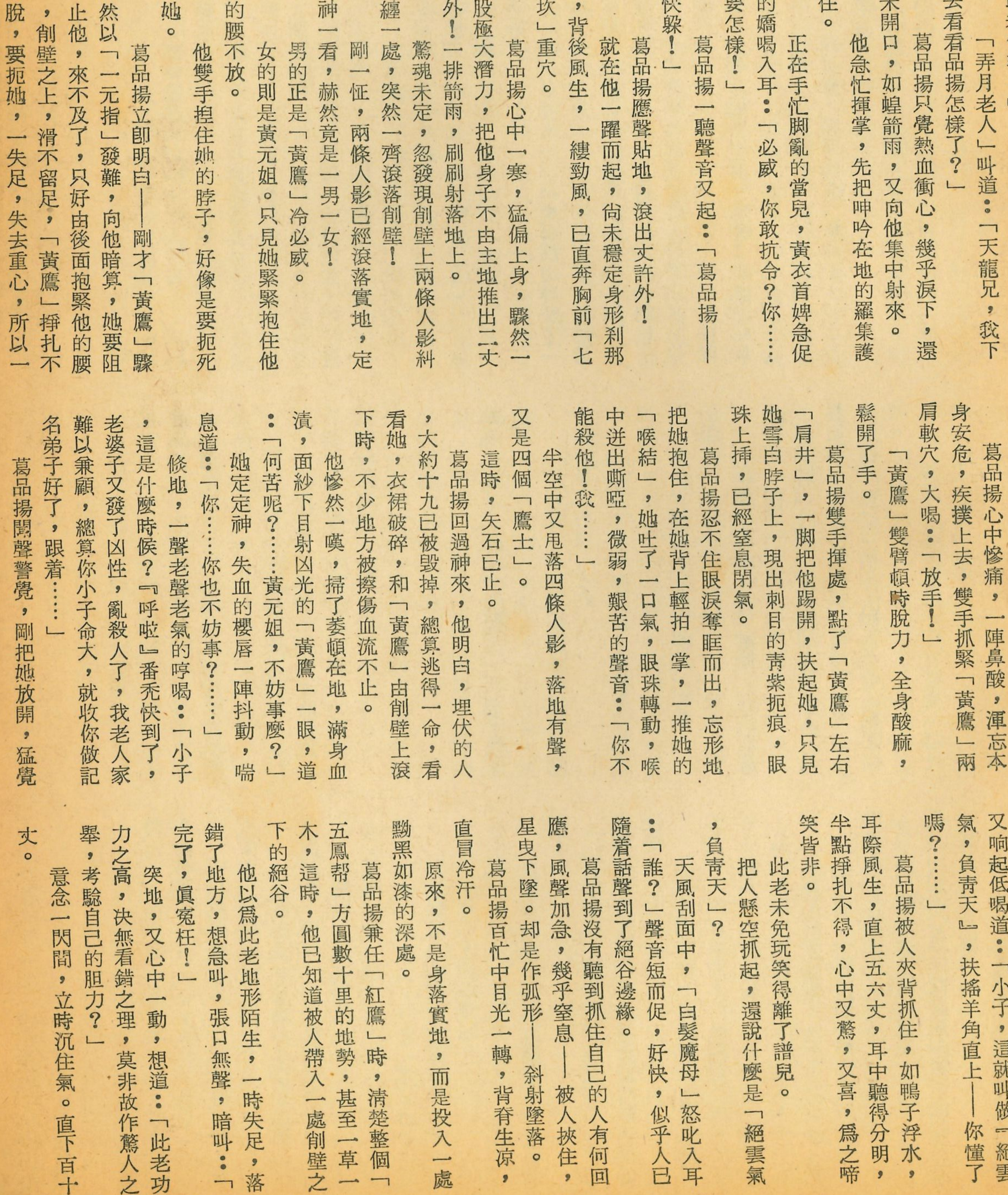
「有什麼特別有趣的消息？」她問。

「都是些無關緊要，不值一提的小事情。」梁晶說。

「官人，我倒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推心置腹地談一談，」鄔仙姑現着一種無比摯誠的神色說，「不管你是張鐵口也好，王定岩也好，反正，我是跟你拜堂成親的，無論如何，你是我的合法丈夫，對不對？」

「合法丈夫怎麼樣？」梁晶的眼睛裏閃爍着迷茫。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屋山下，一羣番僧由鐵木其率領，直闖五鳳帮，帮中鷹士被殺傷泰半，終由白吟風及丐帮四長老出手攔住，懶丐施展彈指追魂把前後到來番僧，悉數斃於指下。葛品揚爲九子魔母脅持，引領一羣人來至鳳儀峯，雷陰婆把守山道，一再出言頂撞魔母，爲魔母命中年婦出手懲戒，魔母怒尤未息，下令殺進去，並命葛品揚引路，一行踏進山谷，爲埋伏谷中的黃鷹冷必威率屬發箭襲射，隨又在夾壁上滾下巨山，把前後路堵死，葛品揚等正感驚惶間，陡又聽冷必威揚言要用火攻——

山搖地土動　血濺鬥士嚎

葛品揚聽得更急更怒。

百忙中，羅集慄聲道：「完了，做了人家陪葬，太寃枉了！」

既要顧到強弓勁矢，又要顧到飛滾而下，重逾千百斤的巨石滾木，確實使人心慌意亂。

突然，一聲如雷大喝傳來：「住手！誰叫你們亂來的！」

葛品揚一聽是師父「天龍老人」的聲音，興奮得引吭大呼道：「師父，品揚在此！」

「弄月老人」的促聲繼起：「快快住手，怎麼一回事？」

不料，亂箭石雨不但沒有停止的跡象，相反地，箭雨更密更急，巨石滾木，更洶湧如潮。

「妙手空空」忙於避閃飛滾而下的巨石，一個疏忽，肩背上中了兩箭，悶哼倒地。

葛品揚飄身搶救，剛一把挾住羅集，兩塊磨盤巨石向他集中砸下，如泰山壓頂，又勁又疾。

他不由不駭，忙把羅集甩向削壁之下，一面疾伏身，借勢貼地掠出！

轟！蓬！蓬！巨石打實地上，火星迸射，把地上石板砸得迸裂四射。

幾聲慘叫！

雅凡四女在矢石加劇交攻之下，騰挪閃避，忙於自保，疏於護人，那四個轎夫，被巨石滾過，筋斷骨折，又挨了一排亂箭，幾乎變成了刺蝟。

葛品揚氣得幾乎吐血，他第一次落到這種狼狽狀況，生死關頭，竟無計可施，正危急間——

一聲耳熟嬌叱入耳：「『太上』有令，不准擅動！必威！你……瘋了！」

葛品揚剛聽出是「黃元」姐的聲音，怒吼與呼叱紛起！

空中飛人！削壁之上，懸崖之間，被人拋下三人，落地早已身死。

葛品揚由三人衣着上看出是三個「鷹士」，方自一怔，師父「天龍」老人的喝聲又起：「原來竟是你二人弄的鬼！『天山派』的臉都被你二人丟盡了！」

原來竟是「天山胖瘦雙魔」在此主持埋伏！

只聽「瘦魔」冷酷的陰笑：「對付老乞婆，不得不如此，藍老兒，難道你要帮助老乞婆？」

「弄月老人」叫道：「天龍兄，我下去看看品揚怎樣了？」

葛品揚只覺熱血衝心，幾乎淚下，還未開口，如蝗箭雨，又向他集中射來。

他急忙揮掌，先把呻吟在地的羅集護住。

正在手忙脚亂的當兒，黃衣首婢急促的嬌喝入耳：「必威，你敢抗令？你……要怎樣！」

葛品揚一聽聲音又起：「葛品揚——快躲！」

葛品揚應聲貼地，滾出丈許外！

就在他一躍而起，尚未穩定身形剎那，背後風生，一縷勁風，已直奔胸前「七坎」重穴。

葛品揚心中一寒，猛偏上身，驟然一股極大潛力，把他身子不由主地推出二丈外！一排箭雨，刷刷射落地上。

驚魂未定，忽發現削壁上兩條人影糾纏一處，突然一齊滾落削壁！

剛一怔，兩條人影已經滾落實地，定神一看，赫然竟是一男一女！

男的正是「黃鷹」冷必威。

女的則是黃元姐。只見她緊緊抱住他的腰不放。

他雙手揑住她的脖子，好像是要扼死她。

葛品揚立即明白——剛才「黃鷹」驟然以「一元指」發難，向他暗算，她要阻止他，來不及了，只好由後面抱緊他的腰，削壁之上，滑不留足，「黃鷹」掙扎不脫，要扼她，一失足，失去重心，所以一同滾落下來。

葛品揚心中慘痛，一陣鼻酸，渾忘本身安危，疾撲上去，雙手抓緊「黃鷹」兩肩軟穴，大喝：「放手！」

「黃鷹」雙臂頓時脫力，全身酸痲，鬆開了手。

葛品揚雙手揮處，點了「黃鷹」左右「肩井」，一脚把他踢開，扶起她，只見她雪白脖子上，現出刺目的青紫扼痕，眼珠上挿，已經窒息閉氣。

葛品揚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忘形地把她抱住，在她背上輕拍一掌，一推她的「喉結」，她吐了一口氣，眼珠轉動，喉中迸出嘶啞，微弱，艱苦的聲音：「你不能殺他！我……」

半空中又甩落四條人影，落地有聲，又是四個「鷹士」。

這時，矢石已止。

葛品揚回過神來，他明白，埋伏的人，大約十九已被毀掉，總算逃得一命，看看她，衣裙破碎，和「黃鷹」由削壁上滾下時，不少地方被擦傷血流不止。

他慘然一嘆，掃了萎頓在地，滿身血漬，面紗下目射凶光的「黃鷹」一眼，道：「何苦呢？……黃元姐，不妨事麼？」

她定定神，失血的櫻唇一陣抖動，喘息道：「你……你也不妨事？……」

倏地，一聲老聲老氣的哼喝：「小子，這是什麼時候？『呼啦』番禿快到了，老婆子又發了凶性，亂殺人了，我老人家難以兼顧，總算你小子命大，就收你做記名弟子好了，跟着……」

葛品揚闖聲警覺，剛把她放開，猛覺一股極大的吸力，把他凌空提起，耳邊又響起低喝道：「小子，這就叫做『絕雲氣，負青天』，扶搖羊角直上——你懂了嗎？……」

葛品揚被人夾背抓住，如鴨子浮水，耳際風生，直上五六丈，耳中聽得分明，半點掙扎不得，心中又驚，又喜，爲之啼笑皆非。

此老未免玩笑得離了譜兒。把人懸空抓起，還說什麼是「絕雲氣，負青天」？

天風刮面中，「白髮魔母」怒叱入耳：「誰？」聲音短而促，好快，似乎人已隨着話聲到了絕谷邊緣。

葛品揚沒有聽到抓住自己的人有何回應，風聲加急，幾乎窒息——被人挾住，星曳下墜。却是作弧形——斜射墜落。

葛品揚百忙中目光一轉，背脊生涼，直冒冷汗。

原來，不是身落實地，而是投入一處黝黑如漆的深處。

葛品揚兼任「紅鷹」時，淸楚整個「五鳳帮」方圓數十里的地勢，甚至一草一木，這時，他已知道被人帶入一處削壁之下的絕谷。

他以爲此老地形陌生，一時失足，落錯了地方，想急叫，張口無聲，暗叫：「完了，眞寃枉！」

突地，又心中一動，想道：「此老功力之高，決無看錯之理，莫非故作驚人之舉，考驗自己的胆力？」

意念一閃間，立時沉住氣。直下百十丈。

不聞落地聲息。猛覺被人放下，怪聲怪氣低喝道：「小子聽着，老乞婆已氣昏了心，我老人家如果出面太早，不能使她口服，心服，縱使能够水來土掩，也可能火上加油，老夫佈置幾手棋，如被『呼啦』番禿驚覺，見機遁走，必留後患，而老夫無法分身，勢難兼顧，想派你小子去策應另一個小子，敢不敢去？」

葛品揚才知已落實地，却未聽到半點聲息，虛空直下百多丈，又手挾一人，輕若無物，這是何等造詣。

只覺得頭有點昏，目有點眩，吸着氣，定定神，聽完了，忙道：「小子恭候差遣。」

實在，他顧慮「白髮魔母」在激怒之下，大肆的兇殺，一個弄不好，連師父「天龍老人」等人，可能都會遭受到無情毒手：

如此，此老是唯一大救星，勢非留下策應不可，當然不能讓他離開。

谷底實在太黑了，窮盡目力，也看不清楚對方面目，只看到一些糢糊的輪廓，——好大的腦袋。

只聽對方哼了一聲：「你小子自信不會誤事麼？茲事體大，你只能辦好！不能辦壞！……因爲關係着你師父和師母的生死呢！」

葛品揚悚然沉聲道：「盡我所能，全力以赴！」

對方大腦袋一幌，喝了一聲：「好，聽清了……」

葛品揚受了「耳提面命」，心情狂躍，不住點頭，在大腦袋連幌之下，他又被帶出絕谷，略辨方向，飛奔向南。

在山道裏，有暫時的死寂。

好比是狂風暴雨，其來也驟，其去也速。

一共二十四名「鷹士」，幾乎無一苟存，先後被那兩個中年女人慘殺——有的橫屍在孤崖之上，有的被她倆隨手拋毯一樣摔落仄窄的青石板山道上。

一片犬牙交錯的孤崖之頂，人影幢幢，嚴陣對峙。

「天山胖瘦雙魔」並肩而立，死盯着「天龍老人」等，陰森地一言不發。

「天龍老人」鬚眉戟張，顯然怒極，疾視面色凝重，匆匆而來的「弄月老人」沉聲道：「白兄，品揚如何了？」

關切之色，溢於眉宇，急待白吟風的回答。

「弄月老人」已在現場周遭尋查了一遍，甚至連那已被亂石砸成肉餅，亂箭射成刺蝟的四個轎夫屍體，也翻開仔細看過了，雖知葛品揚未曾遭刦，因四面削壁，除了一邊有個無底絕谷外，看不出葛品揚由何處脫身，心情也極沉重，聞言忙緩聲道：「剛才聽『令鳳』告知：他大約已脫身了！」

語氣含糊而不肯定，「天龍老人」反而平靜下來，嘆聲道：「這孩子，唉！不論如何，生有人，死有骨！」

雙目神光激射，直逼「胖瘦雙魔」，厲聲喝道：「放箭滾石，可是你二人的主意？」

「胖魔」冷冷哼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瘦魔」接口道：「那姓葛的小子該死，誰叫他和老妖婆在一起！」

「天龍老人」剛長長吐了一口長氣！猛聽絕谷之底，傳來「九子魔母」一聲凄厲尖嘯：「天山兩個孽障聽着，我老婆子要用本門『三絕刑』讓你們嘗個够，才消我心頭之恨……」話聲越來越近，也越刺耳。

顯然「魔母」已由谷底趕來。

「胖瘦雙魔」都神色一變，「胖魔」的滿面橫肉僵硬地扭動了一下，「瘦魔」的臉拉得更長了。都是說不出的難看。

「天龍老人」和「弄月老人」等也感心神震動。

「魔母」的凄厲話聲，固然使人驚心動魄，而，主要是「三絕刑」三個字使人肉慄。

「三絕刑」是「鳩盤門」中慘絕人間，殘酷無比的殺人方式。

也是魔教中對付仇敵，處置異己的最毒肉刑。

法由「鳩盤公」一脈傳下。昔年「九子魔母」入寇中原，九個孽子，殺人比賽，「三絕刑」之下，鬼哭神號，聞者胆裂，卒至「潼關」一會，中原武林全力以赴，敵愾同仇，連不少遺世獨立的異人，也都出面出手，就是因爲「魔母」十母子，欠債太多，「三絕刑」神人共憤，仇如山積。

「弄月老人」忽見「胖瘦雙魔」飛快地交換了一瞥眼光！

接着，人如閃電，不約而同地彈身而起。

「弄月老人」原以爲雙魔心虛胆怯之下，急於逃走，念頭猶未轉完，却見雙魔一聲不响，撲向絕谷邊沿。

原來，雙魔竟因聽到「魔母」由絕谷發話，觸動殺機，想背城借一，打魔母一個措手不及！

也只有絕世兇人，才敢採取這種困獸反噬的行動。

「天龍老人」正爲葛品揚存亡關心，也因聽到「魔母」由谷底發話而感到奇怪——「魔母」怎會無故入谷？

雙魔身形一動，他大喝一聲：「好意思……」

脆叱繼起：「姥姥，防備暗算！」

人影冒起，連翩撲至。

正是「雅凡」等四女。

「瘦魔」獰笑一聲，說道：「丫頭找死！」

雙掌一合，鐵腕雙翻。「雅凡」等四女彈身空際，勢子甚急，一齊吐氣，揚掌硬接。

猛覺劈面寒風，直透骨髓，機伶伶震顫之下，眞氣欲散，再也控制不住，直向谷底栽落。

「瘦魔」惻惻陰笑：「老大，一不做，二不休，只管下手！」

「胖魔」一聲不响，早已雙手連揚，好像洒下大片暴雨。

「天龍老人」隨後起步，遲了一瞬。眼看「雅凡」等四女將遭刦數，急得大喝一聲：「何卑鄙乃爾！」

毫不考慮地施展「天龍」身法，凌空電射，半空疾出「拿雲手」，右手抓住「

雅心」後領，左手提起「雅眞」右臂，凌空蹬脚，借力換氣，把二女往左脅下一挾，沉氣疾下，右掌伸處，又抓住了「雅夢」右肩，長嘯龍吟，向三丈外一塊突崖射去。

「天龍老人」大奮神威，空中救人，下臨無地，一身加三人重量，不愧當代一人。如龍夭嬌，乾淨俐落之至。

「瘦魔」目射兇光，雙手一探腰間帶囊，正要對「天龍老人」下手！

「弄月老人」大喝一聲：「白吟風在此！」

人已到了「瘦魔」背後，掌風呼嘯先到。

「瘦魔」被迫旋身吐掌，心中狠毒，鐵腕猛振，就下殺手！

「弄月老人」關懷老友，情急出手，且對「瘦魔」一點不敢輕敵，用了十成功力，算定「瘦魔」非先自救不可，衝勢十分迅厲。

但，却未料到「瘦魔」心藏狡詐。

他霍然旋身吐掌，却是虛招，趁「弄月老人」勁已吐出之際，移出丈外，讓過掌風正面，鐵腕振處，向「弄月老人」遞出兩蓬黑影！

「弄月老人」勁道已發，正當濁力剛去，新力未生的眨眼間，未容轉念，兩蓬黑影已突然如傘張開，幅度廣披三丈左右，等於把「弄月老人」左右閃避及退路完全封死，手法之妙，拿捏之準，可說打人所難防，又穩，又狠。

眼看「弄月老人」將被大蓬暴雨似的細芒罩沒，「瘦魔」得意的獰笑一聲：「白老兒，動手不留情，你自己找的，別怪二爺！……」

話聲中，正要再下殺手，把「弄月老人」立斃掌下！猛聽「胖魔」悶哼一聲，活像屠刀下的斷氣死猪，整個身形，平地飛起，又垂直栽落。

「瘦魔」與「胖魔」搭檔多年，一向狼狽爲奸，心意相通，動靜之間，桴鼓相應，確實是打算趁「魔母」冒險登崖的機會，以歹毒暗靑子打「魔母」一個措手不及。

如一得手，不但洩削耳之恨，更可大振兇威，也除去了心頭大患，故下手毒辣，當「胖魔」循聲向「魔母」下手打出大蓬「冰魄九寒沙」之時，也正是「瘦魔」先突襲「天龍老人」，旋踵間，又對付「弄月老人」之際，而且都以爲鴻鵠將至，兇心大喜之際——「胖魔」一哼聲入耳，「瘦魔」便知不妙，猛剎撲出急勢，旋身應變，剛嘿了一聲道：「老大，怎樣了？」

「胖魔」已栽落地上。

「瘦魔」大駭，飛身掠去，想挾起「胖魔」遁走！

猛聽「魔母」冷哼聲刺耳：「該輪到我老婆子不留情了，是你自己找的……」

話出，人現，刷刷指風先到，如蠶吃桑葉。「瘦魔」心寒胆裂，連展天山「七禽幻影」身法，騰挪閃避。

不論他如何快，無如棋高一着，縛手縛脚，「臂臑」，「手三里」一麻，被指風彈中，護身眞氣立散。

天山巨魔，畢竟不凡，猛吸一口氣，居然能自閉脈，挾起「胖魔」捷逾鬼魅地，一式「鷹旋」，騰空劃弧形，射出四五丈。

空中換氣，還未及變式，又聽冷冷兩聲輕嗤：「還想逃？滾下來！」

却是那兩個中年婦人……她倆剛才大約也隨「魔母」來到山壁下，這時猛古丁現身在一座突崖之上，正好截住了「瘦魔」的去路，四掌一揚之間，狂風旋轉如車輪，——

「瘦魔」厲嘯一聲，硬生生被逼得翻身倒射。

倏地，如枯葉遇風，頹然飄墮！

「魔母」連彈三指，分別彈中「瘦魔」，「期門」，「將台」，「氣血囊」三大重穴。

「氣血囊」，爲一身眞氣與血脈之要樞，任憑你功力再高的人，此穴被制，輕則渙散眞氣，血脈壅阻逆行，一身功力報廢。

重則立時噴血斃命。

「胖瘦雙魔」同時砰然跌落地上，成了兩條死狗。

這，不過是前後指顧間事。

「弄月老人」雖在「先天太極眞氣」自生反應之下，勉强護住門戶要穴，無奈這種「冰魄九寒沙」本係冰天雪地中千百年凝結於百丈之下的「冰母」，別說五金難比其堅，就是最硬的金剛鑽，也不值它一擊。

雙魔得地利之宜，又深識冰雪之性，以「天山」獨門秘法收集冶煉，成了稜角碎屑，以獨門手法打出，加上雙魔內力之强，可說無堅不摧。

當時「弄月老人」身形連幌，左肩仍中了二三粒「九寒沙」，頓感左肩麻木，透骨奇寒，迅速蔓延散佈。

刹那間，豈止是麻了半邊，簡直完全失去知覺，好像成了死肉！

「弄月老人」的面色一片煞白！

眨眼間，又變爲鐵靑色。

同時，左肩驟然又起了火熱，如被烈火燒過。

並且，還有如被千百支針刺的澈骨奇痛。

「弄月老人」一頭冷汗，如雨滾落。

「九子魔母」一手挾住「雅凡」，滿頭白髮，根根直立，怒極氣極地切齒言道：「眞是八十老娘，倒栽在奶臭小兒的手上！」

戟指軟癱在地的雙魔喝道：「我若不把你兩個孽障消遣個够，太對不起自己，也辜負此行了！」

向兩個中年婦人一揮手：「用刑！」

兩個中年婦人，互看一眼，似乎要說話。

顯然，她倆是關心「雅凡」等四女安危。

「魔母」厲聲道：「只管做你們的事——先搜他們身上，四個丫頭不識輕重進退，不死也該吃苦！哼！」

二個中年婦人當然知道「魔母」的意思是要搜出「九寒沙」的解藥，爲了要面子，對四女之生死當作無所謂，其實，苦在心裏……以「魔母」之自大心性，連「五鳳帮」的大門還未進，正主兒「冷心韻」猶未見影子，自己手下就先鎩了羽，確

實掛不住老臉，夠難受的。

「九子魔母」揚聲說道：「賢婿無恙否？」

她硬把藍公烈當作女婿看待。

「天龍老人」沉聲道：「還算僥倖，只是……姑娘們恐怕十分痲煩！」

等於說「雅心」等三女小命難保，或是傷勢十分嚴重！

「魔母」疾聲道：「不妨，老身有決斷，把三個丫頭交給老身就行了。」

「天龍老人」藍公烈揚聲喝道：「請接着！」

人已由山壁一塊孤岩上「八步登空」，化爲「龍飛九天」，凌空直上崖頂，把「雅心」等三女連串拋過。

「魔母」隨手接住。

略一掃視，老臉扭曲着，透出憤怒與窘迫。

兩個中年婦人已迅速地把雙魔腰脅與胸前搜過。

雙魔衣衫隨手作蜂舞，她兩由雙魔腰間解下兩個活扣蟒皮袋，把其中「九寒沙」全部傾倒在地，怔了一下，一個顫聲發話：「未見解藥！」

「魔母」哼道：「該死東西，用刑！不怕不老實招出！」

夜空之中，立時起了凄厲的悶哼與慘呼！

「天龍老人」吸了一口氣，搶到搖搖欲倒的「弄月老人」面前。

一面取出丹藥，一面沉聲問：「吟風兄，尚可支持否？」

「弄月老人」張目無神，唇動無聲，全身抖顫，已是連口噤住，全靠一口護心眞氣强撐掙命。

「天龍老人」本身也正當大耗元氣之後，一見「弄月老人」奄奄一息，老友關懷，說來白吟風也是專爲自己夫婦而捲入漩渦，萬一折身於此，伯仁之死，眞是九泉之下，負此良友！

他，吸了一口氣，提聚全身眞力，毫不考慮地，把「弄月老人」扶住趺坐於地，雙掌一按「命門」，一按「百會」功行掌心，竟想不顧自己危險，拚耗眞元，爲「弄月老人」驅除寒毒……。

慘厲的叫聲，使人頭皮發炸，不忍卒聞，出於「胖瘦雙魔」之口，入於「天龍老人」之耳中，使「天龍老人」，惻然皺眉。

一瞥之下，心神大震，幾乎提不住眞氣！

「天龍老人」知道，這就是「鳩盤門」之中「三絕刑」之一的「逆血煉魂」手法。

身受此刑的人，全身血液逆行，筋絡離位，臟腑牽動，好像萬蛇嚙心，千箭攢肘，又酸，又痛，又痲，非肉身所可承受，偏偏心中明白，知覺仍在，一口氣不斷，使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較之「錯骨分筋」，「五陰截脈」，更毒辣十倍。

只要血脈漲到極處，自然爆裂，全身噴射血雨，血盡氣不斷，讓人受活罪，直到全身血已出盡，成了皮包骨的殭屍蠟像才斷氣。

「魔母」正獰視着「雙魔」，連聲厲喝：「說不說？」

實在，「雙魔」想說也無力出聲成話了。

「天龍老人」仁心俠胆，慘然開口叫道：「前輩可否接納藍公烈一言，先予止刑！」

「白髮魔母」本是怒火燒心，全神貫注地對「雙魔」大肆毒手，聞言一怔，回顧間，突然疾聲的沉喝一聲，道：「賢婿快撤手！……」

同時，揮手連彈，「天龍老人」猝不及防之下，未及轉念，「左右肩井」便被閉住，「神封」，「商曲」繼之被制。

剛驚喝：「前輩意欲如何？」

「魔母」已掠身過來。

先彈指封閉了「弄月老人」的奇經八脈。

而後，目注藍公烈，閉目苦笑道：「賢婿，難道老身會加害於你？你一時失察，想憑『一元功』療傷救友，可知稍遲一瞬，亦將自身難保麼？」

藍公烈以爲「魔母」恐他爲了救人，自傷眞氣，張目厲聲道：「爲了朋友，義無反顧，藍某……」

「魔母」揮手道：「賢婿會錯意了，可知天山兩個孽障所煉的乃是毒中有毒的『九陰冰魄』，白老頭已寒透骨髓，你妄用眞氣，白老兒將成槁木之身，被你眞力一衝，他八脈凝結無法行功接應，勢必心脈震斷，豈非反速其死！」

「天龍老人」一身冷汗，蹙眉不語。

「魔母」又道：「如非老身出手得快，你一行導氣，在你『呼吸運轉』間，白老頭體內寒毒，乘隙傳入，你也就難以苟免！」

「天龍老人」閉目道：「如此說，白兄無救了，……」聲音一顫，英雄淚下。

「天龍老人」一世之雄，居然墮淚，其慟可知。

「魔母」激聲道：「並非無救！只是一時之間，靈藥難得……」

「天龍老人」矍然道：「公烈方寸亂矣，忘了眼前就有『醫聖毒王』在，我即刻召喚……」

「魔母」訝聲道：「司徒求不是已經反出『五鳳帮』了麼？」

「天龍老人」無暇多作解釋，猛運神功，自己震開被閉穴道，發出一聲龍吟長嘯！

嘯罷，又道：「此中原由，容再奉告，眼前之事，還請前輩止刑。」

「胖瘦雙魔」，這時已是哼不出來了，五官扭曲，變了形，血脈已快要自行爆裂。

「魔母」一揮手！

兩個中年婦人戟指連點，「雙魔」血脈逐漸鬆弛下去。

「魔母」厲笑一聲：「讓這兩個孽障換口氣吧，老身非讓他們嚐遍『三絕刑』味道不可，倒看他們熬得多久？」

「天龍老人」正要開口！

「魔母」向他一嘆道：「賢婿是見老身用刑麼？這兩個孽障，罪深孽重，心狠手辣，對這種人，不能存婦人之仁，惡人自有惡人磨！老身就以惡人自居吧！」

又向兩個中年婦人一揮手，厲聲道：

「再上刑！」

右面婦人道：「用『陰火熬油』？還是『頑鐵百煉』？」

所謂「陰火熬油」者，是點七絕陰穴，身受者，全身冒出汗如油，時冷，時熱，時痲，時辣，同樣地生死兩難，不可忍受。

「頑鐵百煉」者，先剝皮，再抽筋，復挫骨，然後卸下四肢，挖出臟腑，逐一施行，身受者仍有知覺，只是氣不斷，比凌遲碎割還要毒辣！

「天龍老人」一橫心，正要對「雙魔」下手成全，免得他們多受苦，猛聽司徒求一聲乾咳：「原來是唐老前輩，司徒求有禮了。」

正是「醫聖毒王」匆匆趕到，向「魔母」一揖爲禮。

「魔母」大約一則爲了「雅凡」等四女，二則爲了示好藍公烈，對趕到的「醫聖毒王」居然和顏緩聲道：「免了，老身與令師曾有一面之緣，請先看看。」

又向兩個中年婦人喝道：「對胖猪可用『陰火熬油』，對瘦狗……先剝了狗皮再說！」

她倆似知「魔母」用意，惡狠狠地各伸一手，一人一個，夾脖子把「雙魔」抓了起來。

「雙魔」剛回過一口氣來，都是面無人色，狼狽不堪。

「胖魔」喘息着道：「老二，認命了吧！」

「瘦魔」橫眉不答。

那個抓住他的中年婦人右手伸處，已抓去「瘦魔」頭頂上大把亂髮，好像連根拔草。

原來，活剝人皮，是在頭頂上先開一縫，注入水銀……此物無孔不入，一瀉不止，再以手法，向左右拉開，人皮自然褪下。

或者，把人埋入土坑，只露出一個頭，頭皮注入水銀，一定奇癢無比，人在土中拚命掙扎，水銀下壓，人皮自然一寸一寸的由頭頂退落。

全身就成了一個血人。

「瘦魔」目射兇光，但已顯得色厲內荏，只是不願輸口。

「胖魔」拚命掙出一聲，道：「大爺認了——」

「天龍老人」沉聲道：「我們這一輩的人，應當沒有一個拖泥帶水的！」

「胖魔」喘聲道：「咱們沒有了解藥，……如要，必須去問『呼啦』法王！」

「魔母」等皆是一怔！

「天山雙魔」和「呼啦」法王之間，怎會有這種「關係」？

「天龍老人」大喝道：「二位說明白一點！」

「胖魔」兇睛一眨，道：「不妨一問……咱們師妹！」

越是奇怪了，又怎會與冷心韻牽絲扳藤？

「天龍老人」心中一動，正在猜測「胖魔」言中和言外之意。

「魔母」厲笑一聲：「不怕兩個孽障使詐弄鬼，反正老身是要找冷氏算賬，走吧！」

「雙魔」剛一換眼光……那是一瞥不可捉摸的眼光。

「魔母」又冷笑一聲：「你兩個，同去對質吧！」

一揮手——

「雙魔」同聲慘嘷！

在「魔母」虛空一抓之下，「雙魔」琵琶骨洞穿，成了兩個血洞，一個中年婦人已由革囊中取出一束牛筋，穿了「雙魔」琵琶骨，如押囚犯，推了就走。

「醫聖毒王」司徒求已經迅速地爲「弄月老人」與「雅凡」等四女審察一遍，雙眉打結，道：「好厲害！囊中備藥不全，此時實在無法！」

「天龍老人」一言不發，背起了昏迷的「弄月老人」。

一行人剛馳入里許，「魔母」突然喝道：「誰？」

破風聲疾。人影連翻現身。一聲怪笑：「是要飯的老化子！」

却是「烈火神乞」一馬當先，摔下猪瘟牛一樣的番僧，轟然有聲。

接着，是「懶丐」，「殘丐」，「風雲丐」。

丐帮「四大長老」全在，如在江湖上發現，足可震撼人心。

但在「九子魔母」眼裏，却是「微不足道」。

「懶丐」叉手在胸，懶聲懶氣地說道：「老么，好不當人子，把人家的手下鷹犬，弄得如此要死要不活，你應當像捧着金飯碗一樣地，捧還人家，才是知賓接客之禮呀。」

「魔母」掃了地上番僧一眼，面冷如冰，厲聲道：「要飯的還要擋路，討厭！姓欒的花子頭何在？」

「烈火神乞」怪笑一聲：「帮主和『龍門』老兒都在忙着陪客，咱們四個也算是『五鳳帮』的客人，主人忙不過來，只好叫化子坐金鑾殿，代表主人迎接啦。」

又骨碌碌眼亂看，道：「老婆子，你手下四個小丫頭如何了？可是天黑走夜路，栽了跟斗？交給我們代勞如何？」

這，眞是綿裏針，罵得夠絕，夠挖苦了。

「天龍老人」雖知「龍門棋士」有所部署，靈不靈還有問題。

一聽「烈火神乞」仍是滿不在乎地嘴上損人，「魔母」正當氣頭上，非殺人洩恨不可，一動手，就難收拾。

何況，「弄月老人」生死關頭，不能多所躭擱，忙沉聲喝道：「諸位不得失禮，速卽通知冷氏出迎。」

「魔母」目射兇光，重重地哼了一聲：「不知死活！陪什麼『客』？大不了一個陪葬的！」

一指地下番僧，喝道：「可是『呼啦』番禿插手管老身閒事了？」

「四大長老」一怔，怎麼攪的？難道番僧不是「魔母」一夥的同惡共濟？

「殘丐」一眨眼，厲聲道：「老婆子，你也是出過頭，露過臉的老一輩，利用這些西域番狗來打頭陣，大肆屠戮，爲何却不認賬？賣什麼生薑裝什麼蒜？」

「魔母」厲叱一聲：「胡說！老身之事，豈容別人伸手？如是『呼啦』老狗明

知故犯老身禁忌，老身自有道理，你們四個化子，等下再看該死不該死吧？」

向兩個中年婦人喝道：「上！」她倆昂然前導。

「天龍老人」已知「魔母」毛了臉，如「四大長老」不見機，再觸其怒，不堪設想，忙大步上前，道：「公烈先行一步了，恭候高軒。」

向「四大長老」看了一眼，當先疾步馳行。

「懶丐」忙道：「有請！有請！」一行直奔「鳳儀峯」頂。

左彎右轉，突然「烈火神乞」哈哈大笑道：「看！那位老前輩眞是有趣，還要挑燈夜戰哩。」

「魔母」抬頭一看！

峯移路轉，在三十丈外的一座突崖之上，燈籠高懸，映着兩個人的側影，正在凝神對奕。

在下首一個，正是「龍門棋士」古今同。

在上首一個，正一手支肘，執着一隻死狗腿，右腿撑在座椅上，正在不時抓脚板。

最刺目的還是腰間斜挿着一支斑竹旱烟管。

烟荷包下垂，在打轉悠兒。

除了紫瘢臉，滿頭如刺蝟的亂髮，一身土布粗衣，光赤着脚板外，因只見側面，大不了是個土老頭，莊稼漢。

「九子魔母」倏地止步，滿頭白髮倒立，厲聲大叫：「老鬼還沒有死？——」

癟唇抖動，目射兇光，可見已怒不可遏。

却見「龍門棋士」指着枰上亂嚷：「馬步飛！威脅上左大空，先行掠地，取得實利，好棋呀好棋，妙着呀妙着！」

土老頭連啃幾口狗肉，兩腮亂動，隨手甩掉啃光的殘骨腿，目注棋局，手摸旱烟管，裝着烟，侍立近處的兩個侍女已飛快地上來一個，給土老頭燃上火。

只聽土老頭怪聲怪氣地：「補斷手，成爲愚形，長，雙，尖，粘，虎，左下角是落了後手，咳咳，值得推敲，值得推敲，酒來。」

另一個侍女忙着提壺酌酒。

一對「老棋迷」，滿口「棋中術語」，根本連眼都未轉一下，完全無視於一代女魔頭的來到，够氣人，也够絕！

「魔母」兇睛連閃，似在考慮——反而一聲不响了，似乎有點內怯了？

土老頭連連灌酒，雙腿亂幌。

大約棋與方酣，騷興又發？

只聽他陰陽怪氣地吟哦起來：

聞道江湖似奕棋，百年血刦不勝悲。
虎躍龍騰皆後輩，牛鬼蛇神異昔時。
遙懷潼關金鼓振，又傳王屋羽書馳。
老懷寂寞秋風冷，黑白誰強有所思。

吟罷拈起一子，重如千斤地按下。

「龍門棋士」現得一驚，不住地以指向下虛點。

拈子在手，遲遲難落，那老頭却吞雲吐霧，狀甚自得。

「龍門棋士」突然「嘆」了一聲道：「老前輩，剛才吟哦的八句可是新作？」

那老頭哼了一聲：「葵花桐子，皆以打油，工部，青蓮，無非搗鬼的，隨口而來，偶有所感，乘興而作，何分新舊？」

「龍門棋士」疾落子，也搖頭吟道：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
魚龍寂寞秋江冷。——

吟到這裏，兩人同時拍掌高吟——

故國平居有所思。這，本是杜甫「秋與八首之四」。

那老頭順口借韻胡謅，居然煞有介事，切合他的感慨百年，不堪回首身份，既重提當年潼關之事，又切合眼前王屋之情，妙。

「九子魔母」咬牙切齒，半晌無言。

「烈火神乞」看在眼裏，心中好笑，大爲佩服古今相同的「空城計」，故佈疑兵，先聲奪人，已收到了「敲山震虎」之效。

一面前行，一面笑道：「那位老前輩眞是好與緻，難怪古老兒常說嗜奕者，雅人也，看來眞是雅人雅事。」

那老兒已迅速地下了一子。

「龍門棋士」大約又頭痛了，直是蹙眉。

那老頭笑道：「如果你算是國手，老夫可以稱爲『國師』也矣，『長考』費時，証明棋力因遜了一籌，國手能看三十二路，故雖落子如雨，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半點勉強不得，好比武道，功力高下，分厘之差，强弱立判……」

這，說給誰聽？只有「九子魔母」入耳刺心，窘怒交迸。

她，昔年橫行，只敗於一人之手，刻骨銘心，仇恨深重，當然不會忘記仇人形貌，面對强仇大敵，雖然她自知近二十年來功力大進，對方也不會坐着呀。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勢非一戰不可了。

只是，此時，此地，出她意外的，大敵竟在「王屋」出現，且分明已是王屋佳賓貴客，牽一髮而動全身，對頭一挿手管冷心韻的事，就够頭疼了。

當然，如自己和冷心韻動手，對頭決無袖手旁觀之理。

那末，應如何辦？

這，就是她重重考慮之處。

進，則戰。

本是必戰之兵，一下子起了大變化，變成毫無把握。

自己以爲手下二徒，已足够對付「冷面仙子」和「天山雙魔」，加上再傳弟子——雅凡四女，可以對付「五鳳」等，橫掃「五鳳帮」綽綽有餘，挾君臨之勢，長驅入關，想不到一切出於意料之外！

現在，連對方大門尚未進入，雅凡等四女先鎩羽，已是狼狽不堪。

自己本想只憑一人之力，生擒冷氏，掃穴犂庭，殺人洩忿，不料，大仇强敵會

由半路殺出，一個不好，不但仇不能報，恨不能洩，可能全軍盡墨，飲恨王屋！

退，身份攸關，面子丟盡，豈是「九子魔母」所做的事？

進亦難，退亦難，「魔母」躊躇了。

一行人脚下仍然前行，眼看卽將由那孤崖之下穿過。

「鳳儀峯」迎面盡現，剛才喇嘛與守門鷹士們濺血橫屍的石級之上，本是空空蕩蕩，突然，金鼓雷鳴，紅燈大亮，由「黃鳳」爲首，率領其他四鳳和「青鷹」等由坡上現身，欵步而下，是那麼從容，連衣分五色的「鷹士」們，也是整整齊齊，分爲五列，隨後跟着下坡。

仍是不見太上帮主冷心韻。

對方現已迎接出來，「九子魔母」兇心又熾，殺機又起……她的狂妄個性，容不得別人這樣「若無其事」。

她一面傳聲示意那兩個中年婦人戒備，一面聲注罡氣，喝道：「冷心韻何在，請了多少撑腰墊背的人，一概滾出來，我老婆子只憑雙掌，爲女復仇，不怕多少狐羣狗黨挿手！」

罡氣傳音，加上空谷廻聲，震耳轟轟，字字分明。

孤崖上，傳來「龍門棋士」驚哦的聲音，道：「什麼人？什麼事？老前輩聽到了沒有？」

老茄茄的聲音：「你快下子，豈不聞『身似蜉蝣游碧落，心如蝸角掛枯枝』？奕者入神，坐照，必須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此謂棋品，咳咳……」

在這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下，此老竟如此老氣橫秋，死人不管，眞是使人啼笑皆非。

眨眼間，雙方已經照面。

「黃鳳」肅然佇立，凝聲道：「本座以下，恭迎唐老前輩，即請小憩征塵，再聆教益。」

妙目一轉，迅掃「天山雙魔」和昏迷如死的雅凡等四女一眼，神色一緊，沉聲道：「貴手下行走不便，古人有言：『敵對之間，不及失力』，不論如何，本帮不會傷及無辜，儘可一旁歇駕。」

一揮手：「小心接待。」

兩個黃衣少女應聲而出，自黃衣首婢升爲「令鳳」後，「黃鳳」另選二婢，即是現在的「大妹」，「二妹」。

「三妹」，「四妹」繼出，意欲上前接下雅凡等四女。

「九子魔母」想不到對方會如此不亢不卑，禮周意誠，面對自己，毫無危疑震撼之色，不愧爲一帮之主。

由此推測，冷心韻當然更是莫測高深，對今夜之約，必有十分充份準備，不禁更感怙惙。

氣者，勇之本也，臨敵氣盛則勇，氣弱則懼。

「九子魔母」既有重重顧慮，盛氣已大挫，神色也和緩下來。

但，眞個由對方把雅凡等四女接去麼？這也是難堪之事，一揮手，冷聲道：「不必，老婆子此來索仇，不是作客，叫冷心韻出來見我。」

「大妹」等止步不動。

「黃鳳」凝聲道：「本帮『太上』有恙在身，未克親迎，敬請移駕，『太上』自會扶病接待。」

人已側身肅客。

「九子魔母」冷哼了一聲，說道：「也好。」

剛移步，一位鷹士飛馳而來，大呼：「報告。」

「黃鳳」沉聲叱道：「好沒禮貌，何事？」

鷹士大聲道：「城外『呼啦』法王將到，指名請『太上』帮主出迎。」

「黃鳳」沉聲道：「知道了，可以回覆：『太上』有客，在『鳳儀殿』恭候法駕好了。」

鷹士應聲廻身。

「魔母」突然哼了一聲，喝道：「站住！」

鷹士訝然回顧，屹立不動。

「魔母」寒聲道：「告訴『呼啦』番禿，老身在此，叫他明天再來，老身不喜歡別人干擾！」

那鷹士略一遲疑，激聲道：「番和尙曾說是同妳一夥的，他們是爲妳助拳而來的……」

魔母目射冷芒，喝道：「胡說！老身幾時要別人助過拳來！快去告訴老番禿，老身與他河水不犯井水，叫他自重些。」

那鷹士悚然應了一聲，剛掉頭彈身。

孤崖上又一聲大喝：「站住！」

那鷹士疾收身形，沉聲道：「古老有何吩咐？」

發話的是「龍門棋士」，他大刺刺地道：「你去告訴『呼啦』野和尚，他要拍馬屁，人家不領情，叫他識相些，夾着尾巴滾回去！老夫在此，何况還有比老夫更高明十倍的老牯在此，如他不識相，就只好請他爬回去了！」

一側頭，向目注棋枰，噴着烟霧的老頭笑道：「牯老，你說是不？」

老頭頭也不回，眉毛也不動，手托幾顆白棋，搖得格格地响哼道：「多此一問，下棋要緊，不論什麼事，這局分了勝敗再說，老夫一向是一局未完，天倒不管，咳咳，可以告訴什麼啦的和尙一句，如他有雅人資格，歡迎他來殺三盤，老夫在此候着。」

那鷹士噓了一口氣。

「龍門棋士」一面回座，一面揮手喝道：「聽到沒有？快去。」

那鷹士應聲飛馳而去。

「龍門棋士」手拈黑子，哼呀道：「牯老，爲什麼有人放着送上門的大帮手不要？等於放着『眼』不求『活』，成了死棋了……」

老頭嗯了一聲：「善奕者，置之死地而後生，棄子求勝，也可以說，『我不要帮手，你也不能要帮手，』亦敝『奇』之意也。」

「九子魔母」爲之氣結，白髮直立，戟指崖頂叫道：「牯老鬼，我本想和冷氏了結小女之仇後再找你算舊賬，你裝什麼神？做什麼鬼？以爲我怕了你？來，我們就先結算一下也好！」

老頭紋風不動。

「龍門棋士」呀了一聲：「老夫還以爲那個傢大喉嚨？原來是妳這老婆子呀，

幸會，幸會，牯老，人家要同你老殺一局啦……」

老頭哼了一聲：「奕興正濃，不談俗事……我叫『吃』了。」

「九子魔母」大怒，罵道：「龍門小子，狗仗人勢，昨天老身放了你的生，讓你溜脫，今天敢對老身裝模作樣，以爲有牯老鬼作護符，殺不了你？」

「龍門棋士」一抖索，苦着臉道：「牯老，晚輩認輸如何？」

老頭哼道：「什麼『如何』？下棋最忌半途而廢，你小子恁地沒用，眞叫老夫遺憾。」

「龍門棋士」期期艾艾道：「你老沒聽到人家要打要殺麼？心驚胆顫，那裏還能思考落子？所以，所以只好認輸了！」

老頭抛子入鉢，旱烟管一敲棋枰，咄了一聲：「如此沒用，眞該打殺！」

一側頭，向崖下斜睨了一眼，老氣橫秋地道：「又是妳這老婆子，七老八十了，爲何還是熬不住寂寞？老夫最不喜歡在下棋時有人聒噪，可惱呀可惱……」

「魔母」厲聲道：「老鬼休得賣乖，下來見個眞章吧！」

老頭慢條斯理地裝着烟絲哼呀道：「老夫偏不下去，說不下去就不下去！」

好笑，眞叫人笑得肚痛。

「魔母」喝道：「無恥老鬼！難道要老身上來。」

老頭吸了一口烟，道：「等老夫過足了癖，再攷慮妳上來或我下去！」

這是什麼話？本來，這是面臨狂風暴雨的局面，迅雷急電的形勢，不管「黃鳳」等如何冷靜，內心也是自然緊張的。

老頭這麼一來，偏是他悠閒，泡磨菇，凝結的空氣似乎隨着他的烟氣飄盪於緊張與鬆弛之間，等於他的一舉一動，控制了全傷氣氛。

就算「魔母」不立卽發難，老頭吸完一袋烟後又如何？

有人接下「魔母」的鋒銳豈非好事？

可是，「黃鳳」等却仍內心發毛，在扭緊，隨着烟氣越感沉重的壓力。

如果動上手，大大的不妙！因爲，所有這些，都是「龍門棋士」的佈局。

也卽「龍門棋士」的「錦囊妙計」。

那個吸着烟，倚老賣老，以「牯老」自居的老頭，實在卽是經過特別加工化裝易容的「龍門棋士」古今同。

那以「龍門棋士」自居的冒牌貨呢？

「黑白小聖手」趙冠是也。

師徒倆，一吹一唱，巧演雙簧，居然十分做工，幾可亂眞，連「九子魔母」也被矇過。

魚目混珠，假雖可亂眞，可是形勢的發展，似已弄巧成拙，快要砸鍋。

最後，眞要動手時，不論古今同下來？或「魔母」上去，都非露出尾巴不可。

「黃鳳」等明白！

「龍門棋士」和「小聖手」當然更明白。

只有「九子魔母」反而心情混亂，越感不明白了！

爲何？冷心韻爲何遲遲不現身？只有三種可能：

第一：身有重病。第二：怯敵不出。第三：另有詭謀。

本來，以第二點原因最爲可能，但，眼前所見，來路所經，已証明「五鳳帮」沒有一人懾於「魔母」兇威的，冷心韻怎會怕她？否定了！

第一點非見面不能証實。

第二點，也是「魔母」現在最迷惑的一點，如有詭謀，何在？

這是「魔母」感到不明白的一方面。

牯老爲何會恰在此時，此地出現？他與冷心韻是何關係？

也有三種可能：

第一：不請自來。

第二：冷心韻邀請而來。

第三：聽說她入關尋仇，專爲對付她而來。

第一點，未免太巧了。第二點，以牯老之古怪個性，不會接受別人的邀請，誰不知道這老頭兒是蠟燭脾氣，不點不亮，想去請他，架子會擺上天哩！

第三點，最有可能，也使「魔母」心中已淡恨毒，又胆怯……因爲，老怪物如是與爲她而來，一定刁鑽百出，弄出種種花樣折磨她。

因此，「龍門棋士」一胆怯，借吸烟轉腦筋的舉動，別人覺得奇兀，「魔母」反而感到緊張……準備應付死對頭的「花樣」。

全場一片死寂。只有「吧吧」吸烟的聲息。突然，桀桀厲笑，出於「魔母」之口：「我明白了，好個冒牌貨……」此言一出，全場失色！

「黃鳳」以下，好像停止了呼吸！心也停止跳動。血也凝結不流了！

「小聖手」趙冠化裝的「龍門棋士」，幾乎直跳起來。「魔母」怎會看出破綻的？

幾乎每個人都有這種疑問。

只有冒充「牯老」的「龍門棋士」，還能沉得住氣，强捺心跳，毫不置意，狀若未聞地把旱烟管敲在左掌上震落烟灰。

「九子魔母」旋風般飄身而起，向孤崖上撲來！

「黃鳳」等掩口失聲。

猛地，一聲清脆勁叱道：「冷心韻在此！」

「九子魔母」疾收身形，翻身瀉落，戟指崖頂冷笑道：「反正逃不了的！」

旋身怒視——

「冷面仙子」一身縞素，略施脂粉，由紅燈燭影中欵步而來，冉冉現身。

淡淡的裝束，更顯出她的高貴冷艷，只是冷如冰，使人肅然。

在她身後，左右二婢，正是「小靈」，「小慧」。正主兒出面，難怪「魔母」廻身相對。

「冷面仙子」沉聲道：「妳我之間，或有誤會，敵友未分，當盡主客之禮，尊妳一聲，唐老前輩，請入座侍茶，用些粗看淡酒再說如何？」

一面舉手肅客。「九子魔母」想起了愛女，情天留恨，埋骨黃沙，紅顏正好，早成白骨，多年積怨，一朝暴發，悲痛逾恆。

再想到來時吃了「天山雙魔」暗算，弄得灰頭土臉，勾起兇心，面對仇人，更

增恨毒，冷笑一聲：「冷心韻，妳也有今日，還我女兒命吧！或者自絕老身面前，可免受刑辱！」

語氣冷厲，寒透，寒透，使人股慄。

「冷面仙子」神色不動，沉聲道：「老前輩，我輩武林中人，講究的是恩怨分明，冤有頭，債有主是麼？」

「魔母」厲聲喝道：「旣知該死，何必廢話？有仇報仇，有寃報寃，妳就認命吧！」

「冷面仙子」也厲聲道：「老前輩，不要口舌逼人，自玷身份，冷心韻豈是怕事之輩？只是話要說淸，是非分明，才論恩怨！」

「魔母」目射兇光，氣得發抖，喝道：「冷心韻，妳還想死前狡辯？妳，爲了蛾眉善妒，與天山兩個孽障，陰謀傷害吾女，辱吾女名節，致吾女慘死！還想狡賴麼？」

「冷面仙子」目光一注「胖瘦雙魔」，神色一慘，凄然說道：「往事不堪回首，其中曲折難分，如論嫉妬，女人難免，冷心韻雖自視不凡，當年確有不服令媛之意……」

「魔母」喝道：「如此，還不納命，更待何時？」

「冷面仙子」疾聲道：「至於玷令媛之名，致令媛之死，冷心韻決未參與其事，亦不屑爲之……」

「魔母」哼了一聲：「好會飾詞，眞是利口，居然如此大方！妳想推脫，難道會是天山兩個孽障所爲？」目光已死盯了「胖瘦雙魔」一眼。

「冷面仙子」沉聲道：「我二位師兄，亦是代人受過，寃沉不白，不過『曾參殺人』，爲別人造謠中傷而已……」

「魔母」連聲冷笑，說道：「冷心韻，做人要敢作敢當的，兩個孽障，代『誰』受過？」

咄咄逼人，言外之意，呼之欲出……明明是指爲冷心韻受過嘛。

「冷面仙子」痛苦地叫道：「那要問『呼啦』法王了！」

此言一出，「魔母」等固然是一怔。

「黃鳳」等雖不淸楚「太上」昔年過節，只知事態嚴重，也都愕然莫明所以？

「九子魔母」厲聲道：「豈有此理？老身是何等人？怎會上妳的當？……。」

「冷面仙子」也厲聲喝道：「信不信由妳，冷心韻豈是企圖卸責，嫁罪於人的人？」

不錯！以「冷面仙子」的個性，身份，地位，昔爲「天龍夫人」，今爲「太上」帮主，如無事實，寧死也不會自辱聲名的。

「魔母」剛一沉吟——

朗勁話聲排空而來：「事實勝於雄辯，一面之詞不可靠，藍公烈正在窮究此事，好得『呼啦』法王也適逢其會，是非，眞假，不難追根索源，藍公烈願以平生微名，務求告慰令媛於九泉，了結多年來心事！」

「天龍老人」緩步而來，字字如千鈞之重，出於藍公烈之口，確有一言九鼎感覺。

「九子魔母」慘然道：「已然賢婿這麼說，老身可以稍待『呼啦』番禿來後再作了斷。」

全場空氣剛一鬆弛！

「冷面仙子」沉聲說道：「前輩遠來是客，冷心韻盡地主之誼，請入內小憩如何？」

「魔母」沉聲道：「這樁事放過一邊，老身要看看妳當作稀客的冒牌貨！」

霍地旋身面對孤崖，冷笑道：「冒充牯老鬼的是誰？旣有冒充的胆，當不怕向老身交代！」

「黃鳳」等又緊張起來。

連「冷面仙子」和「天龍老人」也爲「龍門棋士」担心不已，準備應變。

本來，照「龍門棋士」週密估計，一切由他安排，目的是想不戰而屈人以兵，使「九子魔母」知難而退，或另約期，約地一戰——最好一概歸併到中秋之約，可收到緩兵之效，再作部署，派葛品揚與趙冠上廬山……

不料，「天山雙魔」矜智自雄，爲報割耳之辱，擅作主張，堅持拒敵門外，獨斷獨行，指派「黃鷹」帶領二十四個黃衣鷹士據險埋伏，「冷面仙子」一則不便過份阻止二位師兄報仇之意，二則也想給「魔母」一點顏色，就聽由「雙魔」自去佈置！

却未想到因此激怒「魔母」，尋仇加上挾忿，火上加油，不顧一切，已打亂了步驟。

更未料到「魔母」突作驚人之語……叫破「牯老」是冒牌貨的！

她是憑什麼看出破綻？

她旣不肯罷休，一定要見眞章，一動上手，不但「龍門棋士」下不了台，在「魔母」受愚暴怒之下難逃刦數，同樣的，「冷面仙子」也下不了台，整個「五鳳帮」也下不了台！

當然，自視甚高，光明正大的「天龍老人」更是下不了台！

因此，幾乎每個人都有緊迫窒息的感覺。

事已至此，除了等待暴風雨臨頭外，誰有辦法解開這種尷尬局面？

孤崖之上——

「小聖手」趙冠幾乎再也沉不住氣。

「龍門棋士」古今同却仍是滿不在乎的正在裝第三袋烟哩。

他們師徒倆，沒有趁空溜走，使「黃鳳」等旣佩服，又着急。

佩服的是他們師徒剛才本可趁「魔母」與「太上」對話時及時抽身隱去，而竟不走，如此鎭靜，常人難及，這似乎可以反証他們貨眞價實，並不心虛。

着急的是「魔母」已箭在弦上，勢在必發，眨眼間卽將形勢突變，他師徒一定露出馬脚！

只聽「龍門棋士」——實是「小聖手」衝着「魔母」齜牙一笑，哈哈笑道：「你這老婆子，眞是氣瘋了心了，說什麼瘋話？牯老，牯老，該露一手，讓她醒醒了吧？」

「牯老」——「龍門棋士」呵呵怪笑：「老夫生平慣於耍猴子，全靠虛虛實實，老乞婆瘋言瘋語，大可發笑，你小子只管坐着，看老夫要寶好了！」說着，長長

地噴了一口烟，好不舒服寫意。

「九子魔母」厲笑道：「呸！你瞞得過我？眞要我動手剝下你的假面皮麼？」

「龍門棋士」仰面啞笑：「奇怪！老乞婆憑什麼瘋言瘋語，大約是想女兒想得痰湧心竅，眞的發了瘋吧！」

「魔母」一聲刺耳厲嘯……使人心胆皆寒。

嘯聲中，人已騰空而起。

「龍門棋士」紋風不動，連道：「來得好！老夫恭候！」

「天龍老人」關心老友，忙跟着縱起，準備接應。

「魔母」已經疾如飄風，輕如片羽，直撲孤崖。

「龍門棋士」笑道：「老夫指定三丈之內，列爲禁地，擅闖一步者死！」

這，何異在說夢話？

論理，他挾居高臨下，以逸待勞之有利形勢，應當趁「魔母」未近身前即加突襲，制敵機先。

他却是動也不動！

任由「魔母」星跳丸抛，搶上崖頂，眼看要糟！

「魔母」反而疾收身形，一指「龍門棋士」哼了一聲：「好大胆子！可惜難逃老身法眼……你可知道，任你裝得再好，却不知道自露馬脚……牯老鬼二十年前已缺了二顆門牙，大開狗竇，你大約忘了這一點吧？」

又一戟指，厲聲道：「難道還要我動手？」

「龍門棋士」恍然大悟！

「天龍老人」等也如夢初覺。

「龍門棋士」心中暗笑：「確實智者千慮，終有一失，我忘了百密中有此一疏！若非我防及萬一，今番眞會誤盡大事，皆由我一人了……」

一瞪眼，大喝道：「三丈了！妳小心了，勿怪老夫言之不預！」

「魔母」已是恨到極處，怒到極處，竟想親手把對方抓住，盡情處置，口中冷笑一聲：「老身要看看『三絕刑』下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夜空中剛响起「天龍老人」沉雷大喝：「且慢！」

「九子魔母」已身形如電，向「龍門棋士」撲去。

奇事發生！

「龍門棋士」狂笑繼起：「就讓妳發發兇威吧！」

「魔母」飛撲的身形突然隱沒不見。

「天龍老人」隨後掠到！

那兩個中年婦人也在意外驚駭下，向孤崖上撲來。

「天龍老人」擧手沉聲道：「弄的是什麼玄虛？」

「龍門棋士」笑道：「國手令名，豈可倖致？……」

那兩個中年婦人已一聲不响，向「龍門棋士」師徒二人彈身飛撲。

大約她倆以爲孤崖上設了陷阱之類，「魔母」疏忽中伏，所以毫不猶豫，直撲「龍門棋士」師徒。

崖頂像個馬蹄形，方圓不足十丈，「龍門」師徒對奕之處，偏向東面，兩個婦人疾逾飛鳥，就在咫尺之間，眼看已經到達「龍門棋士」二丈外，也是同樣一閃不見。

「小聖手」趙冠本是連心都吊起，準備豁出去了。

意外驚喜，忍不住哈哈的大笑起來。

「龍門棋士」眼一鼓，喝道：「好沒出息的小子，不能控制七情，可見棋品火候還差得太多，在『天龍』師伯，師伯母面前，也敢放肆？」

「小聖手」忙正容肅立。

他化裝成「龍門棋士」，這一正經，更顯得他不倫不類，說多怪樣有多怪樣。

「冷面仙子」這時亦已上崖，嘆了一聲：「古老，你到底弄什麼鬼？」

「龍門棋士」哈哈一笑道：「計窮力竭，狗急跳牆，露了一手黔驢之技……」

「天龍老人」雙目一亮，訝聲道：「難道你把『天棋陣』參透了？」

「龍門棋士」吸了一口氣道：「大難方殷，『呼啦』番禿不可力敵，且把他應付了再說吧！」

信鴿橫空，一連四隻，廻旋下降，一起在「冷面仙子」頭上盤旋。

一條人影，疾掠而來，老遠就凝聲叫道：「必威投敵，必威投敵，番僧已到，番僧已到！」

十六個字，急如串珠，全場一震。

來的正是全身浴血的「黃衣首婢」，也卽「令鳳」。

已是花容慘白，不成人形。「大妹」，「二妹」，疾奔上前攙扶。

「冷面仙子」慄聲道：「有這種事？到底如何？」

「黃衣首婢」，緩過一口氣，說道：「必威先被葛少俠制了他的穴道，我代爲之開解，他突然翻臉，威脅同行，我出言規勸，他就下手，我……我力不能敵，他……他就走了……」

這，確是出人意外的消息。

「冷面仙子」剛才面對「九子魔母」毫無懼色，這時，却面青唇白，搖搖欲倒，「小靈」，「小慧」急忙扶住。

她，終於倔强的立定，向圍集過來的「黃鳳」等一揮手，斬釘截鐵的道：「準備應戰！」

又凄然一嘆：「不論必威這孩子如何？誰碰到他，一定要生擒見我，我要問他，是不是人？有良心沒有？」

任她再倔强，也聲音顫抖，語氣酸楚，雙目一閉，痛淚欲下！

實在，她太傷心了……

「龍門棋士」忙喝：「一切照預定部署準備，公烈兄，你負責照顧嫂夫人，我，只好來個越俎代庖，大權獨攬的了！」

江山好改，習性難移，此老仍是不脫詼諧口氣……

× × ×

快四更了……

夜深沉。

人影如潮水般散開！

鐵蹄翻騰，震破夜空，密如炒豆。

兩騎怒馬，飛馳向北。

二馬，三人。

前面騎客，霍地收韁，暴躁道：「怎麼一回事？我們沒有跑岔路吧？」

說話的正是唐繼烈。並鞍同乘的「雅文」，「雅素」二女，聞言一呆。

「雅文」疾勒韁繩，掠髮四望。

眼前羣峰棋列，馬停狹谷山道上，雖然明知是「王屋」山，却實在她倆也不知道「五鳳帮」總舵重地，「鳳儀峰」的位置。

她們也只知「王屋」山在洛陽之北，並未來過。

唐繼烈一馬當先，如果走錯了路，當然是他錯了，可是，她倆怎敢說出口來，反正都是不識路，如由她倆領先，也一樣是盲人瞎馬。

唐繼烈性烈如火，心急如焚——也難怪他，心念姥姥安危，只顧策馬向北飛奔，等到發現不對路，二女又目瞪口呆，直氣得大喝一聲：「跟着我！下馬！」二女應聲下馬。

唐繼烈猛地一拍馬屁股，下手不輕，牲口負痛，掉頭狂竄。

唐繼烈噓了一口氣，喝道：「我向這邊，妳二人向那邊，直到峰頂，四面看看，一有發現，互相呼應，懂了麼？」

人已飛身而起，馳向左邊高峰。

二女還能說什麼？互看一眼，轉身直撲右面高峰。

唐繼烈展開十二成功力，疾如流星，登高竄遠，一口氣直達峰腰。

一抹叢林擋路。

他正攷慮穿林而入，或繞林而過，猛有所覺，勁叱一聲：「誰？滾出來！」

林中一聲嬌笑：「呀！好兇！」

唐繼烈正需要找人問路，驟聞有人，眞是「空谷足音」，忙放緩口氣道：「請問——妳們是不是『五魔帮』的人麼？」

人已飄身入林。

「逢林莫入」，這是起碼的江湖上禁忌。

唐繼烈却根本不管這些，藝高人胆大嘛。

何況，他是在心急如焚之時。

可是，他應當想想，深夜，深山中竟有女人，而且一點不害怕，當然不是好相識。

唐繼烈進入林中，觸鼻濕氣，十分陰冷。黝黑中，只聽吃吃嬌笑：「好俊的身法！你知道我在那裏？」

唐繼烈心中火發，喝道：「我還有時間同女人捉迷藏麼？如不快出面答話，可要得罪了！」

一面蓄勢準備循聲出手。

嬌笑不絕於耳，使人蕩氣廻腸，却已換了方向，連叫：「呀喲，世上那有這樣向人——『請問』的？好笑！大約是化外野人吧？」

唐繼烈鼻中嗅到淡淡香氣，雖自覺魯莽，仍是沒好氣地喝道：「好大胆的女人，敢罵人，我只好無禮了！」

話出，人已展開「捕風捉影」身法循聲撲去。

唐繼烈未經世故，對事只憑直覺，所以想到就做。

也以爲「五鳳帮」者，顧名思義，盡是女人作怪也。

好！對方既是女人，又在這裏出現，抓住了，還怕問不出「五鳳帮」所在？

他一廂情願，不料，林深幽處，目光難辨，枝柯縱橫密結，身到處，枝蔓斷落如雨，百忙中，覺得一般濃香衝鼻，頭腦爲之一暈！

撲了個空，蓄勢吐出力道，把兩株碗口粗的小樹硬生生地震斷，發出一陣嘩啦聲響。

他眞的發怒了，哼了一聲：「那裏逃，誰能逃出我的手下？」

說着，雙目聚光，向暗中深處掃視搜索。

林木叢密，且多合抱大樹，如果對方藏身在樹後，實在不易發現。

她可能藏在那一株樹後呢？

他緊挫鋼牙，勁蓄掌心，只等對方再次出聲，便狠狠下手。

怪！對方竟比狐狸還狡猾，再也不聞聲息了。

唐繼烈腦中一亮，哈哈大笑：「敢在小爺面前弄鬼？差得太多了。」話出，掌出。

揮掌橫掃，狂風驟捲，呼呼……轟轟，頓時風起數丈方圓，枝枒如雨飛濺。

唐繼烈是想到，對方一定藏身附近，反正不遠，只要向周遭出手，打草一定驚蛇。

她受驚，一定出面，或者圖逃，只要一現身形或發出聲息，還怕不手到擒來？

他想得不錯！

只是，百密一疏，只顧到四面，忘了頭頂。

如對方藏身樹上，怎辦？

轉眼間，他已把四面打得枝葉滿地一片狼藉，連巨大樹幹也斑駁不堪，方圓十丈之內，盡是驚風旋轉。

怪！仍是不見有人現身。

唐繼烈要氣昏了頭，專揀可以掩藏身的大樹背後撲擊。

老是撲空。倒是陣陣香氣，瀰漫空中，聞得蠻舒飄飄。

女不離香！既有香氣，對方顯然沒有離遠。

如果逃過，決難隱瞞他的耳目。

那麼，就只有兩種可能了——

第一：當然藏身在高大樹上，安如泰山。

第二：有中空的樹穴，她藏身樹穴之中。

可是，當局者迷。

唐繼烈一下子未想到這些，吃了性急的虧。

他只急於找到姥姥，或找到「五鳳帮」，能找到番僧也好，心急如焚，更有不服氣的忿怒，一心找人，又自恃高，一時疏忽，折騰了這麼久，鼻中吸進邪香，已開始發生作用。

他，感到全身亢奮，呼吸急促，一身燥汗，遍體發熱。

背上好像蟻咬蟲行，十分煩躁。

還有，口內發乾，亢奮中有懶洋洋的疲倦。

他是練家子，立時警覺！

因爲這些都是平時沒有的現象。

異樣的感覺迅卽泛濫。

小腹發熱，丹田有異樣的感覺，心中也驟然煩亂，又似着慌。（未完）

俠義恩仇連載故事

罷劍

林　非·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筆神君金陽鐘中伏遇難，高翔負着金陽鐘屍體爲天火教主徐綸率衆追擊，高翔避進八卦陣中，巧遇宇宙雙奇之一的百音居士，百音居士指點高翔一番，接運金陽屍體他去，高翔出陣，擊敗太行五煞，在南津關遇李昆，李昆在酒樓設陷誘阿難陀上當賭飲無形之毒，結果兩敗俱傷，高翔負李昆至一尼庵療傷後，急追母及金鳳儀，比追及，適母等爲鬼母率衆圍攻，陸羣仙施毒，幸丐帮趕至，乃隨同丐帮衆人至內江，途中金鳳儀詢及其父金陽鐘，高翔支吾以對，迨至客棧，高母嚴詰高翔——

青城驚急變　邪魔不相容

高翔訝道：「母親有話但請詢問，孩兒並不敢哄騙母親。」

徐蘭君含淚道：「你老實告訴我，金伯父究竟怎麼樣了？」

高翔駭然一震，忙道：「他……他老人家是跟百音老前輩到青海去了呀？」

徐蘭君凄然苦笑道：「孩子，昨夜你所說的，決非實話，當時有你鳳儀世妹在場，娘不便深問，現在這兒只有咱們母子兩人，你還不肯對娘實說麼？」

高翔輕呼道：「娘——」

徐蘭君道：「傻孩子，你不是個慣說謊話的人，昨夜所言，破綻百出，試想百音居士自從昔年爲徐綸的事，跟玄眞觀斷了往來，三十餘年，未再在江湖現身，他老人家是否健在？已是疑問，縱或如你所說隱居白帝城下，你金伯父藝出玄眞觀，不解音律，百音前輩怎會邀約他同赴青海？再說，你金伯父此次隨我們入川，另有一樁大事欲面求你爹爹，他如果眞的有事必須離去，豈有不將那件事情交待你的道理？」

高翔訥訥地說道：「是……是什麼大事……？」

徐蘭君輕嘆道：「就是你和鳳儀的終身。」

高翔一怔，俊臉緋紅，垂頭道：「這……金伯父的確沒有提起……」

徐蘭君道：「臨離開封，你金伯父便與娘談及，趁此次入川之便，欲爲你和鳳儀了此心愿，這件事，是他跟娘私下商議的，假如他中途離去，豈有隻字不提，翔兒，你要說實話，金伯父他出了事嗎？」

高翔默然半晌，淚如雨下，屈膝跪倒，泣道：「孩兒不敢再瞞母親，金伯父他已經去世了……」

徐蘭君「啊」了一聲，臉色頓時變得一片蒼白，木立了許久，才訥訥問：「怎麼出的事？你詳細告訴娘聽聽。」

於是，高翔便含淚將峽中爭先，金陽鐘輕進遇伏，被妖婦和夜叉婆阻於谷道，力戰負傷，筆斷人亡……的經過，詳細述說了一遍。

徐蘭君默默地聽着，臉上神情木然如一池死水，只有兩行清淚，順腮滾滾而下，滑過面頰，淌過唇邊，滴落在衣襟上。

她帶澀的目光，呆呆平視前方，彷彿要破壁而出，遠及川東，透入三峽，仔細尋覓那自小依賴，情同手足的師兄……

好半晌，才幽幽嘆了一口氣，低聲道：「唉！他爭了一輩子强，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年青人，三十年光陰，富甲天下，名揚宇內，可是，如今膝下一個孤苦零仃的鳳儀，萬貫家財，又有何用？」

高翔垂首嗟吁道：「都怪孩兒太疏忽大意了——」

徐蘭君恍如未聞，喃喃又道：「自從十八年前割袍斷義，他一直憧憬着有一天能與你爹把臂釋嫌，重續舊誼，去年風傳你爹故世，他回到莊中，嗟嘆了足有一月之久，終日以淚洗面，追悔無及，這一次能够携眷西下，他內心不知道有多麼興奮，那知仍然落得含恨終生，竟永遠沒有跟你爹化釋舊嫌的機會了。」

她一件一件呢喃着往事，淚水紛紛，無休無止彷彿那積壓了十餘年的辛酸，都要在片刻間一傾而盡。

她顛沛流離了半生，石室藏身十餘年，在情感上說，金陽鐘是她的知友，在意識上說，金陽鐘是她的兄長，加上同門之誼，青梅竹馬之情，遽聞惡耗，如果她放聲慟哭，那是十分合理的反應。

然而，她不但沒有失聲痛哭，更沒有過份激動的表示——那無聲的啜泣，那無盡無休的呢喃，就像是一個滿身創痕的老年人，臨終唏噓着歷歷往事。

回憶本來是甜蜜的，但「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從徐蘭君口裏吐出來的每一片斷，每一個字，盡都是血和淚的結晶，盡都是辛酸的哀鳴，直如一隻負創垂斃的小鳥，啾啾呻吟，嗚述着生命終結的悲傷，緬懷着人生苦短的留連。

高翔被她這種反常的神情深自震驚，劍眉頻皺，竟無一語可以勸慰的，怔了許久才牽住母親衣袖，怯生生道：「娘，不要太難過了，事已至此，鳳儀妹妹自當由我們照顧她，至於金伯父和爹爹之間誤會，這是當年一時憤懣，爹爹早就不再放在心上了，娘！妳老人家早些安歇，午後還要趕路，一二天內，咱們就可以見到爹爹了。」

徐蘭君嘆道：「下毒兇手，亡命逃婦，我還拿什麼臉去見你爹爹！」

高翔業已舉步，聞言霍地一驚，詫然回身瞠目相顧道：「娘！妳老人家怎會如此想呢？」

徐蘭君帶淚淡淡一笑，揮手道：「娘是說說罷了，你去吧，記住，關於你金伯父的惡耗，千萬暫時瞞着鳳儀。」

高翔點頭應了，惴惴不安地退了出來，穿過簷廊，走回自己臥室，在廊下被涼風一吹，腦中忽然一清，暗忖道：「她老人家語態反常，若非傷慟過度，怎會如此？萬一她老人家……」一念及此，混身機伶伶打個寒噤，一扭身，急急又奔回上房。

當他一腳踏進徐蘭君的房門，觸目一怔，却見徐蘭君正痴痴立在窗前，凝目注視着天際浮雲，頰上淚痕宛在，並無異樣舉動。

徐蘭君聽得脚步聲，回眸問道：「孩子！你還有什麼事？」

高翔暗吐了一口長氣，强顏笑道：「啊！沒有什麼，孩兒只是忽然想到，如果娘覺得太累，索性就多休息一夜，明天再上路也不遲。」

徐蘭君搖搖頭，道：「不必了，要來的讓它早些來吧，咱們還是午後動身。」

高翔連聲答應，訕訕地又退了出來。

高翔回到自己房中，盤膝運功，藉以恢復一夜血戰的疲勞，但自晨至午，整整半日，始終不能使心情平靜下來，他一再反覆思索母親那些反常的言語舉動，心潮起伏，總有一絲不祥的預感。

為什麼會這樣？他想不出其中道理，只覺金陽鐘和母親從青梅竹馬童年開始同師習藝，直到中年，師兄妹之間的感情，雖然決不會如神丐符登所想像的複雜，至少他們是彼此相依相靠，那一定比只相處短短二三年的父親要深厚些，何況她跟父親結合，是被天火教主所逼，並非出自甘願。

在這種人情之常的情況下，高翔只後悔沒有把握把謊話編造得嚴密些，他諒解母親的心情，當此漸漸接近青城的時候，金陽鐘的死訊，必然給了她難以描述的打擊，難怪她會說出「下毒凶手，亡命逃婦，還有什麼臉相見」的話來。

他雖然瞭解這些，却無力寬慰慈母，空自担着滿腔心事，連個傾吐的人兒也沒有，唯一的方法，是儘快上路，早些回到青城，讓母親跟父親重新團聚，也許能用夫婦舊情，抹去她內心的傷痛。

高翔一直胡思亂想了半日，跳下床來，立即知會店夥僱車，準備午飯，鐵算子馬元祥裹傷後協助招呼，不多久，車輛僱妥，飯菜也擺在大廳上了，高翔才親自進入上房，請徐蘭君和金鳳儀，阿媛等出來用膳。

徐蘭君雙目紅腫，顯然根本就沒有休息過，但她仍然勉强梳洗，來到大廳。高翔再往後院靜房通知金鳳儀和阿媛，誰知房中却只見阿媛一人，正捧着一張素箋發呆。

阿媛一見高翔，一面舉手急招，一面失聲叫道：「翔哥哥，你來得正好，快看看這紙上是怎麼回事？鳳姊姊怎麼忽然獨自走了呢？」

高翔心頭猛震，一把奪過素箋，低頭一看，頓足道：「糟了！快到前廳告訴母親去。」

兩人飛步而出，倉惶奔到大廳，高翔將素箋遞給徐蘭君，顫聲道：「娘！不好了，鳳妹妹竟獨自走啦！」

徐蘭君駭然，連忙展箋凝視，只見箋上僅只潦草的寫着幾句：「父仇不共戴天。無意得聆惡耗，寸心已亂，此去倘得手刄人妖姬天珠，當趨青城，助破徐綸，否則，盡心盡孝，願隨父母於九泉，切盼振奮，勿以苦命女子爲念也。」

徐蘭君看罷，臉色頓變，仰面悲呼道：「這必是晨間咱們的談話，被她聽了去了？」

高翔惶然道：「鳳妹秉性外柔內剛，所以李老前輩一再囑咐暫時勿將金伯父惡耗告訴她，早知如此，倒是直接告訴她，反可以當面勸解她暫忍悲戚，現在她孤身一人往天魔教尋仇，萬一出了什麼差錯，孩兒將終生愧恨無已了。」

徐蘭君凝神沉思片刻，毅然道：「無論如何，咱們要將她攔回來才行，人妖姬天珠昨夜還在沱江附近，她一定去得還不遠，翔兒，你去追追看。」

高翔點點頭，轉身欲行，忽然又停住脚步，道：「但是，娘！妳們呢？」

徐蘭君道：「咱們帶着毒花，人多行動反而不便，你只管回頭去追她，咱們就在這兒等你的消息。」

高翔遲疑道：「眼下川中高人雲集，母親又露了面，孩兒離去，萬一又生出事故，那却如何是好呢？」

鐵算子馬元祥奮然道：「追阻金姑娘固然急迫，護送毒花和令堂，也不能疏忽，這樣吧，高老弟仍然隨護令堂和毒花繼續往青城去，馬某人願立即折返追趕金姑娘，只要能追到她，好歹勸她先赴青城見面，再議復仇之事也就是了。」

高翔感激地道：「馬大哥身上傷勢初癒，能够承受得了快馬勞頓嗎？」

馬元祥豪爽地笑道：「區區小傷，礙什麼事？只是青城高老前輩住址，金姑娘和我都沒有去過，如果能追得上她，應該如何相見呢？」

高翔道：「青城山莊已毀於火，馬大哥到了灌縣城中，可往『醉仙居』酒樓，訊問高昇或者一位趙大娘，他們會領你見面的。」

於是，又把灌縣醉仙居酒樓的位置，詳細說了一遍，馬元祥牢記在心，當時辭別徐蘭君，匆匆離店而去。

馬元祥去後，高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急道：「娘！妳和阿媛且先用膳，孩兒先尋一位丐幫弟子，飛傳消息告訴神丐符伯伯，丐幫人多，也許他們會知道鳳妹的去向。」

徐蘭君點頭道：「你快去吧。」

阿媛忽然岔口道：「翔哥哥，我陪你一起去！」

高翔道：「妳好好幫娘護守毒花，這也是緊要的事，我去去立刻就回來。」

說完急急邁步奔出客店。

他一腳跨出店門，忽見一騎快馬，恍如一陣旋風般衝到，馬上人連韁繩都來不及收纜，遠在丈許外便飛身落馬，竟是昨夜護送大家過江的那位丐幫三結弟子。

方自一怔，那三結弟子已搶着叫道：「高少俠，請留步，有急事相告。」

高翔詫問道：「有什麼事？」

那三結弟子氣急敗壞道：「剛才接得本幫弟子緊急傳訊，青城有變，高少俠務必快些上路……」

高翔駭然道：「什麼變故？你說得詳細些？」

三結弟子喘了一口氣，道：「詳細情形，傳訊中沒有說明，但是這用本幫『千里接力』之法飛馬傳訊，一定是極重大的事，在下才得訊息，便趕來這兒了。」

高翔又問道：「是符伯伯傳來的急訊嗎？」

那三結弟子搖搖頭道：「不！符長老也是在途中接得傳訊，現在已飛馬趕去了，發現的地方，是本幫灌縣第十七支舵轄下。」

高翔見問不出詳情，心裏也感焦急，忙道：「好！我們現在立刻就動身了，麻煩你代爲傳告貴幫弟子，昨夜跟我們同行的一位金姑娘，今天忽然獨自出走，據知是欲尋天魔教教主人妖姬天珠報仇，咱們這兒已有一位馬大哥追下去了，煩請貴幫弟子，多賜協助，隨時把他們行踪消息通知青城支舵。」

那三結弟子連連點頭道：「少俠放心，在下理會得。」那丐幫弟子把話說完，也沒有進店，匆匆策馬又去了。

高翔轉身奔回大廳，把急訊大畧告訴了徐蘭君和阿媛，三人連飲食全無心享用，立即携了毒花登車，匆匆上路。

一路北行，高翔只恨馬車太慢，當天傍晚趕到球溪河，竟未休息，畧進飲食，換了馬匹，連夜北進。

沿途換馬換車，兼程急趕，第二天深夜過成都府，繞城而過，並未稍歇，第三天午後未牌剛過，便抵達了灌縣縣城。

越近青城，徐蘭君的面色也越沉重，二三天以來，一直很少開過口，無論車輛奔行得多急，她總是倚窗凝目望着遠方，痴痴地不言不動，宛如一尊木雕泥塑的神像。

阿媛看在眼裏，心中納悶，却又不便說破，聽說到了灌縣，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般地忖道：「啊！總算趕到了！」

高翔驅車直駛「醉仙居」，及待抵達店門前，仰頭一看，却見店門緊閉，竟已歇業了。

他心裏頓時泛起一抹不祥之感，猛力拍門，好半晌，門縫才輕輕的裂開一線，一隻眼睛，湊在門後，沉聲問道：「找誰呀？」

高翔壓低嗓門，答道：「我姓高，是來找高昇的，快些開門！」

那人怔了怔，却說道：「你大概找錯了地方吧？咱們這兒是酒店，不是客店，現在已經歇業休息了，誰知道什麼高昇矮昇的？」

高翔聽了，也是一怔，忙道：「你們這兒不是醉仙居嗎？」

那人道：「誰說不是。」

高翔道：「那就不會錯了，你快開門，告訴高昇，就說主母回來了。」

那人不耐地道：「告訴你咱們這兒沒有什麼高昇，你這人是怎麼攪的，這般囉嗦！」

說着「蓬」地一聲，竟將門縫掩閉。

高翔被關在店外，怔怔地不知是何原故，退後揚頭上望，「醉仙居」三個金字的橫匾，仍然還掛在樓簷，地點方向，一點也沒有弄錯，但是——

他猛然心中一動，飛忖道：咦！這傢伙口音不是本地人，丐幫傳訊，青城有變，難道這地方也出了變故？

想到這裏，回頭向阿媛招招手，阿媛閃身落車，急步來到店門，高翔對她附耳低語了幾句。

阿媛點頭，輕移蓮步，上前拍門：「蓬！蓬！蓬！」

門後那人顯然並未離開，厲聲叱道：「告訴你這兒沒有什麼高昇，儘叫門幹什麼？」

阿媛嬌聲道：「對不起，請你開門，我是隔壁趙大娘叫送東西來的。」

那人聽出是女子口音，只得又拔了門栓，拉開店門。

店門才開，阿媛悶聲不吭，揚手一指，直向那人當胸點去。

那人顯然是個會家子，倉促之變，竟然絲毫不慌，一側身，竟以毫釐之差避開了阿媛一指，口裏咒罵了一聲，便待推閉店門。

阿媛蓮足一探，早已欺身而上，揚掌穿胸劈了過去，同時一屈粉臂，登時將店門撞開，香肩輕幌，疾閃而入。

店中那人被她當胸一掌迫退，見阿媛竟然直闖了進來，勃然怒道：「那裏來的野丫頭，青天白日，要搶刼嗎？」探臂一揚，手中已多了一柄薄刄柳葉刀。

這時候，高翔也已趁機搶了進來，反手關了店門，低喝道：「媛妹閃開，留意

街上車輛，這傢伙交給我了。」

那人揮刀而上，喝道：「好小子，你吃了熊心豹胆！」

高翔連眼皮也沒有抬，錯步之間，已閃開刀鋒，竪掌一立，左臂輕揮，「砰」然一聲，掌沿已切中那人握刀的手腕。

那人失聲一哦，手中柳葉刀脫手墮落，被高翔輕舒右手中食二指，凌空挾住，左肘一撞，撞在那人腰背「鳳尾穴」上。

剛將那人制住，裏面內厨中一聲斷喝，又擁出兩名彪形大漢，各執長劍，沉聲道：「好大胆的小輩，還不放手！」

高翔一揚目，冷冷道：「二位是天火教？還是天魔教弟子？」

兩人喝道：「你胡說些什麼？咱們開的是酒樓，你這小子敢白晝硬搶商家，難道不怕王法了嗎？」

高翔冷笑道：「二位倒裝得挺像，執刀掄劍，這是做什麼生意，再說，二位大約做生意不久，還不知道這間醉仙居的主人是誰吧！」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臉上立即露出無限驚容，其中一個低聲道：「老李，漏水了，摘了這小子，千萬放不得。」

兩人雙劍併舉，齊齊飛出一劍，一取高翔，一攻阿媛。

高翔一聲冷嗤，左手屈指彈出一縷勁風，直迎劍風，右手一圈，逕向那撲奔阿媛的一個飛劈一掌，兩手雙式，同時施展，一强一銳，兩股勁力，也應手而生。

那兩名劍手招式才出，已被高翔搶制先機，當前的一個劍身一震，虎口刺痛，不得不撤手棄劍向後躍退，另一個剛奔出兩步，竟被高翔掌力震得踉蹌斜衝，「蓬」然撞在牆上，當時昏了過去。

賸下一個心胆俱裂，連劍也不敢拾，飛步奔入厨中去了。

高翔駢指點了那撞昏一個的穴道，低聲對阿媛道：「妳快接娘進來，打發車輛回去，仔細護守毒花，在這兒等我。」

阿媛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高翔道：「此地已被敵人强據，顯見變故之說不假，剛才那傢伙，决不能被他逃脫，我去追截他回來。」說罷，疾步奔入厨中，果然，厨房後門已開，那名劍手已不知去向。

高翔追出後門，見是一條僻靜巷子，想係從前酒樓搬運菜蔬的通路，巷口一端通達正街，長約三五丈，另一端却有十丈以上距離，心念微動，便選了較近的一端，飛步追出。

轉入大街，才走了十餘步，目光過處，果見那人正慌慌張張穿過街心，折入一條狹巷。

高翔目光銳利，緊跟着也折入巷子，這時天色猶未暗，街上頗有行人，他脚下不能太快，待跟踪追進巷口，那人又從另一端匆匆逃去。

他暗中恨得牙癢，却無法施展身法疾追，全仗雙目精銳，遠遠釘住那人，若即若離，遙遙向西北方而行。

半盞熱茶光景，那大漢奔到一棟巨大的宅門前，喘息片刻，舉手拍着門環，先叩三聲，稍停又叩一聲，再稍停又再叩兩聲。

宅門「呀」地打開一縫，那人急急跟門中一名黑衣大漢交談幾句，便急急跨了進去，宅門復又緊閉。

高翔隱在街角，看得十分淸楚，暗驚道：魔崽子們的確可怕，竟在灌縣城中早準備了連絡處所，這棟巨宅，必是重地，我若冒失闖進去，雖然不怕，究竟打草驚蛇，倒不如守株待兔，看看宅中得報後，有什麼反應？

見街角轉彎處，有一家茶館，正可監視巨宅大門，便踱了進去，要了一壺茶，一盤花生，一盤蠶豆，慢慢品茗細嚼，守候動靜。

一盤花生才吃了一半，巨宅朱漆大門忽然打開，一條人影閃身出來，畧一張望，便低頭從茶館疾步而過。

那人身上披着一襲皂色外氅，頭戴闊沿笠帽，衣領高聳，帽沿低壓，只露出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

高翔半側身子，待他走過，瞥見那人外氅後擺微翹，顯然挾着兵刃。

他心中冷笑，丟下茶資，緊隨那人身後在街上一轉，那人竟是向「醉仙居」酒樓而來。

到了酒樓附近，那人小心翼翼將衣領拉了拉，帽沿壓了壓，躲在對街一家藥舖屋簷下，向醉仙居偷窺不止。

高翔耐心注視，過了半個時辰，却未見那人有何動靜。

不久，日色入暮，「醉仙居」樓上，亮起了燈光。

那人屹立而望，仍然不言不動。又過了一會，天已黑盡，街上行人漸稀，那人忽然一提眞氣，舉步疾步奔過街。

高翔連忙緊跟而上，只見那人迅速地繞過街角，毫不遲疑竄進酒樓後那條狹巷，一丟外氅，現出一身黑色勁裝疾服，腰際斜掛長劍，取一幅面巾向臉上一掛，微一頓足，身形已射登樓口瓦簷，竟連一絲衣袂飄風的聲響也沒有。

高翔一驚，暗罵：好傢伙，果然不是等閑之輩，但你怎料得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看來你是要倒霉了。

他成竹在胸，並不過份迫近，隱身在巷子陰暗處，靜靜看他如何舉動。

那人貼身屋簷上，側耳聽了片刻，探手入懷，取出一隻閃亮發光的圓筒，一端含在口中，一端伸抵窗前。

正當他緩緩吸氣，剛準備鼓氣吹出，驀地忽聞「嗆」地一聲鋼弦音響，心頭猛震，圓筒畧動，一蓬牛毛飛針，掃數射入對面牆中。

那人知道了事敗，棄了針筒，一個「乳燕巧翻雲」，身形一彈，迅疾翻上了屋頂……

這時，樓中傳來阿媛嬌叱之聲，燈火立滅，窗開處，一團黑影衝天而起。

屋頂上那勁裝偷襲者，低喝一聲，道：「着！」

振腕拔劍出鞘，冷電暴起，早迎着那黑影劈出一劍！

那人退身，抽劍，出手，無一不迅捷俐落，黑影才衝出窗口，已被劍鋒迎上，「察」地一聲脆响，登時劈成兩半。

希裏嘩啦一陣亂响，黑影紛墮，竟是一把椅子。

高翔望見，暗笑道：阿媛眞不簡單，臨敵之際，心細如髮，想不到她還有這一手。

思忖間，窗中二次掠出人影，足尖一點樓簷，連人帶刀破空疾昇丈餘，凌空一翻，飄落屋頂，才看出是手握繡鸞刀的阿媛。

那勁裝蒙面人見阿媛現身追出，無心戀戰，手中長劍一式「飛絮揚花」，藉着漫天劍影，仰身倒掠，退落後院，足尖才沾着地面，雙臂一張，已向牆頭撲去。

就在他頭頂剛露出牆簷的時候，狹巷中一聲低喝：「回去！」一股强猛勁風，摟頭擊到。

勁裝蒙面人慌忙一縮肩，手中劍圈彈而出，倉促之間，連用不同手法，攻出三劍。

叮叮叮！一連三聲金鐵交鳴，長劍攻出的步位，盡遭封死，那勁裝蒙面人一口眞氣運接不上，仰身翻落，身後破空之聲又至，阿媛的繡鸞刀電奔風捲，已向他雙足削來。

那傢伙一身武功的確不俗，前後遇敵，連番受挫，居然絲毫不亂，左手疾揚，「察」！一道强烈光芒應手而起。

阿媛猛吃一驚，兩眼一花，連忙抽刀躍退。

勁裝蒙面人趁機一挺腰肢，脚落實地，再揚頭時，高翔已左劍右箏，立在牆頭上。

阿媛定了定神，急聲叫道：「翔哥哥，這傢伙是天火教的人，千萬不能放他逃了。」

高翔笑道：「放心，人家黃夜來訪，咱們怎能冷待朋友。」

一幌肩，飄落院中，揚眉又道：「朋友身手不凡，怎麼學那藏頭露尾勾當，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那勁裝蒙面人閉口不答，一雙眼珠，却在骨碌碌直轉，顯欲奪路脫身。

高翔哂然道：「不是在下狂妄，今天夜裏，朋友如想就這麼抽身一走，只怕不太容易，房裏還有兩位貴同教，何不大方磊落些，咱們進屋去坐下來詳談一番？」

勁裝蒙面人冷哼一聲，只是不開口。

高翔又道：「朋友不要以為仗恃一盞『斷魂燈』便能徼倖走脫，在下是敬你一身武功不同俗流，諒必是名門出身，投入天火教，想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朋友，人孰無過，貴在能迷途知返，天火教罌粟毒丸並非無藥可解，只要朋友有決心，毅然擺脫桎梏枷鎖，咱們有方法替你解脫毒癮。大丈夫頂天立地，何苦靦覥求生，受人挾制指使……」

他話聲未畢，那勁裝蒙面人忽然一聲狂嘯，長劍一振，刷刷刷連攻四五劍，招招凌厲狠毒，將高翔迫得退開一步，左手疾抬！「察」閃光又起！

高翔劍眉微皺，鐵箏揮起，格開長劍，左手七星金七，逆着耀眼光芒，反刺而出。

他自習「聽音劍訣」，雙目根本不必視物，全憑聽音辨位，劍招出手，捷逾驚虹，那勁裝蒙面人以為藉閃光掩蔽，便可乘機奪路脫身，誰知閃光一起，高翔的短劍反而逆刺過來，措手不及，「嗤」地一聲夜行衣腰際已被劃破數寸長一道裂口。

勁裝蒙面人心頭一寒，踉蹌退了三步，一挫牙，眞氣猛提，再度向牆頭掠去。

阿媛嬌叱道：「翔哥哥！快追！」

高翔却舉手將她攔住，道：「不必追了，諒他逃不出百丈。」

阿媛道：「為什麼？」

高翔舉起短劍，指着劍尖上一絲血痕道：「七星金七曾經劇毒淬煉，他被七鋒劃破皮肉，不出百丈，毒性必發，妳快進屋裏，割取一枚毒菓，咱們要救他脫離苦海。」

阿媛兩隻眼睛瞪得滾圓，愕然道：「你瘋了麼？毒菓一共只有三枚了，咱們千里迢迢送來，是要留着給高伯伯解毒用的，一路上，已經糟塌不少啦！」

高翔微笑道：「我知道，爹爹解毒，一枚就够了，這人雖然投身天火教，救他一命，對我們却十分重要。」

阿媛道：「他是誰呢？」

高翔道：「反正是一位跟咱們都很熟悉的人，好啦，別儘問了，快去吧！」

阿媛嘟着嘴，返身入樓向徐蘭君索取了一枚毒菓，兩人越牆而出，果然就在小巷的巷口，發現那勁裝蒙面人倦臥在一處角落裏，業已昏迷不省人事。

阿媛滿心不服氣，搶先一把扯去那人面巾，一看之下不覺叫了起來。「呀！原來是他？」

面巾之下，是一副蒼邁衰老的面龐，赫然竟是江東大豪「乾坤手」冉亦斌。

高翔並無驚訝之色，好像一切早已在他意料之中，取過毒菓，用掌力擠出汁液，滴入冉亦斌口裏，又把餘下的菓肉，替他敷了傷口。

阿媛忍不住低聲問：「翔哥哥，你早就認出是他了嗎？」

高翔搖了搖頭，說道：「初時雖見他雙臂逾於常人，有些疑心，但却不敢斷定，剛才我們對他曉以大義，他眼神中頗有悔意，却一直不敢出聲答話，我才想起了是他。」

阿媛說道：「咱們帶他回酒樓去再說吧！」

高翔却道：「不能，此人雖被毒癮所迫，屈志從賊，但在金家莊初見時，並無邪惡之氣，可見只是最近才投入天火教的，以他在武林中的聲望地位，如果當面拆穿，反會使他難堪的，妳現在先在暗處代為守護，在他醒過來以前，不要讓人傷害他。」說完，轉身欲行。

阿媛迷惘地問：「翔哥哥，你到要那兒去？」

高翔笑了笑，道：「我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只見他身形一閃，重又越牆進入「醉仙居」，過了不到半盞茶時間，匆匆又奔了回來，手裏不知道揑着一件什麼東西，俯身塞進「乾坤手」冉亦斌手心，然後對阿媛笑道：「好啦！大功告成，咱們回店去吧！」

阿媛好奇地問：「你放了件什麼東西在他手裏？」

高翔笑而不答，只道：「此時天機不可洩漏，將來自見分曉。」

兩人携手回到酒樓，徐蘭君正仗劍守護着僅餘的兩盆毒花，先前在樓下被擒住

的兩名天火教徒，都被點了穴道堆放在牆角。

阿媛道：「剛才伯母跟我已經審問過這兩個傢伙，醉仙居酒樓，是昨天才被天火教佔據的，可惜這兩人都非當時下手教徒，問來問去問不出高昇的下落，只知道從前酒樓中人，業已全遭毒手，被殺殆盡了。」

高翔點點頭，沉吟道：「但是，他們怎知道這家酒樓跟高家的關係呢？一家酒樓得失事小，咱們如果不能跟高昇連絡，不知道爹爹居住的地方，進退維谷，這可怎麼辦？」

阿媛道：「唯一辦法，還是找丐幫弟子，或許他們會知道。」

高翔道：「丐幫門下層層節制，法結多寡，負責也有輕重之分，爹爹隱居之處，連我都不知道，丐幫弟子怎會知道。」

阿媛道：「我是說，先找丐幫弟子打聽神丐符登，見到他老人家，自然便知道高伯伯隱居的所在了。」

正議論着，徐蘭君突然揮掌打滅燈火，沉聲道：「禁聲，又有敵人到了。」

高翔和阿媛同時撤出兵器，一齊閃到窗後，只聽得後院有人冷笑說道：「朋友，別學縮頭烏龜，屋裏狹窄，滾出來受死吧！」

阿媛用肘碰了高翔一下，運起「腹語術」輕聲道：「翔哥哥，不許你出去，這一回該讓給我了。」

高翔沉聲道：「來者不善，妳別小孩子氣，這又不是鬧着好玩兒的。」

阿媛輕笑道：「你瞧吧，我也用這東西對付他們。」說着，從懷裏取出一個形如方盒，上裝豎碗的古怪東西，一面又用半幅綢巾，齊鼻將面龐掩住。

她歪了歪頭，悄聲問：「翔哥哥，你看像不像天火教女教徒？」

高翔詫道：「妳手上那方盒子是什麼玩意兒？」

阿媛聳聳香肩，嬌笑道：「這是我從乾坤手身邊拾來的法寶，翔哥哥，你瞧我的！」

左手執盒，右手提刀，一翻肘，撞開窗戶，掠身而出。

後院天井中挺立着一條魁梧人影，阿媛沒等他再開口，繡鸞刀一擰，一式「飛花掩雪」，疾罩了下去。

那人冷嘿了一聲，錯步揚掌，剛喝得一聲：「朋友——」

「察！」阿媛左臂一抬，指按卡簧，那方盒形的東西突然閃起一道强烈亮光。

閃光乍起，那人似乎吃了一驚，方自一怔，臂上一涼，已被阿媛揮刀砍中。

只見他悶哼了一聲，掩臂仰身疾退，同時喝道：「果然是天火教匪黨……」

屋頂上一聲厲吼，飛一般掠下一人，橫身護住先前那人，沉聲道：「老呂，怎麼樣了？」

那人切齒道：「匪黨身上備有『斷魂燈』，我左臂已被砍傷！」

後到那人大吼着揮動手中長棒，呼呼風生，逕向阿媛狂捲而至。

阿媛剛舉起左手方盒，準備故技重施，高翔已飄身下落，叫道：「媛妹快快住手，是自己人。」

那人長棒甫落，聞聲急忙撤招躍退，問道：「你們是誰？」

高翔拱手說道：「梅老前輩，我是高翔。」

同時向阿媛埋怨道：「媛妹也不先認清人，就胡亂出手，竟傷了呂老前輩，還不快來賠罪領罰。」

那兩人定神看清，不覺相與大笑，原來是冷丐梅眞和苦行丐呂無垢。

呂無垢苦笑道：「楊姑娘，妳從那兒弄來這盞『斷魂燈』？險些叫老化子吃了大虧。」

阿媛愧慚無限，陪笑道：「眞的不知道是你老人家，要不然，說什麼我也不敢呀！」

呂無垢哈哈笑道：「這眞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幸虧老夫閃得快，要不然，這條手臂，少不得就廢了。」

冷丐梅眞道：「說眞的，你們怎會住在這酒樓裏？據說酒樓已被天火教强佔，咱們兩個老不死的才趕來探一探。」

高翔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二位老前輩先請入屋，跟家母見面，再作詳談吧！」

二聖欣喜道：「高少俠果然找着令堂了？可喜可賀，咱們理當拜見。」

老少四人同返樓中，窮家二聖跟徐蘭君施禮相見，彼此落座，高翔才開始把二入金家莊以後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窮家二聖聽罷，神情都一片黯然，良久，方始嘆道：「這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玉筆神君金陽鐘當初涉嫌多麼重，咱們兩個窮化子却始終相信他不會做出那種事，如今天幸洗清了他的嫌疑，誰知竟天不假年，遽又作古，唉！蒼天也未免太不睜眼睛了。」

大家唏噓一陣，高翔迷惑地問道：「二位老前輩怎麼會走然到川中來？並且得悉這座酒樓變故？」

呂無垢道：「自從在岳陽跟你們分手，咱們兩個老不死的便聯袂入川，尋找符老哥（指神丐符登），這些日子，一直在川中各地分舵巡遊，但明知符老哥就在青城，却始終未能見到他，前幾天本幫弟子忽然接到他的竹符令，選派捕蛇高手往內江附近待命，才知他已經到了沱江渡口，咱們正要趕去，又傳聞青城有變，他已轉回灌縣，所以緊跟着又趕到這兒來。」

高翔忙道：「我們也是今晚才到，想不到這座唯一可以連絡的酒樓，已被天火教佔據，現在，雖然被我們奪回來，却不知道，符伯伯家父到都那兒去了？所謂變故，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正感沒有主意呢！」

徐蘭君接口道：「丐幫弟子廣佈天下，二位想必知道變故從何而起吧？」

呂無垢愧然說道：「不瞞高夫人說，咱們跟符老哥已有許久未曾晤面，一切消息片斷，都是從幫中弟子傳聞得來，符老哥大約是不願咱們知道他的住處，每次傳下竹符令，却從來沒有說明他自己的居所，但是，關於青城變故，咱們日間聽本幫灌縣支舵報稱，只怕是關係高大俠安全的事……」

高翔駭然大驚，未等他說完，忙攔着問道：「家父安全怎麼樣了？」

苦行丐呂無垢嘆了一口氣，道：「詳情還不甚清楚，只知道前天夜裏，這座酒樓忽然被許多蒙面高手突擊，殺戮了數十人，第二天，又有人發現從青城山方面，駛來一輛馬車，車窗密封，曾在這座酒樓門前停了片刻，便向東北疾駛而去，事後，本幫弟子曾在馬車停放的地上，發現一灘血漬，當時還不知那輛馬車來歷，直到傍晚，忽然又見到一個中年婦人，身負重傷，踉蹌奔到酒樓前，便傷重倒地，竟被兩名大漢挾持而去……」

阿媛忍不住岔口問：「那中年婦人什麼模樣？」

呂無垢想了想，道：「約莫四十九歲，一身青衣，頭髮已有些斑白，左耳邊，有一塊銅錢大的黑斑。」

阿媛駭然，急急又問：「她左手是不是有六個手指頭？」

呂無垢神色一動，道：「正是，楊姑娘難道認識她？」

阿媛跳了起來，呼吸急促地對高翔道：「不好！那中年婦人，就是以前看管我住在空屋裏的趙大娘。」

高翔大驚說道：「妳……妳沒有記錯吧？」

阿媛道：「她在空屋中跟我同住了十天，我最記得就是她左手多一個指頭，右耳邊有一塊黑斑，決不會記錯的。」

徐蘭君也頷首証實道：「不錯，她正是你的乳娘趙媽，記得她到青城山莊的時候，剛三十左右，算起來正好四十八九歲，再說，她左手和右耳記痕娘也記得。」

高翔駭然欲泣道：「這麼說，爹爹一定出了事了。」

徐蘭君慼容喟嘆道：「要是能尋到趙媽，就不難知道變故詳情了。」

冷丐梅眞脫口道：「這却不難，當那中年婦人被挾走的時候，曾有一位本幫一結弟子僅作乞討，挨到近處故意跟那兩名大漢糾纏，所以能認清她手上特徵，那位弟子因此還被其中一名大漢踢了一脚，據說那中年婦人並未被帶出城，現在只怕仍在城中。」

高翔忙問：「那位一結弟子知不知道她被挾到什麼地方？」

冷丐梅眞道：「這個必是知道的，你們且等一等，老要飯的去把那一結弟子帶來問問。」說罷，匆匆去了。

不到頓飯光景，冷丐梅眞果然親自領着那名丐幫一結弟子趕回酒樓。

高翔忙問趙大娘負傷被擄經過，那名丐幫弟子所述，完全跟阿媛的猜測一般，再問他趙大娘被挾往何處？那一結弟子沉吟了一陣，答道：「當時我被其中一個傢伙狠狠踢了一脚，不便再跟隨查看，由另一位同門吊綫（跟踪），才知道那婦人並沒被帶出灌縣城，而是被挾往一處巨宅中去了，那地方離此地並不太遠，轉過幾條小街就到了，門前是朱紅漆的大門，左右都有一頭石獅子，本幫同門終日穿街過巷，大家也只知道那兒久已是棟空宅，根本無人居住，各位如果要去察看，小的領路，十分好找。」

高翔霍地立起身來，道：「不用領路了，我知道那地方，只要她沒有被害，今天夜裏無論如何要把她救出來。」

阿媛奮然道：「我跟你一塊兒去。」

苦行丐呂無垢道：「你們都去吧，老要飯手臂有傷，去了反替你們增加累贅，此地已成是非之處，毒花放在這裏，實在不太安全，高夫人最好攜帶毒花，隨老要飯移居城西三義祠本幫支舵，你們救人之後，可以逕往會合。」

高翔點頭道：「呂老前輩如此安排，最稱妥善，家母和毒花，晚輩就敬托呂老前輩了。」

呂無垢連稱不敢，當下即命那名一結弟子代携行囊，護送徐蘭君先行離去。

高翔吹燈掩窗，和冷丐梅眞，阿媛一行三人，踏屋疾行，不多久，就找到了那棟朱漆大門的巨宅。

冷丐梅眞低聲道：「此地既係天火教秘密連絡屬所，必有高手在內，咱們志在救人，能够不動手，儘量不要動手，萬一遭遇，務必要速戰速決，千萬不可耽延時間。」

三人畧一打量形勢，高翔領先，冷丐梅眞和阿媛分左右成品字形掩護，先後越牆而入。

牆內是一片廣約百丈的大花園，園中亭台山池，花木扶疏，氣派宏大，但池中水已枯乾，花木間叢生着沒脛荒草，顯見已無人收拾打掃，這情景，竟有些和雲溪李家荒園有幾分相似。

叢蔭影下，一樓聳然，兩側是耳房，此時樓中仍是燈火掩映，人影幢幢，足見這園子裏竟住着不少人。

三人躡氣而行，緩緩繞過一座假山，阿媛忽然輕啊了一聲，倏忽止步。

「呀！我記起來了——」

高翔以指按唇，噓道：「輕聲些，妳記起了什麼？」

阿媛道：「我記起這地方來了，這就是上次趙大娘陪我住了十天的那棟空屋子呀。」

高翔聞言劍眉緊皺，沉吟道：「醉仙居酒樓被佔，這兒又公然住着許多的天火教徒，如此看來，他們發動青城之變，已經不止三朝兩日的工夫了。」

冷丐梅眞冷冷說道：「有話留着回去再談，樓中人未就寢，最好謹慎些。」

高翔臉上一熱，點了點頭，伏腰疾行，片刻間，繞過假山，同時制住了一名守望的暗樁。

抵達樓前，冷丐梅眞和阿媛同時止步，分隱在暗影中担任掩護，高翔閃一閃肩上鐵箏，眞氣微提，人已悄沒聲息飄上屋頂。

足尖才沾瓦面，矮身埋伏，遊目一掃，並未見巡夜之人，於是，攝神靜氣，側臥簷口，倒掛而下。

他耳目俱都銳於常人，樓簷距離窗口雖然還有四五丈遠，樓中情景，業已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一看，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原來樓中大排筵席，兩行柚木長桌上，坐着男女老少共十餘人之多，最使他吃驚的，是左席上七個女人，赫然竟是人妖姬天珠，獨眼鬼母，毒婦陸羣仙和「天魔四釵」。

右首席上，主位坐着兩名番僧——密宗第一高手喇嘛僧王阿難陀和他那粗壯魁偉的弟子阿沙密，阿沙密右側，是一個面目陌生，形貌醜惡的白髮老者，以下是擎天神劍黃承師，乾坤手冉亦斌。

兩席共有男女一十二人，不但個個是武林高手，尤其令人心悸的，是「千面笑俠」李昆的顧忌終於實現——天魔，天火二教，已有携手合作的象徵。

天魔，天火二教合作猶不足使人害怕，最使人担心的，是喇嘛僧王阿難陀跟毒婦鬼母見了面，如果毒婦替阿難陀解去「無形之毒」，其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高翔看在眼中，驚在心裏，爲了掩蔽行藏，緩緩縮身，又退回屋頂，急急運起「克姆巴克鎖喉大法」，摒住呼吸，凝神傾聽。

而樓中，却正杯盞交錯，談笑甚歡。

數巡酒過，面善心惡的黃承師含笑站了起來，舉杯道：「天魔天火二教開誠合作，這是敝教主多年希冀的一大喜事，今日教主雖然不在，阿難陀大師足可當得半個主人，席間高人聚集，令人欣慶，老朽不才，恭敬各位一杯水酒，願貴我二教，從此如兄如弟如手如足，携手合作，一統天下。」

衆人都哈哈大笑，乾了一杯，只有阿難陀垂首而坐，不言不動。

人妖姬天珠面紗拂動，也立起來說道：「方今天下動亂，羣雄併起，黃老師這番話，可謂洞燭機先，跟咱們的心意不謀而合，咱們倡組天魔教，不敢說欲爭雄於天下，只是想替武林姊妹們求一席之地，難得駱阿姊鼎力相助，論勢雖然不及天火教，論聲人才倒不是自誇，也差强算得武林一大門派了，不過，說起合作，不能不先談條件，本座有句話，原想當面跟徐教主懇談，他今天不在，大師和黃老師你們能替他作主嗎？」

黃承師立卽應道：「老朽人微言輕，但阿難陀大師跟敝教教主情同師友，還有這位嶺南白骨門當代掌門，現任本教天字堂堂主的羅天寒羅兄，足可替教主作主，姬教主有話但說無妨。」

人妖姬天珠拿眼風一掃阿難陀和那位醜惡白髮老人，似有訊問之意，喇嘛僧王阿難陀仍是垂目不動，那白髮老人却扯扯嘴角，皮笑肉不笑的輕哼了一聲。

姬天珠微笑又道：「本座的意思，爲求彼此互示誠意，關於無形之毒的解藥，咱們自當奉贈，但金陽鐘遺留下的那幾盆毒花毒菓，却要求撥歸敝教保管。」

黃承師詫然道：「貴教並無中毒之人，要那幾盆毒菓何用？」

人妖姬天珠格格笑道：「這有兩個原故，第一：那幾盆毒花，全是駱大姊令郎一生心血焙種，駱希平現在已被金陽鐘害死，大姊因人思物，不願見毒花落在別人手中，第二，咱們陸家妹子是毒神唯一傳人，一個對毒物偏愛的人，也不願解毒的東西，被別人得去，貴教向來只是下毒，從不解毒，留下那東西沒用，再說咱們已經携手合作了，將來貴教需要的時候，也儘可派人來取用，這樣不是很好吧？」

黃承師啞口無言，急急跟那位白髮醜老人交換了一瞥爲難的眼風，正感難以作答。

阿難陀忽然霍地張目，冷聲問道：「黃老師，不知姓金的那毒花毒菓，也能解得了無形之毒嗎？」

黃承師低聲道：「這個……咱們只知那毒菓善解百毒，金陽鐘化費多年心血，共得十餘盆，是不是能解得無形之毒，却不敢確定。而且，那東西現在九天雲龍妻兒手中，尚未到手。」

阿難陀霜眉一皺，道：「那就答應她們好了，……」

黃承師壓低嗓音，急急又道：「但是，咱們全仗罌粟之毒統御正道武林人物，如果解毒的東西落在別人手中，只怕不太好吧？」

阿難陀下巴一抬，冷笑道：「只要取得無形之毒解藥，儘管答應她們，一切責任，自有貧僧担負。」

黃承師連聲應了幾個「是」，轉面道：「姬教主的條件，阿難陀大師已經全部接受了，只等取得毒菓，就交由貴教保管，不知道那無形之毒的解藥……？嘿嘿！是不是可以先給咱們呢？」

人妖姬天珠故作不解，反而問道：「貴教準備什麼時候，才開始動手奪取毒菓呢？」

黃承師笑道：「不需動手，敝教主現在已將九天雲龍高天成擒獲，最多一月，那高翔必然會乖乖把毒菓送到本教陝南分壇，咱們手到取來，不費吹灰之力。」

高翔在屋頂聽了這話，頓時機伶伶打個寒噤，驚忖道：原來所謂變故，竟是爹爹被擄，但不知他老人家在什麼地方失陷？怎會被天火教尋到隱居之處？神丐符登又到什麼地方去了？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高翔這時得悉父親音訊，心裏大感紛亂，眞恨不得立刻闖進樓去，抓住黃承師問個仔細，但是終因樓中盡是當世有名魔頭，終於又强自按捺住性子。

過了片刻，却聽人妖姬天珠揚起一陣鴨叫似笑聲，說道：「那敢情再好不過了，咱們就以一個月爲期，只等貴教取得毒菓，陸家妹子，就可以把無形之毒解藥奉上了。」

阿難陀和黃承師齊都一怔，不約而同追問道：「這是爲了什麼？」

人妖姬天珠笑道：「不瞞各位說，陸家妹子對於使毒，向來不備解藥，現在要爲貴教特別配製，自是需要些時間。」

黃承師等那裏肯信，當時露出不豫之色，阿難陀更因事關自己，氣往上衝，冷笑連聲道：「施主口稱合作，竟不肯顯示合作誠意，難道是信不過貧僧，以爲不能取到毒菓嗎？」

姬天珠接口道：「大師言重了，陸家妹子未備解藥，確是實情，這就跟大師當年傳人罌粟毒花，却沒有準備解藥的道理是一樣的呀。」

阿難陀哼道：「陸施主得傳毒神衣鉢，想不到連心機也酷似令尊當年，貧僧倒要請教，如果陸施主在不愼之際，中了無形之毒，難道也無藥可解嗎？」

姬天珠笑道：「陸家妹珠子是用毒的行家，那會反被毒物傷了自己。」

阿難陀忽然面露詭笑，道：「無形之毒，無色無味，防不勝防，陸施主又焉能戒備得了？」

姬天珠聽了這話，猛可心中一動，暗地一運氣，不禁神色大變……。

阿難陀仰天哈哈大笑，得意地道：「貧僧早料到今日之會，不會順利，已在各位剛才所飲酒液中，加了少許無形之毒，現在，陸施主總可以拿出解藥來了？」

這話一出，樓中頓時一陣亂，鬼母婆媳和四釵同時撤身離席，運氣查驗，果然人人眞氣都滯阻不通，不禁臉色立變。

鬼母獨眼噴火，訊問地注視陸羣仙，陸羣仙也不懂原故，惶恐地搖頭道：「他……他從那兒來的無形之毒……？」

阿難陀笑道：「不瞞各位女施主，貧僧在數日之前，被人言辭相激，吞服了整整一瓶無形之毒，事後迫得以體內三昧眞火，將毒液逼於心脈囊中，剛才冒毒性渙散的危險，已經强運眞力，逼出一小杯，滲在各位的酒液中了。」

獨眼鬼母勃然大怒，「蓬」地一頓鳩頭拐，厲聲喝罵道：「好一個賊禿驢！竟敢行此卑劣無恥勾當！」

阿難陀嘿嘿笑道：「駱施主最好不要動氣，擅運眞氣，只有使毒性發作得更快，咱們既稱合作，理當禍福同當，現在各位女施主都已經由不得自主，天火教却並未中毒，一旦鬧翻，於各位諸多不便。」

鬼母眦目叱道：「老娘拚着毒發，今夜也叫你碎屍萬段。」掄起拐杖，便欲出手。

坐在阿難陀身邊的阿沙密怒目一翻，手提禪杖，也站了起來。

人妖姬天珠連忙攔阻，冷笑道：「初度結交，便拜厚賜，天火教揚名武林，果然並非倖致，現在，大師的意思要怎麼樣呢？」

阿難陀笑道：「請陸施主分賜解藥，豈不是什麼事也沒有了嗎？」

姬天珠道：「要是她身邊的確沒有解藥呢？」

阿難陀合十道：「那也容易，只好委屈諸位一月之內，暫時不可運氣跟人動手，先在此地休養些時候，需要何種配藥之物，陸施主吩咐，自有天火教弟子採辦，一月之後，配成解藥，大家仍然還是合作的朋友。」

姬天珠聳聳肩，道：「大師的主意固然很好，只是有些人會等不及……」

阿難陀目光一注，道：「誰？」

姬天珠傲然哼聲道：「現在守候在城外的本教總教練邙山鬼叟崔倫，和一百名熟演『聽聲劍訣』的教中武士，此外，還有兩位行事不太講理的本教護法『忤逆雙煞』！」

她眼角一溜，見黃師承等人現出驚疑之色，於是淡然一笑，接着又道：「他們奉命守候到天明，要是不見咱們回去，便會立刻尋到此地來，貴教雖有羅堂主和冉黃二位老師，只怕人手終嫌不够吧？」

阿難陀冷笑道：「貧僧豈是受人恫嚇之輩。」

姬天珠吃吃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話已說明，大師一定不願爲友，只願爲敵，姬天珠也是無法可想了。」

好好一場歡聚筵席，頃刻間反目成仇，高翔聽到這裏，無心聽下去，一提氣，縱身掠下樓頂，向冷丐梅眞和阿嫒招招手，疾步退入一片花叢之中，說出經過。

阿嫒興奮地道：「這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趁他們翻臉，咱們去打一次落水狗豈不好？」

冷丐梅眞斷然道：「不可，天魔諸女雖然中毒，其餘幾個天火教高手都非易與，那個從沒開過口的白髮老頭兒，是嶺南兇名卓著的白骨門掌門，人稱白骨叟，一身武功，不在鬼母駱天香之下。」

高翔也道：「還有那喇嘛僧王的徒弟阿沙密，也非等閒之輩，咱們何必置身其中，趁此機會，先救趙大娘出險要緊。」

阿嫒不悅道：「你們總是推三推四，顧忌太多，管它什麼白骨叟黑骨叟，咱們先進去殺個痛快，能把那幾個不要臉的魔女宰了，也出了心裏一口氣。」

高翔道：「現在別忙，他們彼此勾心鬥角，一時半刻，還不會解決問題，咱們先救人，再尋機會出手。」

阿嫒嘟着小嘴道：「要是他們等一會又言歸於好了呢？」

高翔拍拍腰際，笑道：「不會，無形之毒的解藥在我這兒，陸羣仙的確沒有解藥……」

剛說到這裏，夜空中忽然亮光一閃，「波」地一聲，如燃燄火般爆裂開一蓬銀色烟花，冉冉飄散，熄滅！

冷丐梅眞凝目上望，沉聲道：「這是黑道中人夜裏連絡的『銀花』訊號，事不宜遲，動手？救人？都要快些！」

高翔正待轉身，驀地目光掃過樓房後側，突見一條黑影，正衝天拔起，向牆外掠去！

他一擺手，伏腰倒退兩步，探手取出了鐵箏，……

那黑影身軀魁梧，捷如脫兔，兩次起落，便掠登牆頭，高翔眼快，早看見那人脅下挾着一個長形包裹，頗似一個被縛裹住的人。

冷丐梅眞「咦」了一聲，沉聲道：「截住他！」

他話聲方出，高翔身形已起，迅若奔雷，一閃身也跨登牆頭，冷丐梅眞和阿嫒緊跟着亦到，三人幾乎同時出手，刀，箏，打狗棒，分三種不同方向，疾向那人捲到。

那人萬萬也想到花樹叢中會忽現攔截，聲也沒吭，左掌揮起，反掃一掌。

一股排山倒海般勁力洶湧而出，冷丐梅眞和阿嫒身形未穩，一招硬接，竟被掌力逼得退落牆下，高翔搶先了半步，總算已經定了身形，鐵箏正要加力砸落，突然看清那人面龐，頓時一驚，脫口叫道：「符伯伯……」聲出招收，急忙一擰身，也退落地面。

那人聞聲微微一怔，接着也飄身而下，驚喜地道：「翔兒，是你……」

冷丐梅眞和阿嫒連忙揉揉眼睛，定神細瞧，果然竟是他們急於尋覓的神丐符登，大家都感欣喜，梅眞急抄打狗棒，擧掌斜搭杖頭，以丐幫同門之禮相見。

神丐符登詫異地問道：「你們怎會遇合一處？又怎會尋到這地方來？」

高翔道：「我們今天剛到，特來援救

趙大娘的。」

神丐符登拍拍脅下，道：「老要飯已經得手了，此地不是說話之處，咱們先離開這兒再談！」

老少四人正欲動身，樓上窗戶忽然大開，那位現充天火教天字堂堂主的白骨叟倏地現身，陰陰道：「朋友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未免太把本教視同兒戲了吧！」

緊接着，人影紛亂，園中，牆頭……剎時湧出數十名左手執「斷魂燈」，右手握劍的天火教徒，遙遙將四人圍住。

高翔運目望去，又見樓中「擎天神劍」黃承師，「乾坤手」冉亦斌，「番僧」阿沙密等均已相率追出，荒園中觸目盡是天火教徒，而人妖姬天珠，也都擁在窗前，她們飲下毒酒，眞氣無法凝聚，只能倚樓觀戰，暫時置身事外。

神丐符登冷哼一聲，一抖手中打狗棒，低喝道：「衝！」

身形才動，牆頭上十餘名天火教徒一齊舉起「斷魂燈」，刷！刷！刷……

一陣强光迎面亂閃，耀眼生花，神丐符登兩眼被强光所迷，不得已，又退了回來。

高翔揚起鐵箏叫道：「符伯伯跟着我，我來開路！」

他迎着此起彼滅的閃光，湧身而上，左手鐵箏緊護身前，右手金七聽風辨位，疾劃出手，當前一名教徒慘呼一聲，應手栽落牆外。

頃刻之際，左右四五柄長劍飛刺過來，高翔雙目低垂，循聲揮起鐵箏，猛力一掃，盡被震飛。

他一擰身軀搶登牆頭，天火教衆無人敢攖其鋒，一聲吶喊，紛紛退讓。

高翔正招呼神丐符登緊隨突圍，驀覺眼中一花，一條人影快逾鬼魅般追上牆頭，五指交彈，嘶嘶之聲不絕，一蓬看不見，摸不着的寒氣漫空湧了過來。

倉促間，他未及細看，振臂一劍揮去，那知劍鋒過處，「叮叮」一陣脆響，七星金七的鋒刃分明截住那人五指，竟絲毫未能傷了他，寒風激盪，一隻枯乾慘白的鬼手，業已閃電般透過劍幕，伸到面前。

冷丐梅眞突然急聲叫道：「當心那廝的『九幽白骨爪』！」

高翔身隨意動，鐵箏一帶，猛砸那隻鬼手，仰身倒射，重又退落地面。

及待穩住身形，這才看清那搶出急阻的人，正是陰沉的白骨叟。

神丐符登沉聲道：「這老鬼十分難纏，翔兒，你和阿嫒帶着人另行奪路先走，咱們兩個老要飯的權充斷後。」把脅下挾着的趙大娘，遞給了阿嫒。

阿嫒有些不情願，推挨着不想接，低聲抱怨道：「你們都搶着打架，偏要人家幹這種揹人的粗活兒，難道我就不能殺幾個教匪嗎？眞是太看不起女人了。」

神丐符登一瞪眼，喝道：「丫頭，妳說些什麼？」

阿嫒連忙伸手將人接了過去，她顯然有些畏懼神丐符登，既不敢頂嘴，也不敢鬧脾氣，嘟着小嘴，滿心委屈，眼眶紅紅地，却不敢哭出來。

高翔看着過意不去，伸手道：「嫒妹別難過，來！把人交給我吧！」

阿嫒怯生生拿眼偷望符登，神丐符登却沉着臉道：「强敵當前，不是鬧着玩兒，照我的話，從西南方奪路快走！」

高翔只得無可奈何向阿嫒苦笑了一下，提箏執劍，當先闖路！

兩人身形甫動，那粗壯番僧阿沙密一抖禪杖，橫身攔住，冷笑道：「那裏走？先接佛爺三杖！」

高翔曾見阿沙密杖擊龍君，深知這粗壯番僧一身內功非比尋常，同時見他禪杖甚長，是外門兵器，當下捨箏用劍，虎腰一折，疾步向阿沙密身邊欺去。

他的七星金七長僅六寸，只宜近身出招，如果不想硬拚內力，欺進近身，正是以己之長，攻人之短，方法可說是十分正確。

阿沙密似也想到了這一點，脚下猛然退出一大步，雙手一振禪杖，嗆瑯瑯一聲金環響，杖頭迎着高翔前胸，飛撞而至。

高翔存心以險取勝，原式不變，肩頭輕搖，人已搶過禪杖，短劍一舉，直指番僧咽喉。

阿沙密臉色微變，驀地一聲大喝，脚下再退一步，那根又粗又長的禪杖，劈面掄起，漫天勁風應手而生。

高翔目光注定杖身，等到禪杖已近頭頂，突然上身向前一探，竟以毫厘之差避開禪杖，短劍貼地橫飛，逕砍雙腿。

那阿沙密一身武功雖然精純了得，無奈一上來便被高翔欺到近身，迫得頓足躍起，登登登又退了兩三步。

高翔搶制機先，短劍飛舞，刷刷刷一連又攻出五招，沉聲低叫道：「嫒妹，快走！」

阿嫒趁機疾奔，安然衝過阿沙密的攔截，嬌軀一長，向牆頭掠去。

番僧望見，氣得虎吼連聲，舞動禪杖，宛如狂風暴雨般捲向高翔。

阿嫒掠登牆頭，又被數名天火教徒擋住，但她沒等對方發動，手中「斷魂燈」搶先射出一道閃光，長劍揮處，掃落了兩名教從，揹負趙大娘飄向牆外。

高翔見阿嫒脫險，心裏一塊大石剛剛落下，不料牆外突然傳來一聲驚呼，截守在園牆上的天火教弟子，忽地紛紛向園中撤退，正與神丐符登捨命相撲的白骨叟，也驚愕地停手撤身躍出園子……

雙方都灼灼注視着，只聽牆外揚起一陣陰沉沉的冷笑，接着，牆頭上倏忽出現近百名混身綢衣的少女，個個手挽長劍，頭束金箍，眉眼之上，戴着一片墨綠色的鏡片，將半截面龐，掩於鏡片之下。

那些少女服色整齊，連身裁體態，都一般高矮，靜靜排列在牆上，長劍橫胸，劍訣虛挽，顯然都是特經挑選，接受過嚴格訓練的劍術高手。

衆人方在莫名其妙，樓上人妖姬天珠已呷呷大笑起來，嬌聲叫道：「崔總教練，辛苦啦！」

牆頭衆女鬨聲一齊輕折柳腰，劍訣向長劍上一搭，遙遙躬身，緊接着，園門「蓬」然而開，四名佩劍少女，擁着一輛兩輪輪椅，緩緩進了園子。

高翔見那兩輪輪椅上，端坐着一個雙目俱瞎的青袍老人，這才恍然而悟，原來那位「崔總教練」，就是鬼叟崔倫。

正想着，突然觸目一驚，敢情輪椅之後，還有兩個面目陰沉之人，竟是「忤逆雙煞」。

血手常銳左手五指緊緊扣住阿嫒的脈門，面含陰笑，大步而入，追魂手高翊却抱着昏迷不省人事的趙大娘。

雙煞併肩入園，不但高翔驚駭，神丐符登也險些訝然出聲，其他「擎天神劍」黃承師，「乾坤手」冉亦斌等天火教高手，莫不面露駭然之色。

這時，園中情勢頓變，天火教共有三四十人，全被百名携劍少女團團圍住，魔教中人，趾高氣揚，聲勢逼人，最勢孤的，只有高翔和丐帮二老，老少三人處在兩大邪教夾縫中，阿嫒又失陷被擒，一時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血手常銳昂首闊步，揚目一掃樓口，大聲道：「教主沒事嗎？咱們連放旗花，不見回應，特地趕來接應。」

姬天珠道：「總教練和兩位護法來得正是時候，我們被人家暗下毒藥，軟禁在此，一個月內不交出無形之毒解藥，恐怕連性命都不保了呢！」

追魂手高翊精目一翻，冷冷道：「有這種事？誰吃了熊心豹胆？叫他出來讓咱們量一量！」

眼光一落，忽然發現高翔，口裏一聲驚噫，駭然道：「你……竟還沒有死？」

高翔見他毫無手足之情，心裏一陣難過，默然垂頭無語。

冷丐梅眞却冷冷罵道：「忘恩負義的人都沒死，別人更不會死的！」

追魂手「嘿」地一哼，精目一抬，却與神丐符登的眼光接個正着。

他驀地一驚，如被雷殛，眼中凶光頓時收斂了許多，低聲道：「原來伯伯也在這兒！」

神丐符登重重嘿了一聲，道：「這些年你躲到那兒去了？好好的人不做，却替這批淫娃蕩婦當什麼差？」

追魂手聳聳肩頭道：「伯伯責備得太過份了，常言道：人各有志。咱們受天魔教禮聘担任教中護法，這怎能說是……」

神丐符登怒目一瞪，叱道：「閉嘴！你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你不要臉，還要替你們高家丟臉？」

追魂手眉梢揚了揚，冷笑道：「在下已與高家絕了關係，二十年前，就不再姓高了。」

「你說什麼——」神丐符登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正待發作，却被冷丐梅眞攔住，道：「符老哥，你還不知道，人家不但早已改名換姓，成了無父無君之人，連本帮養育之恩，也早撇到九霄雲外，老哥何必生氣，只要冷眼旁觀，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神丐符登茫然不解怔怔說不出話來。

追魂手高翊却若無其事哂笑道：「那倒也不盡然，伯伯教養之恩，厚比天高，二十年來，正恩無處報償，今天夜裏無論伯伯跟天魔教有多大過節，都包在我身上，伯伯如果有事，只管請便，但錯開今天，將來再度相遇，却休怪不念前情……」

他話未完，神丐符登已「呸」地吐了他一臉唾沫，厲聲叱道：「放屁，老要飯豈是承你情面之人，你這畜生眞是瞎了狗眼！」一頓打狗棒，便待出手。

高翔慌忙橫身攔住，滿臉企求地道：「符伯伯，別生氣！他……他雖然無禮，總是翔兒的哥哥……」

神丐符登氣呼呼戟指罵道：「畜牲！你是什麼東西變的，究竟還是人不是？」

追魂手高翊被他啐了一臉唾沫，嘿地倒退一大步，面上殺機遍佈，但終於又忍耐住舉袖拭面，冷冷說道：「念在從前情份，少爺忍下了這一次，再如不識抬舉，哼！」

神丐符登只氣得臉色鐵青，幾次要挾忿出手，無奈被高翔死命拉住，只好破口大罵不止。

追魂手充耳不聞，轉面向黃承師等人掃了一眼，冷傲地道：「你們不過是仗着幾盞鬼燈，便敢誆騙本教，暗下毒藥？這是誰的主意？」

阿沙密橫杖而出，厲聲道：「是佛爺意旨，小輩你待怎樣？」

追魂手高翊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陰笑道：「化外番狗，你是在找死！」語聲甫落，走中宮，踏洪門，五指箕張，劈面向阿沙密抓去。

阿沙密大喝一聲禪杖疾翻橫掃而出。

兩人出手都快，人影乍合又分，走馬燈似換了個方向，追魂手高翊雙掌交飛，連拍三掌，漫天掌影，猶如雲湧，周圍五丈方圓，勁風拂面，直吹得衆人衣衫獵獵作聲。

神丐符登目覩高翊出手威勢，不知不覺停止了叱罵，驚訝忖道：這畜牲難怪狂妄，二十年不見，竟學得一身驚人武功？

思念未已，高翊和阿沙密已互換了十餘招，那番僧空有兵器在手，竟被高翊凌厲的掌招，逼得連連後退。

白骨叟冷眼瞥見，突然一聲不响，雙臂疾提，欺入場中。

血手常銳大喝道：「老賊，想兩個打一個？」順手點了阿嫒穴道，交給身邊負劍少女，飛步迎了上來。

白骨叟精目一陣轉動，喉中咯咯作聲，大袖一抖，十指齊出，一蓬寒氣，疾湧而出。

那血手常銳傲然不懼，雙掌一合一翻，硬接了一招。

兩人相距七八尺，內力已隔空相觸，一寒一熱兩股暗勁突然碰在一起，「蓬」然爆發出一聲震耳巨响，血手常銳倒退了兩步，白骨叟肩頭也一陣搖幌，險些拿樁不穩。

天火教衆人不由自主發出一聲輕呼，皆因那白骨叟位居「天字堂」堂主，在教中地位，僅次於教主，不想竟被年紀相差一倍的常銳震得身形幌動，血手常銳一身功力，着實不比等閑。

「擎天神劍」黃承師緊一緊手中長劍，本想出手，却因憚於鬼叟崔倫和高翔等强敵在側，終於又强自忍耐住。

場中四人兔起鶻落，轉眼激戰近百招，一時猶難分勝負。

冷丐梅眞輕輕用肘撞了高翔一下，低聲道：「還不乘機搶人，更待何時。」

高翔心念一動，偸眼望去，却見兩輪椅上鬼叟崔倫正翻着白果眼，神色凝重，側耳聽着場中戰況。



他不禁有些為難，皆因鬼叟崔倫曾在邙山之巔，私下傳他「聽音劍訣」，又在岳陽城中，馳書致意……種種跡象，都證明崔倫之投入天魔教，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對這樣一位有恩無仇，是友非敵，他怎能拔劍相向？然而，阿媛和趙大娘都落在魔教掌握中，此時「忤逆雙煞」正與强敵拚鬥，出手救人確是千載一時的良機，要是錯過了，豈不可惜？

他一時心潮洶湧，難以決斷，冷丐梅眞又輕聲催促道：「時機轉瞬卽逝，猶豫不得，那邊只有四名魔教弟子，只要制住老瞎子，便可一舉得手，早早脫身了。」

高翔把心一横，提箏握劍，驀地欺身逕向兩輪椅奔去。

黃師承一直炯炯注視着高翔動靜，突見他奔向輪椅，顯係有意搶救阿媛，當下心念微動，飛忖道：阿難陀大師已用毒酒脅制天魔教，如能擒得阿媛，正可脅迫高翔就範，其重要不在擒獲九天雲龍之下。

這念頭飛一般在腦中掠過，暗中向「乾坤手」冉亦斌遞個眼色，雙雙發動，撲向輪椅。三人發動畧有先後，但因黃承師和冉亦斌距離園門較近，幾乎在同一時間，撲近椅邊，四名佩劍少女望見，同聲嬌叱，「嗆！」寒光一閃，四柄長劍一齊出鞘，交义橫護住輪車。

冷丐梅眞疾抖打狗棒，飛步而出，棒尖振起斗大一蓬棒花，逕向黃承師罩落，神丐符登大步衝上，打狗棒一圈，截住了冉亦斌。

窮家二老先後出手，分別攔住黃承師和冉亦斌，另一邊忤逆雙煞又分戰白骨叟和阿沙密，三方面高手盡出，形成一種很微妙的敵我關係，天火教同時迎戰兩方敵人，尤其顯得吃力。

這種複雜的形勢，却對高翔的救人工作大有稗益，他精神一振，正要揮劍發動，兩輪車上的鬼叟崔倫忽然低喝道：「住手！」

高翔不由自主，短劍一頓緩住身形。

鬼叟崔倫白菓眼一陣轉動，忽然壓低了聲音問：「你——是不是高少俠？」

高翔應道：「正是晚輩。」

鬼叟崔倫長長吁了一口氣，從懷中拏出一面短旗，刷地展開，臉一抬，揚聲道：「天火教食言輕諾，毒害本教，其心可誅，本教弟子聽我號令，今夜血洗荒園，凡敵教中人，一律不留活口！」說完，手中短旗迎胸一揮，四週百名執劍少女，一齊俯身閧應：「敬尊教練法諭！」

剎那間，劍光閃爍，百名魔教少女，同時出手，向天火教徒掩殺了過去。

荒園之中，閃光四起，天火教門下雖然人人手持「斷魂燈」，捨命抵抗，然而那百名魔教少女，都有墨綠鏡片護住眼部，而且盡都精練「聽音劍法」，斷魂燈光，對她們根本失去作用。

魔教少女人多勢衆，一旦發動混戰，個個嬌捷異常，園中慘呼之聲此起彼落，三四十名天火教徒，直被殺得東奔西逃，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

鬼叟崔倫側耳傾聽，臉上浮現出無比得意之色，回頭對身後四名佩劍少女道：「妳們也別閒着，快去樓上救應教主！」

四名少女畧一遲疑，望望被制住穴道的阿媛和趙大娘，其中一個低聲道：「回教練，這兒還有兩名俘虜……」

鬼叟崔倫臉色一沉，道：「交給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四名少女連忙躬身應喏，各挺長劍，飛步向樓口奔去。

鬼叟崔倫眨眨眼皮，輕嘆一聲，似笑非笑道：「怎麼樣？少俠，投靠魔教這些日子，老夫並沒有白白虛渡吧？」

高翔不知該怎樣回答，只得應道：「是的！」

鬼叟崔倫揚眉一頭，興奮地又道：「老夫耗盡心血，親手訓練這百名劍女，到今天，總算替我出了當年所受天火教的悶氣，從今天開始，天火教要食不甘味，睡不安寢了。」

他娓娓而談，似乎心中有太多的滿足，要在這混戰戰場中向高翔細訴，但高翔志在救人，那來心情聆聽，急急打斷了他的話頭，道：「老前輩，這兩位失陷貴門下的，是晚輩同伴……」

鬼叟崔倫微笑道：「我知道，人在我手裏，你還担心什麼？」

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從椅側抽出一柄古漬斑斕的長劍來，屈指輕彈道：「但你要救他們，却不能不畧作姿態，掩掩人家耳目，來，咱們印證一下，試試你的聽音劍法有幾成火候了？」

高翔愕然道：「老前輩的意思，是要跟晚輩過招？」

鬼叟崔倫呲牙一笑，道：「何妨眞戲假做！」左手一撥輪椅，長劍疾探，一式「捕風捉影」，飛刺了過來。

高翔硬着頭皮，振劍相迎，兩人迅速地換了三招，盡是「聽音劍訣」中精奥之學。鬼叟崔倫長笑連聲，一隻手撥動車輪，身軀疾轉，另一隻手揮舞長劍，進退迴旋，竟不亞於雙腿靈便之人，長劍出手，一招比一招凌厲。

高翔左箏右劍凝神接招，心裏却暗暗嘀咕道：「轉眼天就快亮了，既屬假戲，應該早些了結，等一會人妖等脫身下樓，豈不被她看出破綻？」

但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口裏却不便說出來，只得劍上加勁，漸漸使出眞力來。

鬼叟依然揮洒自如，長劍斜挑，輪椅一轉，沉聲問道：「少俠已經去過開封金家莊沒有？」

高翔一振鐵箏，短劍穿刺而出，也低聲答道：「業已去過，金莊主雖與天火教主原是舊識，而且彼此師門都有淵源，但他並非天火教中人……」

鬼叟「唔」了一聲，疾攻二招，又道：「聽說金陽鐘已遭毒手此話的確否？」

高翔答道：「是的……」一時傷感分神，險些被鬼叟劍尖刺中，連忙擺動鐵箏，倒退了兩步。

鬼叟崔倫腰肢一挺，輪椅倏然前進三尺，劍花一閃，攔腰刺到，同時壓低了聲音急急說道：「據老夫數月所得資料，人妖姬天珠和徐綸之間，隱藏着一段孽緣，姬天珠曾收留徐綸，替他療治腿傷，共同參修一本秘笈上的功夫，徐綸仗着秘笈，煉復散破的眞氣，姬天珠却因偷習書中邪功，心性俱變，白晝為女，夜間變男，兩人因此反目。」

（未完）

· 內容一斑 ·

武藝

◀第30期▶

經已出版！



每冊定價
一元五角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本刊每逢五・十五・廿五日出版